

天子桃秘

作者: 余生

Powered by [紙言](#)

第一章：青眉桃紅

紛紛揚揚，未覺鵝毛大雪已落了一日一夜，淒冷萬分。寒苦十足。白茫非常。

雖過午時，天依然沉著臉，未見放晴之意。

粗衣麻布者握緊掌心冰冷的小掌，背著包袱的旅人冒雪而疾步，茶樓酒肆隱於幔子之後便是如此，亦依舊可頃刻於茫茫人海中尋得心頭肉。

日復日，月又月，年還年，光明風雨不改地關顧人世，悄然為記憶蒙上金黃的暉影。隨著時光推移，回憶或淡或濃，抑或丟失。

唯情生生不息。

記憶共享而成，幸之而忘，歷歷在目則為酷刑。然「記憶猶新」與「全然忘記」亦不若重頭來過卻再次重蹈覆轍，無可救藥，痛不欲生地由始至終。

輕煙裊娜，琴瑟和鳴。

「過了明日便完婚了。」

白皙的指尖輕勾，琴音悠揚，男人揚嘴而笑。耳邊瑟音不斷，乾淨利索，一按一勾皆在魅人魂魄。

「定不負君意。」倏忽，瑟樂隨煙繞樑而散，「臣便先退下了。」

男子疊手而起，緩步至殿前，「嘩啦」開門，秋風湧動，暮色蒼茫。

「老將軍與夫人正等將軍回府用膳。」

男子朝自乘風閣走出的少主躬身，他的頭埋得低，只敢以地上的身影判斷公子現下脾氣如何。倒不是他弗喜歸家用膳，實則擔憂明日的婚禮。此婚事他是萬分不情願。

「呂山，明日我便娶妻了，拖了好些年，終究要將那鄢氏迎入府。」

呂山聞言，低頭不語。俄頃，他又再催促少主回府，轉念忐忑道：「興許鄢淑女品性溫婉，倒不失佳人風範。」

韓王珧饒有趣味輕笑，駝著右手往前而行，離了嬾宮便回韓府去。

大霽歷三帝，建國近百年，新帝劉弘即位後多番藉故削藩，異姓諸侯終歸無有，而劉氏親王則僅餘熾、禎定、鐘山、荊及岐五王。熾王劉鼎廣施仁政，聲名遠播，立國十年人口便已激增，糧食充足，漸引劉弘不滿。平康十年，熾國光祿大夫因病辭世，劉弘委派近臣鄢氏靈鈞自永安遠赴熾國接任光祿大夫之職。

「吾兒回來了。」

韓忠亮與蕭玟跪坐殿中，見韓王珽返家而急忙命人傳膳。小兒臉色沉著，兩老相視一眼，唉聲歎氣地低下頭。

韓府世代守護熾國，多番為大霽擊退北耀及巫哖等外族，劉弘亦正因此而未敢削去劉鼎藩王之位，只得曲折命鄢靈鈞暗中監督熾國勢力。鄢靈鈞上任三年，盡忠職守，無不將劉鼎的一言一行告知劉弘。劉鼎聽聞鄢靈鈞幼女鄢沁晞兒時因疾而遠送迢西郡養病，兩年前方將其接返熾國相聚，遂下旨賜婚鄢韓兩府，以求韓府與之抗衡。按大霽律法，男子應於十六內成婚，而女子則該於十四內完婚，唯韓王珽藉征戰連連而遲遲未婚。如今不論韓子十九，還道鄢女十八，此婚事大抵是無法再拖了，若然引來劉弘北巡，後果不堪設想。

蕭玟望了眼堂下沉默不語的兒子，夾了塊藕片給身旁的韓忠良道：「我聽聞鄢淑女貌若仙子，為人敦厚良善，想來定能讓珽兒無憂後庭之事。」

「珽兒，韓鄢勢不兩立，你自該多加留心，唯勿忘夫婦相敬之道。」韓忠亮見妻子難得教導兒子，連忙開口幫腔。

韓將軍府一向如此和睦平靜，兩老一唱一和，小兒弗敢逆其意，遂放下筷子朝雙親一拜：「謝父母親提點，兒已用完膳，便先回書房處理軍務。」言畢，韓王珽悠悠自地上起來，撫著廣袖出了靜心殿。

韓忠亮目送兒子離去，無奈地拍了拍妻子的手背，以示安慰，蕭玟面容憂愁，卻只得歎氣點頭。雖則適才兩老如此偏袒鄢沁晞，心中亦難免擔憂韓王珽娶了個眼線入府，只怕韓府上下將來日子難過。

罷了，該是如此，便終歸如此，韓府避了數年，已然無處可躲。

粗手於腰間找尋，扯下衣帶，隨手一扔，韓王珽枕著右手攤在榻上發愣。燭火縹緲，屋外失了生命的黃葉沙沙作響，似隨風而旋。圈圈圓圓，徒惹心煩。他想像著鄢沁晞的模樣，烏眉彎彎，纖細長眼，薄唇輕抵——

黃衣飄揚，銀鈴陣陣。她踮腳吻他，低眸嬌笑，繼而轉身往山林中跑去。他稱心滿意地望著那燦若驕陽的背影，她驀然回首，立於林前同他招手，隨之隱入白綠深林中。

那梨黃，著實賞心悅目。

「公子，該起了。」

韓王珽猛然睜眼，頭疼欲裂，見艷陽高照，不免眯眼揉搓。

昨夜他想著心心念念的黃衣淑女直至雞鳴方睡，往日亦常憶此女，卻不若昨夜那般心動。許是今日要娶妻了，往後亦不可常常憶起她。

呂山替韓王珽換上一身黑袍紅襟的婚服，鶻冠立於髻上，兩片白羽雉尾高揚，宣示著燧國戰神身旁即將迎來可心夫人一位。

燧國婚禮與大霽無異，三書六禮缺一不可。蕭玟夫婦已於一年前替兒子完成納彩、問名、納吉、納征及請期五禮，便是聘書及禮書去年亦已送至鄢家，今日韓王珽只需將迎書送至鄢焱晞手中，再用轎將其抬至韓府，韓鄢兩家便是結下姻親了。唯與庶民不同，今日燧王劉鼎特攜王后陳靜姝駕臨韓府，興致盎然地欣賞自己為鄢靈鈞佈下的陷阱。

鄢靈鈞育有三子兩女，三子皆於永安任職，長女於六歲時溺水而亡，若論恩寵，想來還是這幼女獨一無二。鄢焱晞乃早產兒，故身子羸弱，三歲便隨生母張氏遠赴迢西養生，兩年前張氏離世，鄢靈鈞迫不及待地命人將她帶回身邊。如今韓鄢聯姻，只怕往後鄢靈鈞亦會為了唯一的女兒而有所收斂，屆時便是燧國崛起之日。

呂山俯身給韓王珽換上一雙紅紋黑鞋，殿外便傳來侍女的催促聲，說是燧王已到。韓王珽理了理衣襟，閉眼長歎氣，隨即帶著呂山走出睿君閣。

「大王，王后安。」

劉鼎揮手讓韓王珽起身，繞著他行了好些圈，又笑著走回陳靜姝身旁，心滿意足地望著堂下的人點頭。韓王珽常著甲冑，即便早朝亦是一身黑袍鶻冠，年紀輕輕卻是一副老氣橫秋的模樣，難得今日翩翩少年郎。陳靜姝知劉鼎因何而笑，她亦覺得稀奇萬分，故不免掩嘴微笑，夫婦倆愣是惹得韓王珽坐立不安。

「想必大王也該餓了，來人，傳膳。」韓忠亮朝殿外的人點頭，侍女匆忙，膳食逐一遞至眾人案上。「珽兒，珽兒……」蕭玟見對桌的兒子對燧王視若無睹，心中緊張，遂連忙輕聲喚他。劉鼎舉觴飲酒，倒不氣惱，他深知是自己虧欠了出生入死的兄弟，故今日賢弟的臉色他心甘情願地吞下了。

今日雖是韓王珽大婚，劉鼎卻較他在意得多，婚禮原定黃昏舉行，但他中午便拉著陳靜姝來了韓府。用過午膳後，劉鼎與韓忠亮父子於靜心殿內閒聊，蕭玟與陳靜姝則退至後院，望著紅綢猜想新娘的美貌。

晡時，媒人抵達韓府，領著韓王珽及下人往鄆府走去。

雄赳赳氣昂昂的少年騎著棕馬走在前頭，身後傳來陣陣喜樂，空蕩蕩的紅轎搖搖晃晃地在鄆府前停下。迎親隊伍浩蕩，引來不少群眾駐足觀賞，人山人海，馬上的少年瞧見身著金絲黑袍立於府前的老丈人，遂朝他微微一笑。

馬停，新郎下馬。

「婿韓王珽拜見父親，願父安。」

府上客人眾，鄆靈鈞勉為其難地擠出笑容，悠悠上前將單膝跪地的韓王珽扶起。渾濁對上清明，韓王珽輕佻而笑，緩緩自地上站起，冷不丁地望著鄆靈鈞。媒人於一旁瞧得清，亦知此婚事終究悲涼一場，遂連忙上前緩和氣氛，只願禮能盡快完成。

鄆靈鈞瞥了眼韓王珽，雙手駝在身後進了府門，臉無喜色地跪坐於大殿之上。媒人命人捧來襪，又對鄆靈鈞身後的侍女挑眉，刻不容緩地將新娘請出。

秋風蕭瑟，殿內人聲鼎沸，黃衣女子又浮至眼前，繼而被一襲黑衣紅襟吞噬。紅裳止於白襪，玉指輕捏彩扇，紅面紗隨風飄動。她碎步走向他，步伐輕盈，無不規矩。

「新人跪！」

身著粉衣的少女扶著鄆靈鈞跪下，韓王珽望了眼鄆靈鈞，心不甘情不願地雙膝下跪，朝他俯身三拜。

迎娶不愛之人便罷了，他還要向熾國的叛徒下跪，何來大喜，今日受的淨是鄆府與劉弘所贈的莫大羞辱。

鄆靈鈞蔑視韓王珽，將一副鏤花金跳脫在鄆靈鈞雙腕上，同女兒柔聲道：「汝乃吾寶，願安康。」鄆靈鈞聞言，舉扇俯身。媒人咳了幾聲，鄆靈鈞深吸氣，轉身將金牌遞給韓王珽道：「老夫僅此一女，望君善待。」

韓王珽望著地板挑眉微笑，答應一聲「唯」便起身，絲毫無將身旁的鄆靈鈞扶起之意。鄆靈鈞冷哼，便料到韓子無禮，遂親自將女兒扶起。他把襪系在鄆靈鈞的領衫上，又同她道：「入了韓府，便是韓家新婦，往後該與良人相互扶持。」

施衿結襪本該母親為出嫁之女而為，鄆靈鈞不顧世俗，親自為鄆靈鈞施禮，此女於其心中的地位可見一斑。韓王珽最是期待如斯，想來鄆府的命脈已為熾王所握，再欲將其除之，真真輕而易舉。

鄢宓晞在媒人的陪伴下鑽進韓府的紅花轎，又是敲鑼打鼓地走向韓府。韓王珽如今心緒倒好了許多，不斷笑著同道上的看客揮手，如往日打了勝仗那般狂傲欣喜。

適才那麼些片刻，他便想好了，要與這鄢氏女做一對假夫妻，心尖便留給那黃衣仙子。

韓王珽下了馬便徑直走進韓府，將鄢宓晞留在門前，媒人與粉衣侍女只得搖頭歎息地扶著她入了府。劉鼎見韓王珽歸來，喜上眉梢地讓陳靜姝同他理好衣飾，催促兩位新人同他行禮，又指引他們向韓忠亮夫婦跪拜。

君父皆拜，媒人高呼「入洞房」，劉鼎卻將韓王珽留下，與賓客連灌了他一壺酒。酒過三巡，韓王珽眯眼搖頭道：「大王，臣臣著實喝不下了。」劉鼎與陳靜姝對望一眼，兩人不懷好意地笑了，隨即將他遣退。既得逞，他連忙撐著呂山逃離靜心殿，搖頭晃腦地往韓府後院走去。

月明風輕，韓王珽扶著額趴在蘭澤閣前的燈柱上，呂山慌忙扶著少主，險些被他帶進柱旁的池塘裡。

「下去吧。」韓王珽收起痛苦的神情，隨即換上一副冷霜之態，冷冷地將呂山遣走。望著皎皎明月，他忽爾冷笑。他自幼於軍中長大，區區一壺酒怎能將他灌醉。深吸一口氣，倒是酒香熏人，他踉蹌走進蘭澤閣。

脫鞋開門，屋內燈火通明，紅榻上的鄢宓晞連忙拾起彩扇擋在面紗前。粉衣少女自稱乃新娘的陪嫁侍女尹巧倩，不待韓王珽開口，便捧著合瓠酒走至他面前。他馱著左手走向床榻，那女婢便緊隨其後，看來今日這酒是不喝不行了。

粗壯有力的手握上扇柄，纖柔玉指隨之放下，韓王珽將彩扇扔在榻上，猛然扯下紅面紗。

青眉舒展，長卷的睫毛輕輕閃動，玉面緩緩昂首，鳳眼桃紅。薄唇輕抿，一抹鮮紅恰似紅梅。何其俏麗美艷。

尹巧倩低頭捧來合瓠酒，連喚幾聲「公子」，韓王珽將眼神自鄢宓晞移至合瓠酒。他未坐，鄢宓晞便也急忙起身捧酒。

曲袖半遮面，她昂首飲酒，繼而低眸待他將酒飲下。她見他一直凝望自己，便又抬眸朝他微笑。金冠搖晃，僅此一刻，他著實醉了。

韓王珽自挑下蓋頭後，雙目便未從鄢宓晞臉上移開，即使對飲亦不住窺視曲袖後的人，故尹巧倩春光滿面地離了蘭澤閣。

燭光盈盈，新人一雙，良人倒將淑女看得不自在。

「明日還需早朝」韓王珽越過鄢沁晞，將榻上的紅蓋頭及彩扇扔在梳妝台上，轉而冷道，「我便先睡了，夫人隨意。」

他拽著被子背過身，不願再望著鄢沁晞，她的眼眸極其靈巧，只怕他再望幾眼便該中了鄢府的計謀。難怪當日鄢靈鈞不抗拒劉鼎的旨意，願將唯一的女兒嫁給對敵，原是想好了以美人計對付韓府。

忽地，身後傳來金簪玉石的碰撞聲，隨即便是衣物摩挲的細碎。她在脫簪解衣。

韓王珽握拳閉眼，暗忖早知鄢氏乃妖女，便不答應劉鼎將她收下了。

「那我便歇在夫君身旁了。」良久，鄢沁晞諾諾道。

背後似有一陣涼風，紅被輕挪，枕头微微下陷，她悄然躺在他的身後。

粉香淺淺，話音嬌糯，她好似三月春風，又若山澗清泉。

便是如此，韓王珽身旁有了鄢沁晞，他雖無法分心於她，卻亦厭不起她來。

真真是蠱惑人心的妖女。

第二章：夭紫嫣紅遍

熹光微現，鄢宓晞撐著左手欲起身，轉眼卻見韓王珽閉眼抱胸對著自己，不免多望了幾眼。平峰眉微蹙，右眼下微若餅屑的褐痣好似淚珠，恍惚間，她暗道他昨夜定是難過了。

「夫人。」

尹巧倩捧著一套雲藍深衣進了蘭澤閣，恰巧瞧見韓王珽身著婚袍歇下，亦不敢多言，趕忙給鄢宓晞換上新衣。圈圈繞繞，鄢宓晞已不是首次著此衣，眼見天色越發明亮，遂馬不停歇地在梳妝台坐下。

大霽女子喜垂髻、高髻及鬢髮等髮式，唯鄢宓晞這兩年來只命尹巧倩替她梳墮馬髻，不必多問，想來今日亦是如此。玉指自首飾盒中取出翡翠玉簪，碧綠穿髮，兩刻未至，尹巧倩便將韓將軍府的少夫人打扮得溫婉體面。她時常覺得姑娘貌美，無需過多裝扮，自能艷壓全場。

鄢宓晞命尹巧倩將紅面紗及彩扇收起，讓人捧來韓王珽的朝服，繼而輕輕坐在榻上。「將軍，該起了。」她輕喚，榻上的人依舊不為所動，她又伸手輕拍了他的臂膀。昨日她想了一宿，覺著喚他「將軍」便是最好的。她雖剛至燻國兩年，亦知韓鄢兩府的瓜葛，在出嫁前便已料定往後需面對他無盡的冷眼與厭棄。她與他皆是大霽及燻國的棋子，本無抉擇的權利，得過且過為彼此唯一的解脫。

「將軍。」

平峰眉越發緊湊，驟然舒之，深窩眼緩緩睜開，眼前女子與夢中的黃衫麗人相疊。

韓王珽怔怔地望著鄢宓晞，憶起昨日黃昏親自將她迎入韓門，如今他們是名正言順的夫妻了。鄢宓晞見早朝將遲，故將他身上大紅被拉下，在他枕邊放好朝服。

「我，我自己便可……」鄢宓晞欲伸手解下韓王珽的衣物，他急忙從榻上爬起，自行寬衣解帶。黑紅婚服靜靜躺在火紅被上，滿屋侍女自是瞧見這一幕，卻皆默契地低頭望著腳下的白襪。「還是我來吧。」溫熱的柔荑觸及韓王珽腰間的掌心，他急忙放下手，卻聞她娓娓道來，「僅此一日。」

她深知過了今日他便不會再踏足蘭澤閣。

鄢宓晞雖低頭忙著替他綁上大帶，韓王珽卻在她語氣中尋得幾縷幽怨，心頭有些許難以言說的凌亂。忽地，她鬆手退後，抬頭朝他莞爾一笑。此女如斯深明大義，倒顯得他若秋無情，遂拂袖離去罷了。

韓王珽走後，侍女便帶著鄢宓晞往蕭玟的寧德殿走去。往日還為閨閣姑娘時，她便偶然聽聞蕭玟與韓忠亮的夫妻佳話，不禁感歎韓門風氣高雅。

蕭玟乃韓忠亮之髮妻，及笄之年嫁入韓家，兩人相持相扶數十載，先後為熾國誕下兩名大將。長子韓騁瑋前些年命喪巫詠戰場，韓王珧隨即成為韓門唯一後人，與韓忠亮共守熾國。蕭韓情誼深厚，蕭氏不離不棄，韓氏亦一心一意，實乃熾國夫婦的典範。

一路走去，寧德殿前有綠湖一座，槐樹兩行。鄢沁晞憶起蘭澤閣前亦有池塘一灣，暗歎韓府儒雅。

「少夫人請稍候，容婢子向夫人通報一聲。」

立於寧德殿外年約四十多歲的婦人對鄢沁晞俯身行禮，隨即轉身走進殿內。

尹巧倩於鄢沁晞耳畔輕言，適才門前站的姑姑名喚秋香，乃蕭玟隨嫁侍女，於韓府侍奉將近三十載。秋香自殿內走出，朝鄢沁晞俯身邀請，她便乘機多望了秋香一眼，一襲秋綠曲裾，果真秋冬之姿。

「媳鄢氏請母親安。」

鄢沁晞朝跪坐於案前的蕭玟跪拜，聞她喚「起身」方敢挺腰直坐。蕭玟向她招手，她急忙起身走向她，繼而跪坐於她的身旁。

「珧兒粗人一個，若有何照顧不周，沁晞儘管告知母親。」

正說著，蕭玟夾了一粒葵在鄢沁晞碗中，受此大禮，鄢沁晞連忙放下碗筷朝蕭玟俯首。韓家雖世代習武，唯夫人皆飽讀詩書者，教養亦較常人溫雅。好在鄢府亦累世公卿，該習的禮法她於過往兩年皆熟讀了。

蕭玟同她說了許多韓府的規矩，她乖巧地悉數銘記，未有一絲一毫的不耐煩之態。見蕭玟困倦，她便握著她的手輕揉穴位，解了老夫人的困頓。一早上下來，除了鄢沁晞來自鄢府的身份之外，蕭玟無所不滿，倒是對這兒媳婦越發憐愛。

午後，秋香受了蕭玟的命，帶著鄢沁晞繞著韓府走了一圈，繼而返回寧德殿。尹巧倩望著秋香離去的背影，不禁歎道：「終於可大口喘氣了。」

秋香同鄢沁晞道韓忠亮居於凌寒樓，韓王珧的睿君閣則坐落於府東，還強調了園後的練武場非請勿進。便是如此邊行邊解說，安逸午後不復存在。更讓尹巧倩感到驚訝的是鄢沁晞今早與蕭玟獨處了兩個時辰，於她離開之前，她還道今日姑娘必受委屈。好在蕭玟若外在般和藹，笑容亦真切，確非難處之人。

細葉輕觸指尖，寂然滑落玉掌。

「少夫人，老將軍有事晚歸，公子已回府，夫人邀你共用晚膳。」

年約十歲的小侍女站在鄢宓晞背後，將蕭玟的指令款款道出。

衣長難行，鄢宓晞帶著尹巧倩碎步走向寧德殿。

太陽西斜，橙光淺淺鋪滿寧德殿，藍衣裊娜，韓王珽與蕭玟正襟危坐於案前。鄢宓晞姍姍來遲，心有不安，遂疾步俯首走至蕭玟身旁，訕訕地跪坐。蕭玟臉上並無愠色，倒是笑著讓秋香傳膳，轉頭握著鄢宓晞的手閒聊。唯鄢宓晞現下分心了，眼神不斷飄向蕭玟身旁的韓王珽，他漠然，自她坐下便一言不發地望著案几發愣。她察覺心中忽閃一瞬的失望，隨即笑了，適才是她逾越了。

蕭玟見韓王珽只顧著埋首吃飯，轉而笑著拍了拍鄢宓晞的手，說是他前些日特意为少夫人挑了支金蝶釵，只怕今日人多而未敢言說。韓王珽耳聽母親的話，手卻依舊顧著享用晚膳，無意回應。守在殿前的呂山捧著長錦盒進了殿，跪在門前奉上髮釵，隨即換來韓王珽的怒視。蕭玟笑而不語，親手替鄢宓晞戴上髮釵，三句不離口「晞兒好生俊俏」。

赤陽將白雲藍天浸染至血紅，紅月悠悠掛在天際。

韓王珽聽得不耐煩，遂放下碗筷，朝蕭玟拜別，鄢宓晞亦連忙告辭。她自是知他要往他處去，唯擔憂蕭玟氣惱，遂急忙穿上鞋履追趕，忽地，他停下。

韓王珽挺腰直站，側頭對身後的鄢宓晞道：「母親那日為你選了三樣首飾，我不知你喜歡哪樣，便隨意挑了支釵子。」

尹巧倩聞言握緊手中的錦盒，好生無情，竟想以一句「母親選的」與「隨意」二字打發她家姑娘。鄢宓晞倒無失落，她適才便料到了他絕不會做出此等曖昧之事。韓王珽亦未料想她如斯沉得住氣，輕歎息便往前走，「將軍」，她忽地挽著他的手肘。

「將軍明日何時歸？」鄢宓晞忽覺自己挽著他，急忙放下手，連退兩步低語：「明日該回門了。」

他點頭，甩袖而去，留她一人於夭紫嫣紅之下。

秋香於殿前偷偷注視著兩人，將此事告知蕭玟，惹來歎氣兩聲。

「婢子還聽蘭澤閣侍女道，」秋香遮著嘴於老夫人耳邊輕聲道，「公子昨夜合衣而睡」

蕭玟無奈地搖頭，直歎小兒失禮。雖則鄢宓晞於韓府有異心，然君子氣廣，應當坦然面對，又或傾力誘敵棄暗投明，絕非如此猶豫不決。倘若鄢氏之女當真對朝堂之事一無所知，韓府如此怠慢，豈不教人笑話？韓府無人知曉鄢氏是否聽令於鄢父，唯她自她雙眸清明，言行舉止溫婉，倒當真像嫁入韓府做個賢妻。

日暮，鄢恣晞與尹巧倩伴著寒月回了蘭澤閣。

她問：「已然數載，姑娘當真放不下他麼？」

她望著鏡中朦朧的身影笑道：「巧倩，若一年內無法讓將軍回心轉意，我便向大王請旨和離。」

自她入鄢府，便一直尋著機會見他，而後她當真於霖霜門前遇見他，便是那麼一眼，她決意必定嫁入韓府。尹巧倩同她道他自病了一場後，性情大變，對任何人皆冷若冰霜，更莫論她「鄢氏之後」的身份。她委實難過，數次欲放棄，終是等來韓府的書禮，遂決定此生僅再為他冒一次險。

他望她的眼眸裡有一絲暖意，她看得真切。

該有的，終會等到。

第三章：誓約

用過午膳後，鄢宓晞換了一身淺紫曲裾，尹巧倩於其寬帶上又綁了一條米黃繩穗，倒添了不少俏麗。

天色越發昏暗，雲空亦越是混沌。今日無日可賞，亦無暮色可觀，便僅是灰濛一片。鄢宓晞倚在蘭澤閣旁，望著烏雲翻滾，她等雨亦等他。韓王珧日日皆於晡時歸來，現下已是日入，韓府內卻無他的身影，想必是忘了今日該陪她回門。又或是，他本不願踏入鄢府，故昨日頷首僅為知悉之意。

便又是她逾越了。

尹巧倩一手捧著披袍，一手握著紙傘，亦是仰望上天，隨即跟在鄢宓晞身後出了門。

韓將軍府得嬖王寵愛多年，衣食所用皆較尋常人家好，亦若三卿般氣派。轎子搖搖擺擺過了霖霜門，轉入梓峰門，衣著樸素的庶民紛紛停步觀賞，皆好奇這般豪氣的轎子將落於何家豪門前。未幾，轎子於鄢府停下，尹巧倩扶著鄢宓晞下轎。迎接姑娘回門之人四處張望，見門外僅姑娘一人，愣是瞧不出姑爺的身影，臉上的笑意剎那退去一半。

鄢宓晞剛踏進鄢府，見鄢靈鈞笑吟吟走來，急忙迎上去笑道：「女兒請父親安。」鄢靈鈞朝尹巧倩點頭，領著鄢宓晞進了府中大殿，並未刻意顧盼，好似早已料到今日韓王珧不會出現。兩張四方案几上擺滿十菜一釀，皆是鄢宓晞出閣前喜食之物，肉汁飽滿的炙羊肉更是獨一置在她面前。

父女兩人僅是一夜未見，便有道不盡的話。鄢靈鈞自是先問可還習慣韓府的生活，又關懷可有受韓王珧的氣。鄢宓晞皆笑著點頭與搖頭，淨是顛倒是非，唯讚歎蕭玟為人敦厚仁慈乃真心話。

「吾兒啊，想來你亦知鄢韓兩府關係不睦」驀地，鄢靈鈞放下筷子，正色嚴詞地同鄢宓晞說話。她急忙收起笑容，亦是一副嚴容地望向他。一聲歎息，他倒不知從何說起。她夾了一塊白肉給他，溫和道：「父親無需掛心，韓家待我友善，無人負我。雖則」雖則最是期盼之人常使她難堪。「想來將軍亦是有情之人，女兒往後會同他互敬互愛。」她補充道。鄢靈鈞點點頭，憐愛地望著小女兒，又拾箸說道：「父親唯願晞兒安康，若受了韓王珧那小子的委屈，大可回鄢府」

「父親此言差矣，宓晞既已入我韓府，焉能長住鄢家？」

韓王珧忽然身著紫袍現身殿外，尹巧倩連忙蹲下身替他脫鞋。

「婿韓王珧請父親安。」

他又是跪地朝鄢靈鈞一拜，繼而悠悠行至案前，出其不意地在牽著鄢宓晞跪坐。

鄢靈鈞自是不以正眼瞧韓王珧，轉而又夾了塊麻餅給鄢宓晞，對他視若無睹。韓王珧望了眼不知所措

地鄢恣晞，隨即向她請罪，道是適才忙於軍務而誤了陪她回府的時辰，故匆匆回韓府換了一身衣裳趕來鄢府。

韓王珽的話想必不值幾分真，但鄢恣晞知道他今日能來便是給足她與鄢府面子，遂諾諾點頭。韓王珽既要扮演忠臣給劉鼎看，鄢靈鈞亦不欲落了下風，遂笑著舉杯邀飲，好生融洽。

幽幽燈火，案前伶人有三。

三人坐得近，卻默默無言，鄢靈鈞未免下人見笑，遂開口道：「晞兒膽小，身子骨弱，往後便勞煩韓將軍照料了。」韓王珽安之若素地望了眼身旁的鄢恣晞，見她惶恐，遂笑著點頭，直言定不負父親牽掛。兩人便又寒暄了數句，鄢靈鈞向他父母親問好，他亦逐一答之。可笑矣，分明日日可見，倒好似經年未見。鄢恣晞一時望著酒壺走神，未覺兩人聊至朝堂之事，不知氣氛逐漸不妥。

鄢靈鈞放下筷子道：「今冬嚴寒，照汝所言，棄民不顧乃明君之道？」韓王珽牽起嘴角冷哼，望著白髮蒼蒼的老丈人反問之：「功高蓋主，今日引民高呼『萬歲』，明日燹國可滅，鄢大夫居心何為，人盡皆知！」

殿外一聲巨響，王城頃刻為豪雨所吞。鄢恣晞回過神來，見父與夫望著對方咬牙切齒，亦連忙放下手中的湯羹，伺機相勸。

「五日前自城西飛往永安的信鴿。」韓王珽虎視鄢靈鈞，從懷中掏出一張字條，將其安放案上道，「鄢大夫，他日我定會向大嬖子民揭示你的不軌之心，還請珍重。」

鄢靈鈞望著字條無語，那確為他五日前洩露給劉弘的消息，他預謀以功高蓋主定劉鼎謀反之罪，助皇帝削藩。

韓王珽怒氣沖沖地拉著鄢恣晞往殿外走去，鄢靈鈞連忙起身阻攔，高呼雨大易著涼。韓王珽對他置之不理，欲冒雨走出，回眸卻見鄢靈鈞拉住鄢恣晞。

又是轟隆一聲，電閃雷鳴，鄢恣晞驚得戰慄。

「我說過了，晞兒身子不好。」

雨打濕韓王珽的半邊身子，剔透清涼的珠水順著他的衣袖而滴落，他便同鄢靈鈞這般望著良久。

終，他還是留宿鄢府，歇在他夫人的閨閣。

屋內物品無幾，便是窗下置了胡琴與古琴各一，倒是牆上那幅戎裝武將引得他佇立觀賞。黑袍紅巾的將軍未握刀槍，反倒手持紙傘立於雨中，戾氣全無，那般鐵骨柔情總歸道不盡。

「將軍便……」鄢恣晞捧著衣物進房，見他望著牆上的畫作沉思，遂上前將畫取下，「胡思亂想之作，將軍便先沐浴更衣。」言畢，她將衣物塞在他懷中，催促他梳洗歇息。

玉指拈起梳妝台前的陶盒，橘紅粉末紛揚而落，借火一星，裊裊香煙繞梁不散。

她今日累極了，臥在榻邊便睡下，夢裡又見那人。雨越是急躁，過往的夢境便如走馬觀燈般浮至心頭。憶至難忘之處，遠山眉微蹙，她驟然滾下榻，未覺疼痛。鳳眼含淚顧盼，撞上那雙疲憊深邃的黑眸。

「為何捲曲於榻邊？」

「怕」

媚眼如絲，她倒坦蕩，他將她放上榻。

「進去。」

他朝牆角噉嘴，她便唯唯縮躺於床榻內側。

燈熄，煙滅。一被兩人，同床而異夢。

「韓鄢兩府之事想必你亦明了，我娶你與你嫁我相同，左不過受了大王之命。若說我對你無所戒備，未免可笑。我亦不怕與你坦言，韓府上下從未信任過鄢府，故我不會傾心於你，相信你亦同樣。往後每月二十我便歇在蘭澤閣，如此下人便不敢多言。他日你若欲另嫁他人，我便修書一份求大王放你出韓府。我於你並無所求，只望你能偶然陪伴母親，以慰其心……」

俄頃，她望著枕邊人輕聲道：「好。」

他聞言扭頭望著她，夜色昏暗，未能瞧清甚麼，僅是對上那雙千嬌百媚的鳳眼。

往日他從不道眼眸可如斯有作為，自遇她之後，竟多番迷失於其眼波中。汪汪眼眸恰似春水，清澈而粼粼，他常於她眼中瞧見冷酷無情的韓王珧。

嘴角微揚，她突然朝他笑，繼而閉眼躺好。

此般婉約，倒教他越發憎恨韓王珧了。

第四章：傾城又傾國

「今年的梅宴，王后作何安排？」

「貴胄婦人於午後入宮品茶，晚宴將與眾臣共享。」

「那今日你便同母親一同入宮，我忙完後便至靈羽殿尋你們。」

韓王珽理了理衣袍便要往蘭澤閣外走，鄢宓晞急忙將他攔下，跣腳將他冠下的繩子重新綁好。她比他矮得多，即便跣腳亦不過他的鼻下，倒是如此，薔薇動人肺腑。髻尾搖擺，銀簪亮眼，許是佳人總是這般清麗簡約。

「我先進宮了。」韓王珽手握兩卷書，行至門前又回頭同鄢宓晞道，「今日便將母親選的髮釵換上吧。」他並非覺得釵子適合她，僅是覺得冬梅夜宴應當莊重。

殿門開著，寒風瑟瑟，她望著他於雪中離去。

自那日鄢府坦誠後，他果真每月二十便歇在蘭澤閣，亦時不時命呂山送來精巧萬物，人人皆道韓少將軍與少夫人鶼鶼情深。她亦信守承諾，每日早起同老夫人請安，偶然陪她於園中遊玩，老夫人便全然將她視如己出。可她心裡明白，無論如何體貼完備，他大概是她此生無法觸及之人。許是因著鄢府，亦可能僅為鄢宓晞此人。

「將軍近來對姑娘似乎溫柔了不少。」尹巧倩扶著鄢宓晞在窗前坐下，邊替她梳妝邊道，「嫵國極寒，野梅美艷，故大王與王后每年皆邀群臣共賞冬梅。屆時人臣貴婦滿座，世子郡主等亦將出席，可謂年末盛典。姑娘今日該見到許多人，若認不住便以衣飾分品階。將軍官居四品，與大王親如摯友，加之老將軍於朝中威望頗高，故眾人對將軍甚為客氣。」

鄢宓晞若有所思地點頭，倒是好奇韓王珽與劉鼎的關係，又問：「若無誤，我猶記大王年約三十又五，將軍二十不到，兩人相差了十多年，卻為何親如手足？」

尹巧倩想了想，自首飾盒中取出鎏金鹿角步搖冠，將其戴在鄢宓晞的頭頂，轉而搖頭笑道：「婢子以往也想過此事，後來聽主人說大王性子活潑，不似過了而立者，倒如少年般風趣，故與將軍走得來。」

談話間，尹巧倩便替鄢宓晞梳好了頭。

纖纖玉指捏著金蝶步搖，尹巧倩見鄢宓晞正望著步搖發愣，遂替她將步搖簪上髮尾。她知道姑娘在琢磨些甚麼，那日夕陽下，將軍無情揭穿此乃老夫人為新婦選的禮物，與他無干。自是無情了些，倒也趁早讓多情之人斷了不該有的念頭。

金花鳶尾藍的曲裾上，白玉黃穗禁步輕蕩，金蝶步搖則於楚腰上翩翩戲花。疊手碎步，妙人宛若綠叢藍鵲。

尹巧倩輕手給鄢恣晞披上氈衣，扶著她走向寧德殿，兩主僕溫順地立於雪中。

紛紛攘攘，大雪無聲落下，悄然堆積。池塘上結了層淺薄的冰霜，隱約可見色彩斑斕的魚兒擺尾，雪下而凝。

「晞兒可是在掛念珧兒？」蕭玟扶著秋香出了殿外，見鄢恣晞望著水潭發愣，便拿她打趣，秋香同尹巧倩則聞言而笑。鄢恣晞臉上一熱，連忙上前挽住蕭玟，連連否認。她適才確在想韓王珧，也可說不是。

蕭玟見她紅了臉，拍拍她的手往院外走去，笑道：「晞兒入了韓府三月有餘，可還習慣？珧兒脾氣倔，定是常讓晞兒難過了，還望你能原諒母親教子不善。珧兒不善言辭，前些年大病一場後更甚，即便心中有何想法，總不願多吐露。母親知晞兒乖巧，卻亦不許珧兒負你。若那逆子欺你，儘管同母親言說，我定將他好好收拾……」

蕭玟一人滔滔不絕，鄢恣晞無從插嘴，只得在一旁點頭。總歸為歷練之多的將門夫人，她比常人看得通透許多，亦了解兒子的脾性，故料到鄢恣晞必從韓王珧處受了不少委屈。韓王珧雖未欺辱鄢恣晞，但人世間常常是漠然無視比針鋒相對更為傷人，既尋不出其違禮之處，卻亦道不出何以良善。相敬如賓，終是古人最為瑰麗無情的謊言。

風饕雪虐，韓府兩架馬車緩緩駛向熾宮。

「韓夫人！」

鄢恣晞與蕭玟方落轎便瞧見宮門前有位少女朝她們揮手。那姑娘梳著垂髻，身著紅衣，瞧著年約十六。青絲飄搖，隔著茫茫大雪，她倒艷烈如紅梅，直教人賞心悅目。

「嬈嬈！」少女見蕭玟走來，急忙挽著她的手，嬌嗔道：「何故才來，可讓華照好等！」

「華照」二字一出，鄢恣晞連忙屈膝朝少女行禮。昨日尹巧倩同她說過，劉鼎有一同父異母之妹，名喚劉芊娥，深得先帝喜愛，故受封「華照公主」。

蕭玟將鄢恣晞引至跟前，樂陶陶朝劉芊娥笑道：「公主，這是你韓哥哥的夫人。」劉芊娥睥睨鄢恣晞，轉而拉著蕭玟往前走，全然不將她置於眼中。蕭玟為難地朝鄢恣晞一笑，隨即同劉芊娥閒話家常，當中緣由一時說不清。

尹巧倩替鄢宓晞撐傘，兩人無言地跟在蕭玟與劉芊娥身後。鞋履微微陷進雪地，前方嬉鬧聲不斷闖進鄢宓晞的耳中，腳下的踏雪聲越發清晰，她暗道原雪亦有聲。忽地，她肩上一陣溫暖，回眸望去，原是尹巧倩摟著她。

一步一陷，她思索著，忽地扭了腳，尹巧倩的一聲「夫人」引來前方三人齊齊回頭。

蕭玟與秋香關懷地走至她的跟前查看，好在只是險些扭傷，倒無礙。她勉強撐著尹巧倩立直，抬首一瞬，只見劉芊娥正怒視她，彷彿她們隔著血海深仇。劉芊娥喚了聲「嬌嬌」，便又輕易地將蕭玟與秋香帶走。

那三人笑靨如花，她恍若多餘之人。

肩上又復溫熱，她側頭望著尹巧倩，莫名憶起父親來。偌大的熾國，竟無鄢家人的立足之地。韓府中她有尹巧倩相伴，朝堂又當如何，僅父親一人孤軍作戰。自出了鄢府後，她便受盡了各色鄙夷與白眼，原來名門閨秀亦不過如此。她生來就該受人憎恨與欺辱。

莫名，她打了個寒顫，耳邊又響起辱罵聲與青面獠牙。

「夫人……」尹巧倩的柔聲將齜牙咧嘴的惡鬼驅逐。

彤煒殿中婦人眾，鄢宓晞連忙除鞋下跪，繼而同堂前的陳靜姝對上眼。

那日新婚行禮她聽過王后的聲音，極其委婉溫柔，想來該是熾國絕色麗人，今日一見，果真美若仙子。鬢髮上立著口銜紅寶石的金鳳冠，一身淺黃珠花曲裾盡顯雍容華貴，嫣然一笑，既傾城來，亦傾國。

「夫人，夫人，王后賜座……」

鄢宓晞眨眨眼，連忙扶著尹巧倩走至蕭玟身旁，低眸跪坐在她身後。尹巧倩無奈地歎氣，又朝秋香搖頭訕笑，不知今日少夫人為何總是走神。於尹巧倩心中，自家姑娘已是極美，總不明白她何故常望著同自己不相上下貌美之人發愣。

陳靜姝命人上了些糕點與茶水，興致勃勃地同諸位夫人感歎光陰，又讓下人捧著幾身衣裳進殿。綾羅綢緞艷麗異常，劉芊娥歡喜地上前觸摸查探，雙臂一揚，卻見是一身橙色胡裙。陳靜姝道迢東郡郡太守進獻了好些金銀珠寶給劉弘，時至年尾，劉弘便又將其與眾諸侯共享，熾國自此得了好些價值連城的胡裙。眾公主姑娘聽罷，稀奇地上前挑選衣裙，劉芊娥更是入了偏殿將橙裙換上，逗得陳靜姝頻頻掩嘴偷笑。

「韓少夫人俊俏，想必換上胡裙亦能美若仙子。」

蕭玟身旁的少婦忽地轉身看向鄢恣晞，笑著命人取來一套胡裙，轉而起身將衣裙貼在鄢恣晞的身前。少婦濃妝艷抹，陣陣脂香鑽進鄢恣晞的鼻子，她急忙屏息微笑，深怕失禮打了噴嚏。蕭玟見她樣窘，望了那少婦一眼，又笑著朝她點頭，示意將衣裙換上。秋香拉住尹巧倩，於她耳邊嘀咕了幾聲，便讓她帶鄢恣晞進偏殿更衣。

藍衣下，紅裙覆。巧手將墮馬髻解下，尾指輕勾眉眼旁的鬢髮，玉面一覽無遺。嚴冬寒冷，銀飾方貼上額前，俏淑女便急忙打了個寒戰。

「姑娘，適才秋香姑姑告訴我，那女子名喚殷樂湄，乃樊將軍的表妹兼髮妻。」尹巧倩拾起紅頭紗，以小髮簪固定於鄢恣晞的頭頂，心不在焉道，「樊韓兩府不親厚，夫人小心為妙。」

鄢恣晞似懂非懂地點頭，疊手碎步走出大殿。

茶香四溢，殿中寂靜無聲，無人不仰望一襲紅衣的鄢恣晞。殷樂湄亦是看得目瞪口呆，她原想讓鄢恣晞更衣出糗，未料竟全然將陳靜姝與劉芊娥比下去。妙哉，鄢家姑娘國色天香，讓人一時忘了鄢靈鈞對大嬾的所作所為。

「再是漂亮亦無用，韓哥哥最是討厭艷麗嫵媚的胡人。」劉芊娥收起艷羨，又是換上一副輕蔑之態走至鄢恣晞面前，柔荑撩撥紅紗，她挑釁道，「無人不曉他心中僅溫暖若陽的顏姐姐一人。」

往後的許久，每當鄢恣晞憶起劉芊娥此話，左心房便隱隱作痛。她還以為是自己不夠溫柔體貼，故韓王珧不願同她示好。原無關鄢府，亦無關鄢恣晞，只因他心中已有傾心之人。是她逾越了，竟期盼意氣風發的少年將軍為她守心三年，著實可笑。

「晞兒，便將衣裙換下吧。」

蕭玟招來秋香添茶，兩人有苦難言。

鄢恣晞強顏歡笑地躬身後退，疊手走進偏殿。

「顏姑娘……想必既漂亮亦溫柔。」鄢恣晞望著銅鏡中的手忙腳亂的尹巧倩說。良久，尹巧倩緩道：「婢子不知。」尹巧倩隨鄢靈鈞遷來嬾國數年，向來只服侍鄢氏之人，對韓府一無所知，又何況韓王珧心悅顏氏姑娘此等閨房之事，現下不禁心疼自家姑娘芳心錯付數年。

「顏姐姐自是絕色，你便休想韓哥哥對你動心。」

劉芊娥冷不丁地走進偏殿，鄢恣晞與尹巧倩急忙起身向她行禮。劉芊娥於嬾宮橫行霸道慣了，言語難聽，字字戳人心窩，唯她並無放過鄢恣晞之意，不斷步步緊逼。

劉芊娥摸了摸鄢沁晞肩上的錦繡紅紗笑道：「見你如此心傷，想來老夫人並未將此事告知於你，反倒哄著你對韓哥哥無不順從。你定無知，韓哥哥每月皆會同顏姐姐通信，亦只有顏姐姐可踏足韓哥哥的思香殿。」

她見她低眸掐著自己的手，繼而於她耳畔恨道：「若非你橫空出現，只怕韓哥哥早與顏姐姐成婚！如若不是永安派鄢靈鈞監視熾國，哥哥又怎會讓顏姐姐遠赴永安，一切皆因你而起！本朝早婚，韓哥哥若願娶你，又怎會拖延至今年方迎你入府！鄢沁晞，你便同我記住了，韓哥哥厭你，我亦惡你！大嬪無人喜歡鄢氏！」

劉芊娥見鄢沁晞紅了眼眶，今日亦已給鄢府莫大的羞辱，遂心滿意足地走出大殿。

「姑娘……」

「便替我更衣吧。」

心藏於左胸，巫醫曾言上方由軟肉與硬骨護之，重重遮掩之下，只可貼耳而聽之。想來那老頭醫術不佳，常道妄言，她適才明明聽見左心房支離破碎之聲，清脆響亮。

「少夫人，巧倩姑娘，請移步至靈羽殿。」

「諾。」

第五章：璧人一雙

劉芊娥的話著實刺耳，亦實在傷人，她顯然將對鄢府所有的憎恨皆發洩於鄢宓晞身上。鄢宓晞乃臣子，無權氣惱，亦無法選擇掩耳不聽，只得任由劉芊娥將她活剝生吞。

將心比己，或許她若是她，亦會對鄢府恨之入骨。她說他與顏姑娘情投意合多年，故過往那些皆是逢場作戲，她左不過是他身於異地尋歡作樂的下賤女子。

「姑娘……」

尹巧倩見鄢宓晞俯首冷笑，連忙上前替她斟酒，又同她擠眉弄眼。鄢宓晞抬眸環顧四周，只見殿內燈火如日，眼前坐滿權貴，而蕭玟與韓忠亮則挺腰跪坐於她的前方。

「臣請大王，王后安。」

熟悉的聲音響起，她扭頭望向殿前跪地朝拜之人，劉鼎揚手，那人便起身。他亦著鳶尾藍袍向她緩步走來，先同韓忠亮夫婦躬身，隨即於她身邊坐下。他見她髻上簪著金蝶步搖，滿意地同她頷首微笑。

嫁入韓府兩季，鄢宓晞還是頭一次見韓王珽同她笑。

霎時，英氣十足的平峰眉較往日柔和不少，右眼下的淚痣亦似乎帶笑。想必顏姑娘往日時常近賞這般艷陽耀眼，倒教她驟然神往。

「何故一直望著我？」韓王珽扭頭望著茫然的鄢宓晞，粗糙的手不斷撥弄她腰間的禁步，忽地於她耳邊細語，「夫人莫忘了我們的約定，切勿被為夫的樣貌所惑。」

鄢宓晞聞言失笑，想來他今日心緒甚好，竟同她說笑。夫婦倆的嬉鬧聲使蕭玟與韓忠亮覺著老懷安慰，遂碰杯共飲。

「韓少將軍與少夫人新婚數月，這般恩愛，真是羨煞旁人。」

鄢宓晞順聲而抬眸，又與殷樂湄對上眼，眼波流轉，只見她身旁坐了位氣宇軒昂的男子，想來是樊翼天。韓王珽對樊翼天微微頷首，隨即回頭望了眼鄢宓晞，又向著前幾桌的鄢靈鈞點頭微笑。到底是親家一場，平日如何內鬥，於外人面前亦需團結一致。

「往年鄢大夫總道身子骨欠佳而缺席梅宴，今年倒忍著大雪而來，到底是看得起韓王珽這小子。」

劉鼎邊言說邊舉杯，摟著陳靜姝同眾人共飲一杯。

劉鼎與陳靜姝相差十載，大王滿臉的胡茬更是將王后襯得愈發嬌嫩，若不小心看走了眼，只怕讓人誤以為父女兩人。陳靜姝剝了顆桂圓與劉鼎，他笑瞇瞇地握著她的玉手，任她掙扎亦要吻上她的手，如此潑皮無奈，倒有幾分少年氣息。

嫵王這般肆無忌憚地當著朝臣面前同王后調情，那貴為他好友的韓少將軍以往對顏姑娘又該如何？

「夫人若信了，可就中了大王的計。」韓王珽見鄢恣晞目不轉睛地盯著台上兩人膩乎，故輕聲戲謔道，「皆是演給你父親……」

她從未想過他會同她說這些話，故怔怔地望著今日尤為風流的韓少將軍。驀地，他湊近她耳畔輕聲道：「以及或有或無的細作。」溫熱的酒氣於她頸間環繞，曖昧無限，右耳頃刻嫣紅。

劉芊娥見韓王珽今日神色異常，還同鄢恣晞打情罵俏，遂瞪著鄢恣晞道：「往年皆是顏姐姐伴著韓哥哥賞梅，不知今夕永安的紅梅可若嫵國這般萬紫千紅？」

尹巧倩望著劉芊娥咬牙切齒，假意替鄢恣晞斟酒，伺機寬慰她。她笑著搖頭，將她手中的酒壺按在案上，隨即將她遣退。她替韓王珽斟滿酒，得意洋洋地同他對杯飲酒。大王與王后演給細作看，那她便陪他演給鄢樊兩家人看。

「將軍的衣襟……」她放下銅爵，賢良地替他理好衣袖，「皺了。」他一愣，繼而攬上她的細腰，將她往身上攬去。真真放縱，她竟乘機握住他的手。

一旁的殷樂湄望著扭捏作態的鄢恣晞冷笑，她適才方同樊翼天說起白日劉芊娥於彤煒殿中羞辱鄢恣晞一事。未料轉眼她竟同無事人那般，不斷朝韓王珽搔首弄姿，幸得劉芊娥難看的臉色彌補了她心中的不快。

王室貴胄，韓府，鄢府，當真有趣。

人定，曲終舞止，劉鼎牽著陳靜姝走出靈羽殿，笑語盈盈的殿內隨即鴉雀無聲。

鄢恣晞搖搖頭，眯著眼自地上起來。她朝韓忠亮及蕭玟躬身，險些跌倒，好在韓王珽及時扶住了她。他原想同她譜戲，未想她當真喝醉，好在他今日早已命呂山備好馬車於宮門等候。

「珽兒便將恣晞看好，我與你父親先回府了。」蕭玟見鄢恣晞雙頰微紅，緻趣極了，遂揉了揉她的臉離去。

嫵宮清冷，適才殿中溫暖，未覺外頭雪若塵揚。

鄢宓晞與韓王珽並肩而行，尹巧倩和呂山則跟在他們身後漫步。看客散去，亦無需再偽裝。她想著今日難得可見他展露笑臉，慨歎日後宴會上免不了如此惺惺作態。他倒無遙想日後，眼前只不斷重現她適才的嬌媚含情，那雙鳳眼著實有攝魂勾魄的能力。

「嘶……」

馬車顛簸，她不為意撞上車身，他欲將她扶起，她卻笑著捲縮在窗邊。

「將軍……」她側頭望他，頓了頓道，「有傾心的姑娘。」他未回話。「那姑娘如今不在嫵國……」她忽地趴在他肩上，燦然一笑道，「將軍必定萬分掛念她。」眼眸忽閃，他依舊沉默。「今日華照公主同我說了許多……」她笑著自他肩上起來，望著他面無表情的臉笑言，「望將軍如願。」

馬車驟停，她欲起身下車，卻聞身後那人沉道：「承夫人貴言。」

鄢宓晞撐著尹巧倩下車，忽地不穩身傾，韓王珽伸手扶她，她卻連連後退。他遞出去的手懸在半空，略為警扭。她笑言夜深了，該各自回殿歇息。

尹巧倩扶著鄢宓晞跌跌撞撞回了蘭澤閣，替她脫下外衣，眼看她一聲不吭地鑽進被窩裡。偶然尹巧倩但願她家姑娘脾氣硬些，這般小心翼翼卻總招欺辱與漠視，愣是常人亦無法忍耐。

「姑娘，婢子替你擦臉可好？」

「不必，累了。」

她並無即刻入睡，劉芊娥的話在她腦中揮之不去，好似冤魂。弗知歷時多久，她想著適才與他於靈羽殿的假意恩愛而睡。

她做夢了。

身著胡服的披髮少年忽然轉身摟住少女，熱吻若雨，少女紅著臉掙扎，那少年卻越摟越緊。

「還望姑娘幫我這個忙。」額髮與她的額飾相纏，他蹭著她的鼻柔聲道。她正思索著，他又探頭吻她，唯是較適才輕柔得多。他將她往後帶去，撐著牆吻她。途徑的兩名男子嘲諷她浪蕩下賤，笑曰明日亦去酒肆尋個姑娘玩樂。話語之刺耳，有若咒罵人豬狗不如，他亦聽見了，於她耳邊輕語：「我族男兒並非人人如此無禮。」

少女滿臉通紅地點頭，少年亦紅了耳根。

第六章：柔情似水，嫵媚可人

銀針上下穿梭，粉衣麗人坐於地上勤勉地繡著駿馬奔騰，靜聽殿外冷風咆哮。昨日天倒是短暫放晴，猶見日光盈盈，唯更深無人之時又下起大雪來。

柔荑握著剪子，張合一瞬，線斷馬頭成。她便又拾起籃中的褐線，將其穿過針孔，繼而悠悠於架上刺繡著。

自梅宴後，鄢沁晞已近十日未曾踏出韓府，僅是每日至寧德殿同蕭玟晨昏定省。既刻意躲著，又無意匿藏，總之她無需與韓王珣相敬如賓。

「姑娘。」

尹巧倩自殿外走進，冷得直跳腳搓手。

「姑娘，婢子近日探清……」圓眼溜溜，她見鄢沁晞清心寡慾地繡製，遂欲言又止，「那顏姑娘的來路了。」

她淡然地縫補。

「顏姑娘名喚『柔嫵』，乃尚書令顏爾之女，亦是熾后的表姪。當年主人受陛下之令至熾國任光祿大夫，皇后隨即宣顏柔嫵入常樂宮伴駕，迄今三年未曾歸熾。顏柔嫵入宮次年便獲陛下親封『溫陽郡主』，皇后亦為其備下千萬嫁妝，可謂風光無限。惜近年永安與熾國關係緊張，世人便知溫陽郡主表面風光，實為熾國人質，著實惹人心疼。」

剪子又是一刀，她輕輕推開尹巧倩，低頭忙活起來。

「至於少將軍與顏姑娘……少將軍及顏姑娘年歲相近，便是華照公主年少些，三人同於熾國長大。顏姑娘幼時與公主常至韓府戲耍，少將軍亦時常贈她們珠寶首飾。後來……顏大人見顏姑娘與少將軍情誼深厚，遂多番派人至韓府問話，韓老夫人原亦有意派人上門提親，卻……收到大王為鄢韓兩府賜婚的消息。婢子從前未來得及同姑娘說起，主人亦曾上書陛下阻擾鄢韓兩府聯姻，不料……陛下亦想藉鄢府牽制熾王，故多番擾攘下，姑娘終嫁入韓府。」

尹巧倩口若懸河，唯鄢沁晞專心致志埋首忙活，絲毫無心聽她訴說。年後便是韓忠亮的生辰，鄢沁晞身為兒媳，理應贈一份厚禮給他，思來想去，她決定親自繡一幅駿馬奔逐圖感謝他過去數月的照顧。

「姑娘，姑娘……」尹巧倩見她滿不在乎，倒急了起來，遂搶走她手中的剪子道，「姑娘為少將軍付出那麼些年，現下既嫁他為妻，便無半途而廢的道理！」言畢，尹巧倩見她直勾勾地看著自己，忽覺

適才失禮，故訕然將剪子退還。

「今日這些你從何處得知？」她又剪下絲線，嫻熟地換上黑線，繼而低頭趕工。尹巧倩見她心緒不好，便鼓腮爬至她的身旁，替她將繩子收好，未了，吐出「呂山」二字。原以為她會氣惱，她卻並無責備，僅淡然道：「往後無我命令，不許私探少將軍往事。」

到底她還是在意他，只願聽他親口言語。

尹巧倩失了理，便乖乖縮在鄢宓晞身旁，鄢宓晞佯怒地瞪了她一眼，她便又樂呵呵地笑。鄢宓晞自是知道尹巧倩好心替她籌謀，故不願責罰她，僅是厲聲警告。她藉著餘光觀察尹巧倩，見她放了戒備，急忙伸手捏了下她的圓臉，轉而捧腹大笑。尹巧倩擠眉噘嘴，似是發覺臉上沾了東西，連忙以曲袖拭之，卻見白袖上一抹烏黑。

「姑娘怎的如此作弄婢子！」尹巧倩起身欲抓鄢宓晞的手腕，卻失衡倒在地上，忽地，鄢宓晞又塗了兩抹於她臉上。尹巧倩又羞又惱地自臉上沾了些粉末，笑嘻嘻地往鄢宓晞臉上塗去，雖淺，倒還是報仇雪恨。鄢宓晞勁不及她，連忙自身後取出一盒石黛粉給她。

「巧倩，生辰安康。」她對她說。

尹巧倩怔怔地望著鄢宓晞，熱淚盈眶，緊緊地抱住她。雖則姑娘年年贈她生辰賀禮，唯主上對下人這份記掛實在難能可貴。猶記當年鄢宓晞初入鄢府，於數十位侍女中挑中了傷痕累累的她，不僅待她親如姊妹，便是她的父母亦深得照拂。

鄢宓晞伸手拍了拍她的後背，抵著她的肩笑道：「巧倩乖，巧倩不哭，明年夫人我便給你買更名貴的水粉可好？」她急忙又鬧又笑地將鄢宓晞推開，緊緊捧著她的石黛粉，說是極其滿意，可不許夫人含血噴人。

兩主僕正嬉鬧著，韓府侍女急忙闖進殿中，哭喪著臉報稱蕭玟適才險些昏倒。鄢宓晞臉色驟變，傘亦未拿便拉著尹巧倩跑向寧德殿。

風雪皆停，夕陽悄然破雲而出。

韓王珧收到下人遞來蕭玟昏倒的消息，急忙馭馬回府，原想府中定亂作一團，卻見寧德殿寂靜如常。

殿內香煙裊裊，鄢宓晞牽著蕭玟的手趴在榻上安眠。

「少將軍勿憂，醫師道老夫人近來睡得不安穩方如此，日後多加調息即可。」秋香躬身站在寧德殿前，扭頭朝殿內望了眼，又笑道，「少夫人陪了老夫人整日，午膳亦未用，累得歇在此了。」

鄢宓晞趕至寧德殿時，蕭玟正臉色慘白地扶額躺在榻上歇息，她便憂心忡忡地跪在榻邊。蕭玟見兒媳婦來了，緩息望她，連連笑道無礙，便是老了無用。秋香端來湯藥，鄢宓晞便親自服侍蕭玟飲下，周全地替她擦拭嘴角的藥水。她望著她良久，她亦微笑地看向她。她道：

「誕下珽兒兩年後，我又懷了身子，醫師道是女胎，可把我和將軍高興壞了。我便日夜盼著女兒降臨，不料天意弄人，身子到了四月時，便流了。瑋兒婚後娶了妻，那女子同你這般溫柔可人，惜瑋兒戰死沙場的消息傳至燠國，那傻姑娘便隨他去了……你可知吾乃真真喜愛你？」

她笑著側頭靠在她的肩旁，握著她手說：

「我從前未知何為『母親』，自嫁入韓府方知『母親』乃寬廣溫潤之意。」

金黃的光輝滲入浮淺的窗紙，不偏不倚打在榻邊，將那團柔粉映得橙黃。髮髻於盈盈一握的腰上輕晃，捲曲的身子伴著淺息而起伏，驀地，微微抽搐。

「夫人……」韓王珽蹲在榻邊輕喚，「宓晞……」

鄢宓晞為了準備韓忠亮的生辰賀禮而廢寢忘食，適才又同蕭玟閒聊許久，此刻已然昏睡。韓王珽又輕聲喚她，她仍緊閉雙目，遂，結實有力的臂彎搭在纖弱的背上——他橫抱著她出了寧德殿。

小腦袋靠在他肩上搖晃，及腰束髮亦不斷輕撓他的手，寒風突襲，她將他鎖得更緊了。她比料想中輕許多，又著粉衣，好似下一瞬便將化為桃花飄去，他未免又抱緊些。

尹巧倩午後便回了蘭澤閣，日薄西山，驚見韓王珽抱著鄢宓晞進了院子，連忙手忙腳亂地替他開了房門，又暗暗將門帶上。

他將她輕放在榻上，轉身替她脫了鞋襪，又幽手解下她腰後的髮飾。林林總總，他將飾物放至梳妝台上，耐著性子幫她掖好被子。於起身之際又望見她髒了的右臉，憶起她適才便是如此侍奉他的母親，便笑著低頭。

罷了，今日便偽善一番。

他自懷中掏出帕子替她擦臉。俄然，她拉高被子，側身捲縮。他很是費解，她似乎無法直躺，總是習慣背對著牆曲身，彷彿榻邊有何妖物隨時襲擊她。

「韓王珽……」她皺眉呢喃。

她定恨極了他，竟於夢中狠狠將他咒罵。

他近來很少夢見意中人了，又或說，她無辜委屈的眼眸時常將他夢裡的姑娘驅散。他是他所遇最為柔順嬌婉之人，若無鄢氏身份及夢中那姑娘，只怕他初見她時便溺死於那雙風華絕代的鳳眸中。

她早該出現於他面前，比那姑娘更早，他定愛她至死方休。

第七章：其樂融融

「母親你快看，珍珠又欺負我了。」

「你便讓著它，那壞丫頭歡喜你。」

鄢宓晞將趴在肩上的小白貓抱下，輕戳牠腦袋嗔道「壞珍珠」。牠機靈得很，似知曉她責怪牠，遂一聲不吭地撲進蕭玟的懷裡。

秋香端來蛋花羹，蕭玟亦不瞅地抱著珍珠轉過身去，無所不能的秋香姑姑只得看向鄢宓晞，撇著嘴向她求救。蕭玟總嫌蛋花羹腥膻，回回飲了幾口便搖頭推走，尤其上月病後，性子越發冥頑不靈。秋香常道少夫人將老夫人寵壞，她們這些下人是越來越不懂如何侍奉老夫人了。

「母親，你便喝幾口可好？」鄢宓晞捧著蛋花羹跪坐在蕭玟面前，將碗中的熱氣吹散，「就幾口，你若喝了，過幾日我便製暖耳給你。」蕭玟隨即放下珍珠，端起蛋花羹便一飲而盡。秋香撲嗤地笑出聲，怪氣道原是老夫人想要兒媳婦親製的貼身衣物，難怪他人如何也說不動她。

「那我可向玦兒討一件麼？」蕭玟得寸進尺，不忘替韓王玦討要禮物。自上回病發至今，韓王玦與韓忠亮大門不讓她邁一步，下令要她於府上好好休養，府中事務悉數交由秋香與鄢宓晞打理。鄢宓晞自她病倒後，便日日來寧德殿坐上幾個時辰，珍珠那機靈鬼亦同她混熟了。蕭玟雖則想將鄢宓晞留在身邊，卻眼見兒子同兒媳少了相處的機會，遂命逆子每日至寧德殿用晚膳。他態度倒較往日緩和許多，偶然嘴角亦有一絲笑意，卻依舊不願開口多說。

「好，母親便再歇一會兒。」鄢宓晞揉了揉珍珠的腦袋，笑著起身，「日暮便是父親的生辰晚宴，晞兒便先回蘭澤閣準備著。」

鄢宓晞回到蘭澤閣，讓尹巧倩給她換了一襲淺紫蘭花深衣，楚腰上的深紫條帶晃悠，兩葉銀梅於其鬢邊悄然綻放。今日乃韓忠亮的壽辰，蕭玟並未邀親友同樂，僅是辦了一場家宴，若論與平日有何不同，大概是難得一家齊聚以及飯後一道賞月祈福。

尹巧倩艱難地自架上取下紅錦長盒，綠錦方盒，以及兩個小木盒。燠國苦寒，冬日尤為難過，恐還需持續一月有餘，故鄢宓晞亦備了禮物給韓府眾人。尹巧倩昨日便自她那得了兔絨皮履一雙，歡天喜地的穿著新鞋走了好些路，惹得其他侍女眼紅。

「便走吧。」鄢宓晞起身道。「何處？」尹巧倩茫然張望。

她讓她捧著東西至靜心殿，隨後再繞至書房對等，受了老夫人的命，她今日要同他一同出現。

「少夫人，少將軍現下有事耽擱，便晚些來接你。」

呂山朝鄢恣晞躬身行禮，繼而望著她微笑。鄢恣晞往日還從未認真打量這小子，原亦眉清目秀，笑顏討喜她忽然憶起尹巧倩私下向他打探顏柔媻與韓王珧過往之事，遂急忙快步走出院子。

韓府並無公用的書閣，僅韓王珧的睿君閣旁建了一座名喚「思香殿」的書房，應當放滿了兵書。鄢恣晞僅婚後隨著秋香途徑睿君閣，卻從未踏足此地，他不喜她，她亦不願多打擾。她記得的，劉芊娥說過，韓王珧的書房只可顏柔媻一人走進。今日她奉老夫人的命來了此處，倒也光明正大。

睿君閣內僅主房與偏殿兩座，房前的環型水池已然凝固，老樹枯藤上則堆滿白花花積雪，陽光燦爛，雪又晶亮如星。鄢恣晞立於無葉樹下，靜靜地望著思香殿，期盼他自房裡走出。

尹巧倩同她說過，蕭玟病倒之日是他抱著她回了蘭澤閣，還道他直至晚膳前房離去，約莫於房中坐了一個時辰。往後他並不多來蘭澤閣，她只於寧德殿用晚膳時方同他碰面，倒是近來他常遣呂山送來小玩意。胭脂水粉免不了，珠寶首飾亦偶然，如斯殷勤，想必又受了蕭玟的命令。

尹巧倩問她，他既心中已有他人，她是否還願苦苦等待他回心轉意。她點頭，隨即搖頭。她不知道。她不知自己是因欽慕而守護，還道為不甘而堅持。或許她放不下的僅僅是己身僅此一次的奮不顧身。

「啪」，樹枝抵不住柔雪逐漸猛烈的侵入而腰折，而赤丹的餘暉亦為它的死去而光耀。

「恣晞？」

韓王珧自思香殿揀著身子走出，瞧見鄢恣晞獨立於池旁，身上佈滿薄雪，遂急忙走了上前。

「來多久了，怎的亦不吭聲？如此冷便進屋坐著，身子本就不好，若病倒了可怎麼辦？怎的不讓巧倩陪你，亦不打傘？回頭病了，母親該心疼，免不了受她一頓訓斥。呂山這廝辦事越發不慎了，回頭我罰他去打掃蘭澤閣。巧倩亦是，越來越沒規矩，定是你寵她過頭了，該嚴厲管教一番。便是你自己，怎的冒雪而杵」

冰寒的手背輕觸溫軟的唇，驀地，他不再嘮叨。

韓王珧望見鄢恣晞獨立於雪中，心急地握著她的手於嘴邊哈氣邊將她訓了一頓。

她現下又覺著那些玩意皆他特為她挑的。尤其那支象牙簪，上頭可精巧地鏤了梅花兩朵。簪尾細長，與她今日的髮髻相當匹配。

「將軍事務繁忙，我怕擾了你，便在此等候。」

他點點頭，似乎意識到適才的過分關懷，故訕然牽著她往靜心殿去。路很短，唯他們不語地走了許久。

，便是腳下的踏雪尋幽亦清晰可聞。掌中的手漸暖，他倒不知何時該放手，便一直握著，直至來到靜心殿前。

韓忠亮見韓王珽與鄢宓晞攜手而來，樂不可支地摟著蕭玟於案前坐下，秋香亦是笑嘻嘻地替他們斟酒。

「兒請父母親安。」

「媳請父母親安。」

韓忠亮小眼彎彎，邊道「皆安，皆安」，邊揚手請兒與媳起身。他甚少處理家中事務，往日皆由蕭玟一手包辦，如今鄢宓晞逐漸掌事，倒出乎意料地將韓府打理得井井有條。他也曾與蕭玟擔憂過鄢宓晞乃鄢靈鈞派來監視韓府繼而牽制劉鼎的探子，唯經數月的觀望，她非但恪守婦道，亦從未私下與鄢府通信，果真良人也。

鄢宓晞見堂上雙親一直望著她，遂笑顏逐開，命尹巧倩取來長紅錦盒：「兒媳不知父親喜好，想著父親半生馳騁疆場，必愛馬如子，故親自繡了一幅《寶馬馳騁》。」

蕭玟替韓忠亮取出卷軸，緩緩將其攤開，驚見黃絲上十多匹栩栩如生的駿馬於原野上奔馳，委實驚嘆。韓忠亮眼前一亮，捧著刺繡於燈下細細品賞，絲薄馬實，繡功之精湛難以言喻，樂道要將此畫掛於房中。

「一針一結，我從未見過如此奇特的繡法」蕭玟跟在韓忠亮身後探頭探腦，忽地轉身緊握鄢宓晞的手道，「晞兒自何處學來，可否改日教授母親？」

鄢宓晞受寵若驚地點頭，又滿懷期待地望向韓王珽，他卻臉色平靜如常，毫不驚喜。那日他抱著她入了蘭澤閣，見地上散落著針線，遂俯身細瞧，彼時他便知父親定會喜愛此禮。駿馬唯妙唯俏，他亦為將多年，自是為之心動，暗想往後生辰若能收到此等賀禮便好。

「母親素日較少費時於梳妝上，唯近來寒風凜冽，恐傷肌膚，故兒媳讓巧倩進了一盒粉面玉膏。」鄢宓晞捧著雕鏤繁花的木盒行至蕭玟面前，又轉身將雕鏤蘭草的木盒置之秋香手中，嫣然一笑道，「秋香姑姑照顧母親與韓府辛苦，我也讓巧倩替姑姑備了一盒護手白膏。」

秋香歡天喜地打開木盒，連忙湊近瓷盒嗅了嗅，笑言少夫人體貼客氣。鄢宓晞連連搖頭，畢竟天寒地凍，盼望眾人能過個暖冬，便藉著老將軍的生辰與眾同樂。

韓王珽左顧右盼，見人人有禮，遂直勾勾地望著尹巧倩。誰知那丫頭與他相視一眼，隨即低下頭去。

韓王珧瞪著尹巧倩，側身扯了扯鄢沁晞的衣袖道：「夫人，何故為夫無禮可收？」

霎時，靜心殿眾人紛紛合嘴望向鄢沁晞。

「噗嗤」秋香忽地笑了，連忙攥緊手中的白膏，她在笑公子向妻子撒嬌呢！

鄢沁晞驚奇地望著韓王珧，目睹他的耳根自粉化紅，遂急忙招來尹巧倩。「呂山道將軍時常練武，便給將軍準備了一對狼毫護腕。」她邊說著，邊從綠錦盒中取出護腕，細心替他綁上。

尹巧倩眼尖，瞧見姑爺滿臉通紅，刻意補充道：「狼毫珍貴難得，府上前些日方得大王賞賜，夫人可是連連熬了好幾宿方製成此護腕。」

他俯首望著替他綁手腕的她，輕聲道：「辛苦夫人了。」

如斯體貼入微，白教府中人誤會。

晚膳後，風雪暫停，韓忠亮領著妻兒老小出了靜心殿，秋香與尹巧倩則掌燈守在殿外。

韓忠亮與蕭玟並肩而立，兩人望了眼藍黑的天空，繼而抱拳低頭。明月皎潔，鄢沁晞見韓王珧亦閉眼許願，便也一同闔眼俯首。「啪啦！啪啦！」韓府門前忽然一串巨響，鄢沁晞驚而睜眼，卻覺著吵雜聲漸微。

月色澄明，白雪靄靄，韓王珧捧著鄢沁晞的臉，粗厚的手將爆竹聲隔在她的耳外。

她果真如鄢靈鈞所言，膽子小得很，適才爆竹方響，她便惶恐地顫慄。他一心急，顧不得太多，便迅速伸手將她的耳掩住。臉頰微涼，雙耳卻冰冷得很。

「只是爆竹。」

不知為何，他便是如此言說，彷彿知道她懼怕何物。他實在不知她究竟是否鄢府眼線，亦對她的過往好奇得很，唯從不過問，偶然關懷便權當履行對她父親的承諾。

雪漸大，韓府又是白茫茫一片。

他陪她回了蘭澤閣，今日初九，他卻破例留宿此處。

他讓她靠牆角而眠，如此她便不會在睡夢中滾下地了。「你究竟在懼怕些甚麼？」他望著銀光閃閃的紗幔問。「韓王珧」她捲縮嘟囔。

淡淡燭光彈在濃密捲曲的睫毛上，隆若小山的鼻子靠著結實強壯的臂彎，輕淺的呼吸，微溫的氣息。

往日他只能望著她的後背，今夜他卻可見那副溫柔動人的面容。側看不過癮，他驟然翻身，黑黢黢的指背輕輕滑過白嫩的臉頰，她鬆眉淺笑，驚得他連忙轉身。

他氣憤地咬了左手一口，今日做的糊塗事夠多了，不許自己再跌入她的陷阱。他皺眉閉眼，暗想該儘快與意中人會面，否則他該移情別戀了。

驀地，他閉眼翻身與她額貼額。心中有愧。

近來鄢靈鈞頻頻出入市集，應當設法將熾國消息傳給劉弘，故劉鼎暗暗命他追查潛伏於懋城的細作。韓府終將與鄢府勢不兩立，他與她亦無法再佯作毫不知情。

「蕊晞，不要讓母親失望。」

鼻尖相觸。

第八章：冰雪相欺

入春後，熾國天氣有所好轉，日間陽光充沛，僅是夜闌人靜之時方雪花紛飛。日影透穿，銅爐輕煙縈繞，雀啼不止。

「嗒。」

青綠細壺中的紅梅旋落粉面，一抹殷紅自眼尾向鬢邊暈開，那花好似本就生長於此。

來人悄悄替趴在四方桌上熟睡的人披上白狐氅衣，驀然，媚眼生花。

「不過日昃，將軍今日怎的如此早歸？」

紅梅落在粉衣上，鄢恣晞揉著眼自案上坐起，笑著合緊氅衣。韓王珣泰然自若地點頭，徑直走向她的案桌，隨手拾起桌上的竹簡閱覽。「採之欲遺誰，所思在原道……」韓王珣無禮，竟邊看邊朗讀，鄢恣晞欲搶亦搶不回，「還願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她縱身一躍，奪回兩牘，紅著臉將它們藏在身後。她字醜，便是尹巧倩亦看不過眼，遂常待無人之時練字。韓府雖將門，唯教養極佳，自韓忠亮而下，府中便無人不識字，她這般字體著實難登大雅之堂。

韓王珣撐著案桌，忽地向鄢恣晞靠近，玉頸一熱，他伺機奪回竹簡。他瞟了她一眼，笑著揚高她的字，不免歎氣，暗想為難俊俏姑娘寫得一手醜字。「可知此詩何解？」他雙肘撐在腿上，悠悠將牘扔在案上。她鼓著腮搖頭，說是尹巧倩許久前同她講解過，現下她已記不清了。

「夫人應當抄寫……」韓王珣自案上翻找，隨意攤開書卷，稱心如意道，「這首真真好。」鄢恣晞半信半疑地接過竹簡，皺眉小聲嘟囔道：「今夕何夕兮……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此為何意？」

她忽地轉頭望著他，又是一副單純無知的模樣……此歌如斯淺白，她定在逗弄他！

韓王珣嚥了嚥口水，氣急敗壞地欲起身離去，卻被鄢恣晞牽住。溫熱竟從手心傳至他的心房，她昂首沖他媚笑，撐地而起。「將軍今日來……」她拉著他往身後的架子傾去，艱難地自盒中取出一副暖耳，繼而朝他燦笑，「可不是為了它？」

她叨叨絮絮道那日答應了老夫人替他縫製一副暖耳，近日便一直於屋中忙活，今早方製好。他望著她扯著他的衣袖踮腳，細嫩的軟指順著他的耳根而下，隨即輕輕落在他的手腕上。她道怕他忙碌而一時不知於何處安放暖耳，便於頂部縫了黑帶，如此他便可將其掛在肩上，說罷，她又替他將暖耳取下一

稀里糊塗地，她腳踩異物，險些摔倒，他張皇失措地將她攬進懷中。

「少夫人，鄢府傳來消息，鄢大夫染了風寒好些日，現下還未見好。」

蘭澤殿外韓府侍女輕聲喊道。

「知道了……」她縮在他懷中未敢隨意動彈，低眸諾諾答應了一身。他亦未將她放開，光明磊落地打量她，轉而低聲緩道：「夫人便回鄢府一趟，若有何需要，儘管開口，唯……」

他頓了頓，懷裡的粉黛悄然抬眸，他望著她道：「唯不可留宿於鄢府多於兩日……府中新添的規矩。」

待她諾諾點頭，他方將她放開。

鄢宓晞不敢多耽擱，命尹巧倩帶上傘便往鄢府趕去。兩人還未走進鄢靈鈞的臥房，於院口便已隱約聽聞殿內粗獷猛咳的聲音，急得鄢宓晞直闖內屋。

「父親」

鄢宓晞皺眉趴在鄢靈鈞的枕邊，愣是不願起身，鄢靈鈞只得無奈地撫摸女兒的腦袋。

韓府家規森嚴，加之武將最是講求循規蹈矩，故鄢宓晞甚少回鄢府探望鄢靈鈞，僅是偶然遣人往鄢府送些藥材布匹。她原想年尾或年初回鄢家一趟，還未挑好禮物，鄢靈鈞便病了。所幸只是染了風寒，否則她定會請求回鄢府侍奉左右。她讓尹巧倩熬藥，隨後親手喂服下熱藥，末了，又讓下人添了一床棉被。

「母親乃寬廣溫潤之意晞兒先前亦是如此事奉韓家老婦人的？」

鄢靈鈞靠在榻邊有氣無力道，連連咳了好幾聲，鄢宓晞急得直拍他的心口。鄢靈鈞笑著搖頭，對她讚不絕口，說她為鄢府掙了光，人人皆道鄢家出了個好姑娘。父女倆笑呵呵，又憶起於燻國初見的場景，逗得尹巧倩亦彎腰大笑。

「韓王珽那小子」鄢靈鈞欲言又止，望著掌中的玉手沉著道，「可有欺負你？」

鄢宓晞連連搖頭，忽又憶起今早與韓王珽於蘭澤閣中打鬧，遂漲紅了臉低下頭。鄢靈鈞怔怔地望著鄢宓晞，歎道女兒真真不中留，有了夫君便轉眼忘卻父親。鄢宓晞聽了話，連忙搖頭否認，命尹巧倩將她親手縫製的灰狐圍脖為他戴上。她直言出門急，為多做準備，便只帶來了此物。

鄢靈鈞又咳了好些聲，得意洋洋地向尹巧倩炫耀女兒親手縫製的禮物，又艱難地扭頭對鄢宓晞說：「無需貴禮……適才醫師來過……晞兒可願替父親至藥鋪抓……抓幾服藥？」鄢宓晞點點頭，扶著他躺下，又替他將被子蓋好，拿著藥方便出門。尹巧倩原想跟上，她卻命她熬碗粥來，待父親醒了便可享用。

白雪悄然落在紙傘之上，街道上行人擁擠，兩傘相撞，一時紛揚。

鄢宓晞進了梓峰門旁的藥鋪，將藥方遞給藥鋪夥計，那男子將藥方收起，轉身替她拾藥。門外的雪勢愈發猛烈，她不禁打哆嗦，那男子見此，便笑道：「姑娘衣著不凡，可是鄢府淑女？」她笑著點頭，又是瑟瑟發抖，於櫃前放下幾枚銅錢，便提著藥趕回鄢府。

鄢靈鈞於她往返藥鋪之際歇了少許，瞧見窗外天色昏暗，便催促她回韓府。她噘嘴搖頭，難得回鄢府一趟，自是不願輕易歸去，便又陪他用了晚膳方離去。

「父親，讓我再陪你片刻。」

「已是黃昏，待你回到韓府，該夜深了，快趁如今停雪回府。」

鄢靈鈞言畢，拉著被子轉進牆內，作勢欲眠，鄢宓晞只得依依不捨地離了鄢府。

近幾月鄢宓晞不是忙著打點春節事宜，便是為府上老小趕製禦寒衣物，時常累得倒頭便睡，現下入了馬車亦是如此。車身左搖右晃，恍若孩子的搖籃，她便睡得更熟了。無論尹巧倩如何喚她，她亦不醒，尹巧倩只得拉開車門將她冷醒。

鄢宓晞冷得瑟瑟發抖，拉著氈衣倒在尹巧倩的肩上，兩人一拖一拽地回了蘭澤閣。呂山遠遠瞧見了，便點燈往燈火輝煌的思香殿走去，連忙同韓王珧匯報少夫人回府的消息。

「少夫人今日定是只顧著照顧鄢大夫，現下又冰雪相欺.....屬下替將軍給蘭澤閣送碗薑水可好？」

韓王珧放下筆，眯眼虎視呂山良久。

「聽聞你近來常往蘭澤閣奔波。」

呂山搔頭弄耳，認真地思考主上的話語，繼而笑呵呵地點頭承認。

「蘭澤閣住著我的夫人，有何我自會關心，無需你操心。」

韓王珧白了呂山一眼，轉而低頭書寫，餘光卻又瞥見那小子正吐舌聳肩，遂又狠心摔筆。

「命膳廚給蘭澤閣熬碗熱薑水.....你來替我研磨，讓侍女送去。」

第九章：懼怕

風吹樹搖，綠黃竹葉漫天飛舞，輾轉反側，落在戎裝少年與黃衣少女的身上。

少女轉身，黃衣上的銀飾叮噠響不停，她忽然奔向他，緊緊地摟住他的脖子。兩張粉唇相觸，纖長的睫毛滑過他的顴骨。腳跟徐徐落地，她輕聲道：「是我逾越了。」少年聞言，握緊手中的劍，抱著她往坡上的矮樹退去。他忘我地回吻，尤其那睫毛與薄唇，他正以極其憐愛的力度啃吸著。

少女環在少年腰上的手愈發緊湊，他的吻便愈發熾熱匆忙。枯枝勾著頭紗，她靠在樹枝上仰望藍天碧雲，任他膽大妄為地將愛慕傾注於她的頸上。忽地，鎖骨一陣灼熱，她連忙俯首捧起他的臉，嬌滴滴地喚了聲：「王珽……」——「王珽。」

韓王珽驟然甦醒，眸中映著鄢宓晞的臉，慌張地將案上的白紙壓在書卷下。

「雖則過幾日需入宮伴駕，唯新春將至，府中亦需置辦些新物……母親讓你我至集市購置。」

鄢宓晞站在思香殿門口，未敢踏步前進。韓忠亮生辰時，他曾同她說可進出他的書閣與臥房，但她自知身份特殊，故未曾踏足。今日她是壯了萬分膽方敢走進思香殿，鄢氏身份予她極大的榮耀，卻也讓她於韓府步步為營，便是對他的愛慕亦隨之隱忍。

「午後我需進宮當值，恐怕今日只有巧倩陪夫人去了。」

韓王珽望著門邊的人，她雖維諾點頭，眼中那絲失落倒是無處可逃。

「也罷，我還從未同夫人出遊過，稍後便請呂山入宮一趟，讓鍾愷同我換班。」

忽地，他又改了主意。

鄢宓晞點點頭，上前替他將案上的書卷筆墨收好，又讓他回房換身便衣。尹巧倩聽聞姑娘要同將軍出行，自是樂得合不攏嘴，亦將鄢宓晞拖回了蘭澤閣，替她換了身谷黃曲裾。鄢宓晞扭身拾起腰間的髮髻，春意盎然地自首飾匣中取出他贈的象牙髮簪，千趕萬催地請尹巧倩替她簪上。

「王珽！」

韓王珽轉身，黃衣麗人嫣然一笑，他臉上的笑意頓時化為訝異。

鄢宓晞低頭望了望衫裙，懵懂地走向他，歉疚鼓腮道：「巧倩隨意替我選的，你若不喜，往後……我即刻換下！」她剛轉身，他便握住她的手腕，帶笑搖頭。

己心的心魔，又怎能輕易將責怪加諸他人。

黑眸子低垂，他望著她的手，隨之，牽起。除了夢中，嫵國已尋不出那人的蹤跡，他亦該學著放下了。

鄢宓晞被韓王珧拖著走，還沉醉於他主動牽起她的手，耳聞他一聲「宓晞」，便急忙貼著他的臂膀而行。她興高采烈地同他說個不停，小則珍珠偷食生鮮，大則蕭玟身子骨大有進步，合著將府上大小事務皆同他說了一遍。他亦仔細聽著，突然拾起一塊橙紗蓋著她的腦袋，她氣呼呼地扯下紗綢，抬頭朝他吐舌。

「宓晞，市集人多，你小心點」

老朽推著一車石頭自鄢宓晞身旁經過，人車險些相撞，韓王珧摟著她的腰將她往一旁拖去。

街口白煙茫茫，芝麻胡餅飄香千里，酒肆亦傳來好些碰觴妙音，目光所及皆熱鬧非凡。夫婦倆沿著街道閒逛，鄢宓晞見胡帽精美，捧於手中細賞，韓王珧欲掏錢買下，她又笑著將其放下。她往日甚少出行，先前便是同尹巧倩來過鬧市幾回，常是逗留一個時辰便回鄢府了，故她今日尤為興奮。

「王珧！」她喚他，趁他剛轉身便手持虎布偶嚇唬他，「大老虎要吃人了！」他淡然地將布偶拿下，得意忘形地嘲笑：「我朝虎布偶乃嬰孩玩物，夫人若喜歡，便替孩兒先留著。」

話音方落，兩人頓時臉紅心跳。

她想的是「孩兒」二字，一時多想，不免嬌羞；他念的是「我朝」一語，近來總於她面前晃了神，當真莫名。

雖是如此，他輕咳了兩聲，赧然牽起她往前走去。

「王珧，後來我方明白何為『願合』……」鄢宓晞低著頭晃了晃韓王珧的手，話還未說完，只見呂山面如死灰地衝至韓王珧身旁躬身——右手置於左手之上，尹巧倩同她說過，此乃兇矣。

果不其然，呂山滿頭大汗地啞道：「將軍，嫵宮不妙！宮中來報，大王適才於高臺上摔了下來，頭破血流！」

韓王珧臉色煞白，不覺握緊鄢宓晞的手，鄢宓晞知他擔憂，便讓他趕緊往嫵宮一趟。韓王珧急思一番，唯有放手，讓呂山送她回韓府，自己騎著呂山牽來的馬直奔嫵宮。

她立在集市口望著他策馬而去，藍天雲白又飄下幾片雪。隱隱地，她心中不安。

韓王珧未及更衣，身著灰衣闖進慶安殿，急忙跪地朝扶額坐於榻上的劉鼎跪拜。殿中僅劉鼎，陳靜姝

· 以及身披甲冑的鍾愷。陳靜姝見殿內外男多，連忙朝劉鼎躬身拜別，扶著侍女退出慶安殿。

鍾愷跪坐在劉鼎榻邊，長歎一聲：「不過幾日便新春，大王欲攜王后登上宮牆眺望民間，方踏上豐康閣後的高臺，便失足跌落……屬下方才仔細探過，高臺護欄年久失修無可否認，唯不知何故四下乾爽，僅大王及王后所立之處有灘雪水。」

劉鼎以手擋著半邊臉，韓王珽左瞧右瞧，見他額上綁著白布，精神倒無礙，遂放下心頭大石。

「大王適才道今日鄢靈鈞言及民間新春熱鬧，王后好奇，大王方於鄢靈鈞及數位大人陪同下登上高臺……」鍾愷鼠視韓王珽，又望了眼劉鼎，支吾其詞，「鄢靈鈞病了好些日，今日方進宮，許……非其所為。」

「臣樊翼天拜見大王。」

慶安殿房門驟啟，風雪湧入殿內，劉鼎抖了抖身子，急忙拖著被子將自己包裹。樊翼天自地上起身，瞥了眼韓王珽，轉而緩緩於鍾愷身旁坐下。

「鍾愷所言差矣，你若無疑心鄢氏，又怎會如斯吞吐？」樊翼天理好衣襟，雙手撐在腿上笑道，「如若韓將軍今日未同鍾愷調班，或許大王便不會受傷了。不知向來最是守軍規的韓將軍今日因何私自調班？」

劉鼎忽地拉下被子，眯眼望著鍾愷與韓王珽，兩人無言，樊翼天愈發自得。鍾愷自知韓王珽今日為何莫名同他換班，想必樊翼天亦得知其中緣由，方如此氣焰囂張。樊翼天那張嘴巴好生厲害，鍾愷不適再為韓王珽開脫，倘若劉鼎誤會韓鄢兩府勾結，韓王珽便是萬張嘴亦難說明。韓府少將軍與少夫人鶼鶼情深的佳話早於坊間傳得沸沸揚揚，宮中之人雖知韓王珽刻意為之，唯今日呂山回稟之時亦曾提及他近來常為鄢宓晞丟魂落魄，只怕早已中了鄢府的美人計。不過半年，鄢氏便逐漸取代黃衣女於韓王珽心中的地位，如斯厲害的角色，鍾愷許久前便想入韓府拜訪，惜一直尋不出藉口。

慶安殿外傳來幾聲鑼鼓聲，殿內光芒漸隱晦，已過晡時。

殿內沉默良久，韓王珽雖未開口解說，劉鼎卻已料知一二，鍾愷所憂他亦所憂。「王珽，上月你同本王道市集似有鄢靈鈞與永安聯絡的據點，如今可已探清了？」不過韓府世代守護熾國，這點劉鼎清楚知道，故不會輕易讓人離間熾宮與韓府的關係，權當韓子一時知慕少艾。

韓王珽早已尋得鄢靈鈞與劉弘通信的據點，前幾日亦於市集中捕獲一名細作，惜男子於被捕之時吞藥而亡，自此斷了追查的後路……

「未有發現。」他道。

鍾愷不可置信地望著眼韓王珧，並未得到他的回應，遂俯首蹙眉。那細作乃他親自於鬧市逮捕，便是鄢靈鈞的信件亦是他親手呈之韓王珧，現下他卻道無有所獲。

他果真被鄢靈晞迷昏了腦，竟就此放過鄢靈鈞！

「將軍，屬下本不該多言，但願將軍勿失了方向。」

出了慶安殿後，鍾愷同樊翼天拜別，急忙轉身攔住韓王珧。

「細作死，線索斷，即便告知大王亦無法讓鄢靈鈞下獄。」

韓王珧拂去肩上的白雪，背著左手徑直離開庭院。

駿馬馱著心事重重的少年將軍於街上漫步，雪急風大，它欲疾步狂奔，背上的人卻緊緊扯著韁繩。他思量鍾愷之言，突然驚覺於外人眼中他早已深陷鄢靈晞的懷柔計謀。他原想同她演一齣鸞鳳和鳴的話本，她未入戲，他卻已是戲中人。深謀遠慮之人終是誤人誤己，他於親設的圈套中痛苦掙扎，繩索溫柔，他欲放棄抵禦。

鄢靈晞啊鄢靈晞，越是溫潤，傷人愈深。

「嘩」，寒氣逼人，蘭澤閣木門忽開，韓王珧一身雪絮立於門前。

「王珧……大王可還好？」

鄢靈晞茫然上前，玉手輕撫韓王珧的肩膀，雪落化水。他將她的手自肩上扯下，握於半空，漠然地盯著她。濃密的睫毛微微抖動，深褐的眸中清晰映著他不近人情的模樣，驀地，鳳眼彎彎，她朝他燦笑。

「聽秋香姑姑道，母親前些日便讓你置辦新年之物，何故今日方邀我出行？」

她聽罷，雙頰一陣桃紅，邊搖頭邊抿嘴低頭。他見她不語，怒火中燒地握緊她手腕，將她往殿內逼去。

「為何今日鄢靈鈞方入宮，大王便受了傷？此信紙是你替鄢靈鈞傳出去的，可對？」

他自懷中掏出一張紙，抬手一揮，紙上字句清晰可見，是鄢靈鈞的藥方，唯是中間斜著一道朱紅：嫵欲覆露。

那日父親給她一張藥方，命她至最近鄢府的藥鋪抓藥。城中白紙金貴，她亦不知為何藥方寫於新紙上，且載著數種怪異藥名，末尾還特意附上服用之法。她疑竇叢生，卻又覺許是醫師恐鄢府無公子姑娘幫忙照料，遂刻意細細言說

她當真不曾想過父親會如此利用她耗費半年方從韓王珽處攢來的信任。

手腕失溫，她跌坐在地，藥方徐徐飄落。

「鄢恣晞，你好生讓我失望。」

光影斑駁，來人拂袖離去。

尹巧倩聽聞將軍來了蘭澤閣，洋洋自得至膳房取來餅餌，卻見他怒髮衝冠地離去，遂忐忑不安地闖進了少夫人的殿內。

玲瓏透亮的淚珠淌進眼窩，倏然順著鼻骨滑落，繼而於木板炸然。

象牙簪杵於地上，蜿蜒柔順的髮束貼著窄小的身軀抖動。

黃衣嬋娟捲縮於地，門前人影遮擋，一縷光照直射鳳眼泣淚。

他乃她父親，她不可責怪，各為其主亦無錯；他是她夫君，她無法怨恨，忠心耿耿理所當然。

是她錯了。錯付真心，錯入鄢府，錯於糾纏。

「為何捲曲於榻邊？」

「懼怕。」

許多年前她亦如此回話。她懼怕屈打，懼怕誤識歹人，懼怕忘卻。

第十章：自辯

白雪飄飄，輕沾黑髮鵲藍麗人，烏帶縹緲，粉指騰空而搓，化雪成水。

「姑娘，時辰差不多了，巧倩陪你入宮可好？」

窄背驟暖，白狐氅衣連著髮束將她緊裹。毛絨揚揚，好似千萬隻小蛇於她身上張牙舞爪，以極其卑微的惡勢將來人驅趕。

鄢恣晞頷首，低頭穿上黑靴。

她踏著雪，狠狠地讓自己陷入冷境。步步進，步步艱。

韓王珣自那日同她吵完後，除了二十那日曾踏入蘭澤閣，便未再與她相見。恍若初見，更甚初識。二十那日他未正眼看她，亦未留下隻言片語，僅是寬衣而歇，天亮而起。依稀記得那日他於鄢府同她道願陪她演夫妻，如此她於鄢府及下人面前便不會失了臉面。如今這戲依舊演著，卻不知為了哄騙何人。

新年伊始，劉鼎於熾宮舉行春宴，誠邀朝臣同歡。鄢恣晞與韓王珣齊齊回絕，蕭玟亦准了，唯韓忠亮昨日染了風寒，現下還燒著，韓王珣便讓呂山安排鄢恣晞出席宴會。既邀夫婦，焉能形單影隻，韓府如是。天色已晚，未見他歸來，她便只得獨自入宮。

「姑娘快將窗關上，著涼了怎麼辦！」

馬車咿呀搖晃，她想望望漸趨墨藍的天空，尹巧倩卻將窗子拉上。車裡黯淡無光，唯有街道些許燈火透進窗內，她搖搖頭，靠在轎身發愣。驀地，她耳邊不斷傳來褐眼男女咒罵聲，皮鞭晃眼，臂上一陣刺疼。他們譏笑著，唾沫橫飛，刺痛佈滿全身，繼而寒風刺骨。無論如何敲打，他們亦不開門，如此昏暗，如斯嚴寒……

「姑娘，到了。」

鄢恣晞拉開門，扶著尹巧倩的手下了馬車，冷風迎面，她驟然戰慄。尹巧倩見她臉色黯然，料想她老毛病又犯了，遂撐傘摟著她。忽地，熾婉殿前立著身著紅深衣的少女。隔著好幾步，她同她屈膝行禮，繼而怵於原地。

少女撐著傘向她走來，將尹巧倩推開。

「鍾愷將藥鋪一事告訴我了，若非人證已無，我定將此事稟告王兄！我便知道你非善類，竟然倚著韓府少夫人的身份向永安告密！今日獨自赴會的滋味可好？」少女托著她的下顎，心花怒放道，「或許往日韓哥哥心善，對你多加照拂，惜今後絕無可能了。今日你便該消失……」

「華照！」

韓王珽一掌打至劉芊娥的右肩，轉而摟著鄢蕊晞後退去。淺淺月色下，銀刃於雪中閃閃發光。

劉芊娥踉蹌起身，餓狼似地撲向韓王珽，欲將他身後的鄢蕊晞揪出。三人聲勢愈發張揚，尹巧倩急忙上前攔下劉芊娥，卻被她掙脫。

「韓哥哥！此賤婢膽敢利用你，利用韓府，你怎的還護著她！若讓她繼續埋伏於韓府中，只怕韓府與大嬪皆岌岌可危！顏姐姐將生命託付給你與大嬪，你便是如此回報她？你護著這鄢氏賤蹄子之時，可曾想過顏姐姐於常樂宮又受了哪些委屈！」

劉芊娥怒視鄢蕊晞，氣急敗壞地將傘合上，奮力將其砸向韓王珽。

冷傘撞上廣闊挺拔的胸膛，雪花紛飛，閉眼受之。

「走吧。」

韓王珽低眸牽起鄢蕊晞的手，沉著臉從劉芊娥身旁走過，留她一人於雪中撫胸蹙地。

嬪殿內歌舞升平，該拜的人拜了，該飲的酒飲了。韓王珽與鄢蕊晞坐上原先留給蕭玟及韓忠亮的位置。兩人入殿後，劉芊娥亦披霜帶雪地進殿，殷樂湄只覺此景滑稽，招手喚來侍女填酒，喜滋滋地連飲兩杯。樊翼天亦是口含佳釀，與懷中的嬌妻一併笑看殿中各色人馬。

「本王聽聞鄢府美人多，便是侍女亦是極美，不知本王今日可否一賞？」

劉鼎摟著陳靜姝調笑，又側頭看著左側靜坐的鄢靈鈞。上兩月，劉鼎笑言宮中許久未聞新人笑，鄢靈鈞便言府中舞姬者眾，願遣入宮中供大王及王后賞之。劉鼎見他又有新意，想會之，故命女使將鄢府的舞姬皆送進宮裡，許久無所動作，只怕將於今夜大放光彩。

鄢蕊晞頭低眸皺眉，心中隱隱不安，默默祈求萬事順遂。她既不願父親於朝野遭人針對，亦不想再因父親之事為韓府帶來禍端。偶然，她會懊悔不遠萬里至此，懊悔對局勢的無能為力，懊悔堅持嫁入韓府。

「是。」鄢靈鈞回答。

片刻，身著粉裙的舞姬翩翩入殿，為首的舞女眉間粘著一朵紅梅。樂起，舞姬旋而起舞，一婢一笑，顛倒眾生。

鄢蕊晞全然無心欣賞，隱約瞥見對桌的劉芊娥正氣急敗壞地望著她，「砰」，劉芊娥用力放下酒觴。

剎那，粉衣錯落，似有銀光晃眼，紅梅女起身朝韓王珽拋去飛刀。鄢懋晞閉眼抱住韓王珽，兩人雙雙往後倒去，布裂刺耳，花容失色。

「懋晞！」韓王珽翻身將鄢懋晞摟在懷裡，鮮血滲出藍衣，沾上他的拇指。

樊翼天見狀，連忙上前將梅花女拿下，眾臣齊刷刷護著劉鼎與陳靜姝退入後殿。守在殿外的內侍見殿內混亂不堪，急急高呼「有刺客」，正帶隊巡邏的鍾愷聞聲趕至嫵婉殿。鄢懋晞面容痛苦，韓王珽心急如焚地抱著她往偏殿走去。

擦肩而過，委實驚艷。

「可還疼？」

韓王珽將鄢懋晞放在坐席上，細細擦去她額上的冷汗。

「王珽……」

鄢懋晞見他伸手欲扯下她的衣領，驚得低頭緊掩領口。

他瞟了眼跟前耳紅面熱的人，自懷中掏出一樽藥粉，又以熱水潤了手帕。

「脫下。」他說。

她訕解下腰旁的衣帶，溫熱厚實的拇指隨即潛衣裡，順著鎖骨滑向左肩，驀地，半背清涼。他蹲在她面前，傾身張望她肩上的傷口，熱息順著香肩攀上玉頸。「嘶……」她倒抽一口涼氣，疼得面容扭曲，已無心想入非非。

「往後別這樣了，此等苦楚對我而言不過蟲咬，於你卻若蝕骨。」

他自顧自地言說，順勢將藥粉徐徐倒入她的傷口。白粉凌空紛揚，緩緩墜於凝脂玉肩，又悄然飄落在地，泫然欲泣，細眉相蹙。她較往日更柔弱病嬌。

「不是我。」她含淚道。

過了半月，她終肯開口為自己辯解。可又如何，他便不會再信了。

正殿愈發寂靜，似殿中人皆已退去，唯是屋外寒風瑟瑟。燈火慘淡，她側頭望著地上，竟是不敢與他對望。若連己身亦無法說服，焉能指望他人相信。

「將軍，宴會已結束，朝臣亦已歸家，現如今樊將軍及鍾將軍正守著大王。」呂山立於殿外，躬著身同殿裡的人匯報，又忽然頓道，「另外……鄢大夫道宮中危險，望將軍盡早攜少夫人遠離。」

她一聽「鄢大夫」三字，急忙握著他手腕哀道：「真的不是我。」

今日之事蹊蹺地很，他原以為鄢靈鈞進獻美人給劉鼎乃為劉弘於嬪宮安插眼線，未料諸女於宮中安分守己。他與劉鼎原預想鄢靈鈞今夜必強行要求三兩女子入宮為妃，惜一舞尚未完結，舞姬卻轉而加害於他。此次鄢靈鈞若親自下場設計，又怎會讓鄢恣晞涉險，此事著實詭異。

「當真不是我……」她見他思量良久，心灰意冷地低頭放手。「知道了。」他握著她退縮的手，起身替她將衣裳穿戴整齊。

那雙秋波婉轉的鳳眼時而澄明，時而混濁，他很想將當中的故事看清。

那日爭吵過後，蕭玟亦知此事，尋著機會同他說了幾句。她道或許她亦不知藥方所寫何物，便是稀里糊塗地替鄢靈鈞去辦了，她又說即便她一清二楚地完成了，於鄢氏一族亦是理所應當。他忽覺她與他無二般，皆左右為難者，亦曾相互取暖，本無互相刁難的道理。從前他覺著她的眼眸極美，澄明若珠，其實不然，平靜之後乃波濤暗湧，淨是不安。

「夫人從前便同鍾愷認識？何故適才匆忙一瞥，他緊盯著你不放？」他邊替她綁上警衣邊問。她搖頭，悄然牽上他的手道：「鍾將軍乃將軍下屬，王珽何不問他？」

他倒未覺掌中多了一隻手，若有所思地帶著她出了偏殿，暗忖原除了呂山對蘭澤閣起了歹念，便是鍾愷亦是好色之徒。

「王珽為何隨身攜帶藥粉？」

「習武之人受傷乃常事，夫人可是心疼為夫了？」

第十一章：煞尾

天陰雲重，風吹草顫，牛羊成群奔走。帳中男女排列，隊伍蜿蜒，自宮殿蔓延至碧草綠湖旁。不消片刻，男男女女或笑或哭地離去，隱於原野，沒入青山。

「你亦走吧。」少年扔給少女一袋銀子，轉身與同伴走出屋外。少女未離去，低頭默默跟在少年身後。「便走吧。」少年又側頭同少女說了一次，隨即摟著同伴談笑風生。「我無處可去……」少女輕聲道。「我稍後亦要離開此處，你便快些走吧！」少年不耐煩地瞪了她一眼，轉而搭上同伴的肩。

少女縮起欲踏出的腳，低著頭轉身走去，隱於原野，沒入青山。她著實未想好魂歸何處，不知徒行幾多里，只悠悠於世間闖蕩。忽地，雷奔雲譎，風狂雨急，隱忍許久的天終是隨著一聲悲鳴而洩盡心頭之恨。她無處可逃，捲縮於老樹枯藤下，任憑風吹雨打。良久，雨無止境，眼眸晃影，少年撐傘立於她的跟前。

「過幾日我便當真要離開了。」

少女緩緩起身，冰冷的雨水順著她的四肢而落，她點點頭，朝他展笑……

頸下一陣微涼，轉而溫熱。

鳳眼微睜，恰見榻前坐著身著藍衣的韓王珣，鄢恣睢便喜滋滋地掀被而起——衣襟滑下右肩。玉臂連忙掩於胸前，俯首查看，只見上衣敞開至胸脯，遂趁他轉身而火急火燎地將衣衫扯上身來。

「脫下。」

他手持藥膏轉身，二話不說地向她傾身，欲取下她遮掩於肩上的手。

「夫人不讓為夫看，莫不是合計著留給府外的野男人看？」

「當然不是了！」

「那想必夫人決意賴在韓府不走了。」

他又往榻上挪去，她逃無可逃，只得緩緩鬆開左衿。

「亦不是全然未看過。」

霎時，粉面幻至紅臉。這男人左不過看了她的頸肩，此話倒顯得他還看過其他，若讓旁人學了去，豈不白白教人笑話？近來他總是這般怪異，常趁她不為意之時扯下她的衣領，還斥責她不愛惜己身，他便只得忙中抽空替她上藥。好話皆讓他說了去，倒顯得她任性無禮了。亦不知信其不信好，他總愛胡言亂語，轉眼自身卻忘了，倒讓她翹首以盼。

「半月已過，春宴一事……」鄢恣晞俯首撥弄衣帶，佯作無意提及道，「可有何進展了？」韓王珽藉著餘光瞟了她一眼，淡然喚了聲：「恣晞。」

面面相覷，兩兩相望。她嗅著他身上的藥香，將視線落在他的唇上，他亦輕嗅她臉上的脂粉香，幽幽望著她低垂的眼眸。

「大王命鍾愷徹查此事，鍾愷道曾有宮女目睹殷樂湄與舞姬會面，這算不得甚麼，但舞姬於樊翼天嚴刑拷打下已然斃命此案算是不了了之。」

鄢恣晞不懂朝堂之事，亦不知舞姬暴斃算好還道壞，僅是得知能為鄢靈鈞洗刷罪名便可。父親為劉弘之人，她自是清楚，唯此事詭異得很。他若打算行刺殺之事，怎會於府中養著那些舞女，豈不自找麻煩？再言，他既對熾國懷有異心，派人刺殺韓府少將軍做甚，此處著實說不通。

她點頭，撞上他的鼻，小臉愈發鮮紅。

「珽兒，你父親……」蕭玟忽地開門，撞見兒子與兒媳衣衫不整地對坐於榻上，急忙笑著往殿外退去，「你與晞兒忙完正事便往思香殿一趟，記得要先辦完正事，你父親那想必不急……母親便不打擾你們了，秋香與巧倩退下……」

蘭澤閣的門一再嘩啦關上，殿外嬉笑聲陣陣。

鄢恣晞怔怔地與韓王珽對望，顧不得理衣，搶過被子便往裡鑽，愣是於春日憋了一身熱汗。韓王珽紅著臉左右顧盼，扔下藥膏便奔出蘭澤閣，對尹巧倩不懷好意的笑容全然無睹。

日暉傾瀉思香殿，書卷淺香，忠僕不動聲色地守在殿外。

韓王珽臉頰緋紅地趕至思香殿，呂山即時察覺他的異樣，卻無多言，恭恭敬敬地轉身將門拉開。

青煙旖旎，韓忠亮頭戴鷓冠，挺身坐於案前閉目養神。

「珽兒，便要入夏了。」

韓王珽木然點頭，上前於香爐中又添一匙香粉。

「雖則春宴一事未必鄢靈鈞為之，唯大王耐心漸失，對其殺心已起。樊翼天探知鄢府門客眾，部曲驟增，且不時傳出練武之聲。鍾愷認為若通報永安，皇帝必會袒護，欲殺之再報，既能連根拔起，亦可震懾那人。」

他好些日子未同父親談心，今日聽了許多。

「樊翼天認為.....鄢氏一族皆不可饒恕，便是奴僕亦該趕盡殺絕.....」

父親果真了解兒子，他還未開口，便已知他所憂為何。

赤丹隱於西山，思香殿內寂靜無聲，呂山進殿點燈，旋即退出殿外。

「父親知你與晞兒情深.....此事你若不願為之，便讓為父替你了結。」

良久，他忽狂笑之。

「兒與鄢氏女不過假義，怎會傾心於她.....何況與其聯姻本就是為了讓鄢府再無翻身之地.....父親老了，後輩之事，便讓兒親手了斷吧.....」

「也好，今日二十.....近來你便多陪陪她。」

韓王珣長歎氣，笑著出了思香殿，呂山扶著他，卻轉手被他推開。他欲同呂山共享鄢氏將死之事，惜不知從何言說，亦不知喜從何來，遂拍拍他的肩笑著離去。

他已許久未曾如此歡喜，便一路笑著回了蘭澤閣，繼而沉著臉入了殿。

鄢晞見他歸來，急忙放下手中的繡品相迎，似覺他心緒欠佳，故朝他溫婉一笑。他便是最討厭她的笑容，遂徑直走至案邊而坐，粗指捏著一針一結的駿馬，轉而將其扔在案上。她疊手隨他走至榻邊，欲伸手替他寬衣，粗壯的臂膀卻將玉手擋下。

「王珣可是我做錯甚麼了？」

她真真麻煩，便是稍微委屈亦受不得，總是這般惺惺作態。

「無。」

他躺進牆角，不再言語，合眼而眠。

往日他總讓她睡在牆角，今日卻將她趕至榻邊，雖有不解，她卻熄燈照辦。「王珣，我定會改。」她望著他柔聲道，他不吭聲，她便卷著被子轉向榻外。

她終於不再對著他了，他心頭鬆了不少。

他很是不明白活著為何，雖受萬千敬仰，卻形同傀儡。好些年前他的君王苦苦哀求他將她娶進門，要他助他更上一層樓，他雖不願，亦遵旨做了。男女老少皆同他道將她棄之不顧即可，偶然他們又厲聲訓斥他，讓他切勿為其失了分寸，然無人告知他倘若淪陷又該如何。

他不是他，她亦不是她，他們皆是任人擺佈的權勢奴僕。

父親亦真真可笑，竟讓他於僅剩的日子裡對她多加照顧。不知何故，許是欲以此讓她無知死去，抑或出自上位者少有的憐憫。他不會如斯愚笨與殘忍，他會於剩下的時光裡讓她恨他，如此便可讓她心甘情願地走上斷頭台。

「王珧……」

驀地，從不背向榻外而眠的她翻身了，月光依依，容顏姣好。

原他乃最為十惡不赦之人，心中藏著一人，卻仍對她動了心。若他於察覺之時便憤然離去，今日便不會這般艱辛，故一切皆因他而起。

窗外隆隆，幽光漸微，俄頃，雨驟風急，今春首雨。

「王珧……」

她抖了抖身子，夢中啾囔。

「宓晞……」

他全然不顧地將她摟在懷中，以粗厚的手替她將隆隆雷聲阻擋。

今夜他定是瘋了，屋外的暴雨宛若他心中的狂雪，唯他抱的不是鄢宓晞，是韓王珧。人於溺水之時自是這般六神無主，觸手可得之物皆為救命繩索，倘若抱錯，必將急速沉溺。

煞尾一次，往後不復再有。

第十二章：鵝鵝

「姑娘，你已忙活了好些日，便歇息片刻可好？」

「可問過老夫人今日有何打算？」

「婢子問過秋香姑姑好幾次，亦問過呂山與其他侍女，唯無人知今日如何。」

「那我亦要及時將禮送出。」

尹巧倩捧著一籃子繡線出了殿門，氣急敗壞地踹了一腳老樹，蟬鳥紛飛，喪氣至極。

亦不自何時起，韓王珣對鄢宓晞又似新婚那般冷漠，甚至連二十亦不留宿蘭澤閣，偶然兩人相隔大半月方共用晚膳。唯用膳便是用膳，韓王珣從不同鄢宓晞說話，她若問他話，他便隨意答之，絕不自口中吐出五字以上。鄢宓晞料想必是朝堂之事引他不快，故不多問，僅自顧自地同他談天說地。

實則不止韓王珣，韓府上下除了韓忠亮一人之外，便無人給鄢宓晞好臉色看。蕭玟與秋香稍勝，卻亦總藉故閉門謝客。前日鄢宓晞拉著尹巧倩跪於寧德殿近兩個時辰，她請求秋香將尹巧倩收為義女，秋香為難，卻亦終得了蕭玟的首肯。

蒼穹速變，時移世易，紅塵蛻變恍若白駒過隙，又若大廈忽傾。愈是心無掛礙之人，便愈發無懼時光轉瞬，因無所求，自無所憂。

鄢宓晞便是如此，無憂地過了春，無慮地迎來夏。

「夫人。」

門前忽立一人，白袍便衣，翩翩公子韓王珣。

她見他來，便放下手中的繡作，款款走至他跟前。他同她說上回還未逛完集市，今日趁著生辰，欲邀她同行。她笑著點頭，喚來巧倩替她更衣，滿心歡喜地換上他贈的水粉，胭脂，石黛，唇脂，耳墜，髮簪……

銅鏡朦朧，依稀可見鏡中佳人低眸含羞。

「王珣。」

他轉身，「蘭澤閣」牌匾下立著一位銀妝素裹的麗人。他生性寡淡，不喜繁雜，故贈她之物皆款式素雅，他一眼便認得出。她的美驚為天人，無人不為之讚歎。

他望著她失了魂，還道聽了尹巧倩的嬉鬧聲方覺失態，遂急忙上前牽緊她。尹巧倩同他們招手，囑咐他們晚歸，她便回眸同她道今日臨睡方食米糕。

「我們今日去何處？」

鄢宓晞依著韓王珧的臂膀問。他轉眼思忖，緩道懋城北面繁花似海，極其美艷，她連連點頭。前些日尹巧倩方同她提及城北郊外有一田野，春夏兩季便是漫山遍野的各色山花，她初至憐國之時曾隨鄢靈鈞出行，美景依舊歷歷在目。

初入夏，倒不若預想中悶熱，山間仍有幾縷清風。走下陡坡，花海映入眼簾。鄢宓晞興致勃勃地衝進花海，紅，粉，白，黃，藍……各色小花盡情將她包圍。韓王珧跟在她身後緩步走進花海，隨手折下一枝粉花給她。花高及腰，她接過粉花隨即蹲下，悄然化花而失，他急忙撥開花叢追尋。

許久，他依舊尋不到她，焦急地喊道：「宓晞，你再不現身，我便生氣了。」話音落，他隨即覺得後背溫熱，聞她一聲「王珧」而轉身。

未見人，先睹繁花。

「王珧，我在這兒！」鄢宓晞嬉皮笑臉地將花束自韓王珧眼前移開，忽地朝他吐舌搖頭。笑靨如花，秋波婉轉，他笑著捏了捏她的鼻子，牽著她於花海狂奔。衣袂掠花，微風祥和，他轉身望著她往後退去，後退亦前進。鮮花靚麗，亦無法與之爭輝，今日他便只想如此同她對望。

「王珧……」出了花海，鄢宓晞氣喘吁吁地杵在坡口，上氣不接下氣道，「我累了……」韓王珧點點頭，隨即放慢腳步，牽著她又攀上山坡，越過樹林，於原野停下。

日光盈盈，溪水涓涓，耳邊鳥歌婉轉。此地無花，僅原野一片，她卻依舊歡喜得很。他牽著她蹲下，繼而於溪邊捧水而飲。她欲彎腰，他立即為她捧來清水，她笑著低頭飲水，他忽地將水灑向她。

鄢宓晞便知韓王珧性子壞，遂亦揚水襲之。

「宓晞，別鬧了……」溪水不慎入眼，他一手握著她的手腕，一手則忙著揉眼，「我編花環給你可好？」

她聞言立即端坐，乖巧地將花束遞至他面前。

他又是揉捏她的鼻子，轉而靠在溪旁的大石上替她編織花冠。細嫩的綠莖於黝黑粗指間尤為脆弱，指腹微微一曲，莖折而花顛。他邊哼著歌，邊搖頭晃腦地編織花環，她看得累了，不自覺伏在他膝上入眠。他伸手撐著她的後背，緩緩將膝放下，轉而稱心如意地編起花環。

日光徐徐西斜，金光亦隨之西下，好似與原野僅一樹之隔。橙芒爛漫，腿上的人好似夢中情人，他舉起花環為她擋光，繼而抬腿俯首。玉面桃花近在咫尺，他險些觸及，她卻睜眼，隨之起身搶他手中的花冠。

「王珧本就為我而編製，何故不給我？」

她見他高舉花冠，急得噁嘴跺地，嘮叨著他的壞話。他首次見她如斯潑辣，心生愉悅，遂踮腳又將花環遞至半空。她望了他一眼，意興闌珊地靠在大石上，不同他爭搶。

「這便給你。」

他蹲在她面前，輕輕地將花環套於她的頭上，她便又樂呵呵地笑了。

日暮，她戴著他編的花環沐浴橙光，倩影娉婷裊娜，她雙手扶著花環驀然回首，鳳眼生花。恍惚間，他以為是她歸來。

她見他失了笑容，驚慌失措欲將花環取下，「宓晞戴著好看」，他急忙摀著她的手道。

日落既賞，便無不賞月之道理。

韓王珧牽著鄢宓晞下了山，兩人乘著墨藍行至集市覓食。他帶著她來到往日常同鍾愷慶功消遣的「豐景樓」，於低層靠窗之桌落坐。東家見韓少將軍難得光顧，為他安排了膾魚、羊胃脯及烤羊等五道上菜，還特意命夥計於酒窖取出上好蒲陶酒。

鄢宓晞撐著頭用膳，眼神不斷往窗外張燈結彩的街道望去。韓王珧見她似乎喜食烤羊，便於羊腿表層撒上椒粉，再將其片片割下，逐一夾至她碗中。「王珧，檯上之人為何而聚呢？」她夾了塊烤肉放於口中，依舊撐頭望著人來人往的街道。他亦扭頭張望，轉而笑道：「他們在做遊戲，若無法完成，則有懲罰。」她點點頭，緩緩放下筷子，全神貫注地望著那群人，忽地，眾人鼓掌，她便也傻呼呼地拍手。他見她望眼欲穿，便付了費用，帶她擠進人群。

夥計眼尖，見難得來了一雙璧人，便連忙將鄢宓晞與韓王珧請上檯。夥計遞給鄢宓晞一盒標著序號的竹籤，讓她隨意擇之。「我來吧。」韓王珧見她躊躇，便接下遊戲，隨意選了一枝籤。夥計高舉籤，同眾人宣布他適才抽中了「十數為詩」。看客拍手高呼，隨即齊聲喊「一」，繼而拍手，又異口同聲道「二」。

「華燈盈盈玉面佳」韓王珧艱難地吐出一句，眾人卻已數至三，他轉而咬唇道，「白衣男女」他愈發焦急，鄢宓晞卻愈發開心，故而幸災樂禍地晃著他的手。十數已完，他果真輸了遊戲，只得抽一懲罰。他本是武將，不熟詩書倒亦正常，絕不丟了她的臉面。

「三！」

夥計高舉標著「叁」的竹籤，檯下民眾隨即高呼支持，韓王珽隨之為難地低下頭。

「『叁』為何意？」

鄢宓晞見他低眸，遂以拇指揉了揉他的手背。他朝她身後的木板噉嘴，她隨即轉身查探，「擁吻同行者」五字隨即赤裸裸地闖進她的視線，再往下看亦是「相擁同行者」等不堪入目把戲。她惶恐地環視檯下，此時方發現檯下看客亦是男女成對，原這竟是給男女調情之地……

驀地，鄢宓晞雙頰微溫，黑影覆之，隨後唇上溫潤。她半臉讓韓王珽遮了去，驚恐地盯著遠方的華燈，霎時，萬紫千紅皆化為泡影。她還未緩神，他又於她左臉輕啄。

「宓晞可還想玩？」

他於她耳邊低語，她愣了愣，隨即搖頭，左臉又是觸及他的唇。

「公子不厚道，怎能佔姑娘便宜，吻了人的唇，又吻臉呢？」

老闆笑言，檯下諸位哄然大笑，他亦得意洋洋地笑著，轉而牽著她的手跑下檯去。

吵鬧聲漸疏，無人街道懸掛著幾盞燈，月影嬌俏，蟲鳴亦為之讚歎。

韓王珽牽著鄢宓晞於道上漫步，他不講話，她亦不吱聲，便是這般心靈相通地寂靜寡言。今日好似夢一場，何其暢快，何其明朗。可惜他們皆是豪門士族，生而為家族與權貴奮鬥，終將魂歸現實，何其難過，何其悲哀。他意圖自鄢氏誘餌身上尋得一絲慰藉，她試圖從韓氏獵者處尋覓短暫的救贖，顯然，皆錯了。

「今日乃將軍的生辰，可我還未備好賀禮。」走至韓府門前時，她拉著他止步，似有惋惜自責地同他道。他笑著搖頭，又牽著她走向蘭澤閣，於池前止步：「今日便是二十年來最美好的賀禮。」她溫婉而笑，自頭上取下花冠，將其遞還給他。他搖頭，又將花環戴在她的頭上，催促她該回房歇息。她向來聽話，遂緩緩穿過蛙鳴陣陣的池塘。忽地，她於對岸停下，隔著一池之遙，轉身問他：

「若我非鄢氏之女，將軍可會歡喜些？」

「或許……無關。」

俄頃，他答道，隨即馱著右手離去。

夜深往後便是天明，日光一旦劃破天際，便無權做夢。若註定須殘忍地清醒，又何必感恩戴德地醉生夢死。

她望著他離去，直至白袍為漆黑吞滅。

她深吸一口氣，笑著回了房，緩緩於案前坐下，又拾繡品忙活。一針一結，一穿一心，那是她原為他準備的生辰賀禮。她繡工好，唯是不知如何為此作了結，便拆拆縫縫好些回。燈火渺渺，她忽有想法，遂心滿意足地低頭縫製。

尹巧倩喜食米糕，幾乎日日食之，她今早便特意命人製了一份，並親手於糕點中灑了迷藥。想來她不會半夜醒來，直至天亮之前亦無人能打擾她繡畫，由夜至晝若轉瞬，但無妨，今夜蘭澤閣內僅她一人。

燈火可憐，未曾歇過，滾燙的紅白淚止不住地滾落，悠悠掛於臺上，抑或葬身地底。天微亮，百鳥爭鳴，她手握剪子斷了最後一結，淚落，悄然沾濕烏黑的「珽」字。

玉指輕觸涼耳，耳墜落；柔荑輕握束髮，象牙簪下。

再是美艷的嬌花亦敵不過光陰之殘酷，僅半日，那明艷動人的花環便已枯萎，頹喪地落了妝。

她理了理衣襟，沉靜地跪坐於案前，坦然等待他給她準備的死亡贈禮。

蘭澤門開，日光乍洩，她猛然閉眼，又緩緩睜眼。來者眾，她起身走至那人的面前，同他道：

「便走吧。」

第十三章：鄢氏

萬里無雲的懋城，猛烈的陽光直射大地，綠枝努力地以油面回饋。薄翼高揚，掀起縷縷幽風，紅眼青身俯於粗幹，日光傾斜，悲鳴震耳。

脫簪素衣之佳人安坐於案前，耳聞屋外軍馬浩蕩而笑。

猛然，殿門開啟，房內敞亮。

「少夫人，令尊未得大王允許而贍養部曲近百，還請夫人隨屬下入宮說明。」

玉指輕捧花環，將其輕輕壓於連夜趕製的繡品之上。鳳眼緩緩抬起，與手握刀劍的少年將軍對視。

鄢宓晞疊手款至門前，朝少年笑道：「鍾愷，是你便好。」鍾愷微怔，隨即朝門外躬身作邀之勢。鄢宓晞回眸望了眼案上逝去的繁花，莞爾道：「便走吧。」

她淺淺踏上木橋，隨行張望紅錦綠荷的池塘，緩緩走出蘭澤閣，繼而跨出韓門。她當日如何端莊進了韓府，今日便那般大方出了韓家。回眸凝視高高懸掛的「韓將軍府」匾額，她溫婉而笑，欲轉身鑽進轎子，鍾愷忽道：「夫人好似我的一個故人。」她眨眨眼，隨後站直身看向他，柔聲問著：「我亦有許多故人，惜皆已死去，鍾將軍可曾認識？」他聞言不語，又躬身請君入甕，她便笑著入了轎。

往日抬轎之人皆下等奴僕，今日鄢宓晞卻坐上將士所抬之轎，身後還跟著二十多名的持刀士兵，可謂威風凜凜。轎子搖搖晃晃，出了霖霜門，繼而轉入熾春門。行人匆匆，唯無阻眾人回首張望，真真羨煞旁人。

鄢宓晞拉上轎門，安坐於轎中小歇，約莫一個時辰後，轎子落地。

「夫人有請。」

鍾愷於轎外輕喚，鄢宓晞便緩緩走出。轎前荒涼，僅「婉日大牢」一座。她轉身同他俯首屈膝，他亦急忙朝她抱拳行禮。她未再言，孤身走向深不見底的牢獄。

鍾愷持刀眺望麗人倩影，隨即搖頭否認，卻不得不欽佩貴女寵辱不驚。厚掌高揚，士兵又將空轎抬走，他翻身上馬，雄赳赳地往韓府趕去。

「父親！」

鄢宓晞隔著木欄緊握鄢靈鈞乾枯的手，許久未見，華髮叢生，他老了許多。鄢靈鈞不作聲，僅是笑著

拍了拍女兒的手，不停地點頭。獄卒一聲呵斥，鄢宓晞只得依依不捨地放開鄢靈鈞，輕步往前走去。除卻鄢宓晞與鄢靈鈞獨佔兩籠，牢中一籠關押十名鄢府奴僕，約莫塞滿了九籠，唯獄中寂靜得很。無人叫囂，亦無有哭喊，彷彿眾人早知會有而今一日。

獄卒奮力一推，鄢宓晞絆了一腳，跌進了牢中最裡側的獄籠，目睹鐵繩將木欄緊繞。她貼著牆捲縮於門旁，抱膝而睡，於夢中，又見少年將軍。

黃昏又曰日夕，乃天昏未暗之意，彼時天地混沌，魑魅魍魎漸浮上人間作惡。及至人定，長夜漫漫，思緒狂暴，妖魔鬼怪便伺機茹毛飲血。未知天地鬼神安於何處，常道人心最為光陸離奇，往往，己意最難探清。是故老者常言人心叵測，欲知曉己慾遠較細知彼思難能可貴，又道弗知己僅知彼，實為荒唐至極。

「嘩」，蘭澤閣門開，白襪黑裳摩地，幽若山澗。

韓王珣整日未曾離開睿君閣，今早便是隔牆耳聞軍馬將韓府踐踏，而後鍾愷回府同他稟告事已成，他亦未出門，僅遣呂山代他送客。適才蕭玟攜秋香至睿君閣探望他，婉言命中如斯，無需掛心，他笑著點頭，片刻後送她們回了寧德殿。他欲返回睿君閣，卻順著寧德殿繞至蘭澤閣。

鬼迷心竅，陰差陽錯，鬼使神差。

他坐於她往日常坐的案前，試著自此望向門外，想象著她以往日日於此待他歸來的心思。乾枯頹靡之味潛入鼻中，他緩緩低頭俯視案上全無生命的花環，將其捧於手中把玩。

忽地，門前人影閃動，他連忙昂首張望，驚覺屋內亮堂。

「將軍……」

「巧倩……」

尹巧倩捧著一籃繡線朝他屈膝拜見，欲離去又回首，進殿將手中竹籃放置案上。「將軍請寬心，姑娘昨早已將賣身契還我，前些日秋香亦已收我為義女……我已不是鄢家人了。」她望了眼他手中的花環，緩道，語畢，躬身退出殿外。

燭淚滴落，殿中無人，僅他與尚留她氣息的花環。

恍神間，他憶起十日前他與父親於思香殿會面。父親道熾王已命樊翼天調配懋城守軍，並讓鍾愷帶人埋伏於鄢府周遭，一旦鄢府有部曲出入，便挑起爭鬥，伺機入府搜查。如此便可名正言順地探清鄢府底細，亦可尋得藉口將鄢靈鈞拿下，可謂天衣無縫。他點頭，俄頃問道是否鄢府之人皆無活路。過了一個春，他終將此話問出口，父親望著他頷首，毫無寬慰。忽地，門外似有異聲，他急忙開門張望，未見人影，僅珍珠一隻。他將牠抱起，笑著逗弄牠，那丫頭非但不理他，反掙扎著往院外跑去。

花環跌落，乾枯的花瓣於他腳邊四散，昨日良辰美景霎時湧至眼前。花海中的一嫖一笑，原野上的枕膝而睡，華燈下的擁吻.....

臨了，她問：「若我非鄢氏之女，將軍可會歡喜些？」他答：「或許.....無關。」

青筋裸露的右手緩緩緊握案上的白玉耳墜與象牙髮簪，良久，顛顛巍巍地掀開那幅繡品——威勢赫赫的將軍身騎棕馬，手握長矛，千軍萬馬相隨，唯一「珽」字藏於右下角。

上月她興致勃勃地畫了兩幅稿圖給他，一為駿馬成群於青山綠水前肆意奔馳，一為英姿颯爽的將軍驅馬而行。他於琳琅滿目的珍饈前坐下，隨意指了駿馬奔馳，繼而無言進食。她將畫收起，亦拾起碗筷用膳，笑著答應他於下月生辰前繡製完成。他隨口應了一聲，扒了幾口飯便離去，與往日那般無情。

原她事事皆知，懵懂無知的是他。

她從不同他置氣，萬般包容他的莫名冷漠，即便知他欲負她，卻依舊毫無怨言地接受。她為他備了禮，替婢女尋了落腳處，還陪他演了一日的恩愛夫妻。畢恭畢敬，細心入微，顧全大局.....然，從未為己身留下退路。

左心房忽揪，右手捶胸，象牙簪隨之刺骨，熱淚泫然落於早已斑駁的「珽」字。

第十四章：有志者事竟成

金絲蜿蜒，於黑袍之上闌珊攀爬，寬胸直挺，金龍若隱若現。白嫩纖指撐於鬢邊，雙龍捧玉髮冠隨著搖晃而熠熠生輝。

「大王，臣認為應當命人通報陛下較為妥當。」

「徐大夫此言荒唐！永安若知鄢氏入獄，定然下旨營救，豈非前功盡棄！」

金武殿廣大，殿中杵有官吏三十，丞相與御史大夫為鄢氏一族之去留而爭吵的聲響傳至殿外。

劉鼎扶額長歎氣，著實不知如何處置鄢氏一族。他原已與朝臣商定先斬後奏，臨行，老臣忽地畏懼，異見驟起。鄢靈鈞入獄已然五日，若再拖下去，只怕消息走漏，劉弘藉此發難，燻國危矣。

「韓少將軍，你意下如何？」

「臣無異議。」

韓王珧起身朝劉鼎躬身，隨即跪坐列內，丞相與御史大夫隨即粗聲爭論。

劉鼎頭疼不已，擺手讓內侍奉上新茶。韓王珧自鄢氏一族入獄，便整日冷著一張臉，他還道韓少將軍對鄢氏女果真動了真情，因而心有不悅。唯此事自謀劃到鄢氏入獄，他皆傾力參與，未曾藉故推脫，亦不曾透露於旁人。他們雖為友十多載，卻愈發看不清彼此了。

「大王，欲成大事者，絕不可心慈……」樊翼天出列，望了眼神情淡然的韓王珧，轉而同劉鼎道，「該絞殺。」

韓王珧雙眸忽閃，怒視樊翼天。

「該，即刻絞殺。」樊翼天望著韓王珧緩道。

兩虎相視良久，殿中無人敢虛張聲勢。

韓樊兩家交惡多年，朝中無人不曉，便是劉鼎亦心知肚明。樊翼天善察人意，時常順著劉鼎之意而言，而韓忠良父子則直抒胸臆，從不妄言。劉鼎雖喜樊氏之言，卻亦知忠言逆耳，且韓府向來忠心耿耿，故大多聽信韓氏之言。

「大王！」

「不可！」

韓子今日妄言矣。

韓忠亮見韓王珧欲起身，驚慌失措地將其按在原坐，緊握他的手。樊翼天誠懇地朝劉鼎一拜，轉而得意洋洋地向韓王珧挑眉微笑。

「那便明日吧。」

劉鼎拂袖起身，方走了兩步，遂又眯眼回望韓王珧。黑眸幽深，撲所迷離，安能辨是非。他若有所思地點頭，隨即冷哼一聲走進內殿。

君離，臣散，內侍輕腳步入金武殿，不慌不忙地將坐墊及茶水撤下。

韓王珧出了殿，便受了韓忠亮一掌，硬朗的左臉隨即留下五指粉印。他朝父親躬身賠禮，父親卻不領情，與熾王那般揮袖而去。

「樊某不知究竟少將軍對大熾有了二心，還道鄢氏女果真那般美艷動人。」樊翼天於一旁觀望良久，目睹了韓氏父子於金武殿前決裂，遂上前恭賀韓王珧。「樊翼天，莫為了讓韓府難堪而做錯了決定。」韓王珧摸了摸火辣的左臉，徑直離去。

初夏將過，往後只會愈發侷促不安，日光猛烈亦未必是好事，世間萬物若與「極」字相沾，必為負意。等待時日過去總若這般艱難，即便一刻，亦久如一日。

思香殿大門敞著，韓王珧合眼坐於正殿案前。輕煙飄散，金燦燦的暖光自東西斜，繼而散於無垠。出了熾宮後，他便未曾飲食，只閉目養神。他在等，自前日便已靜心等待。

「將軍！宮中傳出消息，永安欲保鄢氏一族！」

夜幕低垂，他終是等到了。

呂山趴在門前喘氣如牛，隱約瞧見韓王珧嘴角泛笑，便又陰著臉進了思香殿。

「唯大王.....秘宣你入宮覲見。」

殿內無光，僅青銅金器倒著窗外微光，昏暗中，呂山耳聞韓王珧一聲長歎氣。

他吩咐呂山不得將此事告知韓忠亮及蕭玟，獨自騎馬奔向熾宮。快馬加鞭，黑影於懋城中穿梭，片刻，他行至宮門。內侍牽過他的馬，掌燈侍女引著他走向慶安殿。熾宮初建之時分為前庭後宮，慶安殿位於前庭最後一扇門前，乃劉鼎的宮室。現下天色昏暗，宮中守衛正於後宮巡視，他若就此斃命，恐怕亦無人知曉。

「少將軍請。」

侍女拉開慶安殿門，握著燈柄同韓王珽俯身，隨即無聲退下。

韓王珽入了殿，轉身將門帶上。正殿中無人，他便跪於龍騰案前，朝龍騰拜道：「臣韓王珽請大王安。」

殿中紗幔皆下，燭晃紗飄，白裳款款，黑影將他籠罩。

他緩緩疊手起身，腰還未挺直，劉鼎於他右臉甩了一掌。白裳垂地，繼而扭曲，劉鼎蹲下拽著他的衣領道：「你竟為了鄢氏女出賣本王！」他咧了咧掛著血絲的嘴角，抬眸道：「臣乃為了大嬾。」

劉鼎怒而將韓王珽自地上拽起，怒髮衝冠吼道：「劉弘下詔，稱巫味有所異動，他憂及大嬾安危，遂密命鄢靈鈞廣養部曲！天下怎有如此厚顏無恥之人，當真可笑哉！本王如今唯三個選擇。其一，讓鄢靈鈞官復原職。其二，永安遣人入嬾斷案。其三，將鄢氏一族送回永安審問。僅此三個選擇！你倒教本王，何者可為大嬾謀福！」

氣盛至極，劉鼎將韓王珽摔在地上，韓王珽隨即俯首跪地，婉轉吐出「一」字。

劉鼎匪夷所思地望著韓王珽的後腦，茫然將他的臉抬起，細細打量眼前這張看了十多年的臉。「劉弘定不止安排鄢靈鈞一人潛於大嬾，唯鄢靈鈞乃吾等唯一可知者，何不自此人身上探得更多消息……」韓王珽雙手撐地，瞟著劉鼎的白衣緩道，「臣認為可遊說其降於大嬾，為大王所用。」

劉鼎聞言狂笑不止，伸手拍了拍韓王珽的左臉，良久，他喚來鍾愷。莫論鄢家乃永安豪門士族，便是鄢靈鈞亦為劉弘披肝瀝膽近四十載，區區嬾國將軍竟妄言可打動鄢氏為大嬾鞠躬盡瘁，簡直莫大笑話。

「打。」

鍾愷握緊手中若腕粗的木棍，緩步至韓王珽身旁，繼而甩棍於其後背。劉鼎背著雙手坐於龍騰案前，口品溫茶馨香，耳聞棍落肉軀。韓王珽合目握拳，悶聲承下鍾愷的棍毆，後背愈發疼痛，心中卻難得的暢快。

三刻，棍裂。

「王珽，本王便給你半年時間，你若無法說服鄢氏降嬾，本王便以你陪鄢氏一族下葬！」劉鼎步步逼近滿頭冷汗的韓王珽，捏著他的下巴笑道，「本王倒要看看究竟是你情深，還是鄢靈鈞義重！」

劉鼎拍了拍韓王珽的臉頰，隨即沉著臉轉進後殿，鍾愷見狀，立即放下手中的棍子，火急火燎地攙扶

韓王珽離開慶安殿。

原日日相望之人亦可知面不知心，總似這般掛心過去之人，只該於回憶中死去。偶然回望，忽驚物是人非，故永懷初心之人常歇斯底里地追問歲月為何。漸行漸遠漸別離，今夜之劉鼎，君王氣成。

還未走下石階，韓王珽倏忽撐著紅柱停步，隨之口吐鮮血倒地。

嫣紅緩緩自黑朝服淌出，映著月色明亮，終將嬾宮玷污。

第十五章：黃衣女

秋日雖給人凋敝之感，唯天高氣清，倒有許多事可為之。攀山賞月，下海捕魚，田中收成……抑或行軍打戰。

戰亂歷經半年，總算熬至盡頭，士兵逐漸鬆懈起來，少年心想情有可原，便拍了拍將士的臂膀以示鼓勵。他年紀善輕，此行隨兄長出征亦為吸取經驗，好在素日熟讀兵書，這半年總算未有何閃失，將士亦願追隨他。

「平日你便是如此躲過守衛的追查？」

少年方入帳，便瞧見座椅後蹲著一人。

少女聞言惶恐，扭頭一看，見來者少年，便鬆了一口氣。少年瞧著她身旁的石板及爐火，若有所思地回望案上的餅，遂起身捧起碟子細看。她鬧著要他試餅，他搖頭拒絕，她便拾起一塊餅至他的嘴邊，還不斷張著口哄騙他吃。「鹹。」他咬了一口，嫌棄道。她半信半疑地咬了一口餅，未覺有何不妥，噘嘴念叨他整日忽悠她。

「將軍！」

帳外傳來幾聲「將軍」，帳內兩人驚慌。少年匆忙將少女手中餅置於案上，猛地打開屏風，拉著她便往榻上躺去，繼而以棉被將她蓋住。

「將軍，多位將士道近來似見有一身著黃衣的女子於營帳周遭遊蕩。」

「許是哪家姑娘走失了，應當無礙……我累了，你便先下去。」

棉被悶得少女喘不過氣，故艱難地於被中挪動，她方尋得出口喘氣，卻又被少年按進被中。來人見少年臉頰紅彤，還道他不適，欲替他喚來醫師。

「不必！我……我便是累了，歇息片刻便好……」

「將軍……嘿嘿……莫不是那姑娘正躺在你懷裡？」

「荒謬！汝欲繞林環跑之？」

來人聞言，急忙揮手退出，未了，又於帳前張望一番方匆忙離去。

少年無奈歎息，扯下被子欲責罵少女，卻見懷中小臉粉紅。她許久未睡得如此安穩，他捨不得將她喚醒，便只得忍氣作罷。他欲起，手臂卻為她枕靠，抽之不果，他勉為其難地陪她賴在榻上。他倒想如

她那般安然入睡，奈何血氣方剛，初次摟著女子躺於榻上，難免春心蕩漾.....嗚呼！枉為人矣！

一掌之隔，他便如此望著她良久，貪婪地感受她的淺淺氣息。

帳外傳來士兵的練武聲.....呂山的拉門聲。

「少將軍，少夫人已回府。」

韓王珣猛然自思香殿的案上起來，閉眼拍了拍昏昏沉沉的腦袋。

「我命你遞給蘭澤閣的信件，可已辦妥？」

呂山點頭，上前替他揉了揉腦袋，他知道他定是又夢見了那魂牽夢縈的黃衣姑娘。俄頃，他試探地問他要否至蘭澤閣一趟，他搖頭，轉而拎起案上的兵書看了起來。

日落，天色蒼茫，他終是忍不住地去了蘭澤閣。

門開，鄢恣晞放下手中的紙，起身朝韓王珣躬身。好似夢魘一場，他們再次相敬如賓。

劉鼎迫於劉弘的壓力與他的承諾，終答應釋放鄢氏一族，唯心有不憤，遂又將鄢氏等人於牢中多關了六日。前後十一日，未及半月，他卻覺得她清瘦了許多，神色似乎極其疲憊。牢裡陰冷潮濕，不知她可因此病了，還道許久不見人，她比往日拘束了許多。

「既已看過，便畫押回鄢府吧。」

鄢恣晞思量一番，緩緩拾起案上蓋了韓府紅章的白紙，驀地，將其撕得零碎。韓王珣往前挪了幾步，同她坦言與鄢氏聯姻便是為了打擊鄢府，這次亦是他與樊翼天聯手將她送進牢獄，故和離乃他能給她的僅有補償。

鄢恣晞碎碎往前行了幾步，望著他的臂膀道：「將軍因何而傷？」韓王珣連忙四處盼望，隨之歎氣：「呂山同你說些甚麼了？」

她搖頭，說是適才他進來便已一身藥味，只怕傻子亦知他受了傷。他聽罷，舒心一歎，忽又道：「你知我心中.....」胸膛驟暖，腰間若蛇攀之，他還未說完，她便奔向他的懷中，摟著他不放。「我知道.....便一刻，我便只抱一刻，稍後便還她。」她呢喃。

溫婉許是源自極力的克制，她素日瞧著柔弱，原於情愛中亦膽大妄為。他又憶起春雨那夜他失態地將熟睡的她抱在懷中，整夜亦未曾放開，便是如此同她相擁而睡。雖不願承認，但他確切地對她動了心，他時常想摟她，抱她，吻她他想與她去看往日同那女子看過的草木。

「王珣」她喚他，如那女子般含情脈脈。

他俯首輕輕地護住她，欲抱又止，一鼓作氣，猛地將她攬緊。近來他總頭疼，夢見那女子的次數愈發多，偶然亦會夢見她，又或他於她們之間周旋。夜裡他同自己道不可負那女子，睜眼之時他卻情不自禁地靠近她，他逐漸分不清她與她。

「一刻到了。」

「再一刻，便再一刻……」

「嘶……」

韓王珧猛然一抽，鄢宓晞急忙鬆手，扶著他於榻上坐下。她慌慌張張地讓尹巧倩取來藥物，隨即脫下他的上衣，心急如焚地同他上藥。他笑她不知羞，她卻說上次他亦是這般替她上藥，如今不過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身。

「宓晞，你可曾與男人同床而眠麼？」

鄢宓晞聽罷，先是一驚，轉而為怒，奮力替韓王珧背上的布條打上結，惹得他叫苦連天。「我怎會隨意同男人同床……我不想同你說話了！」她替他穿好外衣，氣鼓鼓地捧著藥膏走出殿外，許久不歸。

他訕訕地躺在她的榻上回想——

帳外練武聲繁雜，少女自夢中驚醒，抬眸望見少年的臉近在咫尺，粉嫩的臉隨即嬌豔欲滴。他心中不安，深怕她誤以為他是浪蕩公子，遂故作鎮定地望著她。

「他們為何欺辱你？」

「因為……我與他們不同。」

「何處不同？」

「長得不同，我的體型模樣，都與他們不同，尤其這雙烏色眼眸。」

「我覺得你如此便很是俊俏，不必理會……」

少年忽覺失言，急忙抽手起身，滿臉通紅地背對著她。少女的頭猛地磕在堅硬的木榻，還道自己惹他氣惱了，亦慌張地起身站在他身後。

「可是我做錯甚麼了……」

「無！」

第十六章：先來後到

鄢宓晞自牢獄回了韓府後，於蘭澤閣歇息了三兩日，將牢中無眠困倦的時光皆補了回來——這些日除了用膳及方便，她便未曾下過床。

尹巧倩總趁她醒著之時喚她檢閱賬本，說是她不在這大半月可將秋香累壞了。往日她未入韓府時，府中事務皆由蕭玟及秋香打點，蕭玟於半年前趁病將掌家權分給她，故她入獄這段時日秋香累得苦不堪言。

韓王珣倒是縱著她，雖不日日至蘭澤閣，卻亦總遣侍女帶話來，便是監督她有否準時加餐。呂山偶爾亦來，唯放下藥膳或飾物便離開，她留他飲茶，他嚇得扭頭就跑。她問尹巧倩何故呂山膽戰心驚，尹巧倩亦是望著他的背影搖頭，只道不知。

「姑娘，著實該起了，今日老夫人可約了你一同用早膳。」

「母親！」

鄢宓晞扯下被子，披頭散髮地坐於榻上，眼波流轉，憶起昨日秋香特意至蘭澤閣傳話。她連忙起身穿好鞋襪，急匆匆地於梳妝台前坐下。尹巧倩搖搖頭，捧著一襲水藍曲裾立在一旁，她朝她訕笑，隨即起身換上衣物。

「姑娘，答應我一事可好？」尹巧倩望著鏡中粉面桃花的人道，「往後不論如何，莫再拋下我。」

鄢宓晞緩緩放下手中的步搖，對著銅鏡依稀可見的臉龐點頭。她歸府之時，尹巧倩抱著她嚎啕大哭許久，口中含糊責罵她自私，竟將所有事藏於心中。她當日只想著少一人受罪，倒未顧及尹巧倩醒後得知她入獄的感受。人總是這般自以為是，亦若此般有口難言，即便知其欲為卿赴湯蹈火，唯倘若尚有真心半顆，又怎能慷慨接受君為卿死。

「姑娘，巧倩父母已逝，此世間僅姑娘一人親厚，若獨留我於世，必是莫大的懲處。」尹巧倩握著篋子跪在鄢宓晞身旁，與鏡中之人相望。鄢宓晞惆悵，歎息點頭，轉身握著她的手承諾。尹巧倩父母往年隨鄢宓晞赴迢西郡服侍，三人離別良久，自鄢宓晞歸燻國方團聚，唯兩老於鄢宓晞嫁入韓府前半年病逝，故尹巧倩現下亦是無親無故。鄢宓晞雖不曾經歷親人離世，卻亦能料想失去至愛之人的苦楚，必定錐心難忍。世間最為殘忍，莫若得到又驟然失去，如此，不如從未有之。

食時，日光愈發灼熱，池中五彩斑斕的鯉魚亦難忍熾熱，遂潛入荷下避暑。

蕭玟還未梳妝完畢，鄢宓晞便安然守於寧德殿外。匿於蘭澤殿如此之久，不僅因著獄中受了苦，還因她不知如何面對韓府之人。韓忠亮及蕭玟往日待她極好，傷她至深之人亦是他們，但她無法憎恨。

「少夫人。」

秋香拉開寧德殿的木門，先是朝鄢宓晞微笑躬身，繼而同尹巧倩頷首。鄢宓晞亦回秋香淺笑，隨之輕步進了殿。好似往年初至寧德殿那般，她盡是滿懷不安與擔憂。蕭玟坐於擺滿膳食的案前，笑著同她招手，她便乖巧地上前俯身一拜。

「晞兒瘦了不少，該多補補。」蕭玟將面前的滑蛋放至鄢宓晞碗前，又夾了塊肉餅在她碗中，「若需要甚麼，便同母親說。」鄢宓晞點點頭，捧著碗俯首食用，未再有何言說。蕭玟瞧出她畏縮，遂喝了一口粥笑道：「後來我命秋香追查方知，玠兒於你入獄第三日到過梓峰門旁的藥店，自老先生那要了細作養的信鴿，隨之匿名去函了常樂宮。大王得知後，連夜密召他入宮。至於他們說了些甚麼，母親亦不知，只聞玠兒身受重傷，於慶安殿前昏厥……」

鄢宓晞放下碗筷，望著熱騰冒煙的白粥發愣。

「韓鄢兩府之事母親便不多言了，母親亦知你真心待玠兒好，過往確是韓府有負於你。想來你也知玠兒與那姑娘的過往，母親原以為玠兒此生便認定她了，可我瞧得出他對你上了心。晞兒若當真傾心玠兒，許再過些日子，他便能放下那姑娘了。」

蕭玟語氣緩和，邊以調羹撥弄白粥，邊是無關緊要地說著。鄢宓晞的心卻跳得極快，好似得知了甚麼了不得之事，便是連白粥亦難以下嚥。

蕭玟當真認她為兒媳了，還勉勵她追求韓王玠……她終是韓少夫人。

鄢宓晞正想著，腿上溫熱，原是珍珠蹭上她的腿。她笑著將珍珠抱起，纖纖玉手不斷輕撫白絨絨的毛髮，珍珠便興奮地叫個不停。蕭玟望了眼珍珠，又看向懷抱珍珠的鄢宓晞，陽光充沛，晃神間她窺見往後鄢宓晞抱著與韓王玠的孩兒於寧德殿玩鬧——

炎炎夏日，韓少夫人抱著身著單衣的稚子至寧德殿探望蕭玟，太陽自東向西傾，少將軍歸家接妻兒返至蘭澤閣……

「老夫人，少夫人，婢子適才見少將軍歸府了。」

尹巧倩款款行至殿內通報，鄢宓晞望了眼蕭玟，見她擠眉弄眼，便將珍珠還給她。

蕭玟適才的肺腑之言不斷於鄢宓晞耳畔徘徊，她心中歡喜與期盼，遂急忙扶著尹巧倩往思香殿走去。他往日總過了晡時方回府，今日卻於日中便已回到韓府，必定有何事匆忙。顧不得了，她現下萬分想見他，哪怕於門外瞧上一眼亦好。

思香殿中無燈，無香，亦無人。

鄢宓晞失落地走下石階，無趣地於烈日下踢著石子，尹巧倩替她打傘，她亦搖搖頭回絕。忽地，身後傳來一聲嬉笑，她鼓著腮轉身，呂山便急忙伸手掩嘴。

「少夫人可是在尋少將軍？」

呂山最喜看透即說穿，他亦常常如此待韓王珽，將他對少夫人的心思抽絲剝繭。鄢宓晞訕訕地搖頭，拉著尹巧倩往院外走，又聞身後一句「少將軍在睿君閣」。尹巧倩轉身朝呂山眨眼道謝，帶著難為情的鄢宓晞走向睿君閣。

池中無魚，透亮如夜明珠的白日倒在池面，漣漪淺淺，日碎光散。

「姑娘便進去吧，你都在此站了三刻之久，夏日炎炎，莫曬傷了。」

尹巧倩探頭出傘昂首，霎時，雙目難睜。鄢宓晞望著「睿君閣」的牌匾猶豫不決，欲進還退。尹巧倩知她為何猶豫，故捏著嗓子於她耳邊輕聲道：「姑娘今日若入了睿君閣，可又與將軍更近一步了。」韓府各屋她皆去過了，便是少有人煙的練武場亦曾張望過，唯獨睿君閣未曾踏入。

「嘩啦」，睿君閣門開，紅裳掠地，鄢宓晞入了韓王珽的臥房。

「王珽！」

鄢宓晞還想入了殿後必該好好打量一番，卻未想赫然瞧見韓王珽滿頭大汗地捲縮於榻上。絲帕輕印額頭，頓時將冷汗悉數收去，未了，柔荑覆於燙額。韓王珽側躺於榻上，背著牆蹙眉發抖，渾身滾燙。鄢宓晞輕輕掀開棉被，血腥味隨之於殿內瀰漫，他右腰下紅了一片。

「巧倩！」

鄢宓晞拉開門，低聲讓尹巧倩取來藥箱，溫水，裡衣及白布兩張，隨即又將門關上。

玉指柔柔扯下白衣帶，順著粗壯的臂膀而上，幽力將裡衣拉下，偉岸的身軀隨著緩息而起伏不定。指長的劍傷橫於腹肌之上，濕布觸及，軀體微顫。微風自粉唇而出，稍緩苦楚，蝕骨白粉隨即將血肉覆蓋，又是一陣抽搐。

「王珽，你施點力，我替你包紮。」

鄢宓晞將剪子與綁帶置於榻邊，右手潛進韓王珽腰下，左手慌忙將綁帶繞了他的腹部幾圈。傷口位於右下腹靠後，他不便直躺，故一直側著身捲曲。她費了好些力方將替他脫下血淋淋的裡衣，轉而又是歷經千辛萬苦地給他穿上乾淨的衣物。

「可算好了……」

經此折騰，鄢宓晞已累得頭暈眼花，便趴在他的榻前歇息。她適才一心於為他包紮傷口，還未定睛瞧過睿君閣，現下細看，與韓府其他房間無異，便是……窗上掛著她為他繡的生辰禮物。

自他榻前往去，視線正好觸及，他是否與之日夜相對，他有否自覺照鏡，他可曾因此想起她——薄肩與紗幔別過，玉臂努力，紅唇抵住蒼白的薄唇，淺淺為傷員添妝增色。

玉面灼熱，連忙曲手而枕，窗前神采飛揚的將軍又映入鳳眼。

「王珽，興許我是個壞女人。若我同你說，我不願那女子回燻國，你可會生氣？」

「她一回來，我便要將你歸還給她。」

「可你本就是我的，輕易放之，我怎能甘心……」

柔荑忽地滾燙，她詫異地坐直望著他眉鬆眼睜。

「宓晞……」他有氣無力道。

第十七章：二十

驕陽西逝，一抹赤橙頃刻湧進睿君閣，瞬息萬變，牖外悠然紫粉。策馬遠征的將軍於黃昏的映照下，又若披星戴月地營救心愛姑娘的勇士。萬紫千紅總給人含糊不清的觀感，柔光之下，萬物皆纏綿悱惻。

鄢宓晞枕著手趴在韓王珽榻旁，與窗上她一心一意繡製的將軍對視。她知他心中有顏柔媻，亦知那女子委身於永安為質子，她實在不該同她爭搶，可她的過往又該由何人償還？那女子雖伴他長大，可他亦曾承諾於她，糾葛之深，一時之間竟不知元兇何人。

「可你本就是我的，輕易放之，我怎能甘心……」

手背莫名炙熱，鄢宓晞瞠目結舌地挺直腰板望向韓王珽。

「宓晞……」他緩緩睜眼看著她，氣若游絲道，「我口渴。」

鄢宓晞驟然舒心，連忙起身替他倒了一杯水，又命尹巧倩密至藥鋪抓一副降熱消炎之藥。韓王珽倒臥在床，聚精會神地望著鄢宓晞，忽地捏了捏她的臉頰。她見他笑，憶起方才趁他迷糊之際的一派胡言，便心有所愧地低頭。「將軍因何而笑……」她邊起身收拾藥箱，邊小心翼翼地問著。他笑著搖頭，又是直勾勾盯著她，見她窘困，便說：「你定然未用午膳。」

鄢宓晞放下藥箱及血水粼粼的銅盆走至榻邊，朝撐著頭的韓王珽吐舌，隨後左臉又遭他一掐。「亦該用晚膳了，我陪你吃些東西，待你歇息片刻，巧倩應該熬好了藥。」她邊將他扶起邊道。「好。」他一頭栽進她肩上。

忽地，巨蟒纏上楚腰，他將她鎖在榻上。

「你這般……我如何喚人來？」頸間的溫熱躍上玉面，她不敢輕而易舉。「來人！」他冷地一笑，朝殿外高呼。

呂山應聲而入，躬著身立於榻前。韓王珽挪了挪腦袋，額頭貼著鄢宓晞的軟頸，隨意讓呂山端些菜來，又恣意將其遣退。「砰」，她還未反應過來，呂山便已帶笑出了睿君閣。

「將軍無賴……」

「可不能讓夫人餓著了。」

韓王珽刮了刮鄢宓晞的鼻尖，笑著將她拉起身。侍女捧著飯菜入了睿君閣，擺好碗筷後，又匆匆離了。鄢宓晞給韓王珽盛了一碗湯，便低頭進食，未再出聲。韓王珽料她臉皮薄，亦未再逗弄她，僅時

不時地與之對望。

「將軍為何受了傷，又為何不同母親說呢？」許久，她問道。

他側頭思忖，咬唇訕道：「今日同樊翼天爭執了幾句，隨後我們便於營中打了一架。他用箭攻擊，我以矛擋之。我落了一招，便中了他的箭。」

她氣急敗壞地放下碗，將樊翼天臭罵一通，轉頭也教訓起他來，直斥兩人魯莽不可取。他連連稱是，承諾往後不同樊翼天一般見識，唯哀求她勿將此事告知父母親，否則他還需受家法三十棍。

皎月若玉，火光熠熠，睿君閣外今夜蟲鳴額外吵鬧。

尹巧倩端著藥走進殿內，鄢宓晞盯著韓王珽將藥喝得一滴不剩，又倒給他溫水一杯。殿中又復無他人，她上了他的榻，撐手於旁，傾身欲解他的衣帶。

「不，不可……」韓王珽急忙握住鄢宓晞蠢蠢欲動的手，暗忖往日未覺她如此猴急，今日正是不便之時，卻這般挑釁。「脫下。」鄢宓晞命令道，他訕訕地鬆了手，頓時寬衣解帶。

玉指緩緩爬上粗腰，驀地，她繞至他身後。

「王珽，你可否告知我……」懸在半空的柔荑遲疑一番，終輕撫痍血模糊的後背，「當日何故受此傷？」

韓王珽搖頭，催促她快些替他上藥。

「此乃『玉涼膏』，塗了便可清涼止癢，只盼你往後莫再胡亂撓癢了。」隔著玉涼膏，指尖的微溫傳至寬背，軀抖，她誤以為他疼，遂輕輕往傷口呼氣。膏體冰涼，微風頓自脊骨蔓延全身，喚醒零星火苗。

他側身握著她的手，將她摠在榻上：「今夜便留在睿君閣……」她怔怔地望著他，雙頰通紅，又聽他說：「我若渴了，便勞煩宓晞替我斟水……」末了，他額間冒汗地倒在她身上。

原是如此打算，白教人緊張一場。

鄢宓晞扶著韓王珽起身，替他穿好裡衣，起身滅了燈，便躺在他身旁。往日僅顏柔媞可進的思香殿與睿君閣，她亦都踏足了，今日她在他的挽留下更歇於睿君閣，她有了顏柔媞無法媲美的進步。她確信他愛她比愛顏柔媞更早，他本就是她的。

「宓晞……」

韓王珽繞著鄢恣晞幼細的髮尾，望著她的背影喚了幾聲，無人答應，她該是入睡了。若不是今日受了傷，他定讓她睡榻裡，現下便不必對著她的背了。

「王珽……」

一陣蠕動，她翻身捲曲。

老繭累累的粗手於白嫩的粉臉上摩挲，倏忽，白唇輕抵粉唇。

今日她於他榻前嘟囔的話，他一字不差地聽入耳。自她將和離書撕得粉碎時，他便知道自己不曾看錯人。人心向來狹隘，再是無私之人亦有自私之時，愛恨貪癡乃人的本能。盼望因愛而生，慾望，佔有，嫉妒隨之。

「恣晞，還好未曾錯過你。」

再吻之，雙鼻纏綿。

金橋劃破墨藍，東面悠悠懸起一道白光。天方起，蟲鳥爭鳴，熱鬧至極。

鄢恣晞揉眼顧盼，眼前環境雖似蘭澤閣，卻毫無清幽之感。她半撐著身，乍見適才枕著一隻男子的手，掀被子望之，腰上亦栓著一隻粗手。

「恣晞……」

身後傳來韓王珽半夢半醒的呼喊，欲轉身望之，腰間的手將她往後拖去，轉而緊緊貼上溫柔的胸膛。

鄢恣晞漲紅雙頰，輕聲問身後的人今日為何賴床，擔心誤了上朝時辰。語畢，耳畔傳來韓王珽懶懶的笑聲，他道今日恰巧下沐，自是無需進宮。

鄢恣晞點點頭，欲閉眼再眠，殿外卻傳來呂山的聲音。若素日催促起床之語便罷了，他卻道劉芊娥駕臨韓府，現下正於蕭玟處拜訪，晚些便過睿君閣探望韓王珽。鄢恣晞睡意全無，起身換上衣物，亦仔細地替韓王珽換藥。

「華照非外人。」

他又開口挽留，她為難地點頭答應，殿門隨之而啟。

劉芊娥春風滿面地進殿，撞見鄢恣晞坐於韓王珽的榻上，笑容頓失。鄢恣晞知她不喜自己，故連忙起身躬身行禮，只需禮數周全，她便無話可說。劉芊娥輕視鄢恣晞，拂袖坐在韓王珽的榻邊，笑嘻嘻道

今日特意出宮探望他。

「鄢姑娘不知吧，韓哥哥性子急，又是武將出生，兒時便常同宮中守衛打鬥。前些年鍾愷欺負顏姐姐，韓哥哥還為此同鍾愷打了一架，唯那次亦是韓哥哥輸了。堂堂將軍輸給自己的下屬，真真丟了韓家臉面，韓叔叔為此氣了好些日呢！想來韓哥哥不會將此等沒了臉面之事同你說。顏姐姐同韓哥哥走得來，待她日後回了熾國，我必請她多講些韓哥哥孩童事跡給你聽！鄢姑娘若有何好奇，顏姐姐……」

「謝公主好意，今日我還未同母親請安，便先去寧德殿了。」

劉芊娥三句不離顏柔姆，鄢宓晞聽得心有不順，藉故逃離睿君閣。韓王珽欲挽留，劉芊娥卻又同他說起前些日劉鼎欲給她指婚一事，鬧著要他替她擋下賜婚。他望著門外歎氣，隨口說讓她帶著喜歡的公子至熾宮讓劉鼎過目即可。

日光漸暗，韓王珽愈發不耐煩，他本欲趁今日下沐同鄢宓晞練字，劉芊娥卻死賴於韓府直至用完晚膳。日入，呂山入思香殿點燈，韓王珽則捂著右下腹呻吟，伺機朝呂山擠眼色。呂山會意，彬彬有禮地上前趕客，直言少將軍需歇息，半推半趕地將劉芊娥送出韓府。

「去蘭澤閣。」

鄢宓晞專心致志地繡製手帕，未覺身後有人，眼前驟黑，藥香淺淺。她拉下覆在眼前的手，轉身問道：「公主回宮了？」韓王珽頷首，遞給她藥箱，繼而自覺脫衣。她便又細細同他換了腰下的藥，未忘背後亦需上藥。

「熄燈吧。」

韓王珽說完便側身躺進鄢宓晞的床榻，她訕訕地熄了燈，靜靜躺在他身旁。他緩緩挪向她，隨之將她摟進懷裡，她受寵若驚，他於她耳畔道：

「華照本性不懷，便是孩子氣了些，你莫同她計較。今日她同我聊起許多少時之事，我確實又憶起了她，但華照讓我明白了一個道理。瞬息雖短，然過去便是過去了，若不珍惜眼下，只怕將來需面對數不盡的遺憾。宓晞可明白吾意？」

昨今皆非每月二十。

第十八章：諾卿

「今夜可回府用膳？」

「應當於鄢府用了膳方回府。」

「那便去吧。」

午後，韓王珧與鄢宓晞朝蕭玟及韓忠亮俯身拜別，帶著呂山及尹巧倩啟程趕往鄢府。

還餘半月便該入秋，韓王珧見鄢宓晞許久未回鄢府，便特意尋了一日下沐拜見鄢靈鈞。他未忘當日與劉鼎的約定，故決意放低姿態同鄢靈鈞來往，唯鄢靈鈞心高氣傲，不願與他為伍，反倒藉著他的柔和愈發針鋒相對。

「王珧，為何我覺著你近來同往日不同。」

馬車擁擠，鄢宓晞側身貼著車牆望向韓王珧。他笑著搖頭，只道為了她亦該與鄢靈鈞重修舊好，加之他確有將相之才。她似懂非懂地點頭，又朝他弄鼻燦笑。

朝野上下有鄢宓晞之慮者不少，便是鄢靈鈞亦對韓王珧突如其來的友善嗤之以鼻，且看宵小有何目的。昨日黃昏他收到韓府的帖子，說是韓王珧今日將攜妻子拜訪鄢府，亦頗為期待。

晡時，韓府馬車緩緩時至鄢府門前，等候多時的鄢靈鈞連忙相迎。

鄢宓晞下了馬車便撲進鄢靈鈞懷裡，韓王珧則緩緩上前躬身行禮。鄢靈鈞漠然點頭，摟著鄢宓晞便進了鄢府，韓王珧只得忍著氣跟上。此情此景，倒有幾分熟悉，新婚那日韓王珧如何將鄢宓晞丟在韓府門外，今日鄢靈鈞便如何待之。

殿中佳餚滿桌，鄢靈鈞於正位而坐，韓王珧則扶著鄢宓晞與其對面坐下。侍女端來酒釀，細心地為眾人滿上。稻酒入觴，淳淳悅耳，無有人語。侍女放下酒壺便俯首退出殿外，守於殿前的下人亦一併退去。

「我來。」韓王珧見鄢宓晞割不動烤羊腿，便奪走她手中的匕首替她備食。烤羊肉自邊境傳入大霽，深受大霽民眾喜歡，不少菜館皆備此菜。韓王珧許久前便發覺鄢宓晞甚愛此菜，故每兩月便讓呂山給蘭澤閣的膳廚送去一隻烤羊。椒面亦是必備，唯中原不善種植此物，故他皆命呂山自胡商處購之。

眼前兩人伉儷情深，於鄢靈鈞眼中卻皆為劉鼎陰謀。

「父親！」

鄢靈鈞忽然起身行至殿旁，憤然取下銀劍，鄢宓晞見此，奮不顧身擋在韓王珧的身前。

「晞兒你讓開！」

韓王珽淡然拭手，輕握鄢焱晞的手，將她藏在身後。

誤會積累，若不及時敞開心扉言明，只會加深心結，血仇者尤為。韓王珽料想鄢靈鈞還在記恨韓府先前與劉鼎合謀圍剿鄢府一事，唯他不願鄢焱晞再被拖進此事中，故沉著氣走向鄢靈鈞。

廣胸貼上利劍，相看兩生厭。

鄢靈鈞眯眼思索，轉而咆哮道：「你既欲取鄢家全族性命，竟當真以為我不敢殺了你？」韓王珽拇指輕揉鄢焱晞的手背，對鄢靈鈞緩道：「你不會，只要焱晞一日是韓家的少夫人，你便不會輕易殺了我。鄢韓兩府早已因一紙婚約而綁在一起，往日是我思慮不周而有了鄢家牢獄之屈。可鄢大夫時至今日還不懂麼？韓鄢兩姓唯有攜手共進方可保天下無恙！」

青筋盡現的手緩緩握住劍刃，濃稠的鮮紅剎那湧現，如雨般婉轉墜落，利劍隨之落地。

「父親，今日我本真心實意帶焱晞與你相聚，未料如此，我們還是改日再來探望你。」

韓王珽拽著鄢焱晞走出鄢府，鮮血灑滿離開之路，兩人漫無目的於街上走著。鄢焱晞見他手血流不止，遂拉著他拐進街口的藥鋪，讓老先生替他好生包紮。她坐在一旁不語，思緒又回到他適才與父親的爭吵，她只聽懂了他話語的前半段，而後便不清不楚。鄢韓兩府，熾國，大霧，天下……好似事事與他們相關，卻又毫無干係。

眼前絆帶之手晃動，她又稀里糊塗地跟他出了藥鋪，走進城西的集市裡。厚實的白布將他的右手裹得嚴實，她一眼便瞧出此乃老先生隨意之作，所以禁不住止步替他理好。今日他理虧，又受了她好生教訓，說是背傷還未痊愈，腰又傷了，腰傷還未復原，手又見了血。

韓王珽訕然而笑，摸了摸鄢焱晞的頭道：「焱晞訓起話來，倒有幾分似老先生。」

她瞪了他一眼，他便急忙帶她走進酒肆，說是要補回她一頓飯。滿桌的美味佳餚，她卻未有心思享用，僅一直望著對面的人。他夾了一塊涼拌藕片遞至她的嘴邊，她倒是受了，轉眼依然撐頭看著他。

「王珽，我不想做『鄢焱晞』了，」鄢焱晞低眸望著碗中的米飯道，「你亦不做『韓王珽』可好？」韓王珽仰望繁燈思考良久，牽著她的手搖頭：「可我們無權選擇。」

「無權選擇」四字著實逆耳，將她僅有的希望亦覆滅了。身份卑若塵土之人無權選擇主上，地位顯赫的豪門亦無權選擇前路，興許人生來便無抉擇的權利。

晚膳過後，韓王珣帶著鄢宓晞於集市中逛了一圈。胡人戲法，吞火大漢，花燈猜謎，往日她喜歡的把戲皆無法吸引她的目光。自鄢府出來，她已悶悶不樂良久，故他拉著她擠進人滿為患的遊戲高檯，雷鳴般的呼喊聲終將她的思緒引來。

「姑娘輸了，快接受懲罰！」

「是呀姑娘，可不得賴皮！」

「你便當抵了唇脂罷了！」

看客興高采烈地同檯上的少女呼喊，又催促少年靠近少女。終，迫於壓力，少女於少年臉頰輕吻，隨即紅著臉跑了下檯，匿於人山人海。

韓王珣晃了晃手中的小手，於鄢宓晞耳畔輕聲道：「上回為夫替夫人接了遊戲，今日夫人可欲試試？」

鄢宓晞驟然臉紅，推開韓王珣便往人群外擠。她最不通詩書，若抽中吟詩作對，必然要受下懲罰。如果同適才檯上的姑娘那般，抽中了三號籤，可就要當眾親吻他。雖則她亦曾偷吻他，可如此眾目睽睽之下，她委實做不到。

驀地，花燈全無，眼前漆黑一片。

眼前的手她如今日日牽著，自是熟悉不過了，故牽上它轉身。

「宓晞！」

他將藏在身後的糖人遞至她眼前，繼而帶她往集市外走去。

鄢宓晞一手牽著韓王珣的手，一手捧著兩串糖人。今夜十五，若玉的冷月大放光彩，兩塊灰斑的花紋亦清晰無比，一高一矮，倒似嫦娥與玉兔在嬉鬧玩耍。兩人便賞月徐步，人影緩緩，無人啟唇打破寧靜。

韓王珣與鄢宓晞並肩越過池塘，自那次之後，他便未再隨意將她拋在對岸，而是不厭其煩地陪她多走一段路，直至送她至蘭澤閣門前方離去。他欲鬆手，她卻緊牽。

「我可以相信你麼？」

出了集市，踏入韓府，步至蘭澤閣前，她同他說了第一句話。

他晃了晃手，又再靠近她一些，隨之緩緩將唇遞至她的嘴邊，輕抵若上唇脂。她惶恐地立在原地，嘴上溫柔無限，遂閉眼摟住他。隆鼻互蹭，彼此的氣息悄然潛入咽喉，深埋於心。寬厚的手掌自她的臉

頰遊至後腦，潤唇勾起淺弧，他轉而閉眼貼著她的額。

「諾卿，此生不復相瞞。」

第十九章：思香

碩果累累，曲折蜿蜒的綠枝丫向池塘中央延伸，風起，綠荷隨之搖蕩。片片若羽紅夜離幹而飄，於空中相擁起舞，旋即赴黃泉。

樹影斑駁，紅葉落於螺紫衣上，玉指輕拈落掌，紅唇艷烈，紅黃隨風而揚。身後門開，佳人聞身而轉，回眸百媚生。紅黃淒美，紫衫柔婉，朱唇微啟，她喚道：

「王珽。」

往日他常覺著是橙黃靚麗了那年的秋日，如今又感藍紫嬌柔了餘生的夏末。興許從來便與色彩無關，與之相關的，僅添色補畫者。

他踐著木橋，越過紅黃與波瀾，笑顏逐開地將她摟住，繼而於烏眉淺吻。懷中人低眸不語，顯然受了驚，他捧著她的臉愛不釋手，遂於其鼻上亦贈溫情。

「今日你隨同母親一同入宮，待我忙完了便去接你。」

韓王珽牽著鄢宓晞往睿君閣院外走，順手接住一塊紅落葉，用其搔弄她的脖子。蕭玟見兩人嬉鬧著出了府門，喜滋滋地拍了拍秋香的手，轉而坐上馬車。鄢宓晞對秋香頷首微笑，放了韓王珽的手便也上了馬車。韓王珽扯著馬鞍上馬，皮鞭輕打，棕馬隨即大步向前，轉瞬於街口失了影。

秋香眺望遠方，對車夫揚手，馱著韓府兩位夫人的馬車便悠悠駛向嬾宮。

鄢宓晞上了車後，便一直低著頭把玩紅葉，韓王珽此人又浮至眼前。「晞兒。」蕭玟喚她，鳳眼即刻抬起，老夫人又道，「下月你便同珽兒成婚一載了，可有想過慶賀一番？」玉指旋葉，鳳眼眨巴不停，鄢宓晞笑著搖頭，蕭玟若不提起，她亦未覺已為人婦近年。韓王珽努力地忘卻那人，近幾月對她殷勤得很，若非贈她小玩意，便是抽空陪她練字。她每日可見著他，他亦時常偷吻她，如斯纏綿繾綣，倒已若尋常人家的夫婦，好似不必慶祝亦可。

蕭玟見她思量良久，倒有幾分把握，便握著她的手笑道：「母親便是隨口一提，晞兒與珽兒商定即可。方第一年，往後日子長久，還需互相扶持。」

鄢宓晞望著蕭玟臉色淡然，忽覺從未聽她提起她與韓忠亮少年之事，遂挽著她的手撒嬌，要她講故事。「平淡雖無味，卻亦守得一方安寧。晞兒今日同珽兒如何，過往我與將軍亦如此。身處廟堂，自有許多不得已之事，夫婦之間便是『信』字當先。」蕭玟言畢，笑著捏了捏鄢宓晞的鼻子，扶著門便下了馬車。鄢宓晞無措，話她是聽懂了，唯意義不明，不禁責怪己身胸無點墨。

再過幾日便踏入秋季，大熾處大霽北面邊陲，故氣候轉變尤為明顯。雖還未正式入秋，唯城中樹木已逐漸凋零，遍地紅黃落葉。陳靜姝貴為大熾王后，除了與后妃爭風吃醋，還需為劉鼎籠絡人心，故她每兩三月便藉故舉行宴會。五日前，她向朝臣夫人廣發請帖，說是夏日將過，特請諸位夫人入宮品賞荷茶。鄢宓晞不善應酬，若無蕭玟陪伴，她大多讓尹巧倩親至熾宮賠禮回絕。然而，蕭玟於寧德殿休養已久，醫師道還需多走動健身，所以鄢宓晞是次甘情願地答應了陳靜姝的邀約。既能陪蕭玟散心，亦有人伴她入宮，一舉兩得，其樂融融。

「夫人。」身著竹綠曲裾的侍女於潭邊攔下蕭玟四人，側身遠眺對岸道，「今日茶會於碧瑤島進行，還請夫人乘舟而過。」

秋香眺望潭水對岸，果見宮殿一座，遂扶著蕭玟上了舟，尹巧倩亦急忙帶著鄢宓晞乘舟。

風和日麗，碧波蕩漾，枯黃落葉飄至輕舟上。對岸奇山異草眾，一座青瓦黃柱宮殿屹立於山石之上。裊裊琴音自殿中傳出，窗邊依稀可見貴婦笑顏明媚，舟於島前停下，荷香隨之撲鼻誘人。

鄢宓晞下了船便跟在蕭玟身後，婆媳兩人順著石路穿過山石，幽幽上了碧瑤殿。「妾蕭氏攜兒媳鄢氏拜見王后。」蕭玟與鄢宓晞俯首跪地，朝上位的陳靜姝請安，繼而入了左坐。鄢宓晞如往常那般坐於蕭玟身後，藉著老夫人的身影擋走了劉芊娥的仇視。韓王珣與劉倩娥關係深厚，她作為妻子理應主動拉攏，唯公主眼界高傲，她是怎的亦無法入她貴眼，只得選擇敬而遠之。

因著韓門兩位夫人到來而悄無聲息的碧瑤殿又逐漸熱鬧起來，眾人望著鄢宓晞交頭接耳，嘴上讚歎，眼中卻盡是妒火。劉芊娥冷哼飲茶，不屑地瞥了對桌眾人。韓府的趣事她亦是聽過，左不過韓王珣前些日命人為鄢宓晞調製了一款水粉，此等寵妻之舉自是將鄢宓晞推至風口浪尖。

「嫂嫂，華照適才見碧瑤潭上荷葉尚艷，不知可否出去細細賞之？」外人目光短淺，淨是艷羨或妒忌鄢宓晞，只怕鄢宓晞亦被流言蜚語迷昏了頭，劉芊娥決意教她清醒。

陳靜姝朝窗外望去，確見潭上飄著荷葉，便允了劉芊娥。一眾貴婦亦按捺不住往窗外探頭，陳靜姝便散了諸位，專心與數位不願挪動的夫人閒話家常。蕭玟怕悶壞了鄢宓晞，便讓尹巧倩陪她於島上散心，自己則留在殿中應付陳靜姝。

鄢宓晞不喜人多，同尹巧倩繞至假山之後，坐於石上欣賞葉落深淵。落葉輕墜，於潭水掀起淺波，繼而漫無目的地隨波逐流，忽地，小石隕落，水面驚濤駭浪。鄢宓晞轉身顧盼，遙見劉芊娥把玩著石子走向她，遂連起身躬身施禮。

「往日我還以為你的溫文純真皆是佯裝而來，」劉芊娥行至鄢宓晞跟前，轉身朝潭裡扔去一塊石子，又望著她笑道，「原來你是真蠢。」鄢宓晞不願與之爭吵，遂領著尹巧倩繞進山石內，「你莫不是以為韓哥哥誠心待你」，主僕聞聲止步。鄢宓晞搖搖頭，急步往前走，卻又在出口撞上劉芊娥，只得

與尹巧倩訕訕往後退去。

劉芊娥陰惻惻笑著，緩步逼近鄢宓晞，紅唇白齒輕聲道：「你不覺得韓哥哥的溫柔來得突然，且異常熱情？鍾愷於我的威逼下已然道出那日的真相，他雖含糊其辭，唯大意依舊是鄢府有可用之處，言下之意便是你亦有用出。看，韓哥哥覺得你有價值方討好你，不見得他傾心於你。」

鄢宓晞驚恐地搖頭後退，劉芊娥便愈發興奮，不斷將她往潭邊逼去：「思香殿有一奇特之處，你必不知，我亦是顏姐姐無意提起方得知。韓哥哥可曾同你提起他心中最恨為何？所以啊，不以為你上了韓哥哥的榻，便等同他待你有情，他防著你的事可多著呢！」

「姑娘！」鄢宓晞險些跌入潭中，引得尹巧倩高呼，劉芊娥即時將她拉上岸。「同你說一件喜事……」劉芊娥緊握鄢宓晞的手腕，俯身於她耳邊柔道：「我前日收到顏姐姐的信，她入了秋便回燠國。」

掌中物不再掙扎，臉色還煞白，真真符合劉芊娥的心意，遂心滿意足地放了鄢宓晞而去。

顏柔姍要自永安回燠國了，韓王珽日夜思念之人要回燠國了。

「姑娘……」尹巧倩扶著失了神的鄢宓晞往碧瑤殿走去，路上還不斷安慰她，「少將軍待姑娘極好，回回望著姑娘皆是柔情蜜意，斷不若公主所言般設計姑娘……即便那沉魚落雁的顏姑娘要回燠國，少將軍既已傾心於姑娘，必不會再為之顛倒……」

潭邊無人，落葉又於水面飄散，蕩出層層漣漪。悄無聲息，柔媚至極，動人心弦。殷樂湄自樹後走出，憐惜地望著一潭綠水嘖嘖稱奇，想來今秋宮中必將熱鬧萬分，指不定韓府又有喜事可添。

劉芊娥之言好似施了咒，總不斷於鄢宓晞耳邊徘徊，更甚，它們化為一幅幅以假亂真的景象。碧瑤殿中滿堂笑語，醜陋至極，除去劉芊娥，人人皆佯作合群而笑。蕭玟察覺鄢宓晞的不對勁，礙於人多而未曾關懷，終是藉了身子骨不健朗脫身。陳靜姝雖不知鄢宓晞為何神色疲倦，但亦覺殿中氛圍怪異，遂一併散了諸位夫人公主。

鄢宓晞揣著「韓王珽利用她」，「韓王珽提防她」與「顏柔姍入秋歸來」三件事回了韓府。蕭玟不時回頭望她，本欲關懷幾句，她卻以笑回之。珍珠叫囂，蕭玟便扶著尹巧倩進了思香殿內院，鄢宓晞遲疑，終緩緩抬腳走進。

烏青的瓦上趴著一團雪白，珍珠見蕭玟歸來，遂急忙躡下地，躲於蕭玟懷中。鄢宓晞望著同珍珠玩鬧的蕭玟，憶起今早進宮時她說的那番話，她現下終是明白了。「思香殿」三字於夕陽下金光粼粼，該地興許藏著韓王珽不為人知的秘密，唯她心中亦有隱秘之事，如此或算得上公平。

驀地，一道白影閃過，珍珠闖進思香殿，鄢宓晞驚恐不安地上前追趕。

她順著地上留下的白印往前摸索，又是踮腳於書架上查探，又是俯身於書架底張望。忽聞背後一聲嬌嗔，白影風馳電掣地往殿前的窗口竄去，她又連滾帶爬地上前捕貓。「嗒」，珍珠似是觸及某物，案後的山海石雕牆緩緩打開，白影隨之潛入，她驚恐地跟了進去。

「珍珠……珍珠……」鄢宓晞立在石階上悄聲呼喚，未聞珍珠呼叫，便幽腳走下石階。

堂下燭火通明，樑柱懸著數之不盡的棕木牌，輕曳而相撞。四面灰牆上掛滿血跡斑斑的甲冑，一把生鏽的缺口大刀肅穆地掛於正牆上，將沾了血的牛皮圖紙狠狠鎮壓。

玉面仰視，紅唇呢喃：「林真，楊綏北，付四……」

原來思香殿乃墓穴一座。

「宓晞……誰讓你進來了！」

鄢宓晞慌忙轉身，恰見韓王珽一身朝服向她逼近。他臉色難看得很，雙眸殺氣騰騰，憤怒將他往日的溫存吞噬得一乾二淨。

「是珍珠……珍珠誤闖此地，我原想它將它抓住，未覺自己亦入了此地……我這……這便出去……」

鄢宓晞嚇得梨花帶雨，不斷地往後退去，險些被衣裳絆倒，隨即扶著牆跑出密室。蕭玟見她掩面而去，似是猜到她為何而泣，亦是慌忙讓秋香追上。

鄢宓晞將自己鎖在蘭澤閣，不允尹巧倩與秋香進入，鞋亦不脫地上了榻。夏日還未過，她卻冷得瑟瑟發抖，纖手扯來被子，她依舊冷得戰慄。原來劉芊娥並未欺騙她，韓王珽果真提防著她，那麼，昔日的溫情自是虛情假意，所以他對顏柔姆一往情深是真的。

那圖紙她認得，是巫哧，那把刀她亦記得，亦是巫哧。思香殿裡非但葬著嫵國犧牲的將士，便是當年的韓王珽亦早於那裡死去。是了，只有她還存活著，活在走不出的過往。

他是韓王珽，也不是韓王珽，她怎可有所期盼，是她逾越了。

顏柔姆要歸來了，她應當隨韓王珽葬在那座無骨墳中。

燭火忽明忽暗，她淚流滿面便睡下了，又於夢中憶起他窮極兇惡的模樣——

燈光忽明忽暗，他於木牌下握拳挺立許久，腳邊溫熱，珍珠正蹲坐於他鞋上——

他早該告訴她的，如今太晚了。

第二十章：一刻

「鍾小將軍！」

少女匿於屏風後，秋風猛烈，營帳掀起一角，她瞥見門外立了一位少年，遂輕聲喚他。少年蹙眉扭頭，見少女自帳內探出小腦袋，嚇得快步往後退去，繼而躲進帳中。

少女捂著肚子，紅臉道：「我餓了……」

少年白了她一眼，現下還未到用膳時間，軍廚不會生火烹煮，故命她忍著。少女又晃了晃他的衣袖，請求他為她帶來木柴，石板以及簡單的食材，如此便不再麻煩他了。少年歎了一口氣，見她可憐，勉為其難地答應她。

軍中人多口雜，少年死皮賴臉地自軍廚那為少女討來器材，又趁無人注意之時溜進帳中。少女連連同他道謝，還笑言待她煮好之後，便給他試一試，以此作為回報。少年皮笑肉不笑地出了帳外，剛往前行了幾步，又回頭盯著營帳直搖頭。

亦不知他當日怎的將這麻煩精帶回了營——

「姑娘……」尹巧倩方走進蘭澤閣，便瞧見鄢宓晞額佈冷汗，遂將她扶起道，「便忘了吧，你已不是僅僅是你，是鄢宓晞，更是韓夫人。」

鄢宓晞無精打采地點頭，穿上白襪便於梳妝台前坐下。尹巧倩言之有理，她如今是韓府二公子的夫人，應當盡好韓少夫人的責任，其他人與其他事皆與她無關。前些日方入秋，她便病倒了，已好些日未同蕭玟請安，亦有些日子未見過韓王珧。

那日回蘭澤閣後，她難過了一整夜，天將亮時方入睡。如今想來，亦不知為何而哭，也許為了他食言，也許為了劉芊娥的話，也許為了她過往的自以為是。總而言之，皆是徒勞無功且損人不利己。

秋之日落，懋城紅黃落葉紛飛，似有與光輝爭艷之意。

鄢宓晞換上碧色曲裾，與尹巧倩往寧德殿走去。蕭玟昨日讓秋香特至蘭澤閣邀她今日往寧德殿共用晚膳，她命尹巧倩回絕了，怎料秋香今早卻又來催促一番，她便只得答應。老夫人心思細膩，今日必不止與之用膳那般簡單，只怕她將與韓王珧碰面。她推脫倒不止因韓王珧，亦因她方痊愈，怕過了病氣給蕭玟。

「媳鄢氏請母親安。」

鄢宓晞入了寧德殿並未費神觀望，只朝蕭玟行了大禮，隨即笑著於她身旁跪坐。蕭玟見又瘦了一圈，便讓秋香盛了碗雞湯給她，命她先將雞湯飲下方可用膳。她自是照辦，亦替蕭玟盛了碗湯，撒嬌讓她飲下。

「珍珠，退下！」蕭玟見珍珠直往鄢宓晞身上鑽，笑著呵斥它。「珍珠可是想我了？」鄢宓晞抱著珍珠噘嘴道，那貓竟喚了聲，逗得蕭玟前俯後仰。珍珠亦許多日未見鄢宓晞，興許當真掛念她，故窩在她腿上不願離去，她便抱著它用膳。蕭玟歡天喜地地同她鄢宓晞起前些日她同秋香翻出韓忠亮那幅《寶馬馳騁》琢磨，愣是找不出竅門來，倒讓韓忠亮訓了幾句.....

「兒請母親安。」

寧德殿前忽有魁梧身影，韓王珣卸下箭走入殿中，於鄢宓晞面前坐下。兩人無言，亦無神情，若有，便是道不盡的窘迫。蕭玟朝秋香使眼色，秋香隨即笑著捧來酒釀，藉口今春方釀的果酒，正適合秋日享用。秋香倒著酒，鄢宓晞隨即輕放下竹箸道：「母親與將軍慢用，我方病好，不便飲酒。」話音落，麗人起。她俯身朝蕭玟一拜，轉而走出寧德殿。

殿中沉默寂靜，僅一聲長歎。

「既是你的錯，便去吧。」蕭玟道。

韓王珣放下碗筷，又急忙趕往蘭澤閣，卻尋不到鄢宓晞與尹巧倩的身影，遂入了閣等待。他坐於她的案前，閒來無事地撥弄她的繡品，那日的恍然大悟再次重現於眼前。實則他有些氣惱，他並非刻意隱瞞她，僅是未曾想好如何同她開口，她為何卻如此難過，又如此生氣。他不甚明白。

她好似在氣自己，又好像在惱他。她眼眸的悲傷與失望何故如此張狂，倒像往日他便愧對了她，此女真真多愁善感。夜已深，她不回房，又於何處散心，難道又同呂山訴苦了.....

韓王珣方起身，蘭澤閣門便開了，瞧見鄢宓晞站在門外，又一臉笑嘻嘻了。

「將軍明日需早朝，我喚呂山來陪你回睿君閣。」

「宓晞，我並非刻意瞞你，只是未想好如何同你開口。」

尹巧倩將門關上，知趣地退下。

韓王珣緩步走向鄢宓晞，望著她誠懇道：「那裡皆是往日追隨我，卻戰死沙場的將士，可惜尋不得他們的屍首，我便以此紀念他們。那日是我語氣不好，讓你難過了。」

鄢宓晞往後退了幾步，望著地苦笑：「將軍總有各種遺忘的理由，亦有各種接近我的目的.....王珣，於你而言，我究竟為何物？」

韓王珧迷茫，不太明白鄢恣晞之意，卻又覺她並無說錯，遂低頭無言。濃眉緊蹙，右眼下的淚痣好似他當真落下的淚水，高峻之人垂頭喪氣總是額外惹人心疼。記得好似應該，遺忘亦是被迫，此局依然無解。

驀然，鄢恣晞摟住韓王珧的脖子，踮腳吻他。

「王珧，何故你總這般狡猾，回回於我欲放棄之時挽留，真真教人不捨……」

她知道這些日在氣些甚麼了，她在與上天賭氣。

她的吻細膩得很，若夕陽般明媚溫柔，僅燦爛一瞬。他不知足，遂親自索求，摟著她匆匆往後退去。她無路可退，跌坐於案上，昂首接受他如雷般轟烈的吻。溫潤自唇延伸至齒後，緩而柔，撐於案上的玉指與俊臉那般紅燦燦。寬掌輕握螳領，粗壯有力的臂彎抵於窄背上，霸道終究克制溫馴……

「少將軍，永安急函。」

呂山及時制止了蘭澤閣內的溫存綿綿。

韓王珧笑著吻了鄢恣晞的左臉，牽著她步至門前，一同收下呂山手中的「韓王珧親啟」信件。鄢恣晞誤以為是他公務上的信件，故立在一旁無所事事，轉而卻見他一臉沉重。

「可是常樂宮怎麼了？」她關懷地問。

他搖搖頭，惴惴不安道：「柔姍回來了，三日後抵達懋城……」

鄢恣晞臉上的紅暈全無，頓時面如土色。韓王珧見她驚恐，長歎息，轉而笑著摸了摸她的臉。

「恣晞，你先歇息，我還有公務……」

他未言畢，她便鑽進他的懷裡，呂山連忙驚慌無措地低頭轉身。往日她總馴良無欲，從未他這般熱烈，今日卻當著下人面前這般放肆，她定然是怕了。他順著她背後的髮束撫慰，繼而將她緊緊摟在懷中。

「一刻，便抱一刻……」

她埋首於他胸前，含糊其辭道，似有不捨。

一刻過後，她果真將他鬆開，未如上次那般無賴。她同她道：「去忙吧。」他出了門，她依舊站在門邊望著地上。

她當真該放手了，雖不甘將原屬於自己的寶貝拱手相讓，惟他歡喜，她便願意。

第二十一章：影

無際青藍將火球碾壓，西方橫著一道杏黃，金瓜黃的柔光四射暈染，日似有不甘夜的早到。

鄢宓晞身著荳紫曲裾立於韓將軍府門前，日暮下，秀頰玉頸張狂地接受秋風的洗禮。她一心一意地望著愈發藍黑的上蒼，是她喜愛的沉靜執著。黑夜雖苦，白日卻不見得歡快多少，她倒願漆黑常在，如此便無需瞧清齜牙咧嘴的面孔。少時她極度怨恨晴天，尤其驕陽似火之時，雖然她亦曾於白天感受到一絲溫暖，卻短暫得很。又如今日，她又該將己身囚於漫漫長夜，既望不清邪惡的嘴臉，亦無需銘記若玉的臉龐。

蕭玟春光無限地跨出韓府門檻，她身後的秋香亦無秋日的頹敗，她們的笑聲將足下枯葉的低泣掩蓋，繼而腳下生風般走向馬車。鄢宓晞隨蕭玟上了馬車，她們皆無言，僅一人歡喜，一人哀。老夫人拍了拍少夫人的手，又望著她笑，難掩心中欣喜。

驀地，蕭玟下車前同鄢宓晞道：「晞兒，柔姊性子軟弱，定與你合得來，往後你們便好生相處。」鄢宓晞笑著點頭，緩緩走下馬車，若無尹巧倩扶著，該要站不穩了。

顏柔姊今早約莫隅中抵達熾國，韓王珽倒是食時便離了韓府，刻意領兵於方城恭候她歸來，稍後一道將顏爾接進熾宮。呂山及後自熾宮回了趟韓府，特意通知鄢宓晞及蕭玟今夜劉鼎將於熾婉殿為顏柔姊舉行接風宴，切記需準時出席。自韓王珽收到顏柔姊密函至今，他日夜為她的回歸而忙碌，已有數日未同鄢宓晞見面了。

無妨，顏柔姊於韓王珽心中本就較鄢宓晞重要，她不過是她的影子。

鄢宓晞緊隨蕭玟入了熾婉殿，婆媳先是朝劉鼎與陳靜姝叩拜，隨即於各自夫君身旁坐下。一如往日，韓王珽與鄢宓晞坐於韓忠亮夫婦身後，兩老替後生擋去不少麻煩與仇視。「宓晞。」韓王珽輕喚，鄢宓晞抬首，相看相笑，繼而各自俯首無言。

「臣女顏柔姊拜見熾王，王后。」

一抹葵黃款款走進熾婉殿，下跪，揚袖，俯伏，整個跪拜禮一氣呵成。

朝臣貴胄隱隱探頭查看來人，鄢宓晞亦想瞧眼顏柔姊，唯韓忠亮身材魁偉，將殿前之人全然擋去，她只得按捺好奇。劉鼎揚手，那團葵黃隨即挪入右列。

大霽尊右，便是三卿於宴會上亦不入右列，僅皇親貴戚或丞相方可於主上右方入座。劉鼎右列滿座劉氏，獨顏氏父女兩人為異姓。顏柔姊乃陳靜姝的表姪，故顏氏父女亦算是貴戚了。

劉鼎向右舉杯，樂呵呵道：「來，柔姊，許久未見，本王敬你一杯。」

鄢恣晞對桌的那團葵黃又豎立，以袖擋臉飲酒，驀然回首——烏髮自左眉上橫至右耳後，微隆墊髮簪著兩枝白玉蝶簪，小唇微揚。笑之婉約，如沐春風。

顏柔媻朝韓王珽淺笑頷首，一襲墮馬髻隨之於楚腰後搖擺。劉鼎揮手，她便緩緩跪坐於案前。顧盼生輝，炯炯杏眼又化白月牙，她亦端莊大方地贈鄢恣晞明眸皓齒。

編鐘叮咚響，嫵婉殿內燭火忽黯，身著虹藍的舞姬揮袖而入，隨著鐘聲而偃蹇起舞。

劉芊娥向顏柔媻舉杯，顏柔媻隨即笑飲。燭火雖暗，唯她身後恰好架著一束紅燭。火苗明滅不定，於粉面上掀起層層波瀾，她卻依然嘴角婉約。黃衣色暖，若穿著不當，便將如土般慘淡，鮮少有人可將橙黃之靚麗體現得淋漓盡致，惟柔媻可。杏眼來回於舞姬與韓王珽身上打量，顏柔媻忽地莞爾一笑，燭火驟然失色。原非燈火將她照亮，乃她的明媚為燈火增添光輝。

倏忽，杏眼又與鳳眼相對，鄢恣晞訕訕朝顏柔媻微笑，連忙俯首沉思。

天下竟有如此絕色，亦難怪韓王珽為之魂牽夢繞，便是鄢恣晞亦不免艷羨她的素雅溫和。

「柔媻，本王聽聞皇兄皇嫂對你甚是寵愛。」

鐘聲方停，舞姬還未退去，劉鼎便急不可耐地同顏柔媻話家常。陳靜姝亦不閒著，喚來侍女斟酒，還親自替劉鼎剝了顆荔枝。

「回大王，陛下與皇后待臣女極好，是次回大嬪前，陛下還贈了臣女東南海明珠各一。」

顏柔媻答得大方得體，惹得身旁的諸位公主交頭接耳，眼中滿是艷羨。大抵深宮女子總是這般目光短淺，此話便是連鄢恣晞亦聽得出乃說給鄢靈鈞聽。

顏柔媻今早便已入宮，與劉鼎、韓王珽以及劉芊娥共處一日之久，大概早已將往日於常樂宮所受的苦道盡了。顏柔媻自是劉弘掌控熾國的人質，唯她亦身兼熾國探子之職，否則又怎會時常同劉芊娥與韓王珽頻頻書信來往。劉鼎深知如此，故今日並未因她歸國而大肆慶祝，僅以「王后表姪入宮」及「中秋佳節將至」而舉行了一場君臣皆在的「家宴」。

劉芊娥盯著鄢恣晞良久，見她今日頹若喪家犬，心中便是萬分的得意。她望了眼鄢恣晞，又拍拍顏柔媻的手笑道：「顏姐姐今年可是十七了？王兄，今日你便替顏姐姐定下婚約可好？」

鄢恣晞心驚，不慎掐了自己手背，隨即低頭蹙眉。韓王珽似覺她不適，遂摟著她輕聲關懷。鄢恣晞連連搖頭，自他臂膀掙脫，不安地瞥了劉芊娥一眼。此舉落在華照公主眼中，只怕是鄢氏女恬不知恥地勾引顏家好姐姐的准夫婿。

鄢宓晞與韓王珽乃皇帝及熾王親賜的姻緣，如今她卻自覺自己這個正室夫人卻像個奪人夫君的下賤女子。

「華照此言極好！本王依稀記得柔姊與……」劉鼎望了眼顏柔姊，又摟著陳靜姝笑道，「今日本王做主，便將婚事定下！」

「不可！」顏柔姊急忙起身朝劉鼎哈腰，眼波於韓王珽身上流轉一番，又嬌道，「臣女還未……還未想嫁人……」

劉芊娥瞪了眼鄢宓晞，噘著嘴搖晃顏柔姊的手腕，連連問她因何不嫁。顏柔姊一再與韓王珽對望，支吾不肯言，只搖頭坐下。劉鼎與陳靜姝默契地望向全副身心皆在鄢宓晞身上的韓王珽，轉而相視無言。

鄢宓晞咬唇苦笑，她當真乃此世間最為多餘之人。

宴會の後半場，她未再聞歌賞舞，亦不再強顏歡笑，只不斷地飲酒。熾婉殿內的歡聲笑語和纏綿悱惻皆不屬於她，韓王珽眼中只有那黃衣妙人，她又何須再故作鎮定。偶然，她同顏柔姊對上眼，她朝她微笑，她便亦向她靦然一笑。便如蕭玟所言，顏柔姊貌美性子好，她亦確實不討厭她，唯是還需時間接受。

「往後顏姐姐亦是要往韓府尋韓哥哥，不如今日便隨韓哥哥回韓府可好？」

「好。」

劉芊娥便是如此一問，顏柔姊竟不假思索地答應。韓王珽猛然抬首望著顏柔姊，眼中好生曖昧。

「哐」，鄢宓晞撐著腦袋的手忽鬆，觴落地，黃酒傾瀉。

韓王珽脫下外衣披在鄢宓晞身旁，於她耳邊柔聲道：「宓晞，我先帶柔姊回府，你隨父母親回去。」

她今日當真醉了，便是想起身坐直的力氣亦無。眼前朦朧，她趴在案上點頭，轉而目送他護著其他女子離去，以及收到劉芊娥不屑的眼色。

往日她若醉了，他必定親自送她，以後不會了，顏柔姊比她更需要他的守護。

她不記得如何回了韓府，大概是同蕭玟同車，韓忠亮則被迫騎馬歸家。以前她常挽著蕭玟的手撒嬌，今夜她即便頭昏腦脹，亦弗敢觸碰她。蕭玟那般期待顏柔姊回到熾國，還明言顏柔姊往後將入住韓家，可見老夫人亦有了更歡喜的兒媳。

「姑娘，何必呢？婢子一早便勸你將過往忘卻，何故你總是不聽呢？為何不顧一切地於無心之人身上耗費心血呢？顏柔姊不在之時，你還可掩耳盜鈴地當她的影子，如今她回來了，你便甚麼也不是！姑娘，興許婢子今日言語錐心，可出自本心，著實不願姑娘再如此折磨自己……」

尹巧倩扶著鄢沁晞進了蘭澤閣，邊替她梳洗，邊喋喋不休地念叨她。丫頭素來機靈，未曾逆她意，亦不曾有何逾越之舉，今日這般膽大妄為地數落韓府，想必當真心疼她。

「巧倩……當日我便該簽了那和離書……現下，現下該讓顏姑娘為難了……」

鄢沁晞拽著尹巧倩的衣服道，隨即被她攆進榻內。

蘭澤閣燈熄門關，盈盈淚珠自細長鳳眼落下，於枕上沾濕一片。

少年時，她曾認識一位為人善良，脾性柔和的大霽公主，明陽公主。她教她寫字，同她說了許多永安的美景，還邀請她至永安一覽大霽的波浪壯闊。她喜歡那公主，便常常跟在她身旁，公主亦歡喜她，故偶然向她吐露心聲。公主同她說：「你同我一樣，性子柔中帶剛，想來他日必會為了心中人事而奮身而為。願你切勿錯愛，女子花期短暫，尤該順從自然。」當時她不懂此話何意，便是得過且過。後來公主薨逝，一名披頭散髮的男子大鬧皇宮，欲取公主屍骨不成，他憤而於紅棺前自刎。鮮血於烈日下艷烈無比，不偏不倚地灑在棺面的金黃鳳尾上。劍落，客死。後來她方知那是公主出嫁前心愛的男子，她曾與他私奔，卻敵不過權勢，只得含恨遠嫁。

可惜了，公主不知他來過，除了棺面那幾滴血，他與她訣別於天地。

第二十二章：鴛鴦譜

「姑娘，你已好些日未同老夫人請安了，今日巧倩陪你去寧德殿可好？」

「好。」

鄢宓晞懶懶地自榻上起身，披了件外衣便坐在梳妝台前，尹巧倩稀奇地跟在她身後，笑嘻嘻地替她梳妝打扮。尹巧倩自覺姑娘不同老夫人請安實屬不妥，卻亦不敢多言，她知道姑娘乃因那人日日於老夫人面前侍奉而望而生畏。若非懼怕鄢靈鈞落個教女不善的罪名，只怕她家姑娘今日亦不敢出蘭澤閣。

尹巧倩那日見顏柔媞身著黃衣漂亮，覺著自家姑娘亦嬌俏貌美，故特意命人替她拿來縠黃衣裳。鄢宓晞與她主僕多年，早便料想出她的心思，堅決不穿，愣是待她捧來一襲竹綠曲裾方起身。許久前她亦誤著黃衣，眼見韓王珣神遊他鄉，便料到橙黃乃他意中之色，自此未再著過黃衣。直至她那日目睹顏柔媞一身黃衣立於嫵婉殿，秋波如炬，當下她只覺橙黃是為顏氏而生。

韓王珣喜愛之物，鄢宓晞護之，從不逾越，亦不曾沾染。他原屬意顏柔媞，為了她亦曾努力將其忘卻，她不貪心，如此便足夠了。

「媳鄢氏請母親安。」

綠袖高揚，鄢宓晞跪地拜見蕭玟，繼而於她左方坐下。顏柔媞見鄢宓晞到來，連忙朝她躬身頷首。蕭玟握著鄢宓晞的手開懷大笑，問她為何近來總將自己關在蘭澤殿，若早些來便可與她共賞顏柔媞變戲法。鄢宓晞合群地笑著，不知如何作答，遂抱來珍珠於腿上玩鬧，忽地，珍珠往顏柔媞懷中躲去。

原不止人懂趨利避害，貓狗亦會。

「母親，我還有幾幅繡品未完成，便先回蘭澤閣了。」鄢宓晞見蕭玟與顏柔媞溫馨和睦，不願多加打擾，遂用完膳便退出寧德殿。「夫人。」她前腳剛踏出殿外，身後便傳來一聲媚喚。回首，顏柔媞果然立在她身後。「韓哥哥同我提起過夫人，說夫人是他見過最為溫厚婉順之人。」顏柔媞邊說邊靠近鄢宓晞。

鄢宓晞微怔，轉而笑道：「左不過影子，想來是將軍看錯了。」語畢，她朝顏柔媞頷首離去。「適才老夫人將夫人的繡作給我觀之，」顏柔媞趁她停步而快速逼近，挽著她的手笑道，「我從未見過如此繡法，不知夫人可願教我？」

此女恃寵生嬌，定然知其近來不好過而刻意炫耀之，好生無恥！

「好。」鄢宓晞訕道，答應了。

她原想轉身給顏柔媞臉色看，唯瞧見她清純無害的臉面，又剎時失了脾氣。

顏柔媬挽著鄢恣晞往西院客房走去，笑容可掬地命人沏茶，拿著兩塊手帕於她身旁坐下。「繡品總須先作稿圖，顏姑娘可想好繡些何物？」鄢恣晞喚來尹巧倩，讓她替自己研磨，轉而握著布筆蓄勢待發。顏柔媬撐著頭苦思冥想，忽地挽著鄢恣晞的臂膀笑道：「夫人覺著雙雁戲水可好？」

離離鳴雁，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玉指緊捏白布，沾了墨的筆凝在半空。

「好。」鄢恣晞強顏歡笑。

筆桿悠悠，白布漸現雙雁戲水，顏柔媬驚奇地望著鄢恣晞的畫作，對其讚不絕口。鄢恣晞將稿圖遞給顏柔媬，三催四請方使動尹巧倩拿來剪子與繡線。柔荑輕拈棕線，一捏一穿，幼若細絲的繡線安然無恙地掛在針孔上，再抵再過，鄢恣晞迅速地穿好兩根針。

「切記於長線那末打個結。」鄢恣晞將線繞在指尖，拇指輕推，繩尾隨即栓上結，「第一針必定自右上繞至左下，隨即從左上抽出繞著適才的線打個結，隨後於右下完針。」顏柔媬臉有難色，無論如何亦跟不上她，故她又放慢了速度。來回數次，顏柔媬逐漸掌握繡製技巧，樂呵呵地坐於案前縫補，有所成時，便興奮地將帕子遞給鄢恣晞檢查。

金光洩露，微暖的餘暉悄然打在兩位繡娘身上。

顏柔媬聰慧，不過一個午後便學會了一針一結的繡法。鄢恣晞喜歡繡製，今日又因此而廢寢忘食，便是連眼前人與韓王珽那段難以言喻的關係亦忘卻。她督促她繡製，她虛心向她請教，如此融洽親睦之景，真真怪異。

門前廣闊的身影頓時將鄢恣晞與顏柔媬身上的夕陽擋下，那人輕喚：「恣晞……你怎的於此？」

鳳眼閃爍，鄢恣晞見韓王珽與劉芊娥正立於門前，急忙起身行禮。她回首望了眼笑靨如花的顏柔媬及她手中將要完成的手帕，自覺該退場，便默然離去。

「顏姐姐，怎的費神繡那些無用之物？我們來鬥蛐蛐可好？這可是韓哥哥適才特意為你抓的呢！因此還險些被巡邏的樊翼天抓到，哈哈！」

僅是鄢恣晞穿鞋的瞬間，劉芊娥便說了許多，「為你」二字尤為刻意。

「韓哥哥你看，適才少夫人教我縫製的大雁。」

鄢恣晞頭也不回地踏出院門，不再理會身後與她無關的嬉鬧玩笑。

「華照公主真真過分，怎的說姑娘也是韓府少夫人，她卻整日代顏氏給姑娘話聽！少將軍亦是，既與顏氏不清不楚，又縱容公主胡言亂語，真是無情無義！」

「巧倩，失禮了。」

鄢宓晞回了蘭澤閣後，又坐於案前繡製入冬衣物，不肯用尹巧倩端來的晚膳。一針一結，她心平氣和地縫製，燈火闌珊，她似乎能望見往後伴燈作繡的未來。驀地，嫣然一笑，鳳眼生花。

「順便替我拿壺酒來。」

鄢宓晞朝欲出門取繩索的尹巧倩道，侍女茫然回首，她一再重複，那人終是離了蘭澤閣。上榻，掀被，取酒。她篤定她不會為她捧來酒，故抱著一早藏好的酒出了蘭澤閣。

近來劉芊娥幾乎日日往韓府跑，回回韓王珽皆相陪，自然了，他們皆為了顏柔姊而來。韓府的西廂可謂夜夜笙歌燕舞，銀鈴般笑聲日夜於韓府上空迴旋，真真熱鬧若新春。劉芊娥的媚笑尤為扣人心弦，嘹亮而清脆，便是隔著好些遠亦能傳入蘭澤閣。偶然，他們亦不如此紙醉金迷，西廂沉寂，韓王珽必與顏柔姊於思香殿密會。

孤男寡女，血氣方剛的少年與明媚如光的姑娘……

「鍾愷！」

鄢宓晞握著碧玉酒壺站立，秋風突襲，她搖搖欲倒。

「少夫人……」鍾愷見她於屋簷上危站，急忙敞手上前，「屋頂危險，你便先下來。」鄢宓晞連連搖頭，一不小心，又往前栽了幾步，轉而笑道：「顏姑娘在，王珽已許久不練武了，現下……當在思香殿同顏姑娘……飲酒作對。」鍾愷扶額歎氣，握著腰間的劍便上了閣樓。鄢宓晞見他忽然無了蹤影，慌忙含淚張望，險些自屋脊跌落。俄頃，腰間溫熱，她倒進他的懷裡。「少夫人，屬下……多有得罪了。」他於她耳邊柔道，隨即橫抱著她落了閣樓。

月明風朗，鍾愷抱著鄢宓晞走出韓府練武場，繼而撞見疾步走來的韓王珽與顏柔姊。

身披鎧甲的少年將軍抱著醉酒昏睡的少婦，他的下屬抱著他的妻。

微風徐徐，鄢宓晞散亂的青絲隨之飄揚，似藤蔓般於鍾愷的頸脖與唇間橫行霸道。她握著酒壺緊勾著他的頸，鎧甲堅硬，她挪了挪腦袋含糊道：「鍾，鍾愷……將軍，你好生薄情，竟將我也忘卻……」語畢，熱淚泫然滑落。

鍾愷蹙眉歎息，抱著鄢宓晞走過韓王珽身旁。

秋夜淒涼，顏姑娘伴著韓將軍賞月，鍾將軍抱著鄢姑娘獨行。

天賜良緣，鴛鴦譜下。

第二十三章：悱惻

天若水藍，似馬的祥雲於空中借風橫行，無意與猛虎雲相撞，霎時，柔合為一團木棉。風雖輕柔，不消一刻，卻教那片片雲華煙消雲散。極其細微的一聲「嚟」，參天大樹落下最後一片枯葉，今秋，它終歸孤獨落幕。

後苑中少年有三，花容月貌無數，形形色色，眼花繚亂。

「韓少夫人，你覺著許家姑娘如何？」

陳靜姝輕曳團扇，碧玉紅穗左搖右擺。

鄢宓晞低頭凝視案上的落英茶，黃花泛水，她並未察覺陳靜姝的目光，故依舊細賞杯中別樣的蕭瑟。尹巧倩於她身後輕咳了兩聲，將她自白日夢中驚醒，她便急忙躬身而立。

陳靜姝寬容，又和氣再問了一次，她便順著她的視線望去。湖邊的姑娘各有千秋，吟詩作對，吹簫起舞，作畫刺繡，她當真選不來，遂訕然搖頭。陳靜姝見她依靠不來，遂轉身同顏柔媞聊了起來。

鄢宓晞趁此離了坐，帶著尹巧倩於園中蹉跎光陰。

石子落水，悶聲沉下綠湖，不知水深幾多，頃刻無了影。及腰燈柱常年受著風吹雨打，又立於濕氣沉重的湖邊，外層已然爬滿苔蘚。對岸紅樹奪目，粗壯曲折的烏幹野心勃勃地向湖中延伸，恰巧於水心戛然而止，神似紅衣佳人對鏡梳妝。又一閃響，湖面漣漪蕩漾，湖中倒影盡數散去。

「少夫人好生雅緻。」

一襲青衣映入鳳眼，殷樂湄笑著上前同鄢宓晞點頭打招呼，鄢宓晞亦微笑回禮。韓王珽提醒過，殷樂湄非善類，應當拒之千里，故她拉著尹巧倩便往後苑走去。

「少夫人，我與你打賭，韓少將軍現下並不在營中訓練。」鄢宓晞聽罷，徑直往前走去，身後又傳來殷樂湄陰陽怪氣的聲音：「不信你瞧。」

鄢宓晞停步，緩緩轉身望向殷樂湄，只見她朝湖邊挑眉，鳳眼隨之移至湖泊。

湖面風平浪靜，火紅若嫁衣的老樹下杵著一對男女。綠瓦竹屋，韓王珽與顏柔媞於對岸密聊調笑，風吹紅葉飄，宛如民間新婚燕爾的小夫妻。

鄢宓晞燦然一笑，同殷樂湄冷道：「有勞樊夫人對韓府內務的掛心。」

紫袖迎風而鼓，韓少夫人昂首挺胸離去，獨留樊夫人於湖邊咬牙切齒。

鄢宓晞當真無事，此番卿卿我我她於韓府見得多了，早已習慣。顏柔媞剛住進韓府時，韓王珽似有愧疚，偶遣呂山往蘭澤閣送去衣飾玩物。時日久了，或許他厭了，只同她於宴會或晚膳會面。而自從鍾愷將她抱下練武場閣樓後，她便未再見過他，許是因為他終於逮得冷落她的藉口。那日她喝得爛醉，此事自是尹巧倩告訴她的，又能如何，那日他不也和顏柔媞私會。他們又扯平了，兩不相欠。

今日陳靜姝藉口為劉鼎三位行了冠禮的孩子選親，特邀幾位年輕婦人進宮作陪，說是要化解後生的窘境。蕭玟年過半百，失了賞心悅目的資格，鄢宓晞只得獨自入宮應酬。顏柔媞身處熾宮伴駕，韓王珽抽空入後苑倒亦合情合理，並無不妥之處。

鄢宓晞便與尹巧倩於後苑閒逛良久，玉指輕捧黃菊，聊以幽怨歎息相贈。突然，兩主僕隔牆聞見假山後女子嬌嗔，原想離去，卻覺男聲耳熟，故入院觀之。

「鍾愷，你怎的於此……」

鄢宓晞撞見鍾愷背對入口，腰間玉手一對，似與麗人熱吻，遂訕訕笑言。鍾愷聞聲變色，連忙轉身將情人藏於身後，見她盯著他手中的錦綉不放，又連忙將其收在身後。

「我明白了……今日宮中佳人多，鍾愷定是看上哪家姑娘了！」

「非，非也！少夫人誤會了……」

鄢宓晞噘嘴搖頭，轉而朝鍾愷眨眼，拉著尹巧倩便跑出後苑，全然不給鍾愷解說的機會。

夕食，陳靜姝並未替諸位公子定下姻親，卻按時結束宴會，鄢宓晞便急急回了韓府。今日出門得早，她並未享用完午膳，現下餓得慌，故又催又趕地讓尹巧倩端來晚膳。案上海味山珍多，用者唯一，蘭澤閣內出了碗筷的碰撞聲，便再無雜音。「巧倩，今日的炒杏仁好吃，你快試試！」鄢宓晞雙眸頓明，樂得直拍腿，笑嘻嘻地夾了一顆炒杏仁遞向尹巧倩，「張嘴，快試試！」尹巧倩順著她的意俯身吃下，亦連連稱讚廚子廚藝進步了不少。

這個秋日總是尹巧倩陪鄢宓晞用的膳，她目睹姑娘自傷春悲秋時至今日的豁達開朗，據她三年來的朝夕相處，她確信她已然放下了。得不到的，便應當乘早放手，免得傷人傷己，孑然一身亦可燦爛餘生。

鄢宓晞用過晚膳，便鬧著要泡澡，尹巧倩只得入了澡堂替她準備。霧氣繚繞，粉黃於水面盈盈晃蕩，她入了浴桶，抱胸閉眼沉思。前世今生，過往人事皆浮至眼前，那少年將軍終究無法於記憶中抹去。薰地，沒入水中，破繭重生。

靜心殿前無人，白衣飄飄，她披頭散髮地與明月對望。

風巡·青絲揚。

原凡塵世俗除銀月亙古不變外·萬物皆敵不過光陰匆匆·情·最為不堪一擊。

月色下·一女子花容失色地往靜心殿外跑·繼而撞上月下孤芳自賞之人。

「顏姑娘·怎麼如此慌張？」鄢沁晞將跌倒在地的顏柔媻·懵懂地順著她的眼眸往後望去。「韓哥哥.....」顏柔媻臉色煞白·握著鄢沁晞的手腕吞吐道·「韓哥哥.....適才華照喚我去睿君閣.....可不知為何.....」

鄢沁晞見顏柔媻說不明白·心急如焚地扔下她·邁步趕往睿君閣。

殿中無人·燭火黯淡·衣裳滿地·榻上似有人哆哆嗦嗦。

鄢沁晞幽腳走近一看·恰見韓王珽正著裡衣捲曲於榻上。「王珽·你飲酒了？」她四處顧盼·望見案上觴倒酒灑·轉而焦急地他將額上的熱汗拭去。她俯身取來棉被·小心謹慎地替他將蓋上·隨即將蹲在地上收拾殘局。

猛然·一陣灼熱貼上鄢沁晞的後背·她騰空而起·隨即被韓王珽扔至榻上。

他發了瘋地吻她·繼而跨在她身上解衣·她欲起身制止·他卻頹然將她摠在榻上。「王珽·我不是顏姑娘.....」無用·衣裳剎那退去。他若洪水猛獸·於她身上肆意啃食·絲毫不憐惜。鳳眼黯淡·她弗顧身上滾燙·沉靜地望著紫幔發愣。適才顏柔媻身著一襲白衣·她亦是白衣入屋·燈火零星·他認錯了人·吻錯了姑娘。

驀然·下腹一陣溫熱。她微微躬身·柔荑輕捧腿間的熱臉·熱浪隨即將她包裹。「我不是顏柔媻.....」語畢·酸楚長驅而入·若毒般迅速侵佔她的心房。「你終是我的.....」他於她耳邊啞道。

粗糙的手順著細腰而上·隔著青絲輕握玉頸·紗幔輕晃·珠墜為之鼓舞。柔荑圈上紅頸·熱潮層層不斷·小唇緊貼薄唇。良久·苦楚逐漸化為愉悅·喘息不斷·隱忍於喉的嬌喚終脫口而出。驟然·烏眉隨著一聲低吟而緊蹙。

他趴在她的肩上·艱難地自背後扯來被子·粗臂豪橫·他為她蓋上被子。

「小心著涼.....」

這是他今日同她說的第二句話·亦是近月以來的第二句。

非也·能讓他如此貼心的·世間僅顏柔媻一人·他是同顏柔媻說的。

天微熹，鳥啾不停，徹夜無眠的人拾起散落滿地的衣裳，逐一為自己添上。上蒼還藍著，是她往日最愛的暗色，興許過了今日便不會了。

清風拂面，髮絲張狂，她穿得單薄，難免哆嗦。

幽幽踏上木橋，無聲穿過那座無魚之池。橋邊一塊灰矇，她駐足觀賞，忽又笑之。未識韓王珧之時，她非人非鬼；初識韓王珧之後，她方得償所願成人一個；嫁給韓王珧之年，她又復人鬼皆非。

原她僅影子一枚，只可於日間存活，夜了，便與陰晦融為一體。

「姑娘……姑娘昨夜不是歇在了睿君閣，何故如此早歸？」

「出去。」

第二十四章：讓賢

「呂山……」

耳聞睿君閣內一聲呼喊，呂山破門而入。

韓王珧一手撐在榻上，一手猛往額上拍打，酒叟經鼻入腦，愈發頭昏目眩。掀被而起，恰見案上壺觴滿地，黑眸忽亮，似是憶起甚麼。半晌，他恍然道：「昨日柔姊來過？」呂山歎息點頭，邊替他穿衣邊嘟囔著：「昨夜……亦不止顏姑娘來過……」

「糟了，已是日上中天……」韓王珧慌忙於書架上尋找，小心翼翼地自架上取下長錦盒，邊往殿外跑邊道，「你同母親交代一聲，我晚膳方回府。」

呂山望著少主離去的背影直搖頭，聳肩行至案前收拾亂攤子。若論家世，他亦知鄢宓晞敵不過半個顏柔姊，唯兩人品性氣質相近，他倒亦不明少主為何對兩人的態度截然不同。世間果真講究先來後到，若然少主先是結識了鄢宓晞，或許結局亦將翻天覆地。

「呂山……呂山……」尹巧倩於睿君閣院外輕聲喚他，見他探頭，又朝他招手。躲不過，他只得硬著頭皮對付。尹巧倩抱著一籃繡線往院中東張西望，確保無有韓王珧蹤影後，悄聲向他打聽昨日睿君閣的動靜。呂山直哆嗦，昨夜睿君閣「動靜」可大了，大得足以讓人熱血沸騰。昨日他撞見慌忙出府的顏柔姊，轉而目睹鄢宓晞往內院奔去，故連忙跟上查看。他本欲入殿觀望，卻瞥見韓王珧抱著鄢宓晞上了榻，遂驚恐地轉身將門帶上。

「不知。」他轉眼聳肩道。

尹巧倩蹙眉撥弄籃中的五彩線，鼓腮道：「不知為何今早姑娘天剛亮便回蘭澤閣了，對我不理不睬，還將我趕出了殿外……我照顧姑娘亦有些時日了，從未瞧過她像今早那樣難過……不對，悲傷？痛苦？絕望？總之複雜得很……臉色亦差得很，毫無血色便罷了，同你……同你你腳下的枯葉一般！」呂山聞言，急忙縮腳搓肩，忽覺已入寒冬。「呂山，你道會否……」尹巧倩搔首摸耳，許久，她咬唇道：「會否姑娘做錯事，惹了少將軍不痛快，故兩人相互爭執了一番？」

呂山拍拍尹巧倩腦門，扶額往睿君閣走去。鄢宓晞溫順可人，尹巧倩追隨她久了，倒被她教得謙卑至極，竟有何事便全然往己身攬去。唯他絕不告知她昨日她家姑娘於少主那受了委屈，還被他的少主誤認為顏柔姊，若讓她知曉，明日少主吃食中必少不了毒物。

「對了，今夜老將軍亦於府中用膳，少夫人不可推辭。」呂山於橋上回望，朝院外愣頭愣腦的尹巧倩道，「少夫人若實在不願意，你便讓她好生歇著吧。」

尹巧倩似懂非懂地點頭，抱著繡線回了蘭澤閣，她於門外輕喚了幾聲，無人答應，便只得無精打采地離開。日跌，赤丹最為接近大地，光芒四射，著實奪目。她捧著一身姜紅曲裾立於蘭澤閣門外，又微微拍打門框，低聲道：「姑娘，呂山道今日老將軍亦於府中用晚膳。」鄢宓晞將自己鎖於殿內一整日，滴水未進，尹巧倩已不去思慮她是否願意出席家宴，只怕她早已於殿內餓暈。

芒光下，蘭澤閣噤若寒蟬。

尹巧倩惋惜地摸了摸為鄢宓晞新製的秋衣，轉身歎氣，忽地，背後傳來一聲朦朧「巧倩」。她急忙回首，恰見木門緩緩向兩旁開啟，鄢宓晞正面帶笑意地站在門後。

「姑娘！」尹巧倩莫名眼含熱淚，捧著衣物衝進殿中，好生替鄢宓晞打扮。她對昨夜之時絕口不提，她了解鄢宓晞的脾氣，姑娘若是願意開口，她必定洗耳恭聽。這身粉衣乃她前些日特意請人為鄢宓晞量身定制的，便是上頭的珠花亦是她自掏腰包讓師傅額外縫製的。今日她刻意於鄢宓晞腦後加了墊髮，腰後則依舊保留著她的髮束，左不過於她髮髻兩側簪上純銀流蘇步搖。既著粉衣，便該配粉脂與粉唇，細指三兩下，桃花美人面成。

鄢宓晞自鏡中依稀可見新式妝容，笑著轉身輕捏尹巧倩的鼻子，兩人攜手往靜心殿走去。天色愈發昏暗，如同過往夜幕初至般鴻蒙，又若今早的無望。粉衣入席，鳳眼緩緩抬起，十步開外亦有一粉衣女子，那人還沖她嬌笑。未料尹巧倩特意为她定制的衣裳還是那姑娘撞了色，高堂戲笑兩人親如姊妹，她亦頷首微笑。

他們不懂，夜深了，她又再退為影子。

「往日我便覺著少夫人生得標緻，今日方覺是我見識淺薄，少夫人美得無法言喻。」那姑娘伶牙俐齒說著，還拉著老夫人評理，逗得眾人哈哈大笑。她亦笑了，開口道：「顏姑娘貌美，便是頭上的髮簪亦因而生輝。」玉手輕撫玉簪，杏眼悄然瞟向鄢宓晞身旁的男子，姑娘嬌道：「不是我選的。」

鄢宓晞微微笑著，又是低頭進食。

韓忠亮興致忽起，命人奉上美酒，帶頭吟詩作對。她文采欠佳，僅能對上兩三回合，往後便只有飲酒自罰的下場。蕭玟笑稱她定然貪圖老將軍的佳釀已久，有意輸之，以此換得品酒的機會。那姑娘亦笑著，卻又道今日若是同她比繡作，這些甘露可使眾人爭相飲之。

日沉，此家宴終是完結。

她跪地朝高堂拜別，越過男女，悠然走出靜心殿。往後好些日，她便未再見過那對男女。她躲著他們，他們亦避著她。

同一將軍府內，好似住著三家人。寧德殿寡清，偶然傳來幾聲貓叫，蘭澤閣寂靜，好似那處並無人住著。西廂不同，既熱鬧亦快活，無時無刻皆傳來陣陣姑娘嬌笑。忽有一日，西廂亦萬籟俱寂，她使命

尹巧倩打探為何，那丫頭回稟屋內僅姑娘作畫。她換了一身鸚藍曲裾緩步走向西廂，姑娘見她來，連忙笑著迎上去。她拉著姑娘於案前坐下，命人奉熱茶兩杯，繼而柔聲開口道：

「柔姊，與我談談可好？」

姑娘見她神色肅穆，遂將笑臉收起，端坐於一旁。

「你可是當真喜歡他？」她問姑娘。杏眼訕訕，片刻，那姑娘點頭道：「少夫人聰慧，我便知瞞不過你。」

她問姑娘是否願意嫁給他，又愧疚道若屈居人下是否還願意。那姑娘思索片刻，猛點頭，直言若當真愛一人，何須介意身份之高低，能長相廝守已是莫大的恩德。

「好，那我便替你安排入府事宜。」她握著姑娘的手笑道。姑娘木然，淚水盈滿杏眼，哽咽道：「少夫人當真可助柔姊如願？」

她點頭，溺愛地替姑娘理好額前碎髮，同姑娘再三保證後方離開。

藍天白雲下，她仰望乾枯死亡的老樹，勁風過，枝丫戰慄。那日他想著那姑娘，卻吻著她的頸，得意且含怒道終將她得到。想來他真真渴望同那姑娘白首到老，且那姑娘亦有此意，她該是樂於助人。尹巧倩陪她讀過詩歌，大雁忠貞，故古人對其情有獨鐘，便是如今的婚嫁上亦免不了執雁為聘。姑娘素日含蓄嬌羞，卻讓她教其繡製雙雁戲水，她因而憶起〈匏有苦葉〉，彼時方知姑娘焦急難耐的心思。

姑娘於府上住了整個秋，該替她與他謀劃了。

第二十五章：巫咏

對鏡施朱，磨粉描眉。

秀髮菁菁，自香肩而落，淡然垂於胸前。柔荑輕捧，為之簪上金葉釵。指尖沾紅，從上往下塗去，薄唇抵之，粉中一抹鮮紅。

冷風透窗，妙人不禁拉緊衣領，鳳眼隨之落於己身楓紅曲裾。黃襟紅衣，前承秋日，後繼冬梅，果真秋冬最為奪目之色彩。

「婢子已命人著手清理雲峰殿，姑娘可想前去瞧瞧？」

尹巧倩走進蘭澤閣，哆嗦地走向鄢宓晞。紅妝頷首，她便扶著鄢宓晞起身。兩人正欲出門，鄢宓晞俯首立於門前，若有所思地打量一身紅衣。她往日所著的婚服亦是黑袍紅紋，可從未穿過如此明目張膽地妖艷，總覺著不大適合。尹巧倩知她所想，怕她鬧著要更衣，急忙推著她出了蘭澤閣。

日光下，紅衣耀眼，池面波光粼粼，錦鯉躍水觀之，繼而沉於水底。

鄢宓晞走出蘭澤閣院門，往左行之，繞過花圃，於雲峰殿駐足。殿前人聲鼎沸，侍女伏地擦拭地板，男奴則不斷搬置家具。「少夫人，此案桌已然生裂，可要換之？」男奴抬著一張木桌行至鄢宓晞跟前，對於舊家具的去留感到困惑。「便換了，記得尋師傅修補。」鄢宓晞揚手讓男奴扯下，又轉身同尹巧倩道，「你便將老夫人前幾日賜我的琉璃花瓶添進雲峰殿，綠蘿雲紗亦莫忘了。」尹巧倩鼓腮點頭，心有不甘地又回了蘭澤閣，一路上低聲嘮叨姑娘敗家。

雲峰殿前人來人往，日雖高掛，唯冷風瑟瑟。鄢宓晞昂首望了眼滿佈彩雲的藍天，暗忖秋將去，指不定何日睜眼便又是漫天大雪。她耳聞侍女捧水走向雲峰殿，嘩啦一聲灑去一半，竟不生氣，嘴邊反倒微微揚起。

「夫人可是不喜歡蘭澤閣？」

左耳忽有溫熱，鄢宓晞急忙轉身往後退去，連忙低眸朝身後的人屈膝行禮。

韓王珽雙手背在身後，緩步靠近她，愣是瞧不明白無人居住的雲峰殿何故這般熱鬧。

鄢宓晞驚恐地往後去，柔聲道：「妾昨日答應柔姆入府一事，故今日命人操辦之。」韓王珽又往雲峰殿看去，腳卻未停走向鄢宓晞，不明所以地搖頭。「柔姆於府上居住多時，若再不予名分，恐怕往後白白惹人非議……」紅唇不安地吐字，麗人連連往後退步，不慎絆腳向後仰去，粗手隨即捧上窄背。「名分？」他笑問，將她鎖在胸前。

眾奴嘩然，連忙忍笑退去。

日央，金光刺眼，紅衣與之爭輝，饒有取勝的廣志。

「你想錯了。」韓王珣寫意地俯視動彈不得的鄢宓晞。她搖頭，他笑著一再複述，換來一聲嬌嗔：「老夫人亦屬意如此」他一手摟著她，一手撫摸她的腦袋，又問她若非想錯了，何故那日半夜便跑了。她又搖頭，忙著自他懷裡掙脫，卻依舊徒勞無功。驀地，他側臉湊近她耳畔，帶笑低語：「夫人同我歡愛那日。」

鄢宓晞驚詫地立在原地，紅妝已然被臉下的鮮紅奪輝。韓王珣伺機吻了她的左臉頰，將她一把抱起，興高采烈地走出雲峰殿。

「王珣，快將我放下！」

「此地不適合談天，我們換個地方。」

韓王珣方踏出院子，下人的嬉笑聲便急匆匆闖進他的耳裡。他猛然轉身，她急忙難為情地埋首於他頸間。「都不許跟上來。」他同那群男女挑眉道。

此乃韓府，他是韓家二公子，她是二公子的夫人，該是他們目中無人之時。

「快放我下來……蘭澤閣不在這個方向……」

「這呀，是去睿君閣的路上！」

韓王珣抱著鄢宓晞繞了韓府大半圈，下人忍笑不俊，紛紛埋首佯裝不知。鄢宓晞無力反抗，索性埋首在他肩上作罷，任由他耍性子。

「關門。」他朝守在睿君閣外的呂山道。「唯！」呂山見少主抱來少夫人，嬉皮笑臉地帶門離去。

韓王珣乾脆，二話不說地將鄢宓晞放倒榻上，隨即撐著身子覆之。粗指撫眉，他望著她良久，她亦與之相視，今日無所遁藏。

「那日我飲了幾口酒，忽覺不對，便將柔媼逐出房門。你來，我原也想將你攆走，唯許久未同你親近，便著了魔道」他將吻落在鳳眼上，又輕聲道，「我翌日方知華照於酒中下了藥，便將她訓了一頓，這些日亦賭氣不見她我怎會連自己的夫人亦認不得呢？」

紅唇輕揚，柔媼愛撫著他的鬢邊，紅妝頷首。

懷中人著實柔媚，他又吻了她的唇道：「起初我確無意冷落了妳，而後則是心有不甘……宓晞以前便

與鍾愷相識？」那日她躺在鍾愷懷裡落淚含糊，他妒火焚心，便是鍾愷亦受了他的冷落。她搖頭，已然記不清那夜稀里糊塗言語何物，他便忍痛複述，她卻噗嗤笑了。

「興許.....只是多了『鍾』字。」玉指繞著他胸前的衣飾，她倒淡然無畏。他又追問她所言為誰，她卻仰身親他，繼而沾沾自喜地落在枕上。

若無吻便無事，韓王珣最為受不得挑釁，故決意今日要將鄢沁晞拿下。

濕吻若雨，紛紛擾擾地撒在紅臉上，轉而侵佔玉頸。往日掌刀持矛的手今日尤為輕柔，與柔吻配合得滴水不漏，待她發覺時，釵下髮散。

「王珣.....」

鳳眼忽閃，她欲起身，他已解衣覆之，又以唇堵嘴。粗若樹幹的臂膀寂然游入玉背，帶鬆衣除。

玉頸下粉紫斑駁，薄唇隨之溫潤。那日匆忙，未來得及細賞，今日便隨吻逐寸品鑿。掌傾玉翻，繼而輕而易舉地將蝶翼骨啃噬。熱氣沉重，幔顫珠舞，悶哼有兩，酸楚化歡愉蔓延。驟然，嬌歎蘊藉，高樓頹傾。

橙光倚窗窺之，男人將女人往身上攬，枕著青絲埋首於螭頸上。指尖不安分，又於香肩撩撥，當真扣人心弦。

「此為何物？」

她膚若凝脂，沐浴日光，粉橙盈盈，唯是左肩上有一損毀若翼的印記。

鳳眼閃爍，咬指含糊推辭，他又追問何故疤痕兩道，她便笑著轉身摟住他。他笑了笑，俯首隔著髮絲吻她。

「王珣，你與柔媬究竟如何？」她自被下探頭問。

他捏著她的臉蹙眉，笑言不過自小一同長大的玩伴，大抵親若兄妹罷了。她不信，趴在他身上質問韓府往日欲向顏府提親一事，他懵然，說是往日常年於塞外征戰，從未聽過此等趣事。

「那為何柔媬不回顏府，反倒住在韓府？又何故華照及母親皆道你傾心於她？為何，為何，為何.....」她氣鼓鼓地戳著他兩腮，怎的亦不信他所言。他無奈歎息，摸著她的頭笑道：「柔媬與鍾愷相互傾慕，唯鍾愷出生寒門，不為顏父中意，唯韓府便利兩人出入。我亦從未說過喜歡柔媬，許是平日為了替他們掩護，倒教母親有所誤會.....所以沁晞，你可知你那夜的醉話不止讓我一人難過？」

她恍然大悟，忽憶陳靜姝為公子選親之日，鍾愷與姑娘於花園擁吻。原來那日鍾愷身後站的乃顏柔媻，而他手中的錦綉亦是出自顏柔媻之手.....是故顏柔媻想入的是鍾府，而非韓府。鳳眼驚奇地望著他，隨之無聲潛入被中。「快入冬了，小心著涼。」他用棉被全然將她覆蓋，又是低頭輕吻。

他撐著頭遙望門邊，夕陽打在地上的紅衣，黃袖光輝燦爛，宛若夢中那抹梨黃。

「蕊晞，有件事我想同你說。」

他語氣正經，她連忙探出被外，又閉眼趴在他身上。

「我時常夢見一位身著黃衣的姑娘，夢中感情真摯，回回醒來便是蝕心之痛。夢境零星，依稀記得有三。不知何時相識，我身著鸚藍胡服，那姑娘亦身著鸚藍胡裙，我同她於道上擁吻。而後又不知為何，她於軍帳出現，我同她同食同休，甚至同床共枕.....再後來她便離我而去，我心生不捨，故摟著她於樹下擁吻，還險些失了分寸.....」

胸膛忽涼，他連忙低頭望去，驀地，恰見她正合眼落淚。他道她必是難過了，遂連連同她致歉，她卻含淚於他唇上輕啄。

「蕊晞，前些年自巫味歸國，我大病了一場，便是哥哥如何戰死亦記不清了.....於我夢中，那姑娘無臉，僅肉皮一張。我以為癡夢一場，可情感真切，更為之落淚。我又疑心或與那姑娘於巫味偶遇之...我本欲將她遺忘，你卻出現了，從此那姑娘有了臉，同你一般。」

他搖搖頭，將她抱緊，她卻笑著吻了他的胸膛。玉指輕撫臂肌，她翻身躺在他身上，完全將自己交託於他。

「後來許久，我分不清世間是否有此人，亦不知我究竟是因那姑娘而傾心你，還是因你而憐惜那姑娘.....蕊晞，我吻過她，同她共眠，甚至差些同她有了肌膚之親.....你便絲毫不氣惱麼？」

肩上腦袋搖晃，她撐在他身上吻他，輕咬他的耳珠道：「你便說過了，那黃衣姑娘因我而有了臉，可不就是你心悅我？」

他想了想，似是有理，又摟著她躺在榻上，胡亂親吻。柔荑推搡，她於他的吻沉溺，含糊夜深，人亦餓了。他卻心懷不軌地笑了，厚顏無恥道夫人先讓他果腹，稍後再喚呂山傳膳。

「王珽，我當真餓了.....」

「便再一次.....絕不賴皮.....」

她打了個噴嚏，他連忙拽著被子覆上，雙雙跌入歡愛深淵。被中漆黑，他體內的猛獸再次為之召喚，

無法無天地欺侮無處逃竄的獵物。

「明日若於朝堂瞞著.....豈不丟人了？」

「恣睢忘了，明日下沐.....」

「下沐.....王珽，癢.....」

驀地，棉被高隆，她跨坐在他身上，俯身纏綿她失而復得的「韓王珽」。玉指輕撫腹肌，指尖微溫，她是那姑娘，那姑娘亦是她，本是同根生——

身著胡服的少年恐懼身後來人，故轉身摟著少女往牆上走去，狂妄地吻她。來人囂張，對少女辱罵不止，少年憤恨，柔聲安慰她——

少年欲離開，少女緊緊跟隨，他轉身呵斥，她便悵然離去。適逢雨季，少女無處可去，遂躲於樹下避雨，將倒之際，少年撐傘出現。他偷摸著將她帶回了軍營，扔給她一襲黃衣，說是自巫昧王宮搜羅而得——

少女匿於軍中好些日，恰見鍾愷路過，遂哀求他為她帶來爐具及食材。她蹲在少年帳中煮食，又強迫鍾愷試味。少年久久未歸，少女問鍾愷小將軍何在，鍾愷拔刀相向，要她喚「韓小將軍」，而後冷道少年位處河畔。少女溜出軍帳，未見河中有人，卻目睹草蛇逼近，遂連連往後退去。少年出水護她，她卻失腳帶著他往水中倒.....她懼水，出於本能地胡亂掙扎，順著他的腹部而上，轉而緊緊摟住他的肩——

軍帳忽有異動，少女急忙躲在椅後，回眸卻見少年正盯著她。她興高采烈地讓他品嚐剛烤好的餅，一番好生勸說，他方肯品之。帳外似有人走近，少年連忙打開屏風，帶著少女往榻上躺。日夜擔心受怕，她累極了，遂於他懷中睡下——

少年得知該啟程離去，遂贈少女一袋銀兩，繼而得她一吻。近月的相守相惜，少年確對少女動了心，故摟著她靠於樹上熱吻。玉頸生香，懷中一片滾燙酥軟，他險些便失了分寸，好在她即時制止。少女離去，少年對著竹林高喊：

「願合兩姓之好，於嬾待卿歸。」

彼時她還不太識中原話，僅是明瞭了後半句，未知前句何意。入了鄴府，尹巧倩說此為欲結良緣之意，便是中原男子給女子莫大的承諾。她心生歡喜，決意今生無論如何亦要嫁他為妻。

她是巫昧姑娘，他是他的黃衣姑娘，他是他的諾言，他是他的妻，她是韓王珽的唯一。

第二十六章：望君永安

「王珽，該起了。」

鄢宓晞側躺於榻邊，心滿意足地望著熟睡的韓王珽，不禁用手輕撫那張俊臉。他嘟囔了一聲，隨即又沉沉睡去。

「該用早膳了，若再不起，可該誤了時辰。」

韓王珽點點頭，緩緩睜眼，又賴皮躲進鄢宓晞的懷裡。她寵溺地俯身於他的右臉親吻，又哄了他片刻，他方自榻上起來。

尹巧倩帶著侍女與蘭澤閣偏殿設宴，親自替兩位主上擺好碗筷，順勢盛了兩碗紅豆粥。鄢宓晞替韓王珽換上常服，於他的髮冠簪上銀簪，牽著他來了偏殿。

韓王珽原想讓尹巧倩將鄢宓晞的物品皆搬至睿君閣，唯睿君閣靠近前廳，且鍾愷與呂山兩人常來往，他才不願她與外男多加接觸，決意將她安好藏於深府中。雖說鍾愷欽慕顏柔媻，怎麼說亦是正值精力旺盛的少年，亦不是無可能移情別戀他夫人，該好生防著此人。至於呂山那小子，往日便常盯著他的夫人看，唯知他厲害，倒不常於蘭澤閣逗留。

總之，蘭澤閣最是安全，定能隔絕他家夫人身旁的狂蜂浪蝶。

「王珽因何發笑？」

鄢宓晞抿著筷子看向韓王珽，他愣了愣，連忙搖頭，給她夾了個蛋餅。

日頭愈發猛烈，寒風亦隨之狂傲，將大嬪僅有的溫暖吹散。

韓王珽替鄢宓晞綁上擎衣，塞了一塊翡翠在她手中，旋即牽著她出了蘭澤閣。兩人方至西廂便撞見劉芊娥，她見他們攜手並肩，氣呼呼地將韓王珽拉至顏柔媻身旁。

顏柔媻兩日前的夜畔收到劉弘昭令，命其於三日內啟程返回永安。韓王珽心中不安，眾人皆以為她此番無需再回常樂宮，劉弘此舉顯然未對大嬪放下戒心，她此番回宮必是兇險萬分。陳靜姝亦曾向劉鼎求情，不願姪女再次涉險。可若將顏柔媻留下，則是抗旨造反，而大嬪尚未有與之抗衡的能力。

顏柔媻因此回了顏府少住兩日，今早亦是親自事奉雙親用了膳方回韓府收拾衣物。她自是不捨大嬪，喜歡此處的人與事，何況此地有讓她流連忘返之人。

「屬下見過將軍。」

鍾愷身著鎧甲於韓府門前守候，抬眸，眼中僅紫衣姑娘一人。顏柔媞眨巴杏眼，不忍再望，徑直上了馬車。劉芊娥與鄢宓晞隨之亦鑽進馬車。

呂山駕車，韓王珽與鍾愷則於前策馬開路。車馬聲雜，顏柔媞低眸望著掌中的雙雁帕子無言。劉芊娥還道她不喜鄢宓晞，故又開口擠兌鄢宓晞，見她今日無動於衷，更是怒火中燒。鄢宓晞望著神色哀愁的顏柔媞，原想寬慰幾句，忽睹她悄然落淚，遂連忙扭頭與劉芊娥拌嘴，好讓她獨自紓解心緒。

「吾乃華照公主，爾膽敢辱罵我如雀吵鬧！」

馬車於懋城南面的山腳停下，劉芊娥罵罵咧咧地下了車，挽著顏柔媞擠在韓王珽身旁。韓王珽推開她的手，又走至鄢宓晞身旁，笑著將她摟住。

「這花包我繡了好些日，是給嫂嫂的拜別禮。」顏柔媞笑著自袖中取出紫錦香包，握著鄢宓晞的手笑道：「往日未覺有何不妥，昨日方憶起，我既喚王珽『哥哥』，便該稱你『嫂嫂』。」

鄢宓晞含笑點頭，亦自袖中抽出一副雙雁齊飛的刺繡贈給她，顏柔媞細賞，忽見「鍾顏」二字又紅了臉。韓王珽輕咳一聲，推著鍾愷站在顏柔媞身旁。劉芊娥左顧右盼，先是不解顏柔媞那句「嫂嫂」，而後不明何故鍾愷於顏柔媞身旁紅了耳根。

「華照，鍾愷會護送柔媞出城，我亦難得可同宓晞出遊，你便」韓王珽抵了抵嘴，朝身後指了指，訕然笑道，「呂山可送你回宮。」

劉芊娥順著韓王珽的手往後望去，恰見呂山正牽著馬車同她招手，又連忙回眸，茫然間瞥見顏柔上手巾「鍾顏」繡作，幡然醒悟。

「你們膽敢欺瞞本公主！你們！」劉芊娥惱羞成怒，玉指顫巍對著眼前兩對男女，隨即轉身上了馬車，還不住吶喊道，「你們等著！回了宮，我定要王兄治你們欺上瞞下的罪！」

韓王珽聳肩，摟著鄢宓晞同劉芊娥揮手道別。呂山揚鞭拍馬，馬車咕咕向前遠去，山腳幽幽飄著劉芊娥的尖叫。

眾人笑而不語，並肩往山上走去。

日掛高空，光芒耀眼，一時失了秋冬之悲涼。男女沉默走著，未覺身後兩人弗見，依舊無言登高。

驀然，男子握緊腰間的銀劍，望著低眸的女子道：「柔姍，我前些日已向顏府納彩，昨日已得問名。」

杏眼靈動，女子怔怔地望著他。

「柔姍，你父親終是同意了我們的婚事。」他笑道。

自十四歲於熾宮相遇，他便欽慕她，礙於身份低微，他未敢追求，卻換她質問何故讓她等待。得了她的默許，他便年年向顏爾求親，便是她遠赴永安亦未曾放棄，卻屢遭顏府回絕。

耗了五年光陰，他終可光明正大地於眾人面前牽起她的手。

潸然淚下，她抱著他不放。他俯首親問她的秀髮，於她耳畔輕言：「今早我已遞書請求大王賜婚。柔姍，待卿歸，必許一身華服。」

她喜極而泣，正想著兩身婚服相見的未來，忽又憶起劉弘，故驚恐地搖頭。他憐愛地抹去她的淚，厲聲道那人無反對的理由，若不讓她歸國，他便陪她留在永安。破涕嘆嗟，她又靠上那副冰涼的盔甲，閉眼任陽照耀。

雲卷雲舒，山野蒼蒼，風吹而雲散，散而復聚。有期可至的等待無有迷茫，日夜所思，光陰驟逝，別離與相聚不過剎那。因著盼望，即便前路滿佈磨難亦可甘之如飴，便努力地，靜候歲月前移。

「王珽，有兩匹馬。」

「恣睢何意？」

「我們還未策馬出遊過。」

韓王珽捏了捏恣睢的臉，撐馬而上，遞手將她抱上身前。恣睢許久未騎馬，心中歡樂，忍不住高呼拍手。他笑著搖頭，一手抱她，一手扯著韁繩馭馬。

「王珽，我們將馬騎走了，柔姍與鍾愷怎麼辦？」

「這不就是你想要的。」

恣睢燦笑，驀然扭頭親吻韓王珽，他措手不及，急忙扯緊手中的韁繩道：「恣睢你坐好，危險。」她滿心歡喜地回頭坐好，亦輕扯著他手中的韁繩。他忽覺意猶未盡，又靠在她肩上撒嬌道：「恣睢，你便再吻一次，再一次可好？」她抿嘴搖頭，笑嘻嘻地望著前方。

有些事物僅此一次，錯過了，便是錯過了。

鍾愷牽著顏柔媻走下山，見馬失了一匹，料想必是韓王珽夫婦為之，唯出關時間將至，現下可真愁人

「我坐前頭可好？」

顏柔媻漲紅臉低語，鍾愷頓有所悟，連連點頭。如鄢懋晞所願，他們同他們一般，親密無間地共騎駿馬。

背貼背較面對面摟抱來得曖昧，身前之人可有喘息機會，亦有利身後那人觀望，便是如此仍可探得彼此的呼吸，氣息，心跳

「鍾愷，」她驀然回首捧著他的臉，兩唇相抵，梨花帶雨，「我若無法全身而退，你便另覓佳人，勿誤此生。」

溫唇自紅唇移至粉面，繼而順著下顎攀上涼耳，他於她耳邊啞道：「此生唯你不娶，永安負你，我定負永安。」

白絮飄揚，寒涼如期而至，秋已過，換冬耀武揚威。霎時皚皚，向南的男女與向北的夫婦皆為茫然侵吞。

吾不負天下，倘若天下傷君一毫，必讓天下葬之。

第二十七章：執子之手

碧綠於白茫中穿梭，枯枝輕勾青絲，來人跨進院門，換上端莊碎步。灰皮靴踏上紅板橋，若隱若現的足跡隨之留下，曲折蜿蜒地向前衍生，繼而於蘭澤閣門前幽然而止。

「好冷！」尹巧倩入了烤著炭火的殿內，氣溫驟異，不免直發抖。鄢宓晞見她狼狽，邊是訓斥她不著警衣，邊是掩嘴偷笑。

尹巧倩搓著手臂走至鄢宓晞身旁，替她將繡品收起道：「姑娘，少將軍回府了，現下正於思香殿練字。」

鄢宓晞聽罷，急忙起身披上警衣，不顧尹巧倩而去。勝在尹巧倩機靈，連忙將她踉住，強行塞了把傘在她懷中。她朝尹巧倩吐舌，撐著傘便往思香殿奔去。

狂風呼嘯，雪色亮白。

思香殿內炭火悲鳴，熱氣蒸騰，門忽開，風雪皆至，繼而為溫熱而暖化。

「來。」

韓王珣朝站門前鄢宓晞伸手，她笑著轉身將門帶上，轉而牽上他手坐在案前。她滿臉嫣紅，警衣上沾滿雪絮，一看便知乃冒雪跑來。滾燙的厚手覆在玉面上，他笑著替她暖臉，又握著她的手親吻。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鄢宓晞拿起兩片牘閱覽，轉而喜滋滋地看向韓王珣，嬌柔道，「王珣可是寫給我的？」

韓王珣方抿了一口熱茶，聞言險些嗆傷，愣是咳了許久。

「你不願同我白首麼？」鄢宓晞見他忍笑，料想己身記錯了意思，卻又詭辯道，「與君說定了聚散無常，唯握君手直至白首往日老夫子便是如此同我說的！」韓王珣咬唇眯眼，捏著她的鼻子笑言：「大霽的夫子斷不會如此解，宓晞的先生可是姓鄢，名喚宓晞？」

鄢宓晞見韓王珣看穿她的心思，只得求饒認錯，轉而晃著他的衣袖，要他解給她聽。他笑著搖頭，她又好生哀求，他依舊不依。

「那如此呢？」她扯著他的袖子，昂首於他左臉頰輕啄，「可願意了？」

鳳眼俏麗，她正得意忘形地搖頭晃腦。她近來總是這般無理取鬧，知他招架不住，便常常以撒嬌勸降。

他輸了，遂摸著她的額髮道：「此詩歌名喚〈擊鼓〉，講的是將士生死與共，共赴國難之意。你適才解得倒不完全錯，便是錯解了情誼。」

鄢恣晞微怔，望著韓王珽身後的暗門沉默，原他並非在練字，乃為逝去的同袍哀悼。

「不過我喜歡恣晞適才的解法，我願與你相守至白首。」他將她的頭扭回來，望著那雙心事重重的鳳眼深情道。她鑽進他的懷裡，摟著他不肯放，只唯唯諾諾地點頭。忽地，她起身望了眼那扇暗門，又問：「大霽與巫哧王珽是否恨極了巫哧人？」

狂風大作，雪落之影倒於棕木地板，歎息隨炭火的霹靂而消散。

從何說起呢，他雖記不清那些往事，只記得兄長死於前幾年的巫哧戰場上。自十歲起，他便先後隨父兄出征巫哧，雖非回回上場，卻亦從旁觀戰多時。四年前，哥哥領兵迎戰巫哧，他與樊翼天隨軍出行，他自西部回大本營聚集，卻得知兄長戰死的消息。他傷心欲絕，因此大病一場，行軍艱苦，回到熾國後又臥床數月。

「忘記吧，便都忘了。」鄢恣晞見韓王珽神情痛苦，愧疚地掩蓋他的雙耳，好似如此便可替他將一切的殺戮驅散。「恣晞，」他搖頭苦笑，握著她的雙手恨道，「巫哧乃我此生最恨。」

那雙黑眼眸厲害，瞳中皆是怒火，連著鄢恣晞亦燒為灰燼。他道他恨極了巫哧，可她是巫哧姑娘，他若知曉了，可也會厭她？他確實先前對她許下締結良緣的諾言，唯不久後他兄長便死於巫哧人手中，當時他可後悔過輕許了諾言？不是的，她如今乃鄢恣晞，不是巫哧人，那黃衣姑娘早已隨他葬身巫哧，他必不恨之。

「恣晞，好在你出現了，那些痛苦已然消滅過半。」他捧著她的臉笑言。果真，他是愛她的。「王珽。」她輕喚，繼而摟住他的脖子，毫不猶豫將唇遞在他嘴邊，他欣然俯首接受，緊接是一番綿柔。粗指於細腰動彈，她嘻嘻往後縮去，卻又被他一把攬至懷中。

「少將軍，顏姑娘有信。」

門前立一躬身人影，呂山正拍門回稟。韓王珽起身取信，鄢恣晞便安坐原位解下警衣。他邊閱信邊走向她，英眉輕挑，他笑著坐下。玉指捻起信件，鳳眼於紙上迅速掃視，她時而莞爾一笑，時而抿嘴頷首。

顏柔媵重歸永安近月，韓王珽方得此信一封，心中的不安終可放下。她於信中向韓府眾人請了安，亦包括鄢恣晞，又言近日沉醉於刺繡，倒是心平氣和了許多，而信末一行最為鼓舞。

劉鼎已請旨為顏柔姍及鍾愷賜婚，劉弘與皇后並無異議，更聲稱要為她備下十里嫁妝。

「太好了！」鄢宓晞興奮地眨眼聳肩，回頭又吻了韓王珽的左臉頰。他奈她不了，只得作罷，便是由著她於白日蹂躪他。

「王珽，你還未同我說柔姍與鍾愷的往事呢！」她又挽著他的臂膀噘嘴，轉身躺進他懷中取暖。他思索著，她便抵在他的胸膛仰望他，還不住地搖頭。

這倒考起了韓王珽，此事年代著實久遠，已是五六年前的事了。鍾愷較韓王珽年輕一歲，當年乃韓聘瑋帳下新兵，兩人因此而結識。鍾氏原為商賈，靠販賣漁獲為生，唯鍾愷一人投身公職，不願經商。亦正因此，顏爾及熾國士族不屑鍾府多年，常於背地裡嘲諷鍾府門檻低賤。

熾宮侍衛考核分為三輪，首輪乃筆試，次輪為小組考核，末者則是武士對決。五年前，顏柔姍入宮探望陳靜姝，恰逢宮中選拔侍衛的第三輪，便留下觀摩。鍾愷與樊翼天對決，將其打得落花流水，樊氏不甘，先是打了他一掌，繼而將手中的劍向他扔去。他原可躲過此招，驚覺劍已失控地往擂台外飛去，故連忙下台將劍擋下。

染血的利劍哐啷落地，鍾愷蹙眉俯視左胸的破衣，緊緊牽住險些中劍之人。鍾愷落了擂台，自是輸了比武，唯劉鼎依舊下詔將其編入護衛軍。他救下的，正是熾國王后表姪顏柔姍。

樊翼天險勝，雖順利加入護衛軍，卻因此備受同僚嘲笑，然鍾愷亦不好過，仍遭同袍嘲諷救對了人。世事一向如此，稍有不慎惹人嫌，團圓美滿亦遭妒。鍾愷長於眾人的白眼，早已看透人世涼薄，故向來獨來獨往。唯顏柔姍不同，初入世的深閨姑娘總是天真爛漫些，自那日起便對鍾愷難以忘懷。

自他為她受了劍傷，她便帶藥偷摸至了軍營好些次，唯他回回皆無好語氣，不惜與她爭執。

「為何總不好好換藥呢？眼下便入夏了，且傷勢拖了一月之久，若再不多加護理，只怕你那半隻手都該廢了！」她漲紅臉指責他，又將藥塞至他懷中。他倒好，隨手將藥扔進箱子裡，冷嘲熱諷道：「我不過替你擋了一劍，你便隔三差五地尋我，不知者還道你欲以身相許！」

顏柔姍出身高貴，怎能受此侮辱，遂氣急敗壞地跑出營地，咬著唇回了顏府。鍾愷事後懊悔不已，暗忖己身愚笨，竟弄巧成拙。往後兩人雖多次於熾宮相見，唯顏柔姍皆對鍾愷視若無睹。樊翼天得知，心生暢快，遂攔下顏柔姍，對其好生嘲諷。鍾愷巧遇，揮拳將他打倒，拉著顏柔姍便往宮門外走。

她還記著他上回的羞辱，故甩開他的手嗔道：「適才不過受了幾句諷刺，柔姍不敢勞煩鍾公子，就此別過。」她挪步離開，他情急之下抓著她的手腕道：「世人皆言顏家姑娘聰明伶俐，柔姍你怎的便是不明我的心意？」

語畢，藍天碧雲下無有言說，寂靜若夜。

他訕然鬆手，撓首撫耳道：「你因我受傷尋我，我若好得快了，往後你就不會來尋我了。」

原是他欲以身相許。

「鍾愷。」她低眸輕喚他，忽地拉著他的手腕於他右臉一吻，轉而柔聲道，「那我往後常些入宮可好？」臉上溫潤，他茫然點頭，又瞟了她一眼道：「我欲為左臉討之。」粉臉霎時紅彤，她搖搖頭，甩開他的手便急步離去。

倩影婀娜，那身粉衣亦不若她臉上的紅光亮麗，原來溫柔內斂於真情面前亦是枉然。

「後來呢？」

故事聽得久了，鄢恣晞漸感乏了，遂窩在韓王珽懷裡迷迷糊糊瞌了片刻。

「一年後柔姍便去了永安，他們有三年未見。」

鄢恣晞忽地精神抖擻望著韓王珽。

三年時光不長，卻足以改變一生。他與她亦曾三載未見，他們於彼此生命中了無蹤跡，他甚至全然將她遺忘。

「王珽，我們」

「我們往後去永安走走可好？」

鄢恣晞猛然點頭，將嘴邊的話咽了下肚。明陽公主曾告訴她永安繁華，臣民解安居樂業，使她更是嚮往大霽的國都。四年前韓王珽讓她去熾國尋他，她還以為熾國地處永安，他道非也，卻答應以後陪她去永安遊玩。

他將她遺忘，自是任何承諾亦不記得，但百轉千回，他依舊愛她，並給她相同的諾言。偶然她會想，他是否從未將她忘卻，只是換了一種性子愛她。

「恣晞不想去永安？」

韓王珽見鄢恣晞許久不答應，遂伸手捏了捏她的鼻子笑問。鄢恣晞搖搖頭躲進他懷中，說是乏了，想回蘭澤閣用膳。

他打算起身，她急忙摟緊賴皮：「我來撐傘，王珽抱我回去可好？」他驚奇地望著她，笑她往日最怕

張揚了，今日怎的忽然這般踴躍。她望著他搖頭，愈發傲氣凌人道：「往日怕人說閒話，但夫君待我好，那我便該讓天下人皆知道我的夫君好在何處！」

韓王珧眯眼燦笑，為鄢宓晞穿好披風，一把將她抱起，行至門邊又微微下蹲，柔荑轉而勾起油傘。

風虐雪狂，潔白茫茫，一把傘，一雙人，地裡足跡一行。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她每唸一句便親他一口，「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他讓她逗得心癢難耐，遂笑著啞道：「鄢宓晞，你若再胡來，今夜可有你好受。」

她聞風喪膽，連忙抿嘴靠在他肩上，油傘搖晃，白雪無聲落下。

「永安當真金碧輝煌？」

「永安男兒大志，女兒俏麗，像我們。」

第二十八章：最好的

許是冬日，不論物種，總是暍頓些。禽獸如此，人亦難免。

金武殿前炭火紅滾，茶香幽幽，熱氣迴盪。頭戴玉冠的王侯逐一覽閱臣子上書，揚手，熱茶添之。

「大王，陛下既已有旨，應當擇人相助。」

顏爾打破寧靜，語畢飲茶。

劉鼎點頭，無所表示，安心地閱讀著書卷。眾臣茫然，不懂君上何意。韓忠亮藉著飲茶同身後的韓王珽使眼色，提醒他切勿亂言。

今年暴雪雖遲，卻較往年猛烈許多，常是一連下個兩三日，樹倒雪揚日日上演。熾國之北的漁陽郡臨近邊關，地勢險峻，綠喬縣往年便常因狂風暴雪引發人命傷亡，今年更是死傷過百。此事驚動遠在萬里的劉弘，立即委任郎中令劉禮榮為悠州刺史北上視察，又以熾國鄰近為由，命劉鼎遣員相助。據悉劉禮榮今日將帶軍三十抵達綠喬縣，劉鼎卻依舊未派人啟程，熾臣心中不安，怕因此落了劉弘口實。

「鄢大夫，你便替本王去這一趟吧。」

竟以京細作對付京臣。

顏爾心中大驚，慌忙望向劉鼎，卻見其淡然冷靜，隨即明白了主上的用意。既不知劉弘作何打算，那便以退為進，讓其自覺現形。再派一人隨行，若有何不妥，即刻將鄢靈鈞於漁陽暗殺。

五指於腿上彈跳，樊翼天笑道：「永安僅派羽林四十，太醫十人，恐怕不足臣認為韓少將軍可點兵七十隨鄢大夫前行，且兩位關係非凡，想必默契十足。」

「臣願意。」韓王珽朝劉鼎躬身抱拳，不屑地瞥一眼樊翼天。他便料到此人居心不良，定會伺機挑事，唯今日若無他攪和，他亦會請旨隨鄢靈鈞遠行。他未敢忘了與劉鼎的一年之約。

劉鼎望著韓王珽許久，繼而笑著點頭。欠人的總該還，許下的諾便該結。

大雪紛擾，朝臣於白茫消失。韓王珽命鍾愷去軍營隨意點了六十名士兵，自己轉眼跟在韓忠亮身後回了韓府。同鄢靈晞成婚一年多以來，他還從未與她分離近月之久，現下忽然要離別，他倒有些不捨。若然能將她也帶去綠喬縣便好了

「靈晞，我們一同去漁陽可好？」

蘭澤閣內無人，一雙粉手忽地拴在韓王珧的腰間。他笑著轉身摟住鄢宓晞，揉了揉她的冷臉，又緩緩往屋內退去。她替他掃走肩上的雪，邊是替他解下氈衣，邊是問他適才所言為何。

「綠喬縣民房因大雪倒塌了不少，大王得了陛下協助震災的聖旨，故特派鄢大夫與我至該地輔助刺史的救災工作。」

鄢宓晞得知可與父親及韓王珧共同出行，自是十萬分願意，欣喜若狂地收拾行囊。韓王珧笑而不語地坐在榻上看她手忙腳亂地忙活，並不打算告知她將與劉禮榮同住，且看她白忙一場。相守的日子久了，便無了新婚之時的期待與緊張，這大抵是每一對夫婦皆須面對的問題，他明白，故試著創造更多驚喜。

也許是驚嚇。

鄢宓晞當真不知地在韓府忙了一整日，又是收拾行李，又是打點韓府上下。韓王珧任她勞碌，臨睡了方憶起白日戲耍她一事，遂偷喚來呂山，愣是讓人漏夜卸下一箱物品。鄢宓晞隔日上了馬車方知上當受騙，因此給了韓王珧一日的臉色看，可當真樂壞了鄢靈鈞。連帶著尹巧倩與呂山，五人終是披雪帶霜地於翌日抵達漁陽郡。

一望無際的白，道上坐滿衣不蔽體的男女老幼，陣陣宛若冤魂幽怨的泣涕不斷於蒼穹下巡戈。濃煙躡天，槁木四散堆疊，此處儼然人間煉獄。

「父母呢？」鄢宓晞邊說著邊把身上的披風脫下，將其緊緊裹在三名孩子身上。許久，年約五歲的哥哥開口道：「母親上月凍死了，父親前日亦因塌房而被壓死了。」孩子的語氣稚嫩，卻透著絲絲悲涼。她心有不忍，又將手中熱呼呼的燒餅遞給孩子。

「夫人真真敗家。」他把自己的大氈披在她的頭上，一再戳了戳她的腦門。她笑嘻嘻地搖晃他的手，強詞奪理道：「王珧若不心慈，我又怎可敗家？」

鄢宓晞愈發放肆，整日地顛倒是非，韓王珧寵她，便持續地慣著她。

「鄢大夫當年於朝堂可是何等威風，許久不見，似是清瘦了不少。」

五人齊齊轉身，恰見身著黑衣的劉禮榮站在集市口，身後還跟了位花白鬍子的老者，漁陽郡郡太守，王守志。

鄢靈鈞難為情地笑了笑，連忙上前相迎劉禮榮與王守志。那兩人瞄了一眼鄢宓晞與韓王珧，不屑地微微躬身，繼而徑直離去，鄢靈鈞亦只得轉身跟上他們。

王守志引著眾人往本營走去，一路上只見守衛橫衝直撞，不是在清理塌房，便是在抬運屍首。鄢恣晞心有不忍，總欲上前將孩童自雪地抱起，卻多番遭韓王珽制止。他神色嚴肅，黑眸子倏忽往劉禮榮瞟去。她似懂非懂，卻又莞爾點頭。

行至集市中央，鄢靈鈞終見營帳十張，帳內各置毛毯十又五張，血流披面的傷員唉聲歎氣地臥在毯上。手捧熱藥的醫者醫女於帳中穿行，細細餵患者喝下，又拾起藥粉為傷者上藥。

劉禮榮轉身朝韓王珽微微一笑道：「據悉熾王派軍七十前來救災，若諸位所見，我們連夜製了十頂營帳，故煩請韓將軍下令將士協助救死扶傷。」

韓王珽帶笑點頭，速讓呂山帶著他的玉佩往營裡走去，自己則牽著鄢恣晞走進帳內。鄢恣晞見醫者辛苦，遂親自接過他們手中的藥，小心謹慎地將藥派給傷者。韓王珽見她不嫌萬民卑微，心裡寬慰，便同她一起忙活。

漁陽郡乃大霽邊陲之地，與巫昧相臨，故此處亦混雜不少眼眸深邃，顴骨高隆的異族人。韓王珽不喜胡人，故跪坐在旁搖扇煮藥，待藥熬好了，便端給鄢恣晞。

「王珽無需督促將士行事麼？」玉指藉著捧藥而握住粗手，鄢恣晞見劉禮榮等人離去，連忙悄聲問道。韓王珽搖頭，望著隨風飄動的幔子哭笑：「永安僅派兵四十，想來我熾國勇士這趟只是來做苦力，且有劉王兩位大人在，自無我言說的地位。」

午後暖陽稍稍露臉，將士汗流浹背地築棚建營，帳內亦藥香淺薄。忽有一聲「登徒子」打破循序漸進的安穩，讓人為之驚醒。

「華照？」

「姚盛？」

韓王珽與鄢恣晞掀了幔子往外張望，只見劉芊娥與一散辮男子於雪中相擁那胡人緊緊將大霽公主鎖在懷裡，她愈是掙扎，他便扣得越緊。

「韓哥哥！」劉芊娥猛地踩了姚盛一腳，委屈巴巴地跑向韓王珽，回頭指著姚盛好生責罵，「此人張狂，膽敢抱著我不放，你可要替我揍他！」

韓王珽並未正眼瞧過劉芊娥，反倒抱拳迎向姚盛。劉芊娥怔怔地望著鄢恣晞，期望她能給她回應，卻是出乎預料地換來她的噁嘴聳肩。

「宓晞。」韓王珽朝鄢宓晞招手，將她引薦給姚盛，「吾妻，鄢氏宓晞。」鄢宓晞同姚盛點點頭，隨即乖巧地站在一旁。姚盛濃眉大眼，黑亮的瞳孔幽幽注視著鄢宓晞，北風呼呼，披散於肩上的辮子搖搖擺擺，與黑色胡服融為一體。

「韓哥哥！此人無禮，又是出手傷我，又是伺機摟抱我！」劉芊娥受不住被冷落，連忙上前挽著韓王珽的手，卻被他甩開。「華照，你又偷溜出宮，還一路尾隨我來了此處。若是讓大王知道了，你是想韓府陪你遭罪，還是願禁足一月？」韓王珽瞪了劉芊娥一眼，牽起鄢宓晞往集市中段走去。姚盛朝劉芊娥吐舌，興緻盎然地跟上韓王珽，末了，蹲身握把雪扔向劉芊娥。

雖則綠喬塌房嚴重，唯西部災情緩和，故韓王珽帶著姚盛往西部鬧市走去。鄢宓晞對兩人深厚的關係好奇極了，遂硬著要韓王珽同她說清楚。姚盛眨眼笑道己身為西陲商人，前些年背井離鄉至熾國經商，不久前因家中有事而返鄉，是次他恰巧北至綠喬一帶行商。

「可你們還是未同我說為何相識，又因何為友。」鄢宓晞隨著韓王珽進了一家酒肆，於窗口位置坐下。韓王珽笑著搖頭，直言他家夫人近來被他寵壞了，請姚盛莫介意。姚盛認識韓王珽數年，首次見他如斯溫潤，遂眯眼笑道：「那年將軍可比如今無情多了！我便是將檔口擺出了些，遇著他巡邏，也得分毫不差地退回幾步。來回數次，我道他欺我非霽人，故同他打了起來。我一商販，怎夠他打，沒了三兩下便倒在地上，他又讓鍾愷將我扶起。因此結了緣，我便常賴皮求他讓我好過。」

「果真蠻人，淨會胡攪蠻纏！」

姚盛話音方落，劉芊娥便抱胸入了酒肆。圓眼溜溜，長案前韓王珽與鄢宓晞並坐，姚盛則坐於兩人對面。沒了法子，劉芊娥只得坐於鄢宓晞身旁。

「看甚麼看，我不會再因著顏姐姐找你麻煩，可亦不等同我喜歡你。」劉芊娥白了鄢宓晞一眼，起身奪走桌上的酒，目中無人地為自己斟酒。鄢宓晞受了委屈，望了眼韓王珽嘟囔道：「王珽喜歡我便好了，才不需公主操心」

劉芊娥滿臉通紅地拍案而起，又是指著鄢宓晞語無倫次，轉眼怒視姚盛，控訴她身為大霽公主卻多番受辱，發誓回了熾宮要向劉鼎告狀。姚盛面不改色地笑著，若非她適才於帳外偷窺，他亦不會上前阻擾，自然了，更不會與女子交手。

天陰著亮，亦陰著暗。白雪依舊，商賈匆忙，踩著寂靜前行。橙金光芒於夜下綻放，雪落影淺，微微搖擺，隱隱晃晃。

酒肆裡嬌笑奪人，絲毫不受屋外的寒冷影響，白日的悲涼蒼勁亦為人所忘。好似世間本該如此安逸美滿。

「蕊晞，該回王府了。」

「華照還有姚盛呢？」

燈火點點，偌大酒肆內只剩韓王珧與鄢蕊晞，全無劉芊娥及姚盛的身影。韓王珧將喝得爛醉的鄢蕊晞自案上拖起，輕輕地把他的灰氅蓋在她的身上，默默地背著她離去。

「你醉了，我便讓姚盛送華照回王家了。」

路途黯淡，藍光亦無，他便只得藉著道上的宅光駝著她前行。今日鄢靈鈞一行人抵達綠喬縣後，匆匆於王守志府第放下行李便火急火燎地往災區趕去。她已然忘了王家地處何域，他卻淡然背著她緩緩前行，你可知王家何處，她問他。他笑著點頭。你可知我並未醉酒，她又問他。他又是帶笑頷首。

白雪飄蕩，徐徐地沾上灰氅，玉手相併，粉紅逼人。

「你想替我擋風遮雪。」他道。

粉嘟嘟的嫩手微張，薄唇潛入空隙，口銜涼耳，輕抵，冰冷入喉。

「王珧，你是天下最好的韓王珧。」她說。

四下無人，僅他與她。隔著厚衣，他依舊可感她怦怦的心跳；望著他的側臉，她依然可見他的笑容。

「蕊晞，到了，蕊晞」

他拍了拍氅下的翹臀，她還是一動不動地趴在他背上。輕歎息一聲，他又駝著她入了屋。柔荑冰冷若霜，瑩亮的雪水隨著她枕下而滑落。

他替她與自己褪了外衣，悄然燈熄，霎時漆黑。

「三，二，一。」

他數完，她便自榻外翻身躲進他懷裡，逐漸回溫的雙手緊貼著他的胸膛。他稱心地笑著，將她摟得更緊，直至她的額抵著他的胸懷。往日她若睡在榻邊，必定背對著他，而今不會了，無論她睡在何處，終會向著他。

他是他最好的鄢蕊晞。

茫茫大雪，花白老朽於閣上凝眸那行雙人一行的足跡，風吹枝顫，積雪墜於無燈屋前。

他是他最好的鄢蕊晞。

第二十九章：胡童

「王珽，你近來怎的總賴床？劉大人與王大人皆已離府，正往災區趕去。」

「恣晞」

韓王珽閉眼微笑，長臂緩緩伸向榻邊，搭上細腰，略略施力攬之，鄢恣晞便輕易滾進他懷裡。

「那你可曾想過為何鄢大夫亦未出府麼？」五指於盈盈一握的腰上蠢蠢欲動，韓王珽眼眸輕啟，「恣晞你猜為何？」鄢恣晞擠眼大笑，手腳並用地擋走他的逗弄，臨了，她還是輸得哈哈大笑。「王珽，髮髻該散了」鄢恣晞趁韓王珽不備，翻身緊握他的手，伴以極其孤傲的眼神俯視他。

「韓哥哥！韓哥哥！」

驀地，殿外響起劉芊娥的呼喊。韓王珽驚恐地掩住鄢恣晞的口鼻，不讓她吱聲回答。她點點頭，扒拉開他的手，笑靨如花地戳著他的腮。

他未同她言明，唯以她的聰明才智，倒亦料到他為何日日藉故遲到。不計抵達綠喬當日，前日他託辭睡得不好，昨日又言不慣此地吃食，今日則是身子勞累，簡而言之，他皆鬧至遲到。估摸著劉禮榮該到災區了，他方施施然自榻上起來，又再鬧著要她替他穿衣。雖然這些日皆晚出門，他卻總能帶著她於三刻內在劉禮榮眼前晃悠。

主上建國不易，臣子守國則更難，一面忠貞護主，一面不可功高蓋主。

「王珽，」鄢恣晞捧著韓王珽的臉，於他的鼻上輕吻，「真棒！」韓王珽受了嚇，不覺嗯了聲，劉芊娥又敲鑼打鼓地喚他。「賴皮」乃他近來自她學來的外交技巧，遂把頭一橫，愣是不理屋外的人。

果然，劉芊娥自覺無趣，踢了踢腳下的雪便走了。

綠喬同嬾國所差無幾，一般地冷，同樣地白茫，完全地煩悶。雲若龍鱗，溫絲不動地掛在藍天之下，溫和的日光自裂縫滲出。金光燦爛，好似天機迫不及待地降臨大地。

「世人皆道大霽姑娘溫柔婉約，唯我自華照公主身上只見蠻橫無理。」

耳中不僅叫賣聲繁雜，還有一道惹人嫌的外邦嗓音。

劉芊娥趕忙收起對枯樹的拳打腳踢，惡狠狠地回頭。她原想離了孤寂無聊的王家，來集市中好生消遣，卻不料又撞上討人厭的姚盛。她很是不明白，愈是想躲過某人，便愈常遇上那人。

「看來公主想躲著我。」姚盛手持紙鷂，一臉惋惜道，「原想邀公主放紙鷂，現下小的決意自己去了。」

言畢，他轉身離去，心中倒數五個數，前臂溫熱，她腆著臉挽住他。嘴角微揚，他猛地探頭至她眼前，幽若秋山的眼眸直直望進清澈見底的銅鈴圓眼中。

外族女子嫵媚嬌艷，男子則英俊魁梧，他們的眼眸幽深，好似天地春秋皆為其藏之。濃密卷翹的睫毛眨巴，若弦顫指。

「好。」

姚盛狂妄得意，低眉握著紙鷂往集市外走去，劉芊娥回神，急忙快步跟上他。

雪深盈尺，無懼烈陽照耀，閃亮無比。穿街走巷，徒步攀上高峰，原野風光迤邐。地高，雪卻僅皮毛一層，行之，鞋紋依稀。

劉芊娥撐著樹枝喘氣，冷風颼颼，鬢邊兩縷青絲隨風向耳後飄去，繼而幽幽掛於披風上。姚盛見她爬座山便如此艱辛，站在一旁笑得前俯後仰，膽粗地數落起霽人來。她乃大霽公主，又是嬾王胞妹，最是聽不得外人看不起大霽，遂追著他打罵。

姚盛驚得以雙臂抵擋劉芊娥的攻擊，倒不是打不過她，便是忍讓她這小女子罷了。「站住！」她倒好，居然蹬鼻子上臉，拾起一把雪往他頸後扔去，「讓你說胡說！」他冷得六神無主，連忙以紙鷂擋之，倒將她嚇壞，失腳往後仰去。

銀飾響叮噠，一抹亮晶於白天皎地間閃爍，便是剎那，她穩穩地落在他的臂彎裡。

青眼婉轉，伴著銅鈴溫文，他柔道：「是否大霽的姑娘皆似公主這般漂亮趣緻？」圓眼驚艷，曲於披風上的鬢髮滑下秀肩，她紅臉唯諾：「快將我放下不然我可告訴韓哥哥了！」

姚盛嘴角又勾起一抹笑，大霽公主的話，他自是要聽的。他緩緩直立，將紅臉撲撲的劉芊娥扶起，手方鬆，她卻又失足跌坐在地。雪地寒冷，她連忙撐地而起，忽地驚恐尖叫，直撲姚盛懷裡。

「地裡手！冰的，還硬了手！」她語無倫次道。

姚盛臉色大變，將劉芊娥藏在身後，連忙蹲地摸索。倏忽，他於雪中尋得一隻手，遂忍凍挖掘。片刻，他挖出另一隻幼手細臂，緊接著是濃凍血凝的雙腿，而後則是慘白若雪的稚臉。長睫毛沾著粒粒白雪，濃眉下大眼緊閉，是個胡人孩子。

劉芊娥望了眼姚盛，小心翼翼地蹲在他身旁，玉指輕觸幼頸，脈搏微弱。孩子還活著，劉芊娥連忙脫下披風覆在孩子身上。

未幾，劉芊娥與姚盛莽莽撞撞來到災營中。「快來人！」姚盛心急如焚，顧不得禮儀，進了帳內便大呼小叫。劉芊娥緊隨其後入帳，見眾人愣著，遂扯下蓋在男孩身上的披風。

紅黃血水沿著腳骨滑向小腿肚，沾滿白雪的衣衫襤褸漸漸濕潤，便是睫毛上的銀霜亦化淚落下。

「還愣著做甚麼！救人呀！」姚盛虎視袖手旁觀的太醫，心中氣惱萬分。鄢宓晞上前查探男孩的傷勢，見其傷得嚴重，亦帶期盼地環視諸位太醫。

醫者冷眼不屑，便是劉禮榮與王守志亦對孩子嗤之以鼻。

「那我來。」

鄢靈鈞未來得及握住鄢宓晞的手，目睹她上前接過孩子。血水玷污她腰間的黃腰帶，脆弱易碎的幼兒了無聲息地躺在她懷裡，繼而緩緩落在毛毯上。

「宓晞，」拈著濕帕的玉指懸在半空，韓王珣握住鄢宓晞的手，「若累了便歇息。」她淺笑點頭，回眸凝視一頭卷髮的異族孩子。帳內較外頭溫暖些，雪解了凍，那孩子的身子稍稍回溫，腳上的傷口亦逐漸軟化，膿血流淌。那兩道口子極醜，四周死皮滿佈，黑紫的垂死之肉柔中帶硬，輕輕一碰，血水便破肉涕流。

「我來吧。」韓王珣說。

鳳眼晶盈，鄢宓晞望著面無表情的他，起身退至一旁。尹巧倩與呂山捧水端藥地走進帳內，瞧見韓王珣嚴肅以待，兩人便又悄悄退出。老繭累累的粗手捏著濕布，似猛卻弱地於孩子的幼腿上擦拭，血膿漸去，藥粉飄揚。三刻內，他替那孩子包紮了傷口，又摟著他將藥水喂下，還命呂山尋來一身幼童衣物。

她知道的，那些永安來的官員勢利，若無利可圖，便不欲為孩子耗費半點時間。劉禮榮與王守志厭惡胡人，而太醫則著重思慮患者的價值，皆不願救那將死的胡人之子。誰言大夫軟弱，在看慣生死的將軍面前，人命更賤若蟻。

飛雪走霜，狂風大作，天色愈發憂鬱。

鄢宓晞枕著右手，趴在案上諦視熟睡的韓王珣。柔荑溫柔地撫弄棱角分明的臉龐，指背順著挺鼻下滑，把手一橫，指尖悠悠於唇間遊走。

「王珣。」

嬌媚溫婉的聲音闖入他的耳，那張模糊不清的臉又再貼上她的模樣，他緩緩睜眼。

「有你真好。」

鳳眼彎彎，她嫣然一笑，玉掌擋於紅唇旁，驀地，他唇上染紅。她極美，一顰一笑皆在勾人魂魄，惹得他心神蕩漾。失魂落魄下，他不顧滿地災民，緩緩挪向她。佳人笑著，他捧起她的臉，將唇遞去一

「嘿嘿，親親不要，不要臉！」

男女不約而同地茫然望向帳前，那胡人孩子正掩嘴笑望他們。死孩子怕是未見識過韓少將軍的兇殘。

第三十章：智者

碧波圈蕩，綠青藻帶融水飄飄，金橙黑斑鯉魚猛然撞向白鯉，池中又是一番惡鬥。石子落水，兩魚逃竄，無聲隱於水草中。

白晃晃依舊，便是太陽較往日大了些。大寒十三，綠喬的雪終是停了。

小手握石揚在半空，許久，狠心扔下，驚濤駭浪。

「聞梓桑，為何欺負魚兒？」

鄢宓晞站在潭邊打量了那胡人孩子許久，他原是悶悶不樂地望著綠水發愣，隨後拾起幾塊石子往水中砸去。他無悲無喜，像是在發洩不滿，又似無心之失。那日姚盛與劉芊娥將他撿回帳中，韓王珽於心不忍下破例救了他一命，他便時常來王守志府上。姚盛不住於此，他亦不尋劉芊娥和韓王珽，偏偏，他只來尋她。

「聞梓桑，為何日日尋我，卻不同我說話？」他名字好聽，鄢宓晞便又喚了一次，她牽著他的手，蹲地仰望那張蒼然的臉，「我送你回家可好？」聞梓桑搖頭，深沉的眼眸盯著她的鳳眼不放。她晃了晃他的手，俯首拾起潭邊的石子，學者他那般將石子拋進水池，撲通響，鯉魚又奪命散去。他也望向那群一擊即潰的魚兒，轉而緩道：「我的母親，是大霽，人，父親，辛谷人。」

他通語說得還不利索，每兩三個字便斷開了，她聽得著實辛苦。「前些年戰亂，他們，都死在了平剛，我獨自，逃來了白，綠喬。我為霽商，家奴，打罵欺辱，逃跌落山崖，藏，藏在山中，樹塌雪崩，險些也死了。」驀地，那雙空幽的眼眸俯看她，「我的家人，都死了，死了沒有家。」

我的家人都死了，死了沒有家。鄢宓晞又自那六歲孩童口中聽了一遍這熟悉的故事。有家人之處方可為家，他沒有，她曾經亦沒有。

鯉魚高躍，色彩絢爛的魚尾左搖右擺，瞬息，日光下波瀾壯闊。鄢宓晞笑了笑，摸了摸聞梓桑的頭道：「便將過往那些不痛快皆忘了，往後會更好的……」她覺著如此安慰不得當，便又伸出右手同他拉勾約定。大小拇指相觸，於綠喬的第一個晴天蓋下永久的印子。他點頭咧嘴笑了。

「啪。」一顆雪球擊中鄢宓晞的後背，她慌張回頭，撞見沾沾自喜的劉芊娥身旁還立著韓王珽與鄢靈鈞。聞梓桑怒目握拳，不斷朝劉芊娥齜牙，朝她扔去一球白雪。劉芊娥敏捷躲過，雪球狠狠砸在了韓王珽的腿上。兩男相望，聞梓桑倒怕了，連忙躲在鄢宓晞身後。白救了一隻小狼崽，韓王珽暗忖。

鄢靈鈞難得笑著出了王家，韓王珽則狠狠瞪了狼崽一眼，隨即跟上老丈人。兩人以熾國使者身份至綠喬縣半月有餘，於熾霽雙方的努力下，已建災營二十座，現下劉禮榮與王守志亦逐步展開民房重建事

宜。前日鄢靈鈞於劉禮榮房中逗留兩個時辰之久，韓王珧今早便得到劉弘加派士兵至綠喬一事。想來消息已互通，熾國將士已無用途，故明日該收拾行囊走人了。

「現下晞兒不在，便動手吧。」

鄢靈鈞於道上止步，轉身望著韓王珧。他知道劉鼎不會讓他活著回懋城。韓王珧愣了愣，又微笑點頭，他眺望遠處的頽垣敗瓦歎道：「今日難得天清，再走走吧。」天朗氣清方能將白中的烏青瞧得仔細。

綠喬小縣一座，自是不可與永安比擬，可過往亦是胡霽雲集之地，物產可謂豐富非常。唯經此雪災，恐怕元氣已傷大半。積雪下埋著七豎八歪的瓦片斷木，黑灰將白淨污染。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如同大霽。

黑裳觸地，於雪上深深刻下一口子。韓王珧蹲在地上近賞雪中狼藉，忽地，拾起一塊黑瓦笑道：「劉禮榮好權勢，王守志貪財，大霽將士懶散。至於劉弘，大霽的陛下，亦好大喜功，算計非常鄢大夫聰慧賢能，想必早已將這一切看清，後生著實不明白為何此鄢大夫依舊對他們傾心相助。」

鄢靈鈞聞言仰天大笑，搖著頭穿過街坊，直歎年少無知。韓王珧懵懂扔下破瓦，耳聞「啪嗒」一聲，破瓦四分五裂，死狀慘烈。

日頭溫熱，今日天氣著實好，好得使人難安。鄢靈鈞抬眸望向韓王珧，語帶狡獪與不屑：「那小子呢，可看得透劉鼎？帝王不若有三。其一，看似明君實則敗類；其二，卑鄙欲從善；其三，無恥若禽獸。當真聖明又良善者少之又少。小子以為他們皆腳踏金梯而高攀？錯矣，他們的鞋底皆染著你我與子民的血。劉弘非善類，劉鼎安有仁愛？」

那雙渾濁疲憊的眼眸閃過一抹明亮，他望著他歎氣，轉身原路返回。他跟上，又轉瞬緩步，踩著他的影往前行。他駝背的樣子極似他父親，他所言之語同他父親那般迂迴難解，乍一看，他與他父親很是相像。他與他父親從不於朝堂上爭執，私下亦從不暗自鬥法，興許他父親一早便明瞭他適才那番話。

那麼，韓門究竟為何死守大熾。

鄢靈鈞仰望金篆字描繪的「王府」二字，韓王珧亦抬首注視這般燦爛。夕陽西下，若記憶般的金橙閃亮登場，眼前一片溫暖。原來兜兜轉轉，終將回歸初始。

大宅威武氣派，笑語盈門。

「入了王府，你便再無機會動手。」鄢靈鈞挪步轉身，和藹地俯視階下的初生猛虎，忽又揚嘴笑道，「你當真願為大熾豁出性命？」黑靴緩緩踏上石階，韓王珧笑著平視面前的智者道：「你輸了，父親。」

一老一幼扭頭望向雪球橫衝直撞的王家庭院，嬌笑入耳，齊齊會心一笑。

「兒女皆已成婚育子，珽兒，大嬾若亦有所牽掛，興許我便不願回永安了。」

「父親放心，待回了懋城，小嬾必定日夜努力。」

手牽小兒的麗人聽罷一聲「韓哥哥」，隨即轉身。沾著白雪的束髮飛揚，水藍髮帶鈴叮作響，她朝門前兩人嫣然一笑。身後「哎呀」女聲又引她回首，捲髮男子自柱後走出，毫不留情地將雪球砸向垂髻女子。小兒樂得開懷大笑，她便蹲下身摟著他觀望。

她甚少著黃衣，常是桃面藍裙，若初見，幽靜祥和。

「父親，小嬾想著要五個。」

「珽兒莫貪心，晞兒定不答應你。」

「那便三個，決不可再少了。」

第三十一章：蝶戀花

眼下已是冬末，再過幾日便是萬眾期待的新春，各家各戶皆忙著準備迎接新年。熾國雪是落得小了許多，卻必至入春後方停。

一針一結，一心一線。「呸」，手起剪落。今年冬日鄢焱晞去了綠喬一趟，未有時間準備生辰賀禮給韓忠亮，回了懋城後便命呂山燒製一套茶具給他。如今快新春了，這新年禮物可馬虎不得，故她正忙著繡製腰帶給韓家父子，至於蕭玟的白狐護手她前些日已縫製完成了。

尹巧倩踮腳往蘭澤閣內張望，見鄢焱晞毫不察覺地俯首忙碌，便心滿意足地往睿君閣跑去，朝守在殿外的呂山招手。

「呂山！」她輕喚，他便來了。「少將軍今日可說好了有何安排？」她掩嘴嘀咕。他蹙眉想了想，欲開口答應，身後的門卻開了。兩人急忙低頭躬身，門前的人笑言：「巧倩便留在此處替我打掃吧，蘭澤閣今日你無需擔心。」

韓王珽邊綁上披肩邊往蘭澤閣走去。尹巧倩望著他的背影「唯」了一聲，轉頭樂得直拍打呂山。韓王珽以半年方看清自己的心意，但尹巧倩依舊替鄢焱晞開心，那畢竟是她以數個春秋換來的，她真真值得他真心相待。

「焱晞！」

韓王珽搗蛋地遮住鄢焱晞雙目，細長的睫毛騷動著掌心，他的左心房亦為之牽引。鄢焱晞隨意將針扎在布上，轉身撐開他的手，順勢捏住他雙頰。

「焱晞，有兩件好事要同你說，你便放開我可好？」韓王珽嬉皮笑臉地扯下鄢焱晞的手，忽而笑道，「今早收到永安告示，陛下已親自為柔媻與鍾愷賜婚，並將婚期定於來年秋日。」

「當真！」鄢焱晞大喜，眼中泛淚，樂得直摟住韓王珽。他笑她比鍾愷還歡喜，不知者還道是她有了大喜。她吸吸鼻子望著他，想像著顏柔媻與鍾愷重逢之時的歡快，必定若她如今這般欣喜、愉快、珍愛

他忘的，她都記得，故她明白顏柔媻這些年所受的相思之苦。

極其難受，好似心如刀絞，生不如死。日日夜夜，直至與君相會。

「焱晞，第二件喜事則是」他邊說邊從懷中掏出信件，歎氣噉嘴道，「為何那辛谷狼崽同你這般親厚

？」

鄢宓晞見與閻梓桑有關，遂連忙奪信閱讀了起來。那日離開綠喬之時，她見他可憐，哀求姚盛替他尋個落腳點。姚盛雖非辛谷人，卻亦心生憐憫，便讓他隨他在綠喬經商的霽人家中工作。想來那霽人待閻梓桑不錯，竟教他書寫中原字。他於信中亦言一切安好，期盼能早日攢夠錢至熾國尋她。

於本該無憂的年紀承受了許多磨難，這自是讓人難過的。餘生很長，安康便好。

「王珽，我們替柔姊置辦些新婚之物可好？」

鳳眼莞爾，鄢宓晞將信好好地放入梳妝櫃中，轉身牽起韓王珽的手撒嬌。他雖覺得如今操辦早了些，唯見她開心便答應了，何況他本就欲邀她至集市閒逛。

韓王珽臨出門前又拐了呂山出行，他往日同鄢宓晞逛過集市，她總說沒有想要的東西，卻回回帶了許多物品回府。她今日更指明要為顏柔姊添嫁妝，他若再不帶幫手出門，只怕該埋在賀禮中。

「這步搖樣式典雅，與柔姊相配粉色唇脂她最最歡喜了這些，這個，還有那隻紅寶石指環」

鄢宓晞漠然放下手中的銀葉步搖，低頭轉向怵在一旁的韓王珽。她看著委屈極了，他溺愛地摸了摸她的頭，同東家的高呼一句：「適才夫人說的全都要了。」

她驚奇地望了他一眼，又羞得低下頭。「夫人可有其他想買的？」他問。她連忙搖手晃腦地出了店舖，望著地上的白雪發愣。他讓呂山獨自捧著那些盒盒罐罐回了韓府，自己又帶著她往鬧市擠去。

鄢宓晞忽地鬆開韓王珽的手，冒雪走向道上胡姬的脂粉檔口。白沙又落下，太陽未來得及收起柔光，盈盈亮亮。她拾起一盒紅凝脂，膚若白玉的指尖於脂上旋舞，轉而在手腕上飄香。

披紗戴銀的胡姬路過，餘香飄然。隔著外邦佳人，她驀地回首朝他歡笑。

她眉目淡然清麗，不似胡人那般五官深邃，他不知為何往日總將那黃衣女錯當成她。那女子每於緊張之時便說不清中原話，他們於巫昧王宮相見，她那身黃衣亦是巫昧王室貴女特質她絕不是她。

如她所言，他因著她方瞧得清那女子的臉面，且不論那巫昧姑娘是否確切存在過，他亦不會傾心她以外的女子。

若夢一場，她僅僅是他的鄢氏夫人。

「宓晞可喜歡？」

胡姬走了，韓王珧上前牽住鄢沁晞。

「喜歡便買下，你忘了，今日是你的生辰。」

她呆若木雞地立在原地，似在回想甚麼，轉而笑著挽上他。她說既然夫君欲贈她賀禮，那必定往高價的買，否則該吃虧了。他點頭，帶著她往繞進巷後，穿梭幾番，又出了大街。

「玉葉堂。」

鄢沁晞仰望牌匾，若有所思地唸了出聲。脂粉遺香，貝殼門簾隨風而撞，叮鈴地響個不停。玉指掀簾，她牽著韓王珧入了店。

四面牆上的木架長短不一，擺放著各色胭脂水粉及金銀頭飾。對門大窗前的木櫃上置放了好些匹豔色紗錦，櫃旁則掛著幾身成衣。

韓王珧瞧了瞧櫃子，側房內隨即有顆腦袋探出，姚盛笑嘻嘻地捧了一箱瓶瓶罐罐走至櫃前。

「姚盛？」鄢沁晞驚呼，轉而望向韓王珧，待他老實交代。那日他們與姚盛於綠喬分離，韓王珧勸他至熾國經商，他以餘錢不足為由拒絕了。她還以為至少半年內不會再與他相遇了，怎知方過一月便在懋城鬧市相聚。

「華照若知你於此，定會開心！」她動口又動手，興致高昂地擺弄著姚盛適才搬來的唇脂香料，「明日我便讓巧倩將此消息通報熾宮，否則她該於宮中悶壞了。」

姚盛狂搖頭，哆嗦道公主金貴，只怕玉葉堂裝不下。鄢沁晞不懷好意地看了他一眼，隨手拿起碧玉盒胭脂，不急不慢地置於鼻下輕嗅。她知道劉芊娥強勢，他怕她亦是情有可原，唯她清楚，他這是在裝呢！

「這個，」韓王珧拿過鄢沁晞手中的胭脂，依靠在櫃上環顧四周，指著牆上的架子道，「釵子，額飾，唇脂，還有石黛各來一個。」

莫說姚盛驚恐，鄢沁晞亦覺得韓王珧魔怔了。素日他亦偶然贈她禮物，卻從未試過同時如此慷慨，數量之多若聘禮。真真敗家。

夫婦倆又同姚盛聊了許久，直至黃昏方離開。鄢沁晞一手拎著玉葉堂的妝品，一手則由韓王珧牽著。今日是她的生辰。原他記得，卻不愛說出口。

去年今夕，他同她吵了一架。鄢靈鈞病後入宮，劉鼎隨即受了傷，他為此惱得很。他質問她為何特意於那日約他出遊，居心究竟何在。她百口莫辯，卑微得連「生辰」二字亦說不出口。在情愛裡，她總是如此小心翼翼。

好些日後，他方從呂山口中得知那日是她的生辰。後悔莫及又如何，傷害若水，潑出去了便收不回。

唯一的可取之法便是往後不再。

「快放我下來」

回了王府，韓王珽忽然抱起鄢靈晞，帶著她往蘭澤閣走去。她手上的包裹於他背上晃蕩，他的笑亦如此放縱。她明白了，今夜她才是他的禮物。

「靈晞，我們生五個孩子可以好？」

「也太，太多了」

「那三個，絕不能再少了。」

勾著胭脂水粉的玉臂懸在半空，好生愛戀綿綿，包裹逐一越指落地。紗幔朦朧不清，她於他熾熱的迷戀中沉淪。

第三十二章：子衿

遠山盡染粉橘，絲絲血紅自殘陽溢出，敏捷的黑影揚長。鵲鳥正喜極而鳴。

日暮美得很，伴著融雪滴答則為暢快。

正直新年首日，臣子該入宮向大王恭賀新春，故韓王珽早早便出了家門。王后亦未閒著，據說同後宮嬪妃共花了兩月打點今夜的春宴。鄢宓晞本想同韓王珽一道入宮，午後呂山卻來報將軍與少將軍皆不回府，讓她黃昏攜蕭玟入宮。

白日長長，她又領著尹巧倩回了趟鄢府，不可思議地，她又撲了個空。鄢府管事大叔告訴她大王近來喜歡主人，故常常留他於嬪宮用膳。她想了想，便又笑著回了韓府。

管事未欺她，自綠喬一行後，她眼見著父親對韓王珽的態度溫和了不少。他偶然以「小子」稱呼他，也叫他「後生」，最難得是他常常喚他「珽兒」。他們之間亦親暱了不少，時常當著她的面打啞謎，總說些有的沒有的。她聽不懂，亦不願深究，便是知父親同夫君相處得好，現下亦得了大王的信任。

如此甚好，國泰民安，家和萬事興。

「姑娘，今日穿這件深衣可好？這可是少將軍前些日特意為你定製的呢！」

鄢宓晞放下手中的黛筆，扭頭張望尹巧倩手中的衣裳。淡紫錦衣上滿佈米色花蕾，衣裾則為朝顏紫，腰間的米色幼帶末端垂掛著兩片金鏤葉。溫柔淡雅，著實符合她。

她起身換上衣物，又端坐在梳妝台前，耐心地等待尹巧倩為她梳理髮髻。這丫頭近來總於她腦後墊了許多義髻，說是髮型高隆方有威儀，因此還特意為她入了幾套耳下步搖。

尹巧倩喚人取來一套金步搖來，小心謹慎地簪在鄢宓晞的頭上，又命人取來金葉額飾。「如此繁重，恐怕不妥。」鄢宓晞伸手擋下尹巧倩手中的額飾，抵著嘴搖頭。「今日乃新一年的伊始，應隆重相迎！」未了，那金光燦爛的額飾穩穩當當地掛在鄢宓晞的腦門上。

紫衣金釵，粉妝嫵媚。美既是她獨有的特點，那便該毫不吝嗇地向外人展示。

鄢宓晞理好衣飾便走向寧德殿，挽著蕭玟入了宮。嬪宮門庭若市，貴婦名士相隨前進，於白毯上留下淺淺足跡。鄢宓晞於一陣恭賀聲中望見了鍾愷，她同他頷首，他亦抱拳回禮。

雪漸化，春後入夏，而後便秋。快了，不久後他的姑娘就可一身紅衣凱旋。

鄢宓睇入了嫵婉殿朝劉鼎與陳靜姝跪拜，抬眸瞬間，她清楚準確地於韓忠亮身後尋得韓王珽。她跪坐在他身旁，眺望前幾桌，笑著同鄢靈鈞頷首。

宮娥端來酒菜，又靜默退下。左方一束目光望得她不適，遂抬首對上。許久不見，殷樂湄豐腴了不少，臉上盡是春風得意。「咚噠」終是舞姬與編鐘結束了這場對視。

嫵婉殿內歌舞不斷，既有霽樂亦有胡舞。燭火熄了又亮，盈盈晃晃，著實迷離。瓜果，佳餚，酒釀，脂粉香氣混雜，逼得眾人滿臉紅彤。倒歡樂與滿足，富有新春氣息。

「大王！大王」

小黃門神情緊張地闖入嫵婉宮，打斷了聲樂，惹得劉鼎不快。

「黃公公適才帶著陛下的聖旨入了城！」

劉鼎臉色一沉，咬牙續上舞曲。今日初一，劉弘特派貼身太監遠赴嫵國，且事前並未通知嫵宮，必是來者不善。約莫半個時辰後，黃公公領著聖旨踏進嫵婉殿，目睹眾人朝他跪拜後，和藹可親地照旨宣讀。他說，皇帝擇華照公主一年後和親西羚。

「哐啷！」

觴落而顫，谷酒瀉地。

劉鼎伏地握拳，劉芊娥起身奪過聖旨閱覽。黃公公見兄妹倆惶恐，笑著安慰道：「若非北耀難纏，大臣亦不會主張與西羚聯合，還望嫵王與公主諒解。公主雖長住嫵國，唯陛下亦時常惦記著妹妹，便是大臣好生勸說方忍痛下旨唉，陛下因此病了好些日，好在皇后細心照顧，現下已龍體大癒公主未曾嫁人，定有許多不懂之處，還望王后相助。小的不敢擾了嫵王興致，便先退下了。」

呸，一派胡言，狗屁不通。

宴會早早地散了，那首胡曲終未來得及聽完。新的一年給人新的盼望，故新年首日總有許多規則，例如早起串門，早晚兩餐用畢須放爆竹，不可拂塵，不可洗髮如此繁雜也不過為了來年順暢。惜大嫵來年終是暢快不得，所以劉鼎喚來黃門於宮門前放了爆竹一雙，繼而帶著陳靜姝回了後宮。妹妹被迫遠嫁，大王無心親自燃竹，僅為了子民意思意思。

「王珽」

鄢宓睇擔憂地望著韓王珽，他神情呆滯，她便又輕輕地摟住他。馬車緩緩前行，他們沉默寡言。顏柔媯熬了三年，不易換來歸國機會，劉芊娥卻將於來年秋日遠嫁西羚。四人同行的日子怕是不多了，他的無憂無慮隨之留在十六歲，留在了韓騁瑋死的那年。

馬車戛然停在韓府前，韓王珧精神恍惚地往睿君閣走去，鄢宓晞則無措地望向韓忠亮與蕭玟。老頭子歎氣離去，老婦人一臉憂容地握著她的手道：「去吧孩子。」她點點頭，同老夫人屈膝拜別，連忙往他房裡趕去。雪淺霜重，她不慎摔了一跤，心急顧不得，帶著濕了一半的衣裳走進睿君閣。

他呆坐在榻上，知她進來亦不抬首。她走至他身旁，溫柔地摸著他的臉，似溫又冷。她覺著他欲獨處，欲放手轉身之際卻被他緊緊抱住。

他蹭著她的腹部哀道：「留下陪我好麼？」

她鬆開他的手，肅靜地坐在他身旁。就望著眼前的人，無淚勝有淚，何其疲乏。「還有一年多的日子，或許有轉機」她說著，肩上沉重，玉手於糙臉摩挲，「尋個機會讓西羚羊入嬾遊玩，興許華照見了便心生歡喜。」肩上那裝了許多憂愁的腦袋搖晃，他苦笑道：「西羚羊落後，物資匱乏，華照免不了受苦。」

她咬咬唇，茫然直言：「那若向聖上請旨，以宗室之女和親可好？我記得高祖往日便如此行之。」

沉重的鼻息闖進她的耳中，適才無力懶懶的聲音霎時冷漠：「大王除了華照還有一位妹妹，名喚婉婉，號明陽。公主與嬾宮畫師情投意合，兩人本欲向大王求賜良緣，卻忽地收到皇帝要求公主和親巫哧的聖旨。大王去信常樂宮，皇帝非但拒絕，還命大王將畫師逐出大嬾。宓晞你可知，那畫師離了懋城便遭劉弘追殺宗室之女眾，常樂宮內才情橫溢的侍女亦不少，皇帝卻回回尋嬾國不痛快不為別的，他只想嬾國不得安寧。」

她微微側身捧起他的臉，輕輕地將他抱住，她將的下巴掛在他肩上。粉嫩的玉手不斷掃著寬背，自上而下，自上而下她像哄孩子般哄他，溫柔且憐愛。

她知道的，明陽公主與那畫師她皆於巫哧宮中見過。明陽公主說瞧著她親切，常尋她談天。通語，篆字，品茶，繪畫她會的所有大霽知識皆是公主傳授給她。無人之時，公主常對著柳葉手帕念道：「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從無後句，僅此兩語直至夜深。

嫁進巫哧宮中的第三年，年僅十八的大霽公主因憂思過度離世，而後那畫師便出現了。彼時她只覺那男子又髒又瘋，一直叫喊著要開棺見公主最後一面，邊叫喊邊揮舞著刀劍。實則是她誤會了，那畫師比草原上任何的男兒更灑脫。他竟為了心愛的女子棄筆握刀，拼了命地深入異地，當真勇武。

十六那年，她以為故事同詩句一般，只會適可而止，卻未曾想是書皆有末卷的一章。攤開舒卷，悄然平直，生命已然抵達盡頭。有的長有的短，心靈相通地遺下不盡的無可奈何與情長牘短。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她將她來到嬾國學到的第一首歌唱給他聽。

第三十三章：西羚王后

一抹粉色心急如焚穿街走巷，左顧右盼，見無人追隨方踏入宅內。守衛將來人攔下，那人面容憔悴地求他往裡通報，他定睛一看，連忙放她入內。

春風拂面本該溫潤舒心，唯那人眉頭深鎖，臉上並無半點笑意。她又是四處張望，隨即掩口於呂山耳邊嘀咕幾句，兩人便又慌了神往思香殿去。

「韓少將軍！」

女子跪地悲呼，韓王珽大驚手顫，愣是於案上多添一筆。鄢宓晞急忙放下硯石，將來人扶起。那人卻搖頭，趴地哭問華照公主可曾來過韓府。

大霽宣佈與西羚聯姻的第六日，和親公主憑空消失。

「公主昨夜沐浴更衣後便睡下了，婢子夜間巡視之時她仍於榻上安睡，便是今早天微亮時無了蹤影。婢子將此事通報大王，受了命領著十多位宮女於宮中尋找，唯時至日中仍無公主身影」

侍女眼神惶恐，想必擔心劉芊娥安危之餘，亦不少憂心頸上的腦袋。桃花眼眨巴眨巴，淚水無聲滾落，她看著可憐兮兮。

韓王珽長歎氣，隨後急匆匆自門外喚來呂山，他剛開口命他尋守衛十人來，那侍女又打斷了他：「陛下方宣佈和親事宜，公主卻不見了，大王擔憂此事若傳至永安，恐對公主與熾國不利」

為人著實難，便是於性命前亦需按部就班，生與死皆看命格定數。

熾國雪化得差不多了，只有一層薄冰覆在城牆屋瓦上。尖銳如刀的冰柱子淡然懸在屋簷下，似離若斷，興許暖指輕夾便折了。時移勢易，橙光替人清了餘冬，冰條相繼落下，光透而閃，好似鮫人珠淚。透亮潔淨。

劉鼎既有打算，韓王珽只能與鄢宓晞各領五名下人分散尋找劉芊娥。耗盡白晝，仍未見劉芊娥身影。韓王珽欲出城尋找，鄢宓晞卻將他哄了回韓府。她說：「既無出城記錄，她必在懋城。」

黑幕籠罩，瞧不清倒好，暖風水聲，像是中春已來。耳畔滴滴答答不斷，肩上了無濕跡，終是冰柱代了雨。寂靜無聲，白日黑夜著實不同。

「開門！開門！開門給我開門！」

屋外好一陣敲門聲，女聲懶洋洋，來人顯然醉了。此地貴賤不分，夜下更難以分辨身分。前些日子便有一爛醉如泥的姑娘誤入他家，細問之下方知其為巷尾的舞女。念在皆是賤人胚子，他只得放下手中工作送她回去。

門外的敲門聲愈發急促，他搖頭上前開門。果然，門一開那姑娘便栽在他懷裡。

白衣垂髻，她敲敲腦袋昂首，圓眼閃爍，酒香越齒而散。

「華照？」

劉芊娥點點頭，一邊念叨「玉葉堂」，一邊於姚盛的店門前坐下。姚盛歎息，她還尋得來玉葉堂，想必未醉得徹底，遂搖頭獨自忙了起來。

前日新進的弦商胭脂賣得極好，顏色純淨粉嫩，是熾國年輕姑娘的心頭好。姚盛盤點完貨物，又步至樓上抱來三套春季的西羚衣裙，仔仔細細地掛放於櫃前。忙了許久，劉芊娥依然不走，僅是捧酒倚在玉葉堂的門框上。

「說吧，何事能讓華照公主如此頭疼？」劉芊娥穿得單薄，姚盛將自己的氈衣披在她肩上，「且，你又怎知我來了熾國？」

劉芊娥望了眼姚盛，隨即搖頭笑道：「春宴前鄢恣晞特意命人將你入熾行商一事告知我，她還自作聰明地畫了幅圖紙給我雖則我適才險些走丟了，但以我的聰明才智，區區巷道怎能困住我」

她邊說邊戳他的臂膀，言畢，又無趣地扭頭靠在門框上。「公主還未回答我的問題呢，聽聞你今日將熾宮與韓府攪得雞犬不寧！」他癡癡乾笑。

月燭爭輝，默默無言。寂靜，沉靜，寧靜。淨，靜，靜。

「噓！我今早費了好些勁方從宮裡逃出的！我呀偷了侍女的衣裳出了宮，而後躲在市中酒肆喝了一日酒。我喝得醉了，老闆娘便給我醒酒，再之後我又喝了好些酒我呀，此生初次喝得如此盡興！酒仙樓之酒不及瓊居，往後我請你試試韓哥哥說瑤蘭屋的亦不錯，改日也去品品」

她是醉了，卻未不省人事，如此答非所問，不過是在敷衍他。既然如此，他便走。

酒壺輕輕落地，瓊漿晃動，她抱膝望著腳邊的螻蟻。「我不想嫁給西羚王。」她哽咽道。

「西羚」二字使他卻步。

「你要嫁給我國大王？你便是大霽的和親公主？為何不願同西羚和親？」

他追問了許多，她僅笑笑低頭，若無其事地捲弄胸前的長髮。他於她身旁坐下，撐在膝上望著她，片刻，他滔滔不絕：「西羚雖不及大霽強大，物資亦不若嫵國豐富，可當地民風樸素。西羚王愛民如子，從不將子民劃分為三六九等，便是王室成員亦不可隨意責打婢女奴僕……」

月色縹緲，萬念俱灰的公主細聽異域少年的侃侃而談，想像著他的口中英姿颯爽的西羚王。披髮小辮，隆鼻聳立於濃眉鷹眼之下，薄唇微揚，耳上的銀環隨風輕晃……她今日方懂得欣賞西羚男兒的俊朗。

「可惜你離不開大霽，否則我便帶你去西羚見識見識，我們西羚好男兒當真不比大霽遜色……」

他依舊喋喋不休，未覺危險臨近，驀然，她傾身吻他。春風淺薄，垂髮輕撫高隆的顴骨，馥郁的香醇遽然沁入心扉。她的秀髮，鼻息，唇間，以至於整體皆甜香無比。烏瞳惶恐不已，粉唇漸離，芬芳又於咫尺亂人心神。

「原來……是這般溫軟……」她緩緩坐直，不斷抿嘴回味，又忽然扭頭望著他笑道，「姚盛你適才亦飲酒了？」

壺傾酒倒，無聲地浸潤凡塵。

一抹黑影迅速填滿她的視野，腦後安穩，雙唇卻為人所奪。綿柔婉約，酒最是受不得熱，一陣接一陣地，不是為他吞下，便是隨熱氣散發。難以言語，心跳得極快，似有恐懼，她卻又歡喜得很。傲慢清高難敵溫厚馴良，半晌，修長彎曲的睫毛徐徐落下。

目中無物，僅光影交疊。耳聞清風低鳴，鼻嗅異香，雙臉為層層熱氣朦朧。片刻，巷口隱約傳來銅鈴聲，馬踏車滾。

雙眸緩睜，鷹鼻抵著秀臉，他柔聲道：「往後不要隨意撩撥我，我不似大霽男子那般隱忍。」

越是溫柔的警告，背後則藏著越深的危機。她未回應，巷口隨即傳來呂山的聲音，他輕聲喊道：「夜深了，少夫人命小的來接姑娘回府。」

遠遠地，驚醒幾戶人家。不知哪家夫人接的是哪位姑娘。

劉芊娥腦後的手悄然移至腰間，姚盛輕歎一口氣，隨即猛然將她抱起。「靠著。」他命令她，不果，他又道，「若讓人撞見了，公主可別哭鼻子。」路很短，他走得卻更慢。忽有兩名舞女入巷，她連忙側頭趴在他肩上。姑娘掩嘴嬉笑，她不自覺摟緊他，深怕丟了臉面。也是，夜闌人靜，既不是此處人家，清白姑娘又怎會無故躺在男子的懷裡，還是個胡人。她們必是誤將她當成最為低賤的胡姬了。

姚盛抱著劉芊娥上了馬車立馬下來，他刻意不去瞧她的臉色，不論陰沉或緋紅，他若望了便必定火辣。呂山朝他躬身行禮，靈巧地跳上馬車，甩著皮鞭赳赳前行。深夜幽靜，銅鈴噹噹地響徹懋城街頭，明日此處該又添些風流韻事了。

涼月透亮，他握拳目送韓府馬車遠行。大霽公主與蠻夷男兒難言難解，不是她芳心錯付，便是他癡心妄想。他害怕白日的到來，韓府的譴責恐怕難受，但他又很想日出，或許可再睹她的笑顏。

可悲可歎，貴為西羚未來的王后，她鐵定不會再來了。

第三十四章：天陰

陽光刺透木窗，張牙舞爪的花影闐然倒在棕紅地板上，順時推移，窄影漸闊。驟然，劉芊娥掀被坐在榻上。蔥指輕揉額邊，月眉緊鎖，胸膛陣陣翻江倒海。門忽地開了，刺目春光霎時闖進屋內。頭暈目眩，她只想嘔吐。

「醒了？」

鄢宓晞捧著一身丹色曲裾往榻上走去，尹巧倩亦跟在她身後入殿，一聲不吭地撐開軒窗。劉芊娥扶額環視，碧紗珠簾，頓時了然，此處乃韓府客房，顏柔媞往日亦住在此。梳妝台上胭脂水粉琳琅滿目，案上的水藍琉璃花瓶依舊，韓家竟未撤下顏柔媞的舊物。

「已是日正，便更衣用膳吧。」鄢宓晞雙手奉上衣物，劉芊娥不僅不接下，反倒望著地上發愣。嫣紅浮上圓臉，劉芊娥憶起昨夜與姚盛的月下荒唐……以及姑娘的嘲笑聲。「砰！」劉芊娥惱羞成怒地掀翻鄢宓晞遞來的丹衣，連帶著托盤亦滾落在地。幾近同時，韓王珽衝入殿中將鄢宓晞拖起，朝榻上的任性妄為的人吼道：

「我還未同你清算擅自離宮一事，轉頭你倒拿宓晞撒氣！公主當真善於匿藏，讓大王與臣好生尋找！昨夜若非宓晞心思細膩，派呂山暗地去玉葉堂尋你，若讓守衛事先撞見了，你可是想禁足於嬾宮直至出嫁！」

韓王珽不顧君臣之禮，將劉芊娥一頓訓斥，尹巧倩驚得屏息立在門前。鄢宓晞見劉芊娥眼眶微紅，連忙扯了扯韓王珽的衣袖，他若再說下去，只怕她該淚灑韓府了。

「少將軍寬心，昨夜未如你想的那般不堪。不敢忘，我是大霽的和親公主，往後的西矜王妃。」劉芊娥彎腰拾起衣物，忽地轉身望著韓王珽冷笑，「待我梳妝更衣，我便回嬾宮學習西矜的禮儀風俗，大婚之日定讓西矜王為之驚艷。」

劉芊娥態度傲慢，口出狂言，激得韓王珽暴跳如雷。鄢宓晞見兩人水火不容，半推半拉地將韓王珽拽出廂房，尹巧倩伺機把門帶上。韓王珽著實氣惱，邊往思香殿走去，邊將劉芊娥數落一番。他同她一齊長大，情誼已非君臣如斯簡單，於他而言，她是半個韓家妹妹。她遠嫁西矜，他自是劉鼎外最為不捨之人，所以不曾惱她借酒消愁，唯氣她既有婚約還於夜裡與男子獨處。

和親公主難當，肩負融合西矜與大霽的關係，其一言一行皆為大霽表率。不足兩載她便將冠以「西矜王妃」的頭銜，若讓西矜王聽了些閨房流言去，於她與大霽皆非好事。牽一髮動全身，只怕屆時嬾國亦難以完全。

「可王珽亦該給公主接受的時間，興許過幾日她便能好些。」鄢沁晞牽著韓王珽的雙手，一臉正色地同他說理。他鬆眉歎氣，又望著她搖頭道：「唯昨夜……」昨夜實在不妥。她鼓著腮側頭望他，帶笑誠懇回應：「王珽同姚盛自年少相識至今，便對他的脾性全然無解麼？又或說王珽覺著華照的性子最是容易讓人欺負？」她倒將他逗笑了，別的他不敢有十足把握，便是深信劉芊娥絕不讓人自她身上撿便宜。

韓王珽同鄢沁晞於思香殿內一待便是一個午後，兩人無非練字品茶，倒是難得的清淨無擾。約莫日昃，呂山來稟劉芊娥用了午膳後已離府。韓王珽點頭答應，俯首執著鄢沁晞的手於簡牘上書寫。劉芊娥擅自離宮一日一夜，必受劉鼎責難，思來可悲，他無心雪上加霜。與其思慮兩年後的霽矜聯姻，他只願珍惜當下……她的字醜極了，經他訓練大有長進，現下總算可登大雅之堂。

「王珽，看！」

鄢沁晞躊躇滿志地將寫著「珽」字的簡牘展現給韓王珽看。篆體雖四方，線條卻委屈柔美，不易掌握。此字她私下練了好些日子，他的名字，她最是歡喜。字體端莊溫柔，他知她下了功夫，自是愜意歡心。

韓王珽取筆於「珽」下又添一字，玉必緊湊，「珽」成。

「王珽，此字究竟何解？」鄢沁晞高舉竹簡欣賞，繼而倚在他懷裡把玩。韓王珽笑著低頭，輕撫她的右臉道：「『君子至止，鞞琫有珽』。同『珽』一般，皆為聖人佩帶的美玉。」

鄢沁晞稀里糊塗地點頭，卻又不明兩者之別，欲開口追問，殿外卻傳來呂山的驚呼。他莽撞闖進殿內，門亦不關地撲倒於案前，沉聲顫道：

「少將軍，不妙！方才老將軍於武場練武，不慎扭腰跌落擂台，動彈不得！」

韓王珽與鄢沁晞聞言變臉，雙雙棄筆趕往凌寒樓。

秋香於院中候著，瞧見兩人慌張而至，連忙伸手將他們攔下。韓王珽伸長脖子往她身後緊閉的房門探視，屋內亂影，遂又再踏前一步。修長的臂膀蠻橫，秋香前行，來者隨即往後退去。她的意思便是蕭玟的意思，故他們此時定然進不去，只得於殿外焦心。

鄢沁晞搭著韓王珽的腰，輕撫寬背，努力地讓他寬心。日落，凌寒樓還未開門，而她的安慰亦逐漸失效。

「秋香姑姑，父親適才傷得可重？」韓王珽坐立難安，又行至秋香面前詢問韓忠亮的情況。「珽兒。」秋香未開口，倒是蕭玟開了凌寒樓的門，三位手提藥箱的醫者旋即退出殿外。

凌寒樓尚未點燈，僅夕陽透進的一隅亮堂，伴著濃烈的藥味，殿內氣氛詭異。

韓王珧跪在韓忠亮榻前，見父親雙眼靈動，還不住無奈揮手，懸了半個時辰的心終是放下了。

「父親無礙，不過是說來慚愧，適才練劍用力過頭，一不留神便摔了唉，老了，不中用。」

韓忠亮一邊撐著右腰，一邊搖頭苦笑。韓王珧接過鄢宓晞遞來的湯藥，無奈地同她歎氣。老頭子年過半百還這般心高氣傲，若無今日之傷，恐怕是不願認老了。所幸傷得不嚴重，便是扯傷了筋骨，估摸休息半月即可痊癒。

「該！都是半條腿跨進棺材的人了，還以為自己十八少年郎！也不瞧瞧小兒都二十了！」

蕭玟氣勢洶洶地坐在榻旁，望著動彈不得的韓忠亮破口大罵。事發時她正於寧德殿內品茶看書，忽聞他舞劍出事，嚇得茶翻書損，連忙撐著秋香往此處趕。雖則她已習慣老伴出征殺伐，可畢竟年長不少，又因練劍摔傷，何人敢確保僅扭傷一事。

韓忠亮皺眉望向蕭玟，唇上的鬍子顫抖不止。鄢宓晞還在，她若再念叨下去，往後韓府可就再無他安放臉面之處了。

一家四口其樂融融，圍在床榻邊笑鬧了許久。未幾，韓忠亮見累了，欲閉眼歇息，遂揚手遣去眾人。韓王珧領著鄢宓晞出了凌寒樓，身著宮服的內侍將兩人堵在院口。內侍自懷中取出一隻雕刻著斧頭的金牌，隨即折腰作揖。他說：

「冀州恐變天，請兩位將軍即刻進宮。」

韓王珧一言不發，臉色卻驟變，就連鄢宓晞晃著他的衣袖亦未覺。「宓晞，」他陰沉的臉忽又明朗，「今夜我興許晚歸，勿等我用膳。」

他言畢隨內侍出了凌寒樓，留她一人困惑。冀州會否變天，不得而知，唯她清楚他的心緒頓時不寧。

如此焦急匆忙，想來嬾國天亦將陰。

第三十五章：等

「臣拜見大王。」

寬袖輕揚，紫紅晃眼。

韓王珽除鞋走入乘風閣，畢恭畢敬地向劉鼎行禮，樊翼天隨即朝他微微頷首。殿內寂靜幽冥，一縷青煙沿柱而攀，轉而於紅樑散去。樊翼天神色無恙，劉鼎神情卻難看得很，良久，他道：「鐘山國意欲謀反，據悉禎定國已於飛燕城集結軍隊。」

太平八年，先帝劉策分封劉弘胞兄劉寧為安王，並為其建立以鹿鳴為都的鐘山國。劉寧聰慧，五歲熟讀道儒經典，七歲便可執筆寫詩，故深得劉策寵愛。惜劉寧幼時大病一場，高燒數日，終落下一身病痛，迫不得已地將帝位拱手相讓。鐘山國地廣物博，劉弘忌憚，遂於上位之時曾以酎金成色欠佳為由，削其縣城五座，減兵一千。

樊翼天見韓王珽蹙眉，知其不明劉寧何來謀反之力，遂開口解迷：「鐘山國重商，安王與諸位富可敵國的商家魯鑫聯手，於瑤澤等地養兵數萬。約莫半月前，魯鑫遠赴霸陵行商，酒後無意將與安王的計謀告知友人，遂消息走漏至常樂宮。」

劉鼎搖頭歎息，白手於香爐上擺動，任輕煙撫慰。

「禎定國必受永安之令方於邊境聚兵，大王可是擔憂大嫵無法獨善其身？」韓王珽問道。劉鼎長歎氣，望著乘風閣門點頭。香飄屋暖，霎時，又無人言說。樊翼天望了眼孤身前來的韓王珽，忽朝劉鼎彎腰道：「禎定國勢弱，可用之才不多，想必此番亦將由盛海藍領兵平亂，而韓老將軍曾與其交手……故臣以為韓老將軍可與之抗衡。」

劉鼎聞言望向韓王珽，又伸首朝殿門張望。韓王珽還未想明白樊翼天為何一反常態地退縮，眼見劉鼎尋找父親的身影，便將韓忠亮受傷一事上報。

「臣願出戰。」如此，他必須出征。

韓王珽與樊翼天時至日落方走出乘風閣，鍾愷隨即於院外將韓王珽攔下，樊翼天識趣，背著手慢悠悠離去。

灰雲橫於黃藍間，墨黑白四方席捲而來。綠濤暗湧，藻臙入鼻，著實讓人胸腔一陣排山倒海。雲池視野廣闊，外連水台水，向來以景色優美著稱。然，惡臭無比，同權勢錢財一般。

「樊翼天父親病逝，故他明日須返鄉操辦喪事。」

鍾愷語氣平淡，口中所言卻委實讓韓王珽震驚。春風徐徐，綠水撞台，臭味又沁入心胸。惡臭難忍。

「前日樊府奴僕方離開本國。」

此言一出，韓王珽不禁冷笑，原來他打的是如此的算盤。

樊翼天生父樊華原亦為熾國大將，唯五年前與北耀一戰險些喪命，劉鼎念其忠心耿耿，遂特赦回鄉休養。樊翼天因此世襲父職，從校尉躍至中將郎，連帶少時與鍾愷的不快為同僚嘲諷良久。樊華妻妾三人，樊翼天卻非她們所生，乃出自樊華貼身婢女蔡氏之肚。蔡氏身份卑微，樊華不喜，至死亦不願將其納為偏房，父子嫌隙漸生。若非長子早夭且妻妾無子，老頭子半生的榮耀必不願交到樊翼天手中。樊府起源芍藥縣，奴僕既於前日離開熾國，樊翼天必定一早得知樊華離世，今日方將此事上報劉鼎，想來蹉跎只為以韓府擋災。

禎定國主壽王劉瑜乃劉氏旁支，

是劉弘與劉鼎的遠親兄長，曾多次藉助先帝剿滅異姓王邀功，劉弘惡其多時，除心早生。劉弘既然欲以惡對惡，便鐵了心坐觀鐘山國與禎定國兩敗俱傷，唯熾國亦為其心患多年，恐怕這次北境終難安。

「大王可有何對策？」鍾愷眺望黑海吞日，心中忽有一絲惆悵。韓王珽啟唇，剛好瞥見遠處有一手捧黃綢的內侍匆忙而至，便又閉嘴相迎。祥雲錦布舒展，鍾愷與韓王珽雙雙下跪伏地。

果真，北面難逃混戰。

「滅。」

目送宮人離去，韓王珽拂膝回答鍾愷適才的問題。

鍾愷愣在原地，轉而感歎樊翼天心計深遠。韓王珽搖頭苦笑，此招最為絕妙之處實為其離熾一舉，既成了孝子美名，亦順勢將韓府拖下水。鍾愷家世低微，加之有韓樊兩大武將世族，此戰他絕無獨自領軍出征的可能。唯樊翼天於此時返鄉，不難看出原意乃逼迫韓家兩將出戰。恰逢韓忠亮受傷，韓王珽代父出征，此番熾城的安全便皆落在鍾愷肩上。

可見老天亦眷顧樊翼天，否則這一切又怎僅韓王珽一人面對。

「不必憂心，哪怕無功而返，此番熾國亦必不吃虧你稍後替我擇兵六千，明早出發。」

韓王珽挑眉吐氣，握拳推了推鍾愷的肩膀，轉而走出雲亭。樊翼天城府深遠也好，劉弘貪心不足也罷，既是無法逃避之事，他便不該心生迴避之念。家中老父腰傷未癒，又有嬌妻心急待他回去，無可厚非，他此刻心思亦全在府上。

夜黑燈瞎，駿馬自宮門奔出，馬蹄噠噠，不消三刻於韓府門前停下。俊郎翻身下馬，綠袍小子連忙上前將馬牽緊。

粗指停在半空，灰土地上隨即盈著一層朦影。思慮良久，韓王珧開口道：「替我收拾行囊，也替你自己打算些，明早隨我出征鐘山。」小眼眨巴，呂山望望手中的韁繩，又呆呆地望向韓王珧的背影。他還未想明白主上的話，又見其回頭笑言：「今日我歇在蘭澤閣，天未亮不許來打擾我。」

韓王珧拐進後院，留呂山一人懵然。

夜色朦朧，尹巧倩瞧見有人入了蘭澤閣院內，遂踮腳張望，直至那灰影逼近殿門方瞧清來人。她連忙屈膝行禮，正欲朝殿內呼喚，卻見韓王珧虛聲搖頭。他慣是如此，她便得意洋洋地退下，空留亮光大門一扇。

蘭澤閣幽冥無聲，白紗飄揚，好似久無人住。彩蝶紗屏擋在榻前，嬌娘甜睡之姿似夢如幻。紅絲繞腕，若瀑而下，膚若白玉的前臂宛若泉源。

「宓晞，我明日要領軍出征」

來人輕喚，娘子隨即受驚落在他臂上。她許久不面向榻外而寢了，今日不知為何老毛病又犯了。

「母親生辰將至，我欲縫製賀禮，倒不覺何時睡下了」鄢宓晞坐在榻邊搖頭晃腦，不緊不慢地將絲綢收起。「宓晞，我還未用膳，現下餓了。」韓王珧握著她暖呼呼的小手嗔道。

鳳眼越過他的臉朝屋外望去，夜方降臨，倒不算晚，她放下手中針線帶他偷溜進了膳廚。

玉指捲袖，白花花的玉臂一覽無餘，於黃燈下則又多了一分溫軟。熱鍋下蛋，油滋滋作響，鄢宓晞連忙將葵粒與穀飯混入鍋中。她於灶前手忙腳亂好一陣子，韓王珧望眼欲穿，終得炒飯菜羹各一。

他心中歡喜，將飯菜吃得一乾二淨，卻盛了碗湯放在她面前。她不餓，便又將菜羹推回給他。「宓晞，明日我該領軍離國了，你便無話想同我說？」他期盼地望著她。「知道了。」她端起那碗相互推托的湯水，悶聲飲下。

她似心傷了，又像無心。

回了蘭澤閣後，他更衣躺在榻上目睹她將燈逐一熄滅。頃刻，殿內漆黑，餘一道藍光跨在紗屏上。她轉身，他攤手。

「婚後初次與你分離，只怕數月未可見，夫人比為夫料想得堅強。」

他摟著面向榻外的人笑言。她性子軟弱，他還以為她會不捨而泣，如此剛強委實讓他驚訝。有些失落，亦為此而欣慰。

驀地，她撐開他臂彎，悄然躲進他胸口。

「王珖，勿憂，從前那麼些日子也挨過了，這次我依舊等你。」

第三十六章：神女

東面一道曙光，燕雀啼叫。

夢中情人身著金甲冑，奮不顧身地馭馬衝向敵營。她拼命追趕，那人卻勇往直前，絲毫無回望之心。她杵在家門前目送他離去。漸行，漸遠，漸無影。

「王珧！」

鄢懋晞自榻上滾起，望見身旁空落落，急忙開門跑出殿外。已是二月天，無雪無雨，地卻依舊未回溫。樹葉沙沙，披巾著甲的將軍抱冑立在池岸。玉足踏上石子，奮力躍上紅橋，雪白與烏黑相融。

「怎的鞋襪亦不穿便出來了？」

鎧甲厚重，鄢懋晞聽不清韓王珧的心跳，遂又於他胸前挪了挪腦袋，可算是隱約聽得。鳳眼瞥見他左手的軍帽，她忽地發覺他今日所著同那年分別時一樣樣。那次她放手了，轉頭便失去他。她極其討厭他穿這身衣飾，厭惡戰爭，膩煩離別。

「將軍是在等妾身替你戴帽麼？」

她雖不喜，卻無反抗之力，只得又一次送他離開。他笑著點頭，於她面前曲膝，近賞她替他穿戴的神情。眼有不捨，嘴角卻帶笑。他可算心安了。「那懋晞現下可有話想同我說了？」他眉開眼笑問道。「有，『安康』與『等你』。」她笑著綁好帽繩。

韓王珧捧著鄢懋晞的臉，於她唇上輕點，又嘮嘮叨叨許多。他讓她乖乖在家等他歸來，又道若是著實閒得慌，便去嬾宮尋劉芊娥解悶。她點頭答應，他又請她照看好父母親，每隔半月便向廣杉去寄書信。他喋喋不休，直到呂山再次催促方肯離開。

韓王珧氣昂昂背向蘭澤閣前行，倏忽，於院前回望赤足白衣的鄢懋晞。

一眼，一生。

懋城為琉璃藍所籠，風和日麗，樹靜影止。世間萬物獨自無意，相合卻道超乎尋常，人地如斯，城縣非同凡響，皆因當中人事空前絕後。為著一人憎恨彼岸山川，同因那人而愛憐足下花草一般，輕而易舉，易如反掌，得心應手。記得而義生。

「家中有事，我該回去了。不知歸期，你可有話同我說？」

「沒有。」

「我有。」

劉芊娥欲離去，姚盛慌忙將她攔下。數日未見，他有許多話想同她說，譬如掛念，又或難捨難分。若非家中事出突然，他這些日便早已尋她來了。

「初見公主野蠻無禮，卻為美貌所驚，再見公主，終因勇救胡兒而傾心。華照，我不在的這些時日，你可否每日念我一次？待我歸來，倘若心中依舊無法將我容下，我必不強求。」

姚盛語態誠懇，於綠喬相識的記憶又再浮至劉芊娥的眼前，他不知的是這些日她日夜念著那些短暫過往。

那日陽光著實充沛，細雪無聲落下，耳後的踏雪之聲更為明顯。她抬首轉身，欲將身後的人拿下，卻未料招數瞬時為他破解。他握緊她的臂彎，戲謔地扯著她轉了幾圈。紅裳隨即旋起，皎雪紛紛，那張棱角分明的異族臉孔悄然闖進她的眼中。哪怕今日再憶，左心依舊怦然。妙趣橫生，她竟亦因他救助聞梓桑而為之另眼相看。

「不必了，今日乃你我最後一面。」

劉芊娥握拳冷道。她從不做無把握之事，自是不會同無可能之人藕斷絲連，過了今日她便決不見他。姚盛心傷，眼底滑過一絲落寞。他自懷中取出一條銀手鏈，鈴鐺叮鈴地響，那西羚飾物落在她掌心。他不再言說，拋下一句「我們會再見」便疾步離去。

劉芊娥茫然，連忙將手鏈子丟棄離開，走了幾步，又回頭將其拾起。那手鏈子掛著狀若元寶的小銀墜子，墜子下如豆大的銀鈴搖搖晃晃，發出陣陣舒耳的聲響。美得很，讓人愛不釋手。

鬼使神差，她竟將那異族之物收進袖中。

劉芊娥失魂落魄地走出集市，於霖霜門前的瓊居買了一壺佳釀，上回與姚盛的荒唐夜，她飲的亦是此酒。酒過喉肚，齒頰留香，回味無窮。

美酒清甜，本不該輕易醉，唯心有困惑，故愈發深陷。藍天白日，醉了。

她捧著酒踉蹌來了韓府，守衛見公主駕臨，連忙放她進去。尹巧倩自後院走出，瞧她喝得不省人事，故連忙扶著她去了客房。鄢宓晞得了消息，連忙拋下繡架趕往西廂，門方拉開，酒臭便無情地湧入鼻喉。

尹巧倩與鄢宓晞合力替她解下外衣，又落了髮釵，用棉被緊緊束住她的手舞足蹈。尹巧倩退出殿外熬製解酒湯，她裡面將鄢宓晞拽至跟前。她神秘道：「我適才見了姚盛。」

鄢宓晞臉色自不解轉為難堪，她見了，笑嘻嘻地吐舌了。她素來古靈精怪，如今喝得滿臉紅潤，鼻頭那抹嫣紅且將她襯得愈發俏麗。玉指纏繞鬢髮，她噙著嘴道：

「今朝韓哥哥去宮中向哥哥辭別之時有一宮人於我耳邊嘀咕，說是他在集市等我哥哥稀奇問我何事，我搖頭扯謊而後，而後我便去尋他了他說家中有事需離開燕國，要我，要我日日思念他他還贈我一信物，美得很，我真真歡喜」

她自言自語，又爬至床尾取來銀手鐲，忽地倒在枕上。手鐲子於半空晃蕩，鈴鐺發出細微的聲響，「叮嗒」，手一鬆，那銀鐲便砸向她的臉。微笑合眼，她盡情嗅著他與她相交的氣息，大燦的豪邁，西羚的豔麗，奇香無比。她又笑言：

「我將來的夫君亦是西羚男兒，可我是不能喜歡他了」

鄢宓晞輕喚劉芊娥，其默不作聲，殿中萬籟俱寂。她分不清她是不能心愛西羚王，還是不願給西羚王機會，抑或，是她該準備放下姚盛了。

日影西傾，無風亦無聲，時光彷彿凝結。酒可醉人，卻不可麻心，又或說只能一窺真心。不知天時，亦不記事，夢裡又見那人——

鄢宓晞牽著聞梓桑同站在王府前的韓王珽與鄢靈鈞招手，四人樂呵呵地笑著往府中走去。她亦想跟上，肩膀卻忽遭雪球襲擊，回眸恰見他匿在柱後吐舌眨眼。她氣急敗壞地捏了個雪球朝他砸去，唯他躲開了，所以她又蹲地握著一把雪扔向他。來往數回，他竟被她打得哭天喊地，她正樂呵著，卻崑腳栽進雪中。

他笑得可沒良心了，她便伏膝假哭，嚇得他連忙蹲在一旁致歉。他手足無措，一臉慌張愧疚，她乘機朝他臉上灑雪。惡氣已出，現下輪到他狼狽不堪了，別提她有多滿足。他邊道無恥邊揉眼，繼而擠眉眨眼。

「小心！」

他忽然高呼，她欲回頭張望，卻已被他緊緊地束在懷中。電閃雷鳴，背後一記重壓，她帶著他倒在雪裡。

千里白雪似榻，她枕在他的臂彎裡，腳下的松雪宛如來年青。

「後背可疼？」

「些許吧，但若是砸傷了公主，只怕心該更疼了。」

冬日的雪地自是冷得慌，唯他眯成月牙的眼睛卻如烈日有神。兩人拍拍雪從地上爬起，她連忙往他身後查探。他不許，轉而朝她臉上扔了一顆雪球——

入了春後，懋城雪勢漸小，如今更是無雪了，想必綠喬亦是這般明媚。人的目光狹隘得很，得不到及逝去的事物尤為美好，常是魂牽夢縈。先來後到著實不可理喻，若想免卻痛苦不堪的將來，但願年少未識可遇不可得之人。

細水長流，冉冉淌進雕雲烏石，金邊墨條軟磨硬泡。筆墨沾染，白紙黑字起。

「天朗氣清，金烏高懸。皆安，望君珍重。昨夜霧濃，夢中相聚，甚感寬慰。神女常攜酒顧，心已傾西，轉意難。陌上花開草碧，待君歸。穀雨初十，懋城韓府書。」

而後半月，鄢恣晞終於收到韓王珽自廣杉寄來的書信，遂下筆回之。

第三十七章：瓊華

狂風呼呼，幕布瑟瑟發抖。涼風伺機溜進帳內，藉著黯淡燭光橫掃榻上之人。薄被蓋頭，風聲冷氣漸微，他以為如此便可將寒冷遺忘。

啪的一聲，金刀落地染塵。

「天要亮了。」

韓王珧敲頭歎氣，了無興致地拾起地上的金匕首，轉身隨手扔在案上。神思泉湧，執筆寫下。適才他夢見了鄢宓晞，她撐著傘立於軍帳外，轉而飛奔至他懷中。

「勿憂，軍中一切安好，待吾歸」

韓王珧咬筆搔首，耳聞寒風淺笑，又再款款落筆。帳外忽而傳來幾聲銅甲清脆，好似鄢宓晞鬢邊搖晃不停的步瑤，便是著急了些。

「將軍，鐘山似有異動，據悉大批人口自瑤澤南下！」

門前小卒跪地便吐出如此一句。韓王珧擲筆收紙，披上披肩便隨小卒走出帳外。領兵駐守廣杉近月有餘，鐘山國未有舉動，他只得守株待兔，順帶於山頭剿匪三寨。他還道劉弘疑神疑鬼，如今形式這番難看，只怕少不了廝殺。

天明，守衛來報稱已與盛海藍取得聯繫，韓王珧即刻帶著數千將士往曲央與盛海藍相會。同日，鐘山國起兵造反，雙方於靖縣大戰兩月。韓王珧和盛海藍錯估形勢，未料安王養兵數萬，兩軍節節敗退，險些覆滅。

「老夫年過半百，少將軍年輕，若有何閃失只怕少夫人日後難過還是向陛下請旨支援得好。」

「不必。」

大軍退至柏鄉縣時兩人一問一答。盛海藍為人狡黠，難辨話意真假，唯不論如何，韓王珧此番亦必定拒絕了。除卻剿滅叛軍，他還要更多責任需要完成。

譬如歸家心切，譬如受了劉鼎之命，譬如殲滅禎定國。

鐘山國過往亦多次傳出意圖造反消息，唯劉寧按兵不動，韜光養晦多年，如今突如其來發難當真殺了劉弘一個措手不及。劉寧許下他日厚賞有功之士的諾言，並命人著手鑄造侯爵金印，引至叛軍士氣高漲，對熾禎兩軍窮追猛打。劉弘無福消受，欲命將士北上平亂，韓王珧連忙冒死深入黎鄉殲敵三百。

盛海藍惶恐，不甘落後地帶兵二十於深夜偷襲叛軍糧倉，將敵營擾得雞飛狗跳。

嫩芽新發，金芒耀眼，光陰如梭。

銀角鏗鏘，溫流溢出鎧甲，寬肩左側，紅染白來。鋒刃悄然入骨，拔刀削髮，白將紅沾。

粉花方長，春風順心，歲月若水。

耳畔「將軍」呼喊聲不斷，黑袍手撐污劍跪地，藍衣瞠目結舌立於樹下。「三……二……」死神低吟。散發飄揚，「一」字輕出，劍落人倒。「六十多日，夠久了。」韓王珽掩胸撐劍而起，緩緩步至倒地男子跟前，解下身上的披肩覆之。他為他掩目理衣，隨即閉眼持劍割下那人的頭顱。

他們素未謀面，亦不曾相識，卻同為將軍，皆為劉氏賣命。那人身為鐘山國大將軍，與熾禎兩軍苦戰兩月之久，損敵過千，如今命喪韓王珽手中倒亦榮耀。

敗，便敗在了擇錯主。

鐘山國大將軍命喪熾國少將軍之手的消息自戰場傳至中原，霽國上下悲喜交加。臣民無一不慨嘆韓王珽驍勇善戰，亦難免暗自感傷鐘山國將軍英年早逝，唯無人敢為叛軍言說。劉寧眼見兵敗，攜家眷四處逃竄，終於屏州焰門郡駐軍所俘。劉弘下令斬殺劉寧親信近百，並將其妻族百人流放至西境，平亂有功者則賞黃金千兩。

五月，烈日微風。

描著「霽」字的鵝冠紅旗於鹿鳴大道飄揚，金戈鐵馬如蟻般結隊深入都城，車道兩旁跪滿衣著靚麗的權貴，他們異口同聲地高呼「大霽萬歲」。「有云商者為利無所不為，果真如此！」盛海藍於馬背上俯視著跪地求饒的鐘山國臣民，不屑地冷道。韓王珽聞聲俯首，亦是搖搖頭笑了。驀地，左臂紅綢耀眼，他隨即將笑容斂起。盛海藍見此，亦不自覺低頭凝望臂上的「禎定」二字。

劉寧棄國而去，大霽軍隊不費吹灰之力佔據王宮，千軍萬馬於此靜候劉弘遣官廢國為郡。此戰雖算不得久，唯與盛海藍周旋數月，韓王珽現下當真是累了，故遣散軍隊後於「芳清殿」歇下。合眼，睜眼。合眼，睜眼。

分明累得頭昏腦脹，可他如何亦無法入睡。他想家，卻回不去。

韓王珽猛地自榻上坐起，喚來宮娥備下筆墨，轉而於案前奮筆疾書。被叛軍圍困崖下兩月有餘，他未曾往家中寄信一封，想來妻老該擔憂了。被困首日，他寢食難安；被困兩月，他歸心似箭；佔領王宮時，他覺著自己入了另一座牢籠——思君千萬，千萬難抒。

筆落，日墜。

光影斑駁，金橙輕吻玫紅，蕭瑟映在滿臉傷痕、伏案而眠、緊捏信紙的少年將軍。夢裡，他又見那黃衣姑娘，待其回首，又幻化為身著曲裾的嬌妻。他摟著她，將數月之事悉數告知，她昂首道：

「將軍。」——「將軍……」

韓王珧舒眉睜眼，只見夜色已至，未點燈，他依稀認出殿前立著適才為他取筆墨的宮娥。她抬首望了他一眼，立即白著臉低頭。韓王珧低頭望了望沾滿血泥的鎧甲，又伸手擦了擦損了的嘴角，不耐煩道：「何事。」宮娥急忙跪下，說是盛將軍邀他與諸位將士於黃昏之時前去「瓊華島」相會，共享佳餚美酒。

「告訴盛將軍，我累了，讓他們盡興。」韓王珧自腰間取出火石點燈，霎時金光滿面，嚇得宮娥連忙起身。「慢著，」他又叫住她，邊將信箋收起邊道，「我稍後便去。」宮娥雙目緊閉，連連點頭，提著青裳便往芳清殿外跑。韓王珧對著她逃離的背影白了一眼，回頭瞥見案上架著一塊銅鏡，不禁湊近一瞧，隨即打了個寒顫。

金光映照著血跡斑斑的鎧甲，紅黑相間的糙臉，髻鬆髮散的男子——他現下像個坐於案前忙碌的閻王。他又不怪那宮娥了，只怨自己現下確實人不像人。

韓王珧將信箋置於枕下，命人取來乾淨的衣物，不緊不慢地於浴桶中泡了良久。劉鼎交代的事情，他僅完成了一件，倘若想早日歸家，則必須於近日引盛海藍領軍往禎定國走去，再伺機揮師禎定城。

鐘山亡國首日，繁星伴月，鹿鳴城噤若寒蟬。

韓王珧換了一身紅衣銀甲，帶著短劍出了芳清殿。渡了河，聽了蟲鳴，他隻身入了瓊華島。華燈亂眼，卻無人煙，絲毫不有慶功之象。韓王珧放下欲踏上岸的腳，轉身往船身走去，卻被駛船小卒攔下。「韓將軍，各位將軍已於瓊華台等候多時，還是讓小的帶路好。」韓王珧回首眯眼眺望瓊華台，轉而笑著上了岸。想來，今夜定有故事可聽了。

果不其然，瓊華台中無歌舞，僅盛海藍一人。

「不知者該道盛將軍待我客氣，唯後生不解，」韓王珧踏足瓊華台，不禁環顧四周笑言，「不知盛大人今日為何如此怠慢平亂首功之臣？」

盛海藍笑著轉身倒了兩杯酒，將其中一杯遞至韓王珧面前，挑眉示意飲下。韓子閉口微笑，不飲。盛海藍便當著他的面將另一杯飲下，繼而又將那杯酒往前伸去。韓王珧低頭冷笑，將盛海藍遞來的酒昂首飲盡。瓊漿舔舐著嘴角的傷，灼熱。

盛海藍心滿意足地接過他手中的銅爵，遙望殿門歎道：「韓子上有父母，下有妻友……盛某今日便斗膽相勸。人生艱難，卿倘若一步踏錯，身後之人便若兄嫂那般痛苦……想必韓子亦不願父母無人送終，嬌妻守寡……」此言徹底激怒韓王珧，他氣急敗壞地拽著盛海藍的衣領，欲拳腳相向，卻被他擋下

。盛海藍口若懸河地說著，絲毫不讓他人打斷：「實不相瞞，於此役前我便得一消息，說是此番燕國志不在平亂，似有吞併鐘山與禎定之志……」言說至此，盛海藍細觀韓王珽神情，見其一副故作冷靜之態，便笑著拍了拍他的臂膀。韓王珽伺機擒住他的右手，欲將其拿下，反輕而易舉被他踹跌在地。

盛海藍於杯中下了藥。

「少將軍此番為大霽立下大功，定是累了。盛某聽說瓊華島有藥泉一座，便請將軍於此好好調養身子。」盛海藍一把扯下韓王珽腰間的令牌，佯出一副疼愛的模樣拍了拍韓王珽的臉，繼而得意洋洋地離去。

偌大的瓊華台腳步聲不斷。燭火忽明忽滅，韓王珽隨著藥發而垂眼。

翌日，他完好無損，原封不動地自瓊華台大殿甦醒。他無奈地笑了笑，轉而繞著瓊華台逛了一圈。殿中金絲紅紗高掛，窗旁串串銀鈴隨風作響，燭淚沿著金架滴落，於地上炸裂成花。他不禁慨歎鐘山富有。忽地，偏殿傳來幾聲細響，他連忙握緊腰間的匕首上前查探。

「啪。」

窗邊掛著一雙手，良久，忽有一身著甲冑的士兵翻牆摔入偏殿。「抬起頭來。」韓王珽以匕首托起那人的下巴，一張灰臉映入眼簾，來者狼狽，猶是那對眼眸風韻萬千——「蕊晞？」

鄢蕊晞笑著點點頭，欲從地上爬起，卻聞大殿傳來士兵敲門聲。韓王珽望著鄢蕊晞緩步退至大殿內，隨意朝殿外應了一聲。「韓將軍，小的奉盛將軍之命送來午膳。」殿外的人聞聲吼道。原是送飯的。韓王珽亦不客氣地讓其將飯菜置於門外，隔著門窗對盛海藍罵罵咧咧一番。士兵於門前聽了幾句，扭頭便離了瓊華台。難聽至極，他須得稟報盛將軍。

四下無人，他和她終可相擁。

不論韓王珽如何言說，鄢蕊晞便是不願將他放開，直至她肚中一陣響。她灰頭土腦的，失了往日的端莊，倒添了幾分俏皮，逗得韓王珽直搖頭。夫婦兩人攜手來了瓊華台後的藥泉，急急忙忙洗漱一番便回了大殿。韓王珽將盛海藍送來的膳食逐一安放案上，又盛了碗湯給鄢蕊晞，繼而細賞妻子化身虎狼。

「蕊晞，你怎麼會在此呢？一路上可還好？」韓王珽還是最為擔心此事，她往日不出閨閣，不知此行又該受了多少委屈。鄢蕊晞見他似有愧疚地望著自己，便笑道：「一月前你遭叛軍圍困崖下的消息傳回燕國，我心有不安，母親便勸我於府上等你歸來。唯又過一月，還是未有你的消息，我便整裝往鐘山而去。前些日我得知大霽平定安王之亂，故潛入鹿鳴城尋你。昨日我於城中夾道見你領軍入了王宮，我便更衣混入隊中，如此進了宮。」

鄢宓晞見韓王珧欲開口，料他想追問，便繼續道：「昨日我聽將士道你於芳清殿歇下，便趁夜深去尋你，卻見殿中無人。我又於附近宮殿查探，依舊未見你蹤影。我本欲放棄，卻聽聞盛海藍將你困於瓊花島。我行至河邊，見島上守衛森嚴，故繞道至島後方靜候時機。天將明，我便趁著他們換班而划船上岸。原來瓊華台守衛不多，僅是岸口有將士輪番守著。」

韓王珧若有所思地點頭，自懷中掏出帕子為鄢宓晞擦嘴。她心疼地輕撫他臉上的傷，問他可曾想她，又叨叨絮絮她當真以為他戰死沙場了，因而鬱鬱寡歡足足一月。在昨日親眼於城中見到他之前，她都在想寡婦的日子應當如何過，她一兒半女也沒有——

「王珧，快放下我，你要做甚！」

「要孩子。」

第三十八章：桃夭

天朗氣清，銀鈴悅耳，伴著泉水，好是閒情逸致。是生孩子的好日子。

韓王珽本就極其思念鄢焱晞，與其分離後的日日夜夜裡他皆想著她。他亦覺得娘子娶得晚了些，往後又因國家大事而相互耽誤了那麼些日子，否則他亦該為人父了。既然今日鄢焱晞親自送上門，他斷然不會輕易放過她。反正這瓊華島他們都出不去了，何不珍惜獨處的光陰。

青紫斑駁的粗手自鄢焱晞頸上滑至腰間，帶鬆衣寬。韓王珽忍笑不俊。

「這是，這是我為了掩人耳目而使用的招……」鄢焱晞滿臉通紅地將綁在肩上與腰上的布坨解下。韓王珽依舊笑個不停，說是難怪適才抱她覺著她胖了，唯看臉卻又瞧不出。「不許再笑了！」鄢焱晞氣急敗壞地翻身捂住他的嘴。紅衣順著玉肩下滑，她伺機俯身向他逼近。難能可貴的溫存。

韓王珽扯被翻身，將她和自己埋在被下，溺於彼此的氣息——

「王珽，我該走了。」

鄢焱晞言畢，肩上隨即為一陣滾燙覆蓋。韓王珽將她緊緊摟在懷裡。雖則鹿鳴縣與懋城相距不遠，唯她作為鄢府千金小姐，想必未曾獨自遠行，此番路上定然遭了不少苦。自他與劉鼎失了聯繫已過近月，她與母親大約度日如年。猶記往日兄長與父親出徵，嫂嫂與母親總是寢食難安，僅過數年，如今亦有人未他牽腸掛肚。那年耶夏擾境，兄長於新婚之夜拋下新娘，身著婚服奔赴戰場，新娘的泣聲亦未曾換得他回首。不過而後數年嫂嫂便不哭了，見得多了，便看開了。也便是原該憂無可憂之日，他帶著兄長屍骨自巫味返國，嫂嫂痛哭流涕，出殯那日便隨兄長去了。吞的毒藥，割的手腕，她便不想留有退路。他是怕的，父母老去，他是他們的唯一，也是鄢焱晞的唯一。

「我命人陪你回去吧。」

但該放的手，須得即時鬆開。

鄢焱晞搖搖頭，轉身躲進韓王珽的胸膛。熱乎的軟手輕撫他背上錯綜複雜的傷疤，那手的主人嚙嚙：「我記得回家的路，無需擔憂，若再驚動盛海藍……王珽，他是如何得知你的秘密？若他不放過你，又該如何？」韓王珽低頭於鄢焱晞顛頂一吻，其他的事著實難料，唯篤定他可活著回懋國。鄢焱晞又問為何，他便揉著她的軟耳道：「伺機殲滅禎定乃懋國軍機要秘，僅我與大王知曉，此事確實詭異。不過我乃平亂首臣，料那盛海藍亦不敢輕舉妄動。再者，他應當不知我受的是大王之命，抑或永安聖旨，故必然留我一條活路。」鄢焱晞似懂非懂地點頭，卻又摟緊韓王珽搖頭，他只得打趣道：「我聽聞這瓊華島水與浣河相連，如若他果真加害於我，我便是游著水亦必回懋城尋你，如此可好？」

鄢焱晞此番聽懂了，昂首於他頸上一咬，繼而扯下紅被更衣。已過午後，她必須離開。臨行前，她忽憶起有一要事未同韓王珽說，便又於衫內取出信箋兩張。「『思君千萬，萬千難抒』，我便帶走了。」她搖了搖信箋，轉身便欲往瓊華台外走去。「約莫下月中我便可回府，在家靜候。」他從後將她

栓在懷裡。又是一番卿卿我我，兩人直至聽聞殿外侍衛換更方依依不捨地分離。

湖面金銀光泛，漣漪繞著小舟輕蕩，雙槳入水，碧浪層層。春日總是這般風情萬種，雖不熾熱，卻溫著，照得人春心蕩漾。一滴碧沫濺上紅衣，印下棗紅，好似韓王珣右眼下的那顆淺淚。今日躺在他懷中之時，鄢宓晞便有感光陰剎那。當年於巫昧的軍帳內，她亦曾靠在他胸膛上細賞他的淚痣。他同她說她瞧著好看，他是第一個如此讚美她容貌的人。當日離家，她是抱著替他收屍的心態來了鐘山，能再見，真好。

伴著春雨，鄢宓晞又一路風塵僕僕地回了韓家，將韓王珣安然無恙的消息帶給韓府與劉鼎。劉芊娥得知鄢宓晞回了韓府，便又更了男裝出宮，臨了，不忘至酒肆購了壺青梅酒。兩人於蘭澤閣內東拉西扯地談天說地，自韓王珣兒時趣事聊到鍾愷與顏柔媞的婚事，又從劉芊娥與劉鼎幼時故事論及嬖宮秘聞，如嬖后之位本屬陳靜姝同父異母的長姐、當年張美人自裁前曾與陳靜姝相會、劉鼎曾因陳靜姝無所出而欲廢后……鄢宓晞笑呵呵地聽著，偶然頷首回應，劉芊娥忍不住問道：「宓晞，那你呢？你兒時可有要好的玩伴？」鄢宓晞依舊笑著，繼而搖頭。唯獨，唯獨，她的過往若無字之牘。

「因為姚盛吧。」

鄢宓晞笑著望向抱酒倒在地上的劉芊娥。她很擅長轉移話題，也很懂得望穿人心。無處可逃了，劉芊娥只得承認。姚盛較鄢宓晞早一日回到懋城，安頓好行囊後便急匆匆去尋劉芊娥。是偷入嬖宮，直闖公主閨閣。劉芊娥正於窗前對著紅桃自傷自憐，姚盛忽地翻窗而入，將她緊緊摟在懷中。桃花被姚盛的相思之情灼傷，片片飄落，風吹又揚。劉芊娥自然亦是掛念他的，便縱情由著他摟著，直至陳靜姝駕臨。侍女連忙將姚盛推進後殿，又刻意將前殿的茶水打翻，尋了個於殿前收拾殘局的機會。陳靜姝見屋內花損水倒，一片狼藉，亦不願多留，同劉芊娥寒暄了幾句便款款離去。

劉芊娥命侍女出殿細看，確保宮外當真無人盯著後，慌忙入了後殿查看姚盛是否離去。然，並未。姚盛安坐她案前，正撐頭閱覽她昨夜看的〈式微〉，她走近，他便放下案牘。「此物名喚『桃夭』。」姚盛見她欲開口趕他，便連忙取出懷中的銀跳脫套於劉芊娥腕上。她欲取下，他便直言此物是他親自為她打磨的，她若取下便是不給他面子。劉芊娥猶豫不決，既不敢脫下，亦不敢久戴。他不在的這些日子裡，她查閱了許多與西羚相關的書籍，例如西羚男兒終身只可為一位女子製作一副銀跳脫。而戴上跳脫者必將成為那男子的妻子。一生一世，僅此一副絕世無雙的銀跳脫。銀跳脫耀眼生輝，盈盈地，絲絲地撩撥她的心。

「或許有所轉機，猶未可知。」

姚盛看透了劉芊娥，她的眼眸，她的心。他一把將她拉進懷中，好生細語柔撫一番，隨即翻窗離去。她與那西羚王不過是一紙婚約，她與他之間才是情深意切。

左不過昨日之事，卻恍若隔世。劉芊娥想著，便合上了雙眸。鄢宓晞輕歎一聲，亦於她身旁躺下，亦是合目淺笑。她說：「西羚較巫昧距離懋城遠了許多，但華照可知我用了數年方走進韓府。如夢，虛實難辨。此行雖苦，唯換『值得』二字。華照，我有許多無人知曉的過往，憂及終將曝於陽下，故我惜取尋覓『值得』的日子。人生苦短，願你來日值得。」

劉芊娥睏了，迷迷糊糊地聽著鄢宓晞的大道理睡下了。臨睡前她又含糊道昨日陳靜姝欲於芒種前往金玉峰浸泡藥泉，特意邀請諸位公主夫人伴駕同行。鄢宓晞含糊應了聲，翻身而睡。清煙裊娜，蘭澤閣內殿公主夫人就地而歇。同床而異夢，雙雙枕著「值得」入眠。鄢宓晞夢回兒時，那段衣衫襤褸，無依無靠，滿身傷痕的往昔。她有許多故事，是不可告人的，比傾心韓王珽多年還神秘，從未對外訴說過的秘密。與韓王珽相遇前，她不曾擁有生命。

夢始還需終，天昏地暗，風起雲湧。

劉芊娥並未留於蘭澤閣用膳，過了酒勁便離了韓府。路上無人，僅月影相伴。纖足踏著灰影，她將自己踩得粉碎。遠遠地，拐角燈火處立著一人，寬肩長髮。

「姚盛！」

她高聲吶喊，那人回首，她便疾步奔向他。月朦朧，男女緊擁，乍一看，恍若一人。懋城治安向來穩妥，唯他料想姑娘定然懼怕昏暗，故特意守在她回家的必經之路。等她來，陪她徒行，送她歸家。

「你是在等我嗎？」

「是，等了良久。」

「良久是多久？」

「從日入到天昏，由臘月至桃夭。」

「算不得長，往日你便再等著，時時等著。我走得很慢。」

第三十九章：秘聞

「姑娘！家書！」

尹巧倩握著韓王珽自鹿鳴寄來的信箋於韓府奔走，大呼小叫地進了蘭澤閣。入了韓府一載有餘，她依舊這般放肆，好似長不大。鄢宓晞睡得正香，聽是韓王珽來信，便精神抖擻地自床上起來，急急忙忙檢閱。鳳眼來回於微濕的紙上掃視，繼而停於「下月歸」三字。

如韓王珽所料，盛海藍不確信消息的來源，亦忌憚他的功勳，故將他關了幾日便放了。現下劉弘遣派的官員亦已自永安出發，想必不久便可新官上任，屆時他亦能歸家。雖則鄢宓晞與韓王珽還有近月方能相見，但至少相遇有期，可數的，總能到達盡頭。可便是如此，鄢宓晞動了婉拒陳靜姝藥泉之約的心思。拒絕，於她與他皆有利可圖。宮中之人嘴雜，倘若有個一二，她便又將一無所有。

「姑娘可是擔憂肩上的疤？」

正中下懷。

玉指潛入素衣，微擴，衣敞。銅鏡映著粉肩，鏡中人拼盡全力地扭向身後張望，黛眉隨之緊蹙。她亦不記得左肩上的印記因何而來，未覺疼痛，像是自她降生便有的了。不過她知道許多人的肩上，背上，胸前，臂上……總有某些人在某個位置與她擁有相同的記號。她極其厭惡這種標示，故入了鄢府便意圖與之劃清界限，如此方成了這般殘敗。

「便替我推了吧，說是累了，染了風寒，如何也好。」

鄢宓晞穿戴整齊，握著信箋便往榻上倒去。尹巧倩知其所憂，唯此次伴駕出行乃她嫁入韓府的首次，何況蕭玟亦須出席，作為兒媳自是無推脫的緣由。尹巧倩正焦頭爛額，蕭玟卻遣秋香親至蘭澤閣催促。迫不得已，她只得謊稱姑娘懼水，秋香又言屆時少夫人與夫人同池即可。似無推脫的可能了，鄢宓晞只得起身更衣。想必陳靜姝必與後妃同池，各位貴夫人自為一池，如此甚好。

已近日中，蕭玟領著鄢宓晞出門應約。婆媳兩人一路上談笑風聲，紓解了韓王珽與顏柔媻之事，果真全是老夫人誤會了，險些錯點鴛鴦譜。不出三月顏柔媻便可身披嫁衣自永安歸國，實現與鍾愷相愛相守的餘生，從此再無風浪。鄢宓晞著實替顏鍾二人歡喜，故近來已命尹巧倩四處訪問，務求尋得珍貴禮品。她未閒著，亦已著手繡製他們的新婚大禮。她將韓府打理得井井有條，大小事務皆處理妥當，便連數月之事已然未雨綢繆，如此細緻入微，深得蕭玟喜愛。

蕭玟年紀漸大，近來腿腳愈發不利索，鄢宓晞便扶著她緩步登峰。她既不願進那池子，自是寧願慢行，能拖得一刻便是一刻。然路途總有終點，無路可走乃常態。婆媳兩人方踏進金玉殿，一股桂花香隨即撲面而來，熏得來人昏昏欲睡。一行身著粉衣的婢女領著蕭玟與鄢宓晞入了金玉堂更衣，耐心地同兩人解說了浸浴的安排。婢女說著說著便欲為鄢宓晞更衣，尹巧倩惶恐不安地上前阻止，連忙將主子護在身後。蕭玟與秋香雖詫異，卻也急忙換上笑容將婢女遣退。

「蕊晞，母親便先出去了，待你更衣完畢，便來碧泉尋我。」

蕭玟料想鄢蕊晞怕水，故而緊張，遂決意先同秋香至碧泉，以免落得「韓府目中無人」的口實。尹巧倩見殿內無人，急忙替鄢蕊晞換了一身白衣裳，又給她披了件姜紅紗衣。細腰素條纏，秀髮清揚，沐浴妝成。

香煙瀰漫，青叢隱約可見，嬌聲若浪般破霧而出，茶香四溢。纖纖玉手拈起茶杯，櫻桃小唇輕抵，烈焰紅印隨之留於杯口。驀地，池中靜默，眾人皆仰望岸邊來人。一襲粉白緩緩入池，恍若一樽美玉溫婉入泉。艷羨過後，綠泉一再陣陣嬉笑熱鬧。

「夫人即便不施一粉一脂依舊這般清秀，少將軍果真艷福不淺。」殷樂湄見鄢蕊晞默然縮在蕭玟身邊，便殷勤地上前同她閒聊，見其侷促不安，又命侍女捧來一杯桃花釀。「便嘗嘗，此乃王后今冬刻意命人釀製，可香甜了！」盛情難卻，鄢蕊晞只得接下殷樂湄遞來的桃花釀，甜而不膩，酒香馥郁，確為上品。殷樂湄見她稍微鬆神，便笑著摟住她道：「現下皆姐妹，少夫人便無需拘束，只管寬衣沐浴。」邊說笑著，殷樂湄邊伸手脫下鄢蕊晞的外衣，鄢蕊晞驚得往後退去，不慎崦腳落水……水花四濺，紅玉自泉底躡出，受了驚的美人尤為楚楚可憐。

尹巧倩得知自家姑娘受了欺，連忙將鄢蕊晞自碧泉扶出，請了蕭玟的允許，又火急火燎地帶她往金玉堂走去。鄢蕊晞坐於殿內發愣，久久未能平復心緒。她不知適才外衣可曾跌落，亦不知是否嚇壞蕭玟，總而言之，她不想再伴駕泡泉。尹巧倩以為她嚇破了膽，欲外出請太醫，她卻開口攔下。「替我更衣吧。」她道。

「韓少夫人。」尹巧倩方替她解下濕漉漉的披風，殿外隨即傳來宮娥的叫喚，「王后欲向夫人請教繡品之時，請夫人立即隨我至鳳鳴池。」罷了，鄢蕊晞又只得拖著濕淋淋的衣裙前往鳳鳴池。

依舊的雲霧繚繞，碧水藍天，媚笑蕩漾。鳳鳴池較碧泉寬敞，便連視野也為上等，可將懋城風光盡收眼底。池中佳人眾，幾近赤身裸體的坦誠倒教人耳根一紅。陳靜姝背靠黑石，安坐主位，身旁非公主貴人，卻是殷樂湄。

「鄢氏，聽聞你繡工極佳，我這裡有幅繡品欲贈大王，還請你指點一二。」陳靜姝揚手讓侍女取來繡作，又命鄢蕊晞坐於她身旁的石頭上。未幾，侍女果真取來一幅瓜果盛放圖。唯此作手法細膩，近乎無可挑剔，故鄢蕊晞僅對配色給出些許意見。殷樂湄見眾人聽得津津有味，殷勤地命婢女端來小菜綠酒助興。人來人往，石路濕滑不平，最是容易跌倒受傷——

「啊！」鳳鳴池內驚呼此起彼伏，鄢蕊晞連人帶圖地栽進池中，一番掙扎，好不容易方從池中探出頭來。浪湧帶鬆，紅衣之下的玉肩一覽無遺，似有豪奪艷麗之態。

「賤蹄子！是沒瞧見韓府少夫人在此麼？來人，鞭刑五十！」陳靜姝裝腔作勢地責罵「無意」摔倒的婢女，轉而同殷樂湄相視而笑。鄢沁晞慌忙地將上衣扯好，連忙同陳靜姝請旨退下。她猜想，她們看見了她的秘密。

左不過如胎記，亦確同她同生共死，再者，她早已清理過，定然無恙。鄢沁晞邊寬慰自己邊疾步逃離鳳鳴池，轉角卻撞上劉芊娥。「沁晞，你無事吧？怎的神色如此憔悴，可需我替你喚太醫？」劉芊娥問。鄢沁晞搖搖頭，低著頭便往前走。去。「沁晞，你左肩往日受過傷？」劉芊娥又道。鄢沁晞怔怔地立在原地，片刻，面如死灰地衝向劉芊娥，惱羞成怒地瞪著她。她也瞧見了她的秘密。鄢沁晞又將濕透的外衣扯緊，繼而疾步走向金玉堂。劉芊娥納悶，正思慮著要否跟上鄢沁晞追問，身後卻傳來眾人驚呼太醫，便又連忙闖進鳳鳴池一探究竟。

鄢沁晞回了金玉堂後，匆忙讓尹巧倩替她更衣，亦不顧青絲濕潤，便徑直躺進被窩。尹巧倩見她瑟瑟發抖，還道是染了風寒，便守在她牀前看護。「出去。」她冷言相向。尹巧倩未起身離去。「出去。」她又道。尹巧倩只得靜默退去。

她所有的秘密皆源自左肩的傷疤，適才傷疤於陽下暴露，恍若一絲不掛。她決意待韓王珽歸家便向他坦誠，不然，她又該反悔了。她對己身，對韓王珽，對韓府，對大嬪，對大嬪皆無信心。韓王珽如此憎恨巫昧，他又當如何看待她這身份特殊的巫昧姑娘？必是恨極了。

鄢沁晞冷得直打哆嗦，門外卻又響起尹巧倩的聲音。她說：

「大嬪有喜。王后適才於鳳鳴池暈倒，經太醫診治，當已有身孕月餘。」

第四十章：元乾殿

臨近六月，天氣愈發悶熱。蟬鳥爭鳴，好不熱鬧。蘭澤閣門戶皆通，下人冒著酷暑打掃庭院，掃帚觸地刷刷，當真沉悶。淺淺香煙緩升，圓圓圈圈，銀針刺破安逸，落下，又再起。

「姑娘便喝一碗紅豆羹可好？」尹巧倩捧著微溫的紅豆羹與紅錦盒入了蘭澤閣，又將鄢宓晞的針線一併奪走：「方大暑，須得過了寒露才是顏姑娘與鍾愷將軍的婚禮。姑娘食得少，總是三兩口便停了筷，待將軍回來，婢子可少不了一頓責備！」尹巧倩近來囉嗦得很，像隻蒼蠅般在鄢宓晞耳邊念叨不止，便是天氣炎熱而失了胃口亦為其訓斥。得了，她便將這碗紅豆羹飲下。

尹巧倩前些日於姚盛處尋得一顆價值連城的紅寶石，故高價聘請城中老匠者將其鑄入金海棠釵中，算算日子今日該完工了，今早便急急將其取回府。鄢宓晞迫不及待地打開錦盒，只見鑲嵌於花蕊的紅寶石熠熠生輝，宛若一朵嬌艷欲滴的真海棠。她喜歡的很，顏柔姊亦必定喜愛。現下只欠她手中的雙雁戲水屏風，便算是備齊了顏柔姊的婚嫁之禮。

鄢宓晞將紅豆羹飲淨，又拿著針線縫縫補補，趕工之態，宛若明日便是顏鍾婚宴。尹巧倩無奈地搖頭，邊將碗羹收起邊道：「婢子知姑娘素來謹慎，便讓婢子多言幾句。近來城中發生了一起印子失竊案，險些鬧出人命！」尹巧倩見鄢宓晞埋首苦幹，便繼續自顧自道：「姚盛店旁的焉耆大叔丟了印子，為城西胭脂鋪東家拾得。不料那廝竟以焉耆大叔的印子向車師國商人購置十來箱香料，而後遭官府查辦，他竟誣陷焉耆與車師國勾結，意圖聯合打擊懋城的香料生意。焉耆大人原判斷首，好在於行刑前胭脂鋪夥計出面揭發那匹夫的詭計，還了大叔清白！」

言說自此，鄢宓晞倒抬首望了神情氣憤的尹巧倩。的確，此人行事歹毒，竟仗勢欺人，若非辦案大人明察秋毫，只怕懋城又添一縷冤魂。「知道了。巧倩……」鄢宓晞將針隨意插進錦中，邊打哈欠邊道：「我乏了，你使用晚膳之時來尋我。」尹巧倩噘嘴點頭，念叨姑娘近來常常偷懶，動不動便犯困。

鄢宓晞入了夢，與心心念念的韓王珧於河畔相擁，細訴柔情。情到濃時，韓王珧不禁於她額上一抵，她亦踮腳回應，貪婪地啃噬他的雙唇。兩人正卿卿我我，挺著孕肚的陳靜姝指著鄢宓晞破口大罵，將她乃外族女子的秘密揭穿。鄢宓晞欲解釋，回頭卻見韓王珧面露慍色，不由分說地將她一掌打進河中，更命人朝河水放箭。鄢宓晞掙扎著，驚見韓王珧手中的箭已上弦，轉瞬，那箭筆直地插進她的左心房。

「王珧！」——「姑娘！」

鄢宓晞汗流浹背地自榻上驚醒，氣息還未調順，尹巧倩便驚慌失措地闖進蘭澤閣。她說：「姑娘！大人出事了！鄢府來人稟報，說是昨日黃昏樊翼天帶了一隊人馬，將主人押進王宮，今早鄢府眾人方知主人身處大牢！」鄢宓晞耳暈目眩，險些昏了過去，吞吞吐吐地問道：「可知……為何？」尹巧倩頓時消了聲，朝殿外左看右瞧，繼而輕聲道：「樊翼天稱主人與巫哖餘部勾結！」

鄢宓晞連連搖頭，劉鼎若當真認為鄢靈鈞與巫味餘部勾結，她必然不會安然無恙，可見此案另有隱情，而陳靜姝與殷樂湄亦並未對她起疑。兩主僕尋思此事怪異，遂連忙更衣往懋城大牢奔去。

烈日炎炎，寂靜無聲的牢獄外站的並非獄卒，而是十多位身披鎧甲的將士。鄢宓晞不顧身份地哀求諸位將士給她一刻方便，好與牢中的鄢靈鈞相會，然隨即為人推跌在地。尹巧倩罵罵咧咧地將鄢宓晞扶起，雙手插腰與他們理論，除了換來一副白眼，亦未有所獲。該是懋國兵將奈得住性子，方讓尹巧倩於牢前如此無理取鬧，若換羽林軍與之對陣，只怕她早已命喪黃泉。「請將軍行個方便！」鄢宓晞遞上一支金釵給身披紅綢的將士，他瞧著像將軍，應當能在劉鼎跟前說得上話。那人眯了眼鄢宓晞的金釵，不屑地轉身命令將士換班，還高聲言說牢中關著逆賊，切勿讓生人進入。「給你，都給你……我便進去看一眼，便一眼……」鄢宓晞不顧一切地將簪在髮髻的首飾脫下，胡亂塞在那人手中，繼而被推跌在地——「住手！」

幾近同時，兩把男聲於牢前交疊。

鍾愷從牢中走出，憤而揮拳揍向那人，眾將士連忙靜默跪地。尹巧倩將鄢宓晞自地上扶起，不忘朝那人啐了一口。「你也真是，也不看看這是何人。」身後的腳步聲愈發貼耳，鄢宓晞頭也不回地向前踏步，她便料到了，今日之事必與他脫不了干係。「傻小子，這可是韓少將軍髮妻，韓少夫人……鄢氏。」此語著實激怒鄢宓晞，她火冒金星地回首瞪著那人，四目相對，勝負難分。「少夫人請。」男子笑著彎腰，又朝牢口伸手，故作邀請之姿。他的嘴角如同今日的艷陽，明朗，灼熱。鄢宓晞對男子的怪怪作態視若無睹，轉而朝鍾愷頷首，隨即帶著尹巧倩走進牢房。

男子目送鄢宓晞踏進牢獄，正欲心滿意足地離去，卻為鍾愷攔下。「鍾將軍此為何意？」他說。鍾愷不甘示弱，大步向其逼近道：「樊翼天，你可別忘了少將軍此番平亂有功，鄢宓晞或鄢府若有何差池，只怕樊府往後亦不好過！」樊翼天笑著閉眼搖頭，拍了拍鍾愷肩上的鎧甲挑釁道：「是麼？」

驕陽愈發放肆，熱烈映照著意氣風發與怒不可歇的兩位少年將軍，光轉西傾，牢中年邁的父親亦稍得溫熱。滴答滴答地，掛於石壁的雨珠滴落，日光穿透，盈盈落下，匯入烏水。宛若銅壺滴漏，一滴接著一滴，計算著。

「父親！」

牢獄之大，哪怕鄢宓晞亦曾來過，卻依舊記不清路，故於此兜兜轉轉良久。此次與先前不同，牢房空無一人，宛若一座兇宅，幽，靜，暗。鄢宓晞找尋許久，終憑幾聲乾咳覓得鄢靈鈞。大步越過空蕩蕩的牢房，右拐行至施刑之處，持續前進直至牢獄中央的審問台。燈火幽暗，一束白光自牢頂直照手腳為鐵鏈所縛的鄢靈鈞，若虎皮，他雙手懸在半空。

「父親！」

鄢宓晞淚流滿面地抱住鄢靈鈞，有感父親瘦了許多，心疼不已。往日她只覺父親雖不若韓忠亮那般壯碩硬朗，卻亦身姿挺拔，未曾像如今這般華髮驟生。父親老了，瘦了，小了，他變回孩童。

「晞兒，不打緊……」鄢靈鈞被鄢宓晞勒得疼了，便苦笑著鬆了聳肩膀，提醒女兒該放手了。鄢宓晞擦了擦淚水，自袖中掏出一張餅，小心翼翼地餵父親食下。尹巧倩亦機靈得很，連忙跑至牢頭歇息處倒了碗水，又急急忙忙跑向審問台。「晞兒快走吧，此處陰冷，傷著身子便不好了……」鄢靈鈞咳了咳，艱難地擠出一句話。鄢宓晞搖搖頭，不願離去，著急問道：「女兒不解，樊翼天何以讓大王相信父親叛國？」散髮輕曳，鄢靈鈞搖頭苦笑，他不知該從何說起。良久，他歎道：「昨日我方入金宸殿，大王便讓我伏罪，說是我與巫哖王舊部謀和，意圖覆滅霽劉。我對大霽衷心耿耿，寧為國捐軀亦絕不與北夷勾結，故不願認罪。隨後樊翼天手持數封書信入殿，直斥那些便是我通敵叛國的證據，理應將我押送至永安問罪。我細閱信箋，大驚，字跡印子皆我有。此事詭異，若說字跡可為外人仿之，可他人又怎知我的印子裂痕有二。即便如此，我仍不願認罪，大王便一氣之下將我關進大牢。」

鄢靈鈞提及印子，鄢宓晞便憶起今早尹巧倩同她說起的那樁冤案，遂急忙詢問鄢靈鈞可曾將印子假手於人。他搖頭，她又問可曾將印子解下置於府中，他依舊搖頭。他原為劉弘細作，此印子亦為劉弘所賜，自是從未離他半刻。便是晚間入眠，他也將其安置枕邊，好使觸手可及。無論如何，他人總尋不得接近那塊印子的機會。

日光漸弱，牢中愈發清冷，片刻，鄢靈鈞黯淡無光。鄢宓晞驚恐地昂首查看，目睹烏雲將日籠罩。光逝，人暗，繼而模糊不清。瞧不清，望不透，她不止一次見過這樣的日殤。每每，總有人棄她而去。

「倒是有那麼一次我於外人前解下印子……」沉默許久，鄢靈鈞乾咳道：「十來日前，約莫你離城之時，大王曾於元乾殿舉行晚宴，我受邀赴會。歌舞絢爛，眾人陶醉，侍女為我添酒。忽聞殿外煙火炸裂，侍女驚而灑酒，我便退下更衣。行至西殿，我欲喚侍女捧來衣裳，卻見身後立著一位手捧衣物的宦者，我便讓其入殿。金印與髒衣物於我腳邊散落，更衣後我便立即將其掛於腰間，自此未再離身……應當不是那宦者，不過剎那，他怎能過目不忘？」

的確，哪怕那宦者具過目不忘的本事，亦難以於瞬間留意到印子內外各有一條不足一吋的裂紋。至此，線索斷了，鄢宓晞淚眼婆娑。鄢靈鈞自歸順熾國，便甚少與劉弘通信，更未曾將熾國機密之事外洩。劉鼎雖不敢盡用他，唯對其態度越發友善，可見兩人關係有所緩和。此事不但碰巧勾起劉鼎對他的疑心，又巧妙地挑撥霽巫兩國的關係，勢必有人於背後推波助瀾。風未停，海大抵是靜不了的。

「咚」的一聲，鄢宓晞撞上紅柱，仰首卻見「韓府」二字。她心中亂得很，便是連如何回的家亦不知。如今若想解鄢靈鈞之困，唯有尋得那日宴會服侍他更衣的宦者。雖然鄢靈鈞斷定非其所為，可那人確為獨一觸及他印子的外人，而種種事情皆於那夜之後而生，總該將緣由從頭理一遍。

思及此，鄢宓晞大步往蘭澤閣外跑去，尹巧倩亦慌忙跟上。巧也，劉芊娥身著便服走進韓府，與鄢氏兩主僕於門前相撞。

冷月下，三雙眼眸盈盈對望。

第四十一章：九哀

「進屋說。」

劉芊娥護著鄢宓晞往韓府退了幾步，又小心翼翼地回首張望身後。燈火黯淡，道上無人，三人輕步入了蘭澤閣。劉芊娥一身紫布麻衣，髻上僅一朵銀菊盛放，如此掩人耳目的裝扮，顯然她是偷溜出熾宮的。她滿臉通紅，又是以手為扇，又是親自斟水，全無公主之態。「宓晞，我向鍾愷打探過了……」她說著，又咕嚕嚕地灌了一杯水，「你定是欲入宮尋那宦者……」她又自懷中掏出一塊黑字密鋪的白絹道：「我知道得晚，又礙於王兄顏面，故未能替你逐一查探，不過我已命人取得那日於元乾殿當值的宮娥及宦者名單。此事我不便出面，恐怕未能相助，唯可盡力為你拖延些時日……王兄定是受小人蠱惑了，還望宓晞原諒……」

劉芊娥說著，不忘替劉鼎求情。

鄢宓晞沉默，玉手於絹上摩挲，柔而緩地撫弄著娟字。「謝公主相助。」她忽地起身跪地，朝賤衣淺妝的劉芊娥誠心俯伏，嚇得劉芊娥連忙曲身將她扶起。此事本與劉芊娥無關，然其為劉鼎之妹的身份倒使得她不安，無錯之人倒似犯下滔天大錯。

夜深闌靜，尹巧倩送劉芊娥出府，再入蘭澤閣已無燈火，只餘一縷白煙縹緲。瘦弱的背影與杯倒水灑的案几相對，它們互看著，欲為楚楚可憐一爭高下。幼足踐踏白鞋，一雙玉指於半空悄然相遇。關了門，尹巧倩離去。

鄢宓晞並未入睡，唯她不願與人多言，遂側身裝睡。藍綠的月光無聲灑落枕上，盈白隨著濃密捲翹的睫毛滑向白皙的軟手，鳳眼滿佈紅筋。身旁空落落，失了溫度，換冷月相伴。她想靠在夫君懷裡抽泣，同他細說今日之苦，不待言畢，他定單槍匹馬進宮為她父親辯駁，不過三言兩語，她父親必可無罪而歸。

然他如今身陷囹圄，她又怎忍心使其擔憂。夫妻有難同當，往日他為她及鄢府付出許多，今日或許她獨自面對方可護鄢韓兩家周全。

想了許多，頭昏腦脹，睡意漸起，日出，鄢宓晞終睡下。不過一個時辰，她又起了身，換了一身華服金釵，拉著尹巧倩往熾宮奔去。「姑娘，我們該以何緣由入宮？大王若怪罪可怎麼辦呢？可要修書給少將軍？」尹巧倩一連問了許多，鄢宓晞無一應答，僅急步闖進熾門。

「請夫人止步！」

果然，值班侍衛將兩人攔下。侍衛問來人為何，鄢宓晞答不來；侍衛又問是否持有熾王熾后詔令，鄢宓晞拿不出；侍衛再問身份爵位，鄢宓晞不敢言。她原想著以劉芊娥傳令為由入宮，又憶起昨夜其身著素衣拜訪，只怕不便插手此事，故霎時無言以對。

「王后孕中沉悶，特命吾等入宮相伴。」有人替鄢焱晞解了圍。胭脂香沁入心脾，柔弱無骨的粉手向侍衛遞上一封蓋有陳靜姝印子的請柬。侍衛細閱，轉而望了眼臉有愠色的鄢焱晞，只得不甘不願地放行。鄢焱晞不欲與那兩人糾纏，遂徑直往熾宮走去，頭也不回地。「韓少夫人便如此不待見我？一句謝言亦捨不得。」身後之人嬌嗔，鄢焱晞一再止步，那人又逞道：「我可是冒著樊府為逆賊之後解圍的罪名為少夫人爭了個入宮的可能。」玉手緊握，鄢焱晞不斷深呼吸，意圖說服自己冷靜，繼而轉身——「殷樂湄，少於此處惺惺作態！」話音落，鄢焱晞又怒沖沖地往元乾殿趕去。她雖未有證據，然深信此事必與樊府少不了干係，至少樊府將是鄢韓兩家倒台的最大獲益者。

元乾殿萬籟無聲，身著紫衣的侍女仔細地擦拭著門窗，綠裳宦者則捧水潑弄殿前的石鶴。鄢焱晞與尹巧倩立於遠處觀望，並未上前打攪。昨日臨離大牢時，鄢靈鈞提及替他解衣的宦者左手背上有一塊青斑，尾指有疤痕，似為刀傷。依此言，她們應當迅速覓得那人，唯驟然望去並無人手背斑駁，便連侍女亦是雙雙淨手。「不知可有一手背紫青的宦者於此當值？」尹巧倩見望了許久亦未有所獲，故隨意攔下一位捧著花卉的宦官。那人趕忙放下花盆，恭恭敬敬地朝鄢焱晞行禮，繼而困惑地望向尹巧倩。鄢焱晞恐擾了元乾殿清淨，便謊稱往日入宮時曾失了支銀簪，多得一位左手背青紫的宦官拾金不昧，方與簪子破鏡重圓，故欲向其道謝。

那宦者轉轉眼珠，繼而搖頭道：「元乾殿非正殿，大王亦甚少駕臨此處，故看顧本殿的侍者不多，此時亦皆於此勞作。如夫人所見，此地並無夫人所尋之人，興許為他殿宦者途經此地。」「即是如此，不知大王若於此舉行夜宴，會否有看守他殿的宦者來此幫手？」鄢焱晞邊追問邊細瞧元乾殿。「否。」宦者躬身行禮。

怪異至極，鄢焱晞眉頭緊鎖地環視元乾殿，尹巧倩亦是一聲輕歎，主僕先後抬腳返回。素錦玉蝶履方跨過元乾殿院門，那宦者又道：「夫人留步。」宦者放下方抬起的花盆，疾步行至鄢焱晞面前，說是往日有一名喚「李安然」的宦者由春茶亭調職至元乾殿勞作，其左手背正有一塊青印。「那李安然可還於元乾殿勞作？」尹巧倩焦急著鄢焱晞焦急的。宦者難為情地搖頭，掩嘴輕聲道：「李氏應非夫人所尋之人。其生性頑劣，嗜賭成性，常於此聚眾賭博，故兩月前為主管公公貶至永巷勞役。不料其變本加厲，上月險些酒後污了廢妃張氏。大王怒氣難平，判其凌遲處死，已於五日前執刑。」

鄢焱晞腦袋嗡嗡，腳跟一軟，險些栽倒在地，幸得尹巧倩相扶。宦者短短數句話讓她自期盼驟跌深淵，好生錯亂。此案唯一的線索斷了，她彷彿看見父親的性命亦止步於此。

「姑娘，先回府用了午膳吧！」

「天牢。」

唯鄢焱晞不甘，故又風風火火趕往大牢。巧了，今日不論她去何方皆能看見殷樂湄夫婦。「一刻。」她同樊翼天說。「牢中關押的可是叛國逆賊，昨日某讓少夫人與父親牢中相聚便是賣韓鍾兩位同僚一個面子，還望夫人莫當真以為此處可隨意出入。」好不容易可挫挫韓府銳氣，樊翼天自是不願放過，何況他的確按律行事。「回府。」鄢焱晞冷道。他鐵了心讓鄢府不好過，她是知道的。

日若火球般高掛碧天，無雲遮擋，越是放肆地綻放灼光。蟬似覺天下冷清，故而大聲喧鬧，知了知了

地，徒增煩憂。

尹巧倩捧著飯菜入了蘭澤閣，正想勸鄢宓晞食用，卻見她已趴在案邊歇下了。不過數日，尹巧倩眼見姑娘瘦了好些，遠遠地瞧去，好似初見之時——她身著藍衣入府，瘦骨如柴的身形架不住沉穩高雅的深衣，主人還道她於關外受苦了，便遣她替她更換素衣。

「放下吧。」

鄢宓晞夢醒，玉指輕撫空空如也的側座。尹巧倩雙手忙著安置飯菜，嘴上亦不閒著，旁敲側擊地讓鄢宓晞寫信告知韓王珧，便是得他寬慰亦好。她雖知姑爺於鐘山國為盛海藍掣肘，可世間僅他肯為姑娘奮不顧身地保下主人，亦只有他可勸解姑娘珍重身體。她很自私，她的天下只有鄢宓晞一人。

「巧倩，我累了。」

尹巧倩訕訕退下，鄢宓晞自袖中掏出劉芊娥昨夜給她的絹布。橫看豎瞧，她依舊瞧不出「李安然」三字，可見今早那小宦者所言為真，並無他殿宦者曾於元乾殿當值。唯李安然既已於兩月前被貶至永巷，更於上月已被收押在宮中牢獄，那夜又怎能出現在元乾殿？李安然若當真受命盜取鄢靈鈞的印子，又為何甘願受刑伏法？若李安然並非鄢靈鈞所言之人，那究竟又有誰刻意冒充元乾殿宦者？許多的不解，唯鄢靈鈞為人設計可謂板上釘釘之事。

殘陽照進蘭澤閣，一抹橙紅不偏不倚地打在那雙丹鳳褐眼上，流光沿著捲曲的睫毛散去，剎那，化淚灑落。朦朧，望不清，聽不真，時光駐足。人心浮動，眷戀世俗，常常是憶從前。

「姑娘，秋香姑姑奉老婦人之命送來一碗黃梨綠豆湯。」

尹巧倩推門而入，卻見鄢宓晞如午後般安坐案前，未動筷，亦未換座。尹巧倩放下湯水，漠然點燈。鄢宓晞喝了一口湯，緩到：「我見不到父親，亦尋不到那宦者。我便如那籃中的線頭般，多餘。」尹巧倩不知如何作答，遂安慰道：「宮中局勢有華照公主替我們盯著，朝堂之事亦有鍾將軍照看，現下不過兩日，總有生機。」鄢宓晞似笑非笑地點頭，手中的調羹不斷挑弄碗中的黃梨綠豆。湯水蕩漾，混濁不清，她忽地扔下湯水往殿外跑。

越過後院大門，她不顧下人眼色，直闖前院，繼而撲通一聲跪在凌寒樓前。下人欲將她扶起，她卻怎的亦不願起身。她跪著，尹巧倩亦不起。秋香聞言趕來相勸，她依舊跪地不起，如今只有此處的主人尚有能護她父親周全。秋香怕惹了笑話，又急忙回寧德殿請示蕭玟的旨意，卻見老夫人亦無動於衷，她便只得作罷。鄢宓晞自日落跪至月兒冒牙，她等的人方回府。「哎呀，孩子快起！」韓忠亮見兒媳淚眼汪汪地跪在房前，連忙上前將她扶起，「來人，奉茶！」

夜深，人靜，凌寒樓內公媳對坐。茶水倒著紅火搖曳，沉默寡言。「請父親救救家父！」鄢宓晞朝韓忠亮疊手一拜，打破僵局。韓忠亮知她必為此事而來，不禁嘆道：「鄢府一事人盡皆知，大王向來顧忌巫味，又在氣頭上，無人敢為鄢公求情。加之鄢公往日樹敵頗多，而今眾人皆樂於落井下石，無人

願為之徹查。不瞞吾兒，我亦曾入牢中與鄢公相會，又命人暗中查探眾多看守元乾殿的宦者家世，終是無功而返唯明日大王若心緒安寧，我必向他求情，為鄢公爭得自辯機會。」

韓忠亮安排得滴水不漏，鄢宓晞所及未思慮的，他皆已有定奪。她能做的，便是由衷感謝他，遂又朝他誠心拜謝。雖則她依舊未解父親印子圖騰洩漏之謎，可只要他堅定信念，加之韓忠亮相助，這次定可逢凶化吉。

夜深人靜，鄢宓晞不便於凌寒樓多留，遂向韓忠亮請了安便帶著尹巧倩離去。今夜的月色格外澄明，她想像著鐘山國亦有此美景，卸下鎧甲的韓王珽正昂首欣賞。近來發生了許多事，她有不盡話想說給他聽，譬如劉芊娥與姚盛相愛，鄢府為人所欺，以及她想他。

待君歸，訴衷腸，九哀九歡與九思。

第四十二章：叛國

「姑娘，姑娘」

尹巧倩端著水盆跪在鄢恣晞的榻旁，小心異異地端詳自家姑娘。自鄢靈鈞入獄以來，鄢恣晞便寢食難安，日日於天明前甦醒，不待用早膳便已忙著尋找破案線索。若非昨日韓忠亮應允她替鄢靈鈞求情，想必她今日亦不會如斯好眠。尹巧倩見她安睡，便又捧著水盆退出殿外。

溫熱的黃光以極其緩慢的速度西移，轉而於鄢恣晞臉上駐足。玉臂緊緊將夏被摟在懷中，急促的呼吸此起彼伏，她宛若溺水者懷抱斷木於碧海浮沉。窗外一聲瓦碎，她又如驚弓之鳥從榻上驚醒，無聲地，盈珠順額滑過鼻梁。良久，無人問津。她欲躺下，卻頓感胸悶氣喘，遂翻身枕著雙臂。俄頃，她再次入睡。此覺睡得比往日沉些，穩些，久些。山清水秀，紅陽妖冶，落葉沙沙。忽地，眼前一黑，草香入脾。粗壯的臂彎輕輕環在她的肩上，一股熱流自後背潛入心底。巫味的美落日與燦國的好男兒，她覺著天下為她所有。如此一覺，她睡得如癡如醉，不願甦醒，直至，天崩地裂。

「姑娘！姑娘！」

尹巧倩痛苦流涕地搖晃熟睡的鄢恣晞，鄢恣晞茫然地扶額起身，難辨景象真偽，繼而蹙眉搖頭。還未等她緩神，尹巧倩便排山倒海似地將鄢靈鈞沒了一事全盤托出——

「適才老將軍遣人通報，說是主人午後忽呈紙一封，認下通敵叛國之罪，並於信中與姑娘及京城諸位公子決裂大王賜毒酒一杯姑娘！來人言道請姑娘速回鄢府以見主人最後一面姑娘！姑娘！」

聲聲震耳欲聾的「姑娘」宛若笨重的石錘，砰砰，敲碎鄢氏恣晞。她父親認了不該認的罪，將她趕出家門，如今要死了。婢子跪地哀嚎，催促她起身歸家，她便又渾渾噩噩出了家門，回了出閣前的大燠鄢府。木門咿呀，院中無人，正殿後隱約傳來幾聲老少抽泣。秀足潛入席間，一抹杏黃與銀燭對照，霎時，殿內光芒萬丈。見少主歸來，男女紛紛讓道飲泣，卻無人上前聲張。「何處。」她問。隆地一聲，眾人皆跪。「何處。」她又問。「樊將軍道主人乃逆賊……」小妮子一骨碌趴在她足下，粉手緊緊地拽著她的裙角，眼見裳皺了，便連忙伏地哭道：「大王賜酒已是仁厚，便無留全尸的道理……」小妮子雙目緊閉，一口氣將樊將軍的原話帶到，嚇得老奴紛紛磕頭。屏氣，沉寂。「知道了。」她道。菊橙條帶輕撫小妮子的右肩，那抹杏黃幽幽走向風起雲湧的石雕牆。鳳眼眯著，靜靜仰望牆上的石雕喜鵲，似在回想甚麼，悄無聲息。「巧倩，賜銀散了吧。」

尹巧倩吸吸鼻子，自地上爬起，領著眾人走出殿外。男女老少自形一隊，悲喜交加地上前領取鄢府最後一份酬勞。尹巧倩跟前的三袋銀兩消失地快，一錠又一錠地遞出，很快，鄢府再無抽泣聲。還剩幾位老婦不願離去，便同尹巧倩一道收拾殘局。「姑娘呢？」尹巧倩捧著剩餘地碎銀扭頭張望。適才她見鄢恣晞立在廊下發愣，淡然地受著眾奴最後一禮，現下卻不知所蹤。許是躲在何處落淚吧，尹巧倩思忖。「姑娘！」一嫵嫵驚恐萬分地望著廊下，拔腿往前跑去。尹巧倩茫然，忽地一抹銀光奪目——銀妝素裹的鄢恣晞拖著一把利劍走出廊外，那把鄢靈鈞當日原想用來了結韓王珧的劍。

嫵嫵疾步奔走，欲攔下鄢恣晞，不料滑了一跤，跪倒在鄢恣晞的腳邊。她伺機拽住鄢恣晞的裙擺，一把鼻涕一把淚地勸她莫要衝動，便是為了主人也該珍愛生命。然，無用——鄢恣晞手持利劍，雙目無光地走出鄢府。

幼時，她孤身處於異地，不懂得何為「父親」，亦不曾感受過父愛。承蒙鄢靈鈞不棄，她才有品讀詩書及學習大嫵禮法的機會，亦因此得到無微不至的關懷。然老父委屈，她卻無能為力，亦無護其周全之法。憶之，因貪踏入鄢府，是為一錯；執意嫁入韓家，是為二錯；無力守護本家，是為三錯。往日觀棋，常見老者因舉棋不定而生爭執，彼時不明所以，父逝而悟。棋子既下，便無反悔之理，此謂人生。

利刃折射著晨光，暖天潤地。

「少夫人！」鍾愷策馬而來，見鄢恣晞精神恍惚地持劍走出鄢府，立即下馬將她攔下，「屬下乘樊軍不備之時，略施小技，現已將鄢大夫安置於南山，並已命人假托大霽鄢氏旁支之名，為大人休墓一座。」

鄢恣晞聞言抬眸，躬身將劍平放於地上，繼而朝鍾愷行禮，嚇得鍾愷連忙跪地回禮。溫熱的玉掌緊握劍柄，四指輕托劍鋒，鄢恣晞雙手將劍奉上道：「此劍該隨之入墓，有勞鍾將軍了。」鍾愷雖未見過此劍，唯見其光彩照人，料定價值不菲，故小心翼翼地將劍接過。「少夫人不留個念想？」沉思良久，鍾愷開口追問，卻見眼前的人搖頭。鄢靈鈞突然向皇帝認罪，毅然飲下毒酒，並未留下絲毫遺言，只怕不想再與這世間有任何牽掛，尤其與他的兒女。他將他們趕出了家門，了無生息地離去，從此世間再無大霽永安鄢氏。

鄢恣晞最後地望了眼那把劍，決然回府，可剛走了兩步，又忽地轉身朝鍾愷屈膝行禮。鍾愷不敢受禮，連忙跪地，低頭高舉冷劍。未幾，跟前無聲，他緩緩抬眸，只見遠處一身漸行漸遠的豆黃倩影。好生熟悉，前些年他亦見過此這般身影，一清一艷的臉孔於腦中相疊，恍若一人。鍾愷晃了晃腦袋，將那不可思議的想法拋之九霄雲外。荒謬至極，往日那人不但雅言說得不明不白，更是大字不識一個，焉能與眼前的懋城名門之後比擬？

理清了頭緒，鍾愷便去辦鄢恣晞交代的事。

尹巧倩匿於鄢府門前觀望許久，她將劍鞘遞給鍾愷後，急忙順著鄢恣晞離去的方向尋覓她的身影。豆黃於烏泱泱的人群中格外顯眼，尹巧倩便一頭栽進人海，悄然尾隨鄢恣晞。主僕倆，一前一後地走著，不緊不慢。猛然，一搖著波浪鼓的孩童無意撞到鄢恣晞，見她衣著華麗，便神色慌張地跪地求饒。鄢恣晞亦不動氣，不但將孩童扶起，還蹲下替他彈走膝上的灰土。怎麼看，她亦不像戴孝之女。

往後十來日亦是如此，鄢恣晞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臉上未見哀傷之情，亦無喜樂之態。她只是一身素衣，白花，銀妝，未再著過其他服飾。

鄢恣晞越是如此沉靜，蕭玟便越是憂心。秋香受了蕭玟的命令，每日親自給蘭澤閣送來飯菜，不過她止步於蘭澤閣門外，未曾踏入院中半步。在江水決堤前，堤壩總是獨自承受許多，繼而轟然崩塌。無人敢擾。

所有的平靜在韓王珽歸家的那夜，戛然而止——

她正杵在門前賞月，皎潔若玉，雲霧繚繞，漸漸地，忘我而哀。劉鼎厭惡鄢靈鈞至極，將其身後事交由樊翼天處理，並下令史官銷毀大熾有關他的記載，僅留下「永安鄢氏，平康任熾光祿大夫三載」兩言。鍾愷擔憂樊翼天察覺鄢靈鈞屍首為其所調包，故假托永安鄢氏旁支名義，將其葬在宛城南山上。劉弘雖知鄢靈鈞為永安城名門之後，絕無與巫味相通的道理，然其既已簽書認罪，他只得命史官刪其記載，留下「通敵叛國」四字。鄢靈鈞自二十一便於大齊皇宮任職，終其半生皆為大齊勞碌奔波，後又拜大熾光祿大夫三載有餘。鄢靈鈞勤勤懇懇三十多載，最終卻落得個投敵賣國、家破人亡、更名而葬的下場。可笑矣。

蘭澤閣外似有異動，院門隨之而開，一男子闖進院中。夜色昏暗，月影沉壁，男女隔著池水兩兩相望。這般光景她在夢中見過許多次，現下已然分不清是夢是真，卻見他步步向她走來。真矣。她失態地赤足奔向日思夜想的人，在摟住他的剎那，冷淚揮灑階下。自亡父，她便未再落淚，她怕遠征的他擔憂，不想一再成為他的累贅，尤其他所處之地亦危機四伏。

然今夜，她必不願將他放開了。

月光樹影，男女緊緊相擁。她本就瘦弱，而今素衣薄妝則更顯瘦削，抱在懷中恍若無物。微風過，她頸間的荷香幽幽侵鼻，必然適方才沐浴完畢。他未卸鎧甲，衣角盡是血泥，恐怕污了她一身淨衣，便牽著她入了寢殿。他自她的衣櫃中取了身衣衫，卸甲更衣，轉身見她呆坐塌邊，遂在她身旁坐下，將她摟入懷中。

無聲勝有聲，他未曾開口寬慰她，僅緊緊將她摟在懷中，感受彼此的溫度。

收到父親家書時，除卻對鄢靈鈞離世感到愕然惋惜，他亦擔憂她會否一蹶不振，唯後來得知她未曾落淚，心中越發不安。他料到她雖悲憤交加，卻不欲擾亂他的心緒，怕他遭了盛海藍的暗算。她總是這般體貼入微，教他愧疚無比。

「恣晞」

良久，懷中抽泣聲漸微。她睡下了。

第四十三章：悲與喜

夜半，香爐暖燈相伴。

韓王珽見鄢恣晞睡下，本也打算沐浴歇息，然明日早朝的奏章仍未寫好，沐浴後便又只得折返思香殿撰文。

是次熾國受皇命與禎定國聯手剿滅鐘山國，劉鼎亦對韓王珽下達剷除禎定國之命，然而他僅完成了永安布置下的任務，並未達到本國大王的要求，對此他還需向劉鼎交代吞併禎定國失敗的緣由。想來，他總覺此事蹊蹺。熾國未曾與禎定國交惡，盛海藍又從何猜出熾國欲伺機吞併禎定國的打算？即便盛海藍得知熾欲對禎定不善，他又因何斷定熾軍必於滅鐘山後方揮軍禎定？更離奇的是，他既肯定熾欲對禎定圖謀不軌，卻不敢對韓王珽及熾軍下手，僅以囚禁一月了事。

韓王珽左思右想，仍參不透當中的道理。金獸緩緩吐香，朦朧了眼前的光景，好一場撲索迷離。「少將軍。」門外的女聲打斷了韓王珽的神遊往日。他喚來人進殿面見，抬眸，竟是一身白衣的尹巧倩。她將門關上，緩緩走向主位，神情嚴肅地於案前跪拜。「請將軍親啟。」她雙手將信箋奉上。尹巧倩這般神色凝重，又不願言明從何而來的信箋，韓王珽難免疑心，故戰戰兢兢地接過拆信閱覽。

信中字跡潦草，污墨橫飛，替主人焦灼地訴說著：「樊氏不利韓鄢。小女孤苦，天性純良，盡心侍奉，勝似己出。體弱懼水，溫良恭儉讓，心之向珽。望惜之，以安吾心。父鈞，鄢府書。」

「府上小妮子言那日主人匆忙回府，於書房匆忙寫下此信，命她將此信於無人之時交給我，並讓我親自轉交至將軍手中。那日姑娘持劍出府，所幸為鍾將軍攔下，小妮子便帶我到一旁，將信交托於我。」尹巧倩跪地而言，見韓王珽滿臉憂愁，又含淚道，「主人已與眾公子姑娘決裂，未曾留下言語，信中之事必然萬分重要，望少將軍慎重待之。」

紙火相擁，灰煙興盛，灰燼落地。

韓王珽頷首，轉身燒毀信箋。鄢靈鈞既為「賣國賊」，他的一草一木皆不可留，否則又將引來一場風波。鄢靈鈞的信中僅一句關己，其餘皆為鄢恣晞，現下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鄢靈鈞對幼女的偏愛。只是他依舊想不出能讓鄢靈鈞甘心拋下鄢恣晞，選擇呈書認罪的緣由，於是將尹巧倩留下，共理此案的起始。尹巧倩將對此案所知的皆向韓王珽全盤托出，包括樊氏在這期間如何落井下石，然兩人依舊尋不出破綻，她便只得退下。

離開京都月餘，時勢變遷之快已超乎韓王珽所能承受，尤其事事皆圍繞韓鄢兩府，他無法對此視若無睹。香消燈滅，他獨自在思香殿沉思至平旦，尋思著事情亦無法片刻之間解決，便又折返蘭澤閣。鄢恣晞卷著身軀朝外沉睡，白皙的臉上留有兩行淺淺的淚痕，想來適才無人之時哭過。韓王珽蹣跚地掀開被子，悄然在她身旁躺下，撫其臉龐，吻其眉目，相擁而眠。初入韓府時，她整日面向榻外而睡，殿外的一絲聲響亦可讓她驚心動魄，似乎府上有人欲謀害她。後來她總不自覺翻身對著他而眠，

嘴角帶笑，好似任何苦困亦無法將她擊倒。那麼今夜又會是甚麼讓她畏懼呢？是鄢靈鈞不明不白的離世，抑或對他久不歸來的擔憂？皆有吧，鄢蕊晞的心小得很，只裝下鄢靈鈞與韓王珧。

天微亮，一絲橙光遍染東方。

韓王珧利索地換上朝服，叮囑尹巧倩好生照看鄢蕊晞，便帶著呂山進宮上朝。鍾愷於宮門前久候，擔憂劉鼎責備韓王珧未能完成殲滅禎定國的任務，欲同他商討說辭。韓王珧卻連連搖頭，直言道：「不必，臣受君令，失職自當領罰。」「鍾將軍莫憂，」樊翼天優哉游哉地走到韓王珧身旁，惺惺作態道：「少將軍還年輕，不似韓將軍曾多次與盛海藍交手，此役失利亦情有可原，大王必不會責怪。」鍾愷耳聞此話，不禁白了樊翼天一眼，他最是厭煩這類陰陽怪氣之語，尤其自樊翼天嘴中說出，更讓人覺得作嘔。韓王珧對樊翼天的話無動於衷，僅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便徑直離去。尹巧倩昨日已將樊氏夫婦趁他離都羞辱鄢蕊晞的種種都告訴了他，現下他只想掀了樊府。

朝堂上，韓王珧見到了闊別月餘未見的劉鼎。他依舊衣冠楚楚，便是鬍子較往日長了些，許是這樣看起來更像個父親。他知道的，陳靜姝懷有熾王子嗣已有兩月，很快熾國將迎來盛大的喜事。

「罷了，盛海藍陰險狡詐，你確非其對手。」乘風殿內一王二將對坐，正品茶冥思。果然為樊翼天猜中，劉鼎並無怪責韓王珧之意，加之王后有孕，近來心情一向頗佳。鍾愷坐於一旁傾聽韓王珧於鐘山與盛海藍鬥智鬥勇一事，不禁對盛海藍預知熾國欲對禎定不利感到困惑。他深知韓王珧心思細膩，為人有勇有謀，斷不會輕易在盛海藍面前漏了馬腳，當中必有隱情。唯韓王珧對此避而不談，自有其主張，故亦對此緘口不談。

「將軍，何故？」剛出了乘風殿，鍾愷便不住發問。韓王珧長嘆一聲，拍了拍他的肩膀道：「我亦想不明白。」鍾愷聽了更是不忿，冷言：「屬下不信那盛海藍乃神人，竟可預知熾國不過四五人所知之事！」韓王珧強顏歡笑，他亦氣憤，卻無從發洩。他曾懷疑樊翼天向禎定國告密，唯此事涉及大熾利益，他不可能藉此打擊韓府，且他彼時忙於先父喪事，自無暇顧及朝堂之事。韓王珧與鍾愷沉默地並肩走著，忽見呂山急匆匆跑來的身影。

「府中傳來消息，少夫人不適倒地，久燒未退！」呂山大氣未敢喘，一字不漏地將尹巧倩帶來的話轉達至韓王珧耳中。韓王珧聞言，拋下鍾愷，帶著呂山直奔府上。

蕭玟原於寧德殿縫製帕子消磨時間，一聽聞鄢蕊晞高燒倒地，便立即命秋香帶醫師前往蘭澤閣。她深知兒媳及親家近來皆受了莫大的冤屈，亦明白兒媳於兒子歸來前的故作堅強，故她於她而言，永不止兒媳這般簡單。醫師隨老夫人入了殿，又給鄢蕊晞把脈，又扒開她的眼皮，摸摸她的脖子，瞧瞧她的舌苔——

「回夫人，少夫人」

「蕊晞！」

韓王珽未脫鞋襪，徑直踩進蘭澤閣，試探地輕觸鄢恣晞的額頭。著實滾燙。醫師見狀，連連後退，轉身向蕭玟覆命：「回夫人，少將軍。少夫人無礙，已有身孕月餘」眾人大驚，還未回神，醫師又朝韓王珽道：「唯夫人羸弱，又因大悲大喜而氣有不順，需好生調養，否則母子危矣。」殿中靜謐，無人回話，醫師留下藥方便訕然離場。

韓府上下皆知鄢恣晞先前曾離府前往鹿鳴，故殿中無人對她有孕感到稀奇，只是各有打算。尹巧倩盼望孩子能讓鄢恣晞振作，以報鄢靈鈞枉死之冤；秋香則希望孩子的到來能為韓府增添喜氣，凝結眾人心；蕭玟不作他想，只願韓府上下平安順遂。韓王珽需要顧慮的事則較他人多許多。他自然是想同鄢恣晞生兒育女，然現下她身心俱疲，只怕無心顧及胎兒。他還擔憂待她醒來，該如何同她說懷有身孕一事，若此事能讓她感到鼓舞，則再好不過。

卷翹的睫毛微顫，日光透進空洞無聲的鳳眼。容不得眾人多想，鄢恣晞醒了。蕭玟朝秋香使了個眼色，兩人帶著尹巧倩悄無聲息地離了蘭澤閣。

昨夜短暫，往後的時光皆是韓王珽，鄢恣晞與孩子的。

她撐床而起，淚流滿面地躲進他懷裡。他不在時，她雖怕，亦不曾落過一滴淚，現如今他回到她身邊了，她卻止不住落淚。她怨恨這樣的自己，哪怕他有一絲不滿，她亦不會如斯愧疚，可他卻總選擇在她耳畔柔聲寬慰。他說巧倩昨日已將鄢府受難一事告知他，他還知道這段日子樊府對她多番刁難，故他承諾她必定為鄢府報仇雪恨，亦不會輕饒樊氏夫婦。

驀地，他捧著她的臉，輕問道：「恣晞，你可願與我生兒育女？」

她不解，轉而破涕為笑，撫著他的鬢邊問：「不同你生，倒同何人生去？」

聽聞此話，他放下心來，摸了摸她的小腹，將醫師的話一字不漏地轉述給她。瞧她驚得乾眨眼，便又將她摟在懷中，讓她替他照顧好自己與孩子。她難以置信地望了眼乾癢的腹部，又抬眸看著他，總覺得他在誑她。沒了辦法，他只得起身佯作醫師，學著那老頭的一言一行，再次將其囑咐帶到。見她難得樂呵，他又以極其拙劣的表演展示了蕭玟、秋香與尹巧倩得知她有喜的神情。

「那王珽呢？王珽是何神情？」她問。

他聳聳肩，又坐回她的身旁。當下思緒混亂至極，他既擔心她的安康，亦感恩孩子的到來，是複雜且矛盾的想法。他凝望眼前逐漸恢復氣色的人，情不自禁地在她額上輕吻。溫潤的唇與滾熱的額相貼。

他說：「我在想，你會否因此而歡喜。」

第四十四章：炎夏

「大王，近日鐘山郡流寇橫行，民不聊生，危及我國西南部。」

頭頂冠冕的劉鼎端坐在金武殿前，邊把玩著手中的扳指，邊聽大臣的奏報。溫熱細長的食指來回撫慰拇指上的翠玉扳指，君王之心琢磨著，不免一笑。鐘山國破後，劉弘收回統治權，改鐘山國為「鐘山郡」，其餘都城亦依次改為「郡」、「縣」。劉鼎的笑，源自他還未習慣「鐘山郡」的稱呼。

「臣願領兵駐守，護我大燻百姓！」

韓忠亮爭先恐後地離座請旨。一為護國，二為補過，三為立功。鐘山、禎定與燻國土相連，以劉鼎原先的謀劃，燻國將成為除鐘滅禎的最大功臣，劉弘勢必不情願地裂地加封劉鼎。然劉鼎失算，未料到韓王珽不但未能剿滅禎定，反被盛海藍拘禁半月，著實丟了燻國臉面。韓忠亮身為燻國的資歷最深的將軍，本有護國之責，加之兒子犯下過錯，自當亡羊補牢。劉鼎亦知其意，唯憂其年歲漸長，恐不勝重任，故低眸無言。

夏日炎炎，飛鳥蟬鳴，金武殿一陣默然。

思前想後，韓王珽離座叩拜道：「臣願領兵平亂！」

劉鼎聞聲抬頭，眯著眼掃視韓氏父子，似在沉思。韓家男兒對大燻定然忠心耿耿，儘管韓王珽近來偶有出錯，往日卻也立下不少赫赫戰功，更莫論領軍數十年的韓忠亮。兩人皆為不錯的人選，唯近來韓家勢力越發強大，為達官貴人拉幫結派首選。

「便」劉鼎左思右想，欲言又止。韓府父子爭相立功，若此時拒絕，只怕韓府難堪，臣子猜度。「便讓樊將軍領兵駐守。」終究，劉鼎還是順了本心，敲定人選。語畢，他心中竟湧現一絲惆悵，親自教養的可心人原來早已脫離認知的範圍，甚至逐漸擺脫他的掌控。

君王退朝，群臣一哄而散。

韓忠亮捏了捏兒子的肩，背著手離開金武殿。他是不善言辭的父親，亦是一位嚴肅的將軍，他的拍肩嘆息遠比脫口而出的話重要多了，一切盡在不言中。朝陽喚醒武殿中的金碧輝煌，王位無人，四下寂寥，韓王珽獨賞了一支日光夏舞。劉鼎的決定無疑將他對韓府的失望昭告天下，興許這段時日韓府也該門可羅雀了。世事總是這般起伏跌宕，韓王珽生長於這般光景，深諳花無百日紅的道理。思考至此，他聳肩而笑，學著父親背手的模樣離去。何止君王看不透臣下，人臣不也瞧不清主上。

拂袖而去，斑駁的光影倒在無人倚坐的王座上。

無軍務纏身的韓王珽優哉游哉地於懋城街頭漫步，日頭毒辣，他便繞進「瓊瑤閣」。雖則鄢沁晞如今身子輕便，可再過些日子便穿該顯懷了，只怕家中衣物已不適合穿著，他特意來此替她添置幾身新衣

。非一時興起，昨日他可特意向呂山請教近來城中最受年輕女子追捧的衣飾店，呂山說是城東的瓊瑤閣，他怕呂山眼拙，又喚來尹巧倩一再確認，這才願意踏進這「瓊瑤閣」。

韓王珧左看右瞧，挑了一身印花黃紗曲裾深衣，輾轉於髮飾香粉前停下。瓊瑤閣珠寶雖多，卻沒有幾件是他看得上的，此時他倒有些懷念姚盛的玉葉堂。不過鄢宓晞和他說，姚盛未言所以，忽於數月前離窰，只怕現下玉葉堂也只是大門緊閉。姚盛行蹤不明，來去自如，每當他想起為深宮所困的劉芊娥愛上這無拘無束的江湖浪子，總慨歎天下又添一段孽緣。「罷了」韓王珧搖頭歎氣，不做他想，拿起一副銀蝶跳脫邁向店家。

罷了，將軍做不得王宮的主，顧好本家方為正道。

「宓晞。」韓王珧拎著衣物奔進蘭澤閣，見鄢宓晞正坐於案前縫製衣物，便笑嘻嘻地在她身旁坐下。鄢宓晞停下穿針引線，抬首朝韓王珧微微一笑，又低頭忙碌起來。韓王珧見她今日心情似乎好了不少，便將為她精心挑選的衣飾逐一展露出來，靜候她的笑顏。

玉指滑過柔軟的琥珀黃，少年秋日的那襲黃裙悄然於鳳眼閃過。

「再過些時日吧。」鄢宓晞雖高興，卻不忘自己如今正素衣行孝，便又將新衣收好。「本就是為了你來日身子重而提前備下的。」韓王珧邊是說著，邊將兩隻跳脫套在鄢宓晞的手腕上，「現下我無事一身輕，可算有些日子可以好好與你相伴了。」鄢宓晞收好繡作，轉身躲進韓王珧的懷裡。無聲勝有聲。他還未歸來時，她心中有許多的說辭，欲將這數月所受的委屈與之訴盡，可待他真真切切與她朝夕相處時，她卻覺得那些冤屈算不得甚麼。

「王珧，你說我們會這般相守到何時？」

「天荒地老之時。」

素琴一張，熱茶一盞，璧人一雙。清風伴烈日，君撫琴來，妾烹茶，看蝶雙飛，賞花盛放。白毛狗仔銜骨奔，老翁酒後詩興起，婦人對山而歌。日暮，觀星望月，糕餅飄香。此樂何極，此樂何極！

「母親，宓晞還是留在府中為妥。」

「前些日子母親便已替宓晞辭了宮中的賞蓮宴，若今日她再不現身，實在說不過去。」

茶煙裊裊，蕭玟輕抿一口，轉而撐頭歇息。韓王珧見母親自有打算，便跪安離開，繞道轉至蘭澤閣。

自劉鼎派遣樊翼天駐軍鐘嫵邊境已有兩月，往日差些將韓府門檻踏破的達官顯貴眼見劉鼎有意疏遠韓氏父子，便未再拜訪過韓府，倒教韓門清淨。韓忠亮不是於武場練功，便是於院中吟詩作畫，蕭玟便帶著珍珠與他作伴。韓王珧亦對嫵宮避而遠之，深怕一個不為意又惹得嫵王不快，除卻每日朝會，他便整日於思香殿與蘭澤閣往返。

途徑膳廚，韓王珽見廚子端出一碟桂花糕，急忙將其拿下，說是要給少夫人開胃。世人皆道孕中增重百斤，唯獨鄢沁晞孕中不胖反瘦，整日地胸悶作嘔。韓王珽於一旁瞧得心疼，尋思著往後有一兒半女便足矣，免得鄢沁晞遭罪。

「沁晞，」韓王珽單手捧著桂花糕，探頭張望蘭澤閣內的女主人，見其俯身於木桶上，便趕忙進屋替其撫背，「桂花糕香甜可口，興許會好些」鄢沁晞撐著桶邊，豪飲溫水三杯，一邊點頭一邊以手帕拭嘴。韓王珽不停地輕撫鄢沁晞的後背，接著道：「既是王后下的鳳帖，若再拂了她，只怕大王不悅，只得委屈沁晞隨母親入宮一趟了。」鄢沁晞艱難地點點頭，又是連飲幾杯清水，目光如炬地望著韓王珽道：「不過是王后的女眷夏宴，我跟在母親身旁，不作多言。若再不出席，恐怕大王誤以為韓府離心漸生，屆時人言可畏。」

的確，劉鼎冷落韓府有段時日了，興許氣已消，刻意讓陳靜姝探探韓府心意。若今日韓府無人出席宴會，只怕又將流言四起，而鄢沁晞若以孕中不適拒絕，則會落得「恃寵而驕」、「目中無人」、「輕蔑君上」等罪名。

也罷，便去吧。

鄢沁晞換下穿了兩月的素服，又做回韓府少夫人，藉金碧輝煌、高貴典雅的衣飾為自己添上幾分人氣。韓府待她極好，並未因鄢氏沒落而虧待她，也未阻止她為「通敵叛國」的父親守孝。已發生之事，無法改變，但未來的日子還是要過。鄢沁晞不但是鄢靈鈞之女，亦是韓府之媳，她還將是一位母親。

日落華燈上，蟲鳴四起，行人寥寥，好生無趣。笨重的馬車伴著叮叮的銀鈴響，緩緩駛向韓府，身著華服的老婦美妾彎腰入車，馬車便又不急不忙地往嬾宮奔去。

馬車顛簸，加之害喜厲害，鄢沁晞整夜皆是暈乎乎，全然無心關注宴會上的明爭暗鬥。偶有夫人向她問長問短，她皆以笑待之，緊接著蕭玟便會替她擋下一切傷神的問話。鄢沁晞今日著韓王珽前段時間替她置辦的琥珀新衣，很是亮眼，陳靜姝一眼便可於人群中覓得她的身影，唯見她神色疲倦，便無心刁難她。

歌舞換了一首又一首，佳餚亦是一道接一道地上，只是鄢沁晞無心賞之、品之。她只覺得舞姬的胡旋舞轉得她頭暈目眩，濃湯熱菜亦嗆鼻得很，若非午後韓王珽帶了些桂花糕給她，只怕她自落座便該吐得直不起腰。

好一番的折磨，宴會終於完結，蕭玟急忙帶著鄢沁晞回府。

總歸是平安順利度過這場鴻門宴，鄢沁晞攬著韓王珽，早早地歇下，順道做了美夢。夢裡她一人行至城北郊外的溪邊，溪水清澈見底，水波蕩漾。她起身返回，卻見韓王珽正抱著孩子在她身後等她。

夢境至美，亦有清醒之時。

鄢焱晞貪婪地沉醉於美夢中，直至呂山於蘭澤閣外高呼——

「嬾宮出事了，王后不慎小產！」

韓王珽一骨碌地從榻上爬起，急匆匆地將呂山拽進蘭澤閣大殿，要他把適才的話一字不漏地再說一次。呂山跪地道：「今朝鍾將軍傳來的消息，說是昨日夜宴後王后腹絞難忍，等不及醫師入彤煒殿，便已血流不止。」韓王珽聽聞如此，重重地嘆了一口氣，轉而揮手讓呂山退下。「只怕今日難過矣！」韓王珽默著手走進內殿，見鄢焱晞正坐於窗前梳妝，便替她描眉。鳳眼低垂，波光流轉，美人如畫，宛若一塊潤玉。「可是宮中發生了甚麼事？」美玉開口。「王后的孩子丟了」話剛說話，他忽地想起昨日她進了宮，赴了宴，見了鳳。

韓王珽連忙放下眉筆，雙手搭在鄢焱晞的肩上，務求她的視線中只有自己。

「昨夜宴席間可發生了甚麼？王后可曾感到不快？華照可曾對王后出言不遜？」

韓王珽一連問了許多問題，鄢焱晞一時答不上來，便將昨夜宴會的場景細細地描述一番。

「昨夜天朗星稀，月色清明。我身子不爽，隨母親入座後，便未再離座。鄰座的幾位夫人同我打過招呼，唯問及韓府之事時，母親替我接下了話我昨日胸口悶得歡，未曾與王后交談，便是隔著舞姬相望殷樂湄她提及盛海藍圍困你一事，眾人因此而靜默，我顧左右而言他，將此事繞了過去。那日雖有郡主公主在列，卻不見華照的身影，王后面如春風，無絲毫不滿若說，若說飲食王后胃口極好，各色菜餚皆動了筷，唯三兩口便止，並無貪嘴」

鄢焱晞蹙眉搖頭，實在是想不起昨夜的宴會還有何怪異之處，沉默半晌，她抬眸問：「可是我做錯了甚麼？」韓王珽連連搖頭，將她緊緊抱在懷中，不許她胡思亂想。「不過想知道昨日宴上可有何端倪，方多問了幾句。」他見她若有所思地點頭，便連忙再添一句，斬斷她的自我猜疑。

她這般溫柔賢淑，不問世事，將家中大小打理地井井有條，又怎會不知如何處理嬾韓關係？

他知道她都懂，也相信她都會，唯是擔心她未護自己周全。

第四十五章：千里追妻

夏至多日，懋城越發地悶熱，伴著飛蟲四竄，著實教人煩躁。金武殿內死氣沉沉，諸子安坐殿前，絕口不提王后小產一事，深怕激怒大王。劉鼎無心處理朝政，只聽樊翼天穩守邊境，剿滅不少山賊，便擺手退朝。他方走下階梯，便凝眸望了韓王珽一眼，未留下隻字片語，帶著內侍徑直走出殿外。

「唉，怎會如此莫不是有何隱情？」

「別亂嚼舌根，我可聽說醫師瞧了一宿，也瞧不出個所以然！」

「是呀，興許是那孩子福薄。」

官僚三五成群地交頭接耳，在一片唉聲歎氣中踏出金武殿。韓忠亮見韓王珽望著空蕩蕩的王位發愣，便拍了拍他的肩膀，示意該離宮回家了。韓王珽點點頭，不作他想，同韓忠亮一道回府。

陳靜姝滑胎一事應當是意外，若有人對王后圖謀不軌，劉鼎勢必掀了整座懋城也要將其治罪，不會這般沉得住氣。可為何今日退朝之時劉鼎多是望了他一眼？那雙黑幽幽的眼眸中無半點光亮，恍若無盡的黑夜，欲將眼中人啃噬乾淨韓王珽魂不守舍地下了馬，將韁繩塞給小廝，便往府中走去。「少將軍，鍾將軍於思香殿等候多時，」呂山見韓王珽回府，便急忙將他往思香殿帶去，「看著有要事相商。」

鍾愷於思香殿內等候良久，百無聊賴地起身於門前踏步，望著櫃旁的機關，神思遠遊。他知道思香殿下記著每一位隨韓府出征巫味卻無法返鄉的大嫵好男兒，而每年的寒食節他皆與韓忠亮父子於思香殿食青團、品餠，唯韓騁瑋戰死沙場後，韓府便消除了這個習俗。

那一戰莫說使韓王珽畢生難忘，鍾愷亦用了好些時日方緩過神來。

那場大嫵大獲全勝的霽巫之戰中，殞了韓大將軍，也傷了韓小將軍，韓府可謂是損失慘重。若那巫味姑娘得知當年對她情深似海的將軍於班師回朝途中傷了腦袋，忘卻了巫味的一切，順著局勢娶妻生子，對巫味只有滿腔的憤恨，只怕要傷心欲絕。那姑娘雖膚色黝黑，卻極其靈動可人，唯唯諾諾的模樣十分惹人憐愛。她隨大軍撤離至邊境營地，小韓少將軍從巫味搜羅來的珠寶箱中尋來了一身黃裙給她，那是一件巫味衣裙，上頭掛滿了銀飾。她興高采烈地換上那身衣裳，愛惜地撫平衣角，衣裳便叮鈴叮噹響，她聞聲又咯咯笑了。那身秋黃著實適合她，襯得她白嫩了許多，模樣瞧著亦精神了許多。若說大嫵還有誰能將這耀眼的黃著出個文章，那還是要數當今韓府的少夫人了，該說不說，這韓少夫人和那巫味姑娘——「可是宮裡發生了甚麼？」——「昨夜彤煒殿確實不太平。」

鍾愷聞聲鬆眉，急忙朝思香殿前的壯影躬身。呂山隨韓王珽脫鞋入殿，不慌不忙地關好房門，繼而靜默地立在主位旁。

「說來聽聽。」

韓王珽扯鬆衣領，用帕子擦拭脖子，不急不忙地坐下，他最怕夏日了。鍾愷點點頭，亦歸位坐下，同他細細講起了昨夜嬪宮的情況。

自樊翼天領軍外駐，韓府受了劉鼎的冷落後，宮中軍務便大多落在鍾愷的身上。昨日本該輪到韓王珽駐守嬪宮，唯他藉故讓鍾愷替班，以免惹得劉鼎猜忌。夜宴前後宮中並無不妥，王后還命膳廚烹製酸梅湯。約莫宴會開始前的一個時辰，諸位郡主夫人相繼入宮，殷樂湄未在偏殿等候陳靜姝入殿，反而帶著酒蟹入了彤煒殿。王后有孕，嬪宮上下不敢怠慢，對那碟生醃蟹一驗再驗，方端至陳靜姝面前。婢女回憶，陳靜姝雖愛食蟹，卻亦未敢多食，便是吃了半隻而已，宴前御醫亦曾為其把脈，並無不妥。宴會結束後，陳靜姝忽感腹中絞痛，連忙召喚御醫，不料彼時她已出血。劉鼎聞訊趕至彤煒殿時，御醫正聚集於殿內施救，忙作一團。夜半，諸位御醫哭喪著臉退出彤煒殿，直言醫術不精，無法保住世子，懇求大王降罪。

「可有檢查過王后的衣物？」韓王珽邊理好衣襟邊問，「胭脂水粉、珠寶金釵呢？」「御醫都瞧過了，便連床幔被褥也都一一驗過了。」鍾愷便知韓王珽會問及這些，連忙抿了口茶解釋。韓王珽一拍腦門，想不出還有何疑點，估摸著大概真是這個孩子與大嬪無緣。「不過」鍾愷見韓王珽懸著的心放得太早，便又道：「昨夜始便有宮婢議論莫非有何物與王后相沖，例如雙喜同孕」「胡謔亂道！」韓王珽氣得橫掃案面，筆墨竹簡剎時摔得細碎。

鍾愷話說一半便未敢多言，讓韓王珽自品言下之意，他熟知宮中人的脾性，無非是彤煒殿又欲將天意扣在鄢宓晞的頭上。「罷了」韓王珽冷哼一聲，彎腰拾起適才打翻的物件，「欲加之罪，其無辭乎。」這嬪宮鄢宓晞不去，是藐視主上，她去了便是薄情克主，無論如何她皆理虧。若娘家尚在，夫家榮耀，只怕世人總歸忌憚她。思慮至此，韓王珽哭似著笑，是他這個丈夫無能，方使外人一再欺辱她，是他無用，是他無用。鍾愷的話他明白了，便拍拍鍾愷肩膀便往殿外走去。「少將軍，還一事」鍾愷又將韓王珽攔下，「屬下適才適才確有一事欲向將軍請教但，但屬下記不得是何事了」

「你若能忘記，興許並非要事，改日再議吧。」韓王珽見鍾愷支吾半日，愣是擠不出半句話，索性打發了他，隻身往蘭澤閣走去。

赤烏高掛，曬得人暈眩，便是連飛鳥亦熱得張口喘息。翠竹節節高升，水車潺潺，錦鯉暢泳，也便是蘭澤閣能常年這般使人心曠神怡。方踏進蘭澤閣的院子，荷香迎面撲來，直教韓王珽神清氣爽。

偏殿內，蕭玟正向鄢宓晞請教縫補事宜，尹巧倩與秋香則蹲在一旁逗弄珍珠，一片其樂融融。未娶妻前，韓忠亮與蕭玟便已商定日後將新婦安置於蘭澤閣，只是昔日無人想過劉鼎當真要求韓王珽與鄢家聯姻，更未料到鄢靈鈞並未教唆女兒搬弄是非，由著她與韓府誠心相待。

如若早些與她結識、早些將她娶回府便好了，韓王珽常這般想。

「珽兒，站門口好半天了，怎的不進來？」蕭玟笑吟吟地抱著珍珠走出偏殿，與秋香相視一笑，「竟

不知家中養了尊望妻石！」「母親淨愛拿孩兒尋開心！」韓王珽嘆道，扶著蕭玟走出蘭澤閣，剛送了她幾步，便又被趕進院內。待他走進偏殿，鄢沁晞便已收好繡品，啃著甜瓜解渴。

「嘶冰的」韓王珽吃了一口甜瓜，發現是冰甜瓜，連忙搶過鄢沁晞手裡的那份。他不停地念叨著冰甜瓜寒涼，孕婦不可多食，於胎兒無益。「胎兒」二字倒叫鄢沁晞想起陳靜姝滑胎一事，便連忙追問道：「王后可還好？御醫可有查出為何滑胎？」韓王珽見她安不下心來，便又將鍾愷所言一一轉達，唯將宮中的流言蜚語隱去，免得她一再自責。鄢沁晞乖巧地點點頭，命尹巧倩將甜瓜收起，韓王珽欲趁甜瓜回廚前再食些，卻被鄢沁晞一眼瞪得安坐原地。妻食不得，夫怎可獨食？韓府無此理哉。

「沁晞，你身子漸重，便多留在府中。」韓王珽見鄢沁晞又若無其事地擺弄針線，便在一旁同她吹耳邊風。鄢沁晞笑了笑，啟唇問道：「秋郎是怕我於王后那受了委屈？」韓王珽聽得一愣一愣，恍惚間以為耳背聽錯，拉著鄢沁晞的衣角不肯放：「你適才喚我『秋郎』？可是母親同你說的？你便再喚兩聲，再喚兩聲」鄢沁晞挑眉搖頭，放下繡品便往殿外走去，無論如何亦不遂了韓王珽的心意。「沁晞。」韓王珽從後抱住鄢沁晞，不讓她四處逃竄，「我想這樣的日子再多些。」懷中的人不亂動了，只聽她淺淺一句：「韓王珽，我有許多的故事想同你說，卻一直尋不得機會。」韓王珽輕抵鄢沁晞的耳後，將下巴抵在她的肩上，靜靜地聽她說。「可我總怕故事說完，一切便也結束了。」她又說。

「虧得我刻意來這一趟，妹妹這便回家去！」

韓王珽欲追問，卻為殿外的來人打斷。那妮子綠衣粉唇，行姿搖擺，毫無美態，除了大嬪華照公主，怕是於大霽尋不出第二人。鄢沁晞見劉芊娥大駕光臨，紅著臉皮將韓王珽鎖在腰間的手推開，免得小妮子看笑話。

「你怎的這時出宮？」

「喲，如今本公主來韓府可需下個拜帖先？」

「可不敢當，華照公主臨幸韓府，是韓某三生之幸！」

「少將軍不必客氣，本公主今日想與貴夫人敘敘舊，不知可方便？」

「便，自然是便了，小的這就滾！」

韓王珽與劉芊娥隔空墨跡了幾句，見她不是尋「韓哥哥」，便知趣地退場。現下他不願鄢沁晞出門，又怕她整日待在府中覺著苦悶，劉芊娥的到來可為他解了燃眉之急。他尋思著女兒家總有些閨中之言談，劉芊娥又古靈精怪，定能讓鄢沁晞笑開懷。

「她適才喚我『秋郎』了。」韓王珽美滋滋地朝劉芊娥躬身行禮，心滿意足地離去。鄢沁晞見韓王珽遠去，急忙拉著劉芊娥入殿，噘嘴嘆道：「別理他！」「我若當真不理他，你便又該心疼了。」劉芊娥早就看破這韓家夫婦的本性，不以為然道。

金光瀉滿地，幼細如髮的銀針明亮晃眼，裂布而出，紅線牽引，絲長而夢遠。一針一線織就大網，捕個讓人牽腸掛肚的大胖娃娃。

「宓晞，你便整日在這製衣？」劉芊娥見鄢宓晞熟練地給針線打結，自覺地給她遞去一把剪子。「估摸這孩子雪日降生，便給他縫製些冬衣。」鄢宓晞抬頭朝劉芊娥淺笑，又低頭縫補起來。「宮裡大概亂做一團，你怎的得空來韓府尋我？」「宮裡確實亂做一團」劉芊娥見鄢宓晞毫無波瀾地論及熈宮之事，便又小心翼翼試探道，「現下宮裡流言四起我覺著煩，便出來散心。」

「流言？」鄢宓晞稍稍抬眼，頓時停下手中的針線，靜待劉芊娥往下說。劉芊娥見她似乎對王室宗親的流言一無所知，便訕然一笑，直言宮裡人都說是殷樂湄的那碟生醃蟹讓王后落了胎。鄢宓晞拾起剪子斷線，不予置評，忙問劉芊娥可要食甜瓜。尹巧倩一聽，忙讓下人切來新瓜，又親自捧入殿。鄢宓晞遞給劉芊娥一塊香甜誘人的甜瓜，又掰下一小塊甜瓜啃食：「王珣說多食甜瓜無益，我便偷食些。」

劉芊娥點點頭，望著鄢宓晞大口大口吃起甜瓜來，眼中滿是艷羨。韓王珣果然將鄢宓晞護得周全，竟連巷間皆知的流言蜚語亦瞞得滴水不漏。

昨夜陳靜姝小產後，彤煒殿內大小物件皆由御醫查驗，並無不妥。婢女提及殷樂湄宴前曾送來一碟生醃蟹，御醫向劉鼎進言，生醃蟹雖性寒，唯王后進食不多，不足以因此滑胎。劉鼎又召來張梁兩位御醫，詢問平日王后脈相可平穩，兩人異口同聲道「無異」。此事本就如此過了，唯今早劉芊娥於宮中散步時，聽見婢女內侍紛紛議論王后滑胎興許因近來天象星宿有異，亦或雙喜而相沖。劉芊娥聽聞昨日鄢宓晞曾赴宴，便想著來韓府問個究竟，唯方出宮門便聽見少婦婆子說韓少夫人懷子命重，克死了王后的命輕世子。劉芊娥氣得咬牙切齒，對著那群長舌婦呸了一嘴，氣呼呼地往韓府走去。方過了東街，卻又聽見兩位老伯蹲在街旁嘲諷韓少夫人，說是她未入宮王后安然無恙，她一入宮王后便出血落胎，可見其乃不祥之身。不過街頭巷尾便有數種說法，種種皆不利韓府，即便王后落胎一事並無疑點，可顯然有人藉此事離間熈宮與韓府的關係。

「華照華照？」

鄢宓晞見劉芊娥思慮入迷，便喊了她一聲，見其無動於衷，便又伸手在她眼前晃了晃。「想起些事罷了」劉芊娥回過神，連忙咬了口甜瓜，鼓著腮道：「韓哥哥說得是這宮裡宮外皆沒甚麼好玩的，還不如韓府有趣」鄢宓晞見她愛吃甜瓜，便讓尹巧倩再送一碟來，劉芊娥嚇得連忙拭手安坐。她雖喜食瓜，卻總不能一直食。

鄢宓晞見劉芊娥今日魂不守舍，未多想，只覺著公主自有公主的煩惱。她嘴角帶笑，望著劉芊娥搖了搖頭，便又縫製起小衣裳來。劉芊娥往後一仰，倒在地，望著蘭澤閣繞樑香煙發愣。夏日炎熱，動輒汗流浹背，不動卻止不住地左思右想。

「這些時日可曾同他寫過書信？」

鄢宓晞此言問進了劉芊娥的心裡，隱隱地戳痛心房。「無。」她回，似有些氣惱。一字概括：無。她與他是不會有未來的，也不會有過多的牽絆，既「無」，何必念想。

「興許家事耽擱了，亦或信鴿迷途。」

鄢宓晞寬慰她。「他為我做了些甚麼，我都記著，亦不見得他有多非我不可。」她說。

酷日西斜，天地稍涼，一陣微風卷過蘭澤閣，瓜果飄香。院中魚躍荷倒，紅尾揚起一簾泉水，旋飛四濺。

夏暮明豔，人心熾熱。

忽地，黑影將地上的劉芊娥籠罩。

「公主金安。」呂山矗在門前朝劉芊娥及鄢宓晞躬身行禮。劉芊娥見有人來，連忙從地上起身，端坐在一旁。呂山望了眼臉有愠色的劉芊娥，又同鄢宓晞道：「少將軍請夫人去一趟大殿，玉葉堂東家姚氏特來探望夫人。」呂山將話送到便退出蘭澤閣，未敢多看劉芊娥臉色，不過大抵亦可猜出那小臉掛著惶恐忐忑。

鄢宓晞扭頭同劉芊娥挑眉道：「若是千里追妻，又當如何？」

劉芊娥默不作聲，扶案欲逃，卻被尹巧倩攔下。鄢宓晞朝尹巧倩擠眉弄眼，示意她照看好劉芊娥。

鄢宓晞理了理衣襟，拽著劉芊娥往正殿走去。

許久未見，不知那人是長了鬍子，還是剪了髮；是黑了許多，抑或白淨不少；是壯碩了，又或是清瘦了；是想她還是沒想。

第四十六章：王妃寶座

夕陽和煦，少了一絲正午的灼熱，隨著微風，倒頗有秋日之意。若說有何不同，大抵是屋外翠綠依舊，馨香瀰漫，滿是生機。

除卻鍾愷，姚盛便是韓王珽最為要好的朋友，他既登門拜訪，韓王珽必得親自相迎。姚盛見主人家還未到，便立於正殿前細賞許久未見的大熾暮色。細石棗樹，水車清泉，黑瓦白牆怎麼看這都像書香門第，無半點將門的殺伐決斷。

「姚盛！」韓王珽遠遠地瞧見立於屋下賞日的姚盛，趕忙加快了步伐。姚盛見韓王珽著急忙慌趕來，亦是連連抱拳行禮，與之奮力一抱。韓王珽搭著姚盛的臂膀，將他帶進殿中，遣呂山去請鄢恹晞。

「你這小子，近來去哪兒了？」韓王珽抿了口茶，連連搖頭笑道。姚盛清了清嗓子，裝腔作勢道：「小的先前聽聞有珠寶商於辛谷一帶挖出不少美石涼玉，經不住誘惑，嘿嘿便去搜羅了來！」

韓王珽知他胡扯，亦不同他計較，反正他這人於天地間自由慣了，神秘莫測。姚盛說得興起，又起身比劃，將這西行路途描述地驚險萬分，逗得韓王珽哈哈大笑。姚盛拉著笨拙的呂山重現當時的情況：「你不知，那廝揮刀這樣砍向我，還好我靈敏，立馬拾起腳邊的木棍，咔咔地給他打得嗷嗷大叫」呂山按姚盛所言，雙手握拳，佯裝手中提刀，配合姚盛演完這場珠寶大戰。

「姚盛。」

殿裡正打鬧著，鄢恹晞施施然走進屋，輕聲叫住了跟前樂得東倒西歪的人。姚盛聞聲立正，忙同鄢恹晞問安，一起身，鷹般的利眼即時落在鄢恹晞身後的劉芊娥身上。

許久未見，倒是未變，還是這般鬧騰，便如初見般。

「姚盛，瞧甚麼呢？」鄢恹晞明知故問，於韓王珽身旁坐下。姚盛撓頭傻笑，著急忙慌地將眼神從劉芊娥那移至案上的錦盒：「小的前些日子剛回懋城，聽聞少夫人有喜，這不，忙帶了賀禮來！」尹巧倩將錦盒遞給鄢恹晞，小聲命身後的侍女退下準備晚膳，便是如此短促的時間，姚盛亦直勾勾地盯著劉芊娥。可惜郎有心，妾無意。劉芊娥還氣著，氣他莫名的挑動，又莫名地消失。劉芊娥被張望地不耐煩，索性側著身，權當殿中無他這號人物。

鄢恹晞打開錦盒，只見裡頭躺著一條雀青瓊玉頸鍊，惶恐地將這份賀禮退至尹巧倩的手中。姚盛原在喝茶，見尹巧倩欲動身走向自己，便連忙擺手起身：「姚某於懋國無親無友，韓將軍便如同我的親大哥一般，夫人自然算是我的嫂嫂了。這瓊玉算不得甚麼名貴寶石，好嫂嫂便收下，這可是我給未來侄兒的見面禮。」鄢恹晞尋思著瓊玉已十分難得，青藍色的更為罕見，只怕懋宮亦拿不出此等好貨，又怎敢輕易收下。韓王珽見鄢恹晞拿不定主意，便作主替她收下了這禮。姚盛來自民風奔放的西陲，不

同儕人注重繁文縟節，他既帶了禮物來，便不會再將其帶走，何況他是以「送侄兒」的名義送禮。

殘陽西沉，韓府的侍女舉著火燭入殿點燈，又悄然退出。尹巧倩隨著侍女出殿，往膳廚走去，催促廚子麻利些，該上菜開宴了。鄢宓晞見廊下尹巧倩返回的身影，便喚呂山安排用膳，卻又立馬截下他道：「我尋思著我們人亦不多，坐得近些好，也熱鬧。」韓王珣不解地望著她，見她目光堅定，便接下話茬：「也是，不過家宴，不必拘謹。」

劉芊娥將韓氏夫婦看得透徹，深知兩人的謀算，唯鄢宓晞如今有孕，她不想發作，只得由著他們擺佈。呂山充傻裝愣，不去想諸位主子玩些甚麼把戲，任勞任怨地與男僕合力搬來幾張案檯，將它們拼湊成一張大方桌。

燭火明亮，飯菜齊備，殿內頓時陷入靜默，只有碗筷在譜寫膳食歌。

良久，韓王珣打破沉默。

「姚盛，你這趟回懋城可有打算何時再走？」韓王珣放下碗筷問道。這頓飯眾人皆吃得憋屈，安靜得讓人不自在。姚盛望著碗中的飯菜思索片刻，抬頭哭笑道：「經商不易，總為了貨物奔波。我也說不準會否離開，不過即便要走，應當也好些日子以後。」姚盛說完，便又埋首吃飯。他的餘光中淨是對坐的劉芊娥，他說興許要走，她也不失望，他說會留下許久，她亦漠不關心。她討厭他，他覺得。

「夜已深，我便回去了。」劉芊娥打破再次靜默的家宴，未等韓氏夫婦答應，她便起身離去。姚盛同主人家匆匆別過，連忙追了出去，深怕她躲了起來。

待尋著了人，他又不肯上前。

銀光滿地，道上無人，兩身拉得修長的身影佔了半條街。灰影左搖右擺，磕磕碰碰倒較兩主人親密。小的在前頭走著，大的便在後頭跟著。身分雖不同，倒有緣做個同路人。刻意作為，久而久之，便也成了湊巧。世間總有許多的不如意，力挽狂瀾，興許可爭個機巧。

「莫要跟著。」劉芊娥佇足，望著腳邊的灰影道。

一座藍光宮城於路的盡頭浮現，那亦是一座富麗堂皇的牢獄，關著王孫，鎖著公卿。

「日日心系懋城，未曾忘記。」姚盛說著，悄然往前一步。劉芊娥不為所動。「近來一切安好？」姚盛又向前走了兩步。劉芊娥依然立在原地。「我是想給你寄信的，只是不知該寄往何處」姚盛埋頭道，這話他是越說越心虛。只是這次劉芊娥並未為他停留。

劉芊娥快步流星，想將姚盛撇下，逃離此處的一切。在那些他突然消失不見的日子裡，她總想起他，憂其安康，念其良善。待他出現了，她卻覺著氣惱，氣其決絕，惱其說辭。他總說他心悅她，同她說了許多好聽的話，甚至贈她銀跳脫。可他明知她已被選為西羚和親公主，卻一再撩撥，狂妄地許下絕

無可能的誓言。

她是心悅他，卻容不得遭人這般作賤。

「再給我些時日，我必堂堂正正站在你面前！」姚盛奮力抓住劉芊娥的手腕，將其拽至跟前。「阿芊，再給我些時日我會給我們之間一個最好的交代。」姚盛聲音微顫，茶褐的眼眸驟然盈滿一層水波。「那你同我說，這些日子你去何處？又做了些甚麼？」劉芊娥到底是在意他的，見他神色慌張，心頭亦是為之一緊。

姚盛未敢做聲，只愣愣地望著劉芊娥，過往三月迅速於眼前閃現。

追蹤、殺戮、潛伏他該如何同她解釋。告訴她，他並非西羚珠寶商？告訴她，他有許多不可告人的秘密？告訴她，他是帶著目的來到懋城的？告訴她，懋城有許多他的細作？這些他本就未打算瞞她一輩子，待他探清懋城的一切，便都告訴她，毫無保留、無怨無悔、誠心誠意地只是，現下他甚麼都說不得。

掌中異動，即便深知即將失去些甚麼，仍無力抓緊。

劉芊娥從姚盛手中掙脫，疊著手走向嬾宮。她亦不是不懂如何做個守禮的溫柔娘子，往日不過倚著「華照公主」的身分肆意妄為，但該記著的禮法，她都記得牢牢的。他許不了她將來，她也記得真真的。

「阿芊，不論如何，他日站在你身旁的必定是我！」姚盛望著劉芊娥漸行漸遠的背影喊道，殊不知遠處的人，早已熱淚兩行。

劉芊娥步步走向嬾宮，步步走向西羚王妃的寶座。她同自己說，此生只為這一個男人哭，亦只為他哭這一夜，明日她便不哭了，不值得為不值得而泣。

宮門宏偉，火把三兩，青衣淑女帶淚而入。此後不論姚盛如何尋，亦尋不著劉芊娥，哪怕踏破韓府與酒肆的門，也見不著她。那扇宮門彷彿是吃人的妖魔，有許多進去的人走不出來，劉芊娥便是一個，他們都為雕欄玉砌所困。

再見，便已是顏柔媬與鍾愷的婚禮。劉芊娥帶了一樣東西，用織錦包裹著，並交到了姚盛的手中。

「願君安。」

第四十七章：自永安來

風起而雲湧。

無垠的藍天懸著幾縷浮雲，天青雲白，飛金柔和，世間溫暖。綠葉無幾的枝頭上麻谷一對，一唱一和，雌雄同心。涼風驟然，飛鳥搖搖欲墜，毛亂羽顫。高門青瓦轟然一聲響，鳥兒棄枝而去，各奔東西。

「起開，笨手笨腳！」

尹巧倩將摔倒在地的呂山扶起，又將木梯架好，登梯而上。呂山拍拍屁股，見尹巧倩已在梯上，便連忙將手中的大紅綢遞了上去。尹巧倩一隻手抓著梯子，另一手則奮力將紅綢甩出，稍加調整，紅綢便穩穩當當地架在「韓府」的匾額上。

「還得是我們尹姑娘出手！」呂山見事成，連忙笑吟吟地將尹巧倩扶下梯子，那諂媚的笑可與珍珠媲美了。「那是，『巧姊』可不是白叫的！」尹巧倩最受得下呂山的奉承，得意忘形地挑眉擦鼻，大搖大擺走進韓府。呂山見她高興，便也樂呵地跟著她進府。

紅綢彩燈飄揚，炊煙裊裊，人丁興旺。顏鍾聯姻，懋城大喜，嬾宮大喜。

「恣睢！」

劉芊娥揚揚手，讓同她行禮的下人起身，興沖沖地奔向鄢恣睢。

劉鼎本想於嬾宮為顏柔姍與鍾愷證婚，唯鍾府距離嬾宮甚遠，亦不同方向，只怕兩位新人禮畢還需擾攘一番方能回府。鍾愷就此去信永安，顏柔姍認為同普通夫妻般，自顏府出嫁，夫家迎親至本家即可。劉鼎原想答應，卻又顧及陳靜姝身子自滑胎後，還未調養好，而顏府亦位處偏僻，只怕加重她的負擔。思前想後，韓王珽提議新人於韓府行禮，夫家再迎新婦回本家，三日後新婦回門。鍾愷顧及顏柔姍歸途遙遠，怕是勞累折磨，便接受了韓王珽的折衷建議。

鄢恣睢為此準備了許多，韓府裝潢、宴席菜品、酒席場地無一不親自過目，便是由小腹漸顯忙至孕腹未隆。好在蕭玟與秋香多有幫襯，將府中恆常事物接了去管理，還為韓忠亮父子備了一身新衣。

「哎呀，你便交給秋香打理，已是五個多月的身子，也不愛惜自己」劉芊娥半推半拉地將鄢恣睢帶回蘭澤閣，迫不及待地同她展示自己為顏柔姍備下的賀禮。「瞧！」劉芊娥自袖袋中抽出一個木盒，神秘兮兮地讓鄢恣睢打開。

木盒清香，面上雕刻著「喜」字，竹枝繁茂，甚是文雅。盒內放置了一對結纓玉佩，玉中雕鏤了一雙飛雁。

鄢宓晞見劉芊娥的賀禮實在有心，便也迫不及待地從梳妝檯前取來一幅約屏風高的《綠水並蒂蓮》繡品。

深淺綠絲勾勒出碧波蕩漾的湖面，一枝紅粉並蒂蓮筆直地立於蓮叢中，既嬌俏，又不失高雅。兩隻花蝶繞蓮而舞，好似一對如影隨形的夫妻。

「著實美！」劉芊娥的雙目來回於繡品上下掃視，珍愛地撫摸著，「同你的相比，我這兩枚玉佩可真是見不得人！」「胡謔，天地萬物皆為鍾顏而美，公主的玉飛雁與我的並蒂蓮可不是恰好？」鄢宓晞撐著案起身，命人將兩份賀禮送至前廳。劉芊娥見鄢宓晞的孕肚將衣襖微微挺起，好奇地摸了摸鄢宓晞的肚子，又訕訕縮手。鄢宓晞見她稀奇，便抓著她的手放在肚上，望著肚子道：「你便好了，有華照公主做你的姑姑。」劉芊娥眨巴眨巴著眼，望著鄢宓晞的大肚子問：「你說他能聽得見麼？」鳳眼微眯，鄢宓晞肯定地點頭，從前她見宮裡的巫醫讓有孕的王妃多同肚中的孩子講話。劉芊娥越發覺得神奇，便又摸了摸鄢宓晞的肚子，試圖同未來的侄子說話：「你降生了，我便來吃酒。待你長大些，我帶你去宮裡玩。你若可識字，我便請王兄為你聘請全懋城最好的夫子」

蘭澤閣內無比溫馨，柔聲細語皆是對那未出世的孩子而言。他還未出世，他在未來，他是盼望。

劉芊娥一個勁地對著鄢宓晞的肚皮自語，又問可曾為孩子取名，若是兒子該如何，若是女兒又當如何。鄢宓晞被她問得頭昏腦脹，只說孩子名字未定，她與韓王珽皆不在乎是男是女。韓王珽早有打算，不論男女，他皆讓他們讀書騎射，不必成為征戰四方的將軍。他這般為難地活夠了，孩子安康便足矣。

「我日後遠嫁西羚，怕是很難再與你們吃茶飲酒了，更莫論帶孩子入宮玩耍」劉芊娥想起來年和親西羚，一臉苦相。「天地之大，來日之久，總會有機會的。」鄢宓晞輕撫劉芊娥的後背，她很是明白背井離鄉的恐懼與落寞，劉芊娥倒還可帶上百嬖奴西嫁，她當年可是孤身入的鄢府。

日上中天，尹巧倩頂著熱汗行至蘭澤閣，一聲「少夫人」擾了殿內的無言。尹巧倩向殿內兩人請安，躬身望地道：「玉葉堂東家帶禮登門，恭賀顏姑娘與鍾將軍成婚，現下人正候於武場內。」「知道了。」劉芊娥替鄢宓晞應了聲。韓府武場乃禁地，擅闖者死，姚盛能於那裡候著，必是得了韓王珽的應允。鄢宓晞憂心忡忡地牽起劉芊娥的手，她本就正難過遠嫁西羚，姚盛卻於此時上門，無疑加深了她的痛苦。

「無礙，我已想明白了。」劉芊娥反倒安慰起鄢宓晞，「我已避了他好些日子，也該是同他理清楚了。」她知道上回鄢宓晞與韓王珽特意給他們一個交談的機會，也正是那夜更堅定了她的心。她也當真做到了，第二日起便未再為他哭過，即便偶然想起他，亦心如止水。

鄢宓晞點點頭，嘴角拉起彎彎的弧度，望著劉芊娥的雙眸道：「思慮清楚就好，無論將來如何，我與王珽必定站在你身後。你回頭，我們總會在。」

劉芊娥淡然一笑，讓尹巧倩服侍鄢沁晞更衣，便獨自走向韓府的武場。韓府比熾宮小得多，但這一路她走了許久。興許也沒有很久，是她自覺遙遠。即便如此，她也走得踏實，一步一步地，往更適合的方向走去。

「桐既落，秋便來」

姚盛立於牆邊的梧桐下，望著蕭瑟的秋景感嘆。涼風來襲，黃葉沙沙落下，好似夏日輓歌。他拾起一張落葉，將其置於頭頂，意圖尋出它適才身處的枝葉。遠遠地，一抹水藍緩緩向他靠近。他欣喜地回頭，朝來人微笑。他本就明媚，此時更比陽暖，於是來人的嘴角亦微微上揚。

「阿芊今日真真俊俏。」姚盛撓頭道。往日他也總戲弄她，卻未曾如今日這般不自在，更甚，他感到手足無措。她能來，他很是歡喜，可他怕她開口說話，說一些他不想聽見的話。「我便想看看你，看看你是否睡得好，有否食得飽。」劉芊娥立在姚盛跟前不語，他便先開口。「都好。」她回，實在簡短。「那大王與王后可還好？」姚盛又撓頭問道，他實在想不出說些甚麼好。他原以為這些日子不見，她大抵會消了氣，可未預料過她會變得如此冷漠。「都好。」她又回了這兩個字。姚盛點點頭，心慌意亂地仰望梧桐枯枝，又倏忽低頭望著劉芊娥。她明亮烏黑的眼瞳中倒著他的身影，在她眼中，他是那般渺小、模糊、懦弱

「姚盛。」

粉唇微啟，她喚了他的名字。

茶褐的眼眸直勾勾地盯著那雙圓眼。

「我是熾國的公主，亦是大霽的公主」劉芊娥於袖中取出一張織錦，將其置於姚盛手中，「榮華富貴與自由不可兼得，我亦不會為不合適的人駐足。大霽國土廣袤，卻為異族所困，遠嫁公主便是籠絡各部首領的最佳法子。前有明陽公主，後有華照，還會有許許多多的劉氏公主遠離母國。我雖未不知西羚王生得一副如何的面貌，亦不知其脾性愛好，唯我既是未來的西羚王妃，便再無道理同你糾纏不清得君厚愛，華照之幸，就此別過，願君安。」

劉芊娥決絕離去，未作停留，消失於梧桐林中。

姚盛掀起織錦，劉芊娥退還了他所贈於的銀跳脫。是他親自挑選材質、構想、打磨的銀跳脫。

「阿芊，他日我必堂堂正正與你並肩而立。」他說給自己聽。西羚男兒一生只為一位女子一隻銀跳脫，他必會讓她心甘情願地戴上這隻跳脫，並配戴終身。

姚盛又忽然笑了，為劉芊娥適才的話而笑。

日昃，晚風漸起，葉下若雪。漫漫，懋城換上一身黃衣。銅鈴噹噹，紅木馬車碾碎枯木，數十紅衣佩

刀侍衛緊跟其後，一行人浩浩蕩蕩走向韓府。漫漫，懋城為鮮紅遍染。

韓忠亮與蕭玟聽聞劉鼎與陳靜姝即將抵達韓府，便領著一家子於府前候著。鄢宓晞換上韓王珽前段日子為她準備的印花黃紗曲裾深衣，與他並排立於蕭玟身後。街口轉入一輛馬車，眾人屏息張望，卻見顏爾從車裡走出。

「顏尚書可算來了！」韓忠亮笑顏逐開，連忙上前相迎。「韓將軍客氣，勞煩韓府近來費心了！」顏爾躬身道謝，也是春風滿面。兩人於門前寒暄了幾句，樂得哈哈大笑，倒叫懋城霎時消了秋日的寂寥。

「王到！」

一身高亢男聲響徹街頭，眾人著急忙慌地理衣。

劉芊娥見一輛紅木馬車拐進巷口，連忙上前迎接。一片紅黑壓向韓府，車停馬穩，劉鼎與陳靜姝走下馬車，接受群臣朝拜。禮畢，眾人迎王入府。陳靜姝一眼於人群中瞧見大腹便便的鄢宓晞，黃衣將她的肚皮襯得越發圓滑，她看了就眼暈。蕭玟見陳靜姝的妒火盡收眼底，悄然同秋香使了個眼色，秋香心亮頷首。先前「臣克君」的流言，蕭玟也聽得不少，為此還氣得臥床幾日，好在韓忠亮多番寬慰，方靜下心來。

「少夫人」鄢宓晞隨人群往內院走去，卻被秋香暗暗拉住，「適才下人來報，說是發現韓府給顏鍾兩府準備的賀禮對不上數。」鄢宓晞詫異，連忙隨秋香折返大殿，盯著婢女將賀禮一箱一件地數清楚。忙活了近一個時辰，總算是理好賀禮的數目，鄢宓晞正欲闔眼養神，鍾愷卻著一身西服登門，便又連忙招呼他往雲峰殿拜見劉鼎。

當年鄢宓晞誤以為顏柔媬鍾情韓王珽，命人將收拾雲峰殿，打算將她安置於此處。想來亦好笑，鄢宓晞的賢慧險些誤了自己與顏柔媬的姻緣。如今顏柔媬於韓府出嫁，這裡也算她半個娘家，往後雲峰殿便亦為她留著，偶然她亦可攜鍾愷於韓府小住。又或是鍾愷當值晚歸，亦可於雲峰殿歇息，不必披雪戴霜地趕回鍾府。

「大王，妾身乏了」陳靜姝瞥了一眼院前的鄢宓晞，裝腔作勢地扶額退入側殿。滑胎當晚，她未多想，只覺得傷痛萬分，可第二日那些流言竟傳至她耳中。她狠狠地蓋了議論主上的婢女，將其貶至永巷，唯事後她越想越覺著是鄢宓晞的孩子克死了她的孩子。彼時她的月份還較鄢宓晞大些，胎已坐穩，張御醫亦日日同她把脈，並無不妥。劉鼎寬慰她是孩子福薄，不可胡思亂想，可她堅信流言，將一切過錯扣在了鄢宓晞的頭上。

醉酒之人從不言醉，假寐之人從不願醒。天命不可違，天仇不可報，何不尋個凡人長恨？

鄢宓晞超劉鼎微微屈膝，轉身欲離開，卻又撞見眉飛眼笑的姚盛，嚇得立在原地。「我聽說鍾愷入韓府了」姚盛得意洋洋地晃著手中的木盒，見鄢宓晞木訥，便又樂道：「今日勢必要灌他兩壺酒了！」

鄢恣晞臉色煞白，拽著姚盛往大殿走去，說是鍾愷稍後便來。

僅是剎那，劉鼎的目光便為遠處的卷髮異瞳者所吸引，眯著眼眺望空無一人的院門。劉芊娥心中大驚，忙望向韓王珽，韓王珽又與鍾愷蹙眉相視。劉鼎生平最是痛恨異族人，巫畛與西狝尤為。

韓王珽訕然：「玉葉堂東家，姚氏。」劉鼎緩緩收回視線，轉而望著韓王珽笑道：「那人適才直呼鍾將軍名諱，想必同你們也非初見。」鍾愷深吸一口氣，起身回話：「年少相識，往日他於道旁擺攤，總是不安分，被我收拾了幾回，倒也因此熟絡了許多。」劉鼎點點頭，又緩道：「與韓少夫人倒也親近。」「玉葉堂的胭脂珠釵深得夫人喜歡，前些日臣便帶夫人親自入店挑選，這才結識了東家。」韓王珽起身抱拳回話，鄢恣晞的一切總讓他亂了心，深怕劉鼎因此為難他夫人。

滿堂的親信站了兩人，劉鼎揮揮手讓他們坐下，他雖不喜胡人，但卻從未質疑韓鍾兩家的忠心。今日顏鍾大婚，不該為了不相干的人而煩憂，何況那人亦不過是個於大嫵謀生的商販。

雲峰殿又充斥著歡聲笑語，眾人皆翹首以盼新婦的華麗登場。風漸利，日西隱，仍未收到婚車駛進懋城的消息。晡時已過，一等再等，人心惶惶。

鐘山郡近來流寇橫行，為保顏柔媼與皇帝所賜的嫁妝安全，婚車繞道經禎定國北上。昨日線人來報，婚隊已離開禎定，並抵達洵郡。哪怕嫁妝諸多，按理現下顏柔媼一行人也應當入懋城行禮。

「我去尋她。」鍾愷於雲峰殿坐立不安，命呂山牽來一匹馬。「行，我陪你去！」韓王珽亦覺著如此形勢實在詭異，遂又讓人再牽一匹馬來。「我也去！」劉芊娥挽起衣袖擠上前，「興許嫁妝多，走得慢，我替姐姐拉回來！」

「華照，你便」

「不好了！出事了！隊伍隊伍出事了！」

劉鼎原想制止劉芊娥胡攪蠻纏，卻為一將士的呼喊聲打斷，顏爾聞言，當堂暈了過去。鍾愷定睛細看，是其下屬文一傳的話，頭也不回地超雲峰殿外狂奔。韓王珽擔憂鍾愷心急亂了陣腳，便趕忙跟了上去。劉芊娥欲跟上，文一展臂攔下她，眼神閃爍道：「請閣中人留步」劉芊娥心急如焚，不管孰是孰非，打了他一掌便要走，卻被陳靜姝的一聲「華照」叫停。

「大王在此，溫陽郡主乃本宮表姪，顏尚書同本宮還未發話，何人敢放肆！」陳靜姝怒氣沖沖地闖進正殿，將一行人攔下。劉芊娥望了眼劉鼎，見其不為自己言說，便含氣站在一旁。

「大王，王后。」鄢恣晞聽聞婚隊出事，顏爾昏了過去，便帶醫師去了雲峰殿。眾人合力將顏爾抬入側殿，好讓醫師診治。劉芊娥於陳靜姝處受了委屈，便一臉不悅地躲在鄢恣晞身旁。「大王，只怕今

日新人來不及行禮了。」韓府亂作一團，韓忠亮只得出言送客。劉鼎無奈地點頭，陳靜姝亦頷首，便下令婚禮擇日再舉行，散了一眾賓客，帶著劉芊娥返回嬾宮。

人去樓空，月下茶涼。初更，未歸，心有餘悸。

醫師道顏爾無礙，乃霎時驚恐所致，好生調養便可。說罷，醫師緩緩退下。今日韓府不太平，懋城也不太平，他不願多說甚麼。蕭玟見鄢恣晞心中惶恐，又已操勞了整日，便遣尹巧倩送她回蘭澤閣。

鄢恣晞於蘭澤閣內依舊難安，不斷撫著孕肚。尹巧倩勸她歇息，她便趴於案上稍作歇息。夢醒難分，回回睜眼皆不見韓王珽歸來。三更，轟隆一聲，電閃雷鳴，銀河倒瀉。嘩啦，門開，韓王珽披雨走進蘭澤閣，鄢恣晞驚醒而立。

他面如死灰，凝望地面而行，於她跟前停下。燭火黯淡，兩人隔著案檯，他道：「柔姍，沒了。」

砰！他栽倒在地，磕了一頭血。

黃亂了紅，紅染了黃。

第四十八章：既見君子

滿山遍野的黃，五湖四海的紅。風捲殘葉，沙沙嘶嘶。日再如何熱烈，懋城亦暖不起來。城中出了大事，關乎王宮，關乎權貴，無人敢多言。若敢提起一字，那必得是抄斬滿門。只有落葉與飛鳥細語，子不見無伴，子不見寂落？

「柔姊！」

韓王珽捶床連連，額上一溫，驟然自夢魘中甦醒。

「恣睢」韓王珽哭著躲進鄢恣睢的懷裡，宛若受人欺負的孩童，「柔姊沒了，柔姊沒了」「我知道」鄢恣睢撫摸他纏著布的額頭，柔聲安慰道：「大王已下令徹查，必還柔姊一個公道。」

任鄢恣睢如何問，韓王珽便是不肯多說一句，嘴裡念叨著只有「柔姊沒了」四字。前晚他夜上三更他方回府，淋了雨，額頭滾燙，說了一句「柔姊沒了」，便一頭栽倒案前。尹巧倩趕忙喚來呂山幫忙，將韓王珽抬上榻，尋了醫師要了一副退燒方子。他臥床兩日，總是睡不安穩，迷迷糊糊說著那四字醒，又迷迷糊糊念著那四字睡。鄢恣睢讓尹巧倩去尋文一，要他告知那日婚隊發生了何事，他道婚隊於山腰遇上流寇，無一生還。但鄢恣睢了解韓王珽，若僅是如此，他必是怒不可遏，繼而帶人於山上掃蕩。他的眼眸中，明明有許多的驚恐。

「柔姊可走得安詳？」思慮良久，她還是問出了口。這兩日她亦寢食難安，總悄然落淚，如斯冰雪聰明、溫柔敦厚的才女不該落得如此的下場。蒼天無情，大地無義。

「柔姊」韓王珽實在不知如何回答這個問題，開了口，卻說不出，轉而又伏在鄢恣睢肩上痛哭流涕。

日暮，他與鍾愷沿著送親隊伍的路線尋找，一路南下，終於懋城外的南山尋得熾軍的身影。遍地皆是永安將士及婢女的屍首，珠寶玉器灑滿田道。熾國將士臉朝道上，守著一片藍幕。他與鍾愷踩著高至小腿的稻穀，緩緩走向幕後，驚見顏柔姊躺在田中，眼睜睜地望著北邊。鍾愷瘋也似地跑向顏柔姊，剛托起她的頭，便驚見她頸邊一道刀口，鮮血染紅了黃稻。他欲抱起顏柔姊，卻見她身上蓋著男人的布衣，而衣下赤裸，只有數之不盡的抓痕，而那身紅黃婚服披掛於田邊。他跪地將她抱起，人還未站起，便口吐鮮血。韓王珽高呼「鍾愷」，連忙抱著顏柔姊轉身，由著將士合力將昏倒的鍾愷抬出田野。韓王珽替顏柔姊合了眼，又命人尋了個居於山腳的老婦，讓她替顏柔姊穿戴整齊。

霽朝溫陽郡主，熾國尚書令之女，熾后之姪，顏柔姊於大婚之日遭人賊人凌辱至死。

韓王珽如何將這幾句說出口，道給身懷六甲的鄢恣睢知？

他不知如何開口，她亦不追問。斯人已逝，深究死前如何，亦無法復生。她撫摸他寬厚的後背，於他耳邊說已命人送顏爾回顏府，並命人日日留意顏鍾兩府的動靜，若有何作為，必及時通報韓府。據鍾

府消息，鍾愷已昏睡兩日，每至黃昏便嘔血。消息傳至熾宮，陳靜姝與劉芊娥哭了整整一夜，劉鼎則特遣熾宮御醫診治，卻被告知心病無藥可醫，自救乃唯一出路。蕭玟與韓忠亮得知此駭聞，嚇得一夜未眠，亦難過得落淚，幸有秋香照顧，已可入眠。

鄢沁晞一人說了許多，好壞消息參差，分散了韓王珧的思緒。末了，鄢沁晞捧著韓王珧的臉頰，眼泛淚光道：「王珧，不知將來多遠，我必伴君左右。」額貼額，淚落，她笑言：「執子之手，與子偕老。」韓王珧聞言而笑，將鄢沁晞擁入懷中，緊緊地抱住。

得賢妻如此，無他所求。

韓王珧於韓府中多休養了一日，待退了燒，便焦急地趕往鍾府。鍾府地處偏遠，他一待便是一整日。他坐在鍾愷的榻前，同他說了許多的話，念了許多的舊情。遙想年少同飲同住的日子，他望著他成為獨當一面的將軍，他亦陪著他征戰四方。他，她，他，她，一同長大。

第一日，鍾愷不願醒，吐了韓王珧一身血。第二，韓王珧又騎馬奔向鍾府，依舊無功而返。

「今日便帶上我吧。」鄢沁晞披著氅衣站在睿君閣外。

第三日，韓王珧命人架馬車，帶著鄢沁晞去了鍾府。

馬車於鍾府停下，韓王珧扶著鄢沁晞下車。鳳眼凝望鍾府大門，白牆青門，石燈兩座，何其素雅。「王珧，我想去看看柔媯的樓閣。」鄢沁晞仰望「鍾府」牌匾道。韓王珧招來兩位婢女，讓她們陪鄢沁晞於鍾府內走走，自己則抱著一箱往鍾愷臥房走去。

婢女帶著鄢沁晞往內院走去，繞過假山，穿進竹林，一座「碧月閣」印入眼簾。院中景觀開闊，一條烏石路直通正殿，路的兩旁分別為草坪與竹林，草間有鞦韆，竹下有石棋桌。碧月閣的裝潢則與雲峰殿相差無幾，便是殿內的紗幔枕被多為芙蓉紅，而牖上懸著一簾海貝，風吹，貝撞而叮噠。

鄢沁晞立於門前凝望殿外，似乎望見竹林下鍾愷與顏柔媯對弈，叢間鍾愷又替顏柔媯推拉鞦韆，轉而他們攜手向碧月閣走來。

「少夫人。」婢女見鄢沁晞含笑落淚，稍作提醒。她如今懷著胎，大悲大喜皆不妥，懋城近來已是災禍連連，若韓府再有三長兩短，只怕大嬪要翻天了。鄢沁晞吸吸鼻子，讓婢女引她去鍾愷的寢殿。於碧月閣院前，鄢沁晞一再回頭，望著婢女緩緩將門關上。

碧月閣無人入住，卻有人的氣息，它是座有主的樓。

望月樓，婢女將鄢沁晞帶至望月樓，便屈膝告退。

望月樓內院素雅，左為茶亭，右有小溪流水，偏殿旁矗立著一座塔。鄢沁晞步向望月樓，殿內光線極

好，半是書房，半是寢榻。韓王珽摸了摸鍾愷的額頭，同鄢懋晞笑道：「今日倒較前些日好多了。」鄢懋晞點點頭越過屏風，於鍾愷榻前坐下，接過韓王珽帶來的物件。

「鍾愷，」鄢懋晞側頭望著榻上血色全無的人道：「我們也算相識微時，彼時你非顯貴，我亦草芥。許多事你忘了，我便替你記著。今日我來，是為了物歸原主。這是華照為你與柔姍準備的賀禮，是一對結纓玉佩，玉上雕鏤了一雙張翅大雁。我則繡製了一幅《綠水並蒂蓮》給你們。我便不自誇了，倒是華照覺著雙蝶繞蓮的寓意極好。對了，姚盛送來的禮我亦替你收著。那日他忽至雲峰殿，當真是嚇壞我了，好在大王並未怪罪」

韓王珽見鄢懋晞有許多話想和鍾愷說，便起身往殿外散心。她是那麼善解人意，必能從顏柔姍的處境思慮，他相信她能打動鍾愷。

鄢懋晞深陷回憶與悲傷，未察覺韓王珽離開，自顧自地說著：「你莫要怪我，這禮我替你瞧過了，是把佩刀和一對金蝶簪。佩刀著實華麗，羊皮刀鞘上燙了柳葉，刀身亮光鋒利。那對金蝶簪亦極美，蝶翼下垂掛著三顆小金球，定能襯得柔姍玲瓏嬌俏。」

蔥指將金簪佩刀安放好，從容地將三份賀禮疊起，一併推至榻上人的身旁。

「鍾愷，近來天氣涼了許多，唯正午還溫熱柔姍等不了太久了。」鄢懋晞替鍾愷換了塊濕水額巾道：「顏尚書一人操持不來，已是累垮。鍾愷，你明白麼，柔姍想回家。鍾愷，碧月閣著實華美，你明日便去顏府接她回家可好？」

瑩淚自鳳眼落下，鄢懋晞仰首拭淚。

紅葉與金光相互映輝，漫天飛舞，紅金錯落。興許秋日從不孤寂，只是無人欣賞她的紅黃美。昏鴉扯著煙嗓高唱，一曲一歌，無不唱進懋城人的心坎內，直至毛骨悚然。

懋城自翠綠轉為粉嫩，又由粉嫩化為紅黃。春，夏，秋，四季已過三季。懋國又老了一歲。

鄢懋晞走出望月樓，仰望風捲紅葉，日光燦爛，鳳眼微眯。偏殿旁的高塔上站了一男人，他悠悠地吹奏著埙，音色抱素渾厚，似遠處而來，卻由近處而出。

「碧月青天，繁星作伴。望月而歌，螢火飛舞。」

鄢懋晞扶著肚子走上高塔，站在韓王珽身畔，聽他將吹奏埙一曲。韓王珽忘我地演奏，引來雀鳥於欄前駐足，殘陽伴歌而落。

「她是月，他便是望月者，生生永相伴。」

「他本就為她而生，往後也必定為她而活。」

韓王珽收起墳，與鄢恣晞一起看鍾府的日落月升。夜至，燈柱散發著零星的光芒，宛若天星，點點些些。

寒露，天涼，顏柔媬入土為安。

顏爾顧及女兒生前飽受折磨，身心受創，大約不願葬禮鋪張，便決意一切從簡。鄢恣晞懷著身孕，不便處理喪葬事宜，便命尹巧倩代她前去顏府行禮。雖是如此，鄢恣晞念著與顏柔媬的交情，便著一身素衣於府中默哀。日暮，尹巧倩隨韓家主子而歸，同鄢恣晞說了於顏府的所見所聞。

念著顏柔媬為憐國所付出的一切，劉鼎顧不得顏府偏僻，攜陳靜姝與劉芊娥同行祭奠逝者。陳靜姝見棺中人頸面瘡傷不盡，哭得不能自己，險些昏倒，幸得泣不成聲的劉芊娥將其扶住。韓忠亮夫婦亦是淚流滿面，於殿旁抽泣不止，韓王珽便含淚寬慰。登門拜訪者多為官宦，行過禮便離去，不作多留，劉鼎夫婦亦於午後便回宮。樊翼天剿匪未歸，樊府便派殷樂湄前往祭奠，雖未落淚，倒也於偏殿唉聲連連。

時至晡時，顏爾仍未等到鍾愷來臨，便下令出殯。送殯隊伍由親疏排列，樂師奏樂，眾人隨樂隊前行。隊伍方走出顏府，便撞上一身白衣的鍾愷。鍾愷尚未痊癒，又著白衣，襯得臉色煞白，宛若素菊。顏爾見其拖著身子來，亦是心疼得不得已，兩人相擁而泣。韓忠亮見夜將至，便上前安撫，帶著兩人回到隊伍中。

悲歌響徹懋城，一抹雪白將紅黃覆蓋。入了土，便重生。

鄢恣晞聽聞鍾愷及時趕到顏府，不禁含淚而笑。他聽懂了她的話，將顏柔媬接回家，往後鍾愷與顏柔媬再無別離——

風雨淒淒、雞鳴喑喑。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第四十九章：瑋璋

「王珽。」

「王珽」

月色明朗，寒風凜冽。

鄢宓晞走進思香殿，冷得對手直哈氣。殿內燭火黯淡，香煙嫋娜，真真清冷。韓王珽趴在案上閉目歇息，全然不知鄢宓晞的到來。玉指輕撫俊朗的臉龐，粗眉微蹙，夢中人口喊「柔姊」而驚醒，汗水順其鬢邊而落，四目相對。

鄢宓晞替韓王珽擦拭額上的冷汗，又笑道：「王珽可還記得一月的今日是何日子？」她知道他又再夢見了顏柔姊，而每一次他都是從夢中驚醒。「一月前的今日？」韓王珽佯做無事人般收拾案面。他不願同她詳說顏柔姊慘死的真相，她亦不多問，哪怕他自夢中驚醒，她權當沒這一回事。距顏柔姊下葬已過一月，他們試著接受這場悲劇，亦努力地過好顏柔姊不在的每一日。

尹巧倩適時挽著食盒走進思香殿，捧來一碟羊胃脯和一壺酒，隨即退下。

「一月前的今日是秋郎的生辰。」鄢宓晞喜笑盈腮，拂袖遞上箸，「往年你忙於公務，總尋不得日子過，今年便尋思著如何也要補上。」

今年由於顏府不幸，一再錯過。

韓王珽伸手，鄢宓晞便移座於他身旁。他斟了兩杯酒，一杯給她，觥碰而對飲。她見他心境開朗，便滿足地放下銅爵，光顧著望他，不慎酒灑了半杯，教他好生洋洋得意。

「王珽，上回華照倒提醒了我，該給孩子定個名字了。」鄢宓晞道。「名字」韓王珽撐頭撫摸鄢宓晞的大肚子，陷入沉思。這倒考起了他，如今胎兒漸大，約莫三四月便瓜熟蒂落，可他一向不擅長取名。往日他替珍珠取名白果，蕭玟十分嫌棄，倒是秋香的「珍珠」得了長輩的歡心。「不許尋他人相助，」鄢宓晞料到他盤算著甚麼，當下便斷了他的念想，噘嘴道：「秋郎便對孩子無所期盼麼？」

韓王珽見他的好宓晞生氣了，便立即端坐，握著她手認真思慮。他對孩子確無太多想法，不求有所作為，無需爭名奪利，唯願安康。

軒？朗？瑩？皆是不錯的字。他試圖取得她的同意，卻遭到無情的拒絕，理由是「慣常」。罷了，他便又苦思冥想。她亦在想，陽？芷？慧？這次輪到他拒絕。

良久，他喜道：「良玉護體，『璵璋』如何？」鄢懋晞開心地點頭，又問：「若是淑女該又該喚甚麼？」他撥弄著她的鬢髮道：「亦喚『璵璋』，同樣好聽。」

鳳眼眨巴，片刻，因笑而眯。

鄢懋晞不知「璵璋」何解，覺著悅耳，便高興，她喜歡同「玉」相關的一切。韓王珧見她歡喜，便也跟著笑了。

「那乳名呢？」鄢懋晞心情大好，索性賴在韓王珧懷裡，「母親說你於秋日降生，便喚你『秋郎』，那我們的孩子呢？」韓王珧嘆息，深感取名較看兵書難多了，腦袋亦不禁疼了起來。嘆息聲傳進鄢懋晞耳中，她立馬仰首瞪向韓王珧。錯是他錯，不錯亦是他錯，自古丈夫便無同妻子爭持的道理，輸是輸，贏了還是輸。「總歸是雪日得的孩子，便取『白』字。」興許受人脅迫，韓王珧文思泉湧，又覺著改名亦非難事。「白娘，白郎」鄢懋晞口中念叨著，覺著好聽，便牽起韓王珧的手於唇邊一吻。

天色昏暗，呂山架來炭火一盆，殿內轉瞬暖若初秋。

今年可謂多災之歲，自鄢懋晞有孕以來，都城懋，乃至嬪宮皆遭了難。她常難以入睡，非要待十分困頓方可睡下。又因著顏柔姍受害，這一月以來，她時常半夜帶淚而醒，待理好心緒，便又到日出。

她已許久未這般安穩地同他相伴。

「睡吧。」他說。

她便枕著他的腿睡下了——

年少初識，鄢父慈祥，嫁其為妻，韓府寬容，五人對飲，相夫教子，攜手老去短短一刻，她便夢了一生。

「懋晞，我護百姓安樂，卻未曾護你周全。此生之憾。」

一句話，便教她夢醒。

鄢懋晞自案下望見那盆燒得正旺的炭火，劈裡啪啦，很是焦急。她知道韓王珧說的是鄢府沒落一事，他一直自愧未能在她最是無助之時相伴左右，他甚至是悔恨的。

她扶著肚子坐起，捧著他的臉說道：「王珧，我從未怨過你，真的。你給了我生平別人不願施捨的一切，譬如尊重與愛護，最為之重要的是，你給了我一個家。」

她給他極高的讚賞，令人動容。

「懋晞，同我說說父親那件事吧。」

尹巧倩同韓王珧說過此事，唯當時忙於照料鄢宓晞的身子，又恰逢陳靜姝流產，便將此事耽擱了。

鄢宓晞望著案几遙想，偶然父親會於她夢中出現，大多是她初入鄢府時的回憶，除此之外她便甚少回想他離去一事。不去想，或許便沒有發生過。

「樊翼天上呈書信，聲稱是父親勾結巫味舊部的證據，信中為父親的筆跡，背後亦印有父親印子的封泥。父親對大霽絕無二心，怎會勾結巫味即便筆跡可為人模仿，可父親貼身收著的印子又如何為人所盜？父親瞧得真切，封泥上印子的破損之處亦同原物相同。大王怒而將父親下獄，我便尋了機會進獄中向父親問了個究竟。父親道印子乃陛下所賜，他從未於寢殿外將其接下，哪怕夜間亦是置其於枕邊而後父親憶起，元乾殿夜宴當晚曾因婢女灑了酒而入偏殿更衣。內侍為父親更衣，確實解下了印子及髒衣物，唯印子一直於父親的腳邊我入宮尋過那內侍，卻聽聞不久前他已因錯誤受死我亦不知是否該從內侍查起，只想著印子乃落實父親叛國罪名的癥結，便想著先將此事理清」

鄢宓晞紅了眼眶，鼻音漸重。韓王珧憐愛地輕撫她的鬢邊，原想安慰她，不料她掩面痛哭：「可我不知為何父親不願等我我總想若我未曾離開懋城南下，這些事便不會發生若我未曾離開」

由始至終，她只責怪自己。即便她知道安守懋城亦無法左右元乾殿內的一切，可她便是在意那份「恰巧」。她恰巧出城尋他，父親恰巧赴會，印子樣式恰巧外洩皆是巧合。她何嘗不是他？哪怕覆水難收，唯願伴君左側。

韓王珧將鄢宓晞摟在懷中，疲憊地環視四周，火盆木炭、書架筆墨、燭火滴蠟、佳餚美酒韓王珧的腦海中忽地閃過一個念頭，他望著案几輕拍鄢宓晞的後背：「宓晞，若那日元乾殿配的是蒲陶酒呢？」鄢宓晞微怔，緩緩抬起頭，順著韓王珧的視線凝視案上那灘乾涸的蒲陶酒。

蒲陶酒著色，印子裏漆，光滑堅硬，難以瞬時乾涸並非沒有留下印子式樣的可能。

糟心事若海浪般迎面撲來，忙亦忙不來，但總不能以應付不來而委屈求全。不止鄢靈鈞叛國一案，興許陳靜姝小產，乃至於顏柔媬之死，皆息息相關。即便陳靜姝與顏柔媬之事未有頭緒，亦或當真因不幸而起，可鄢靈鈞之死必與樊府脫不了干係。

鄢府的身旁是韓府，鄢宓晞的背後是韓王珧。

下雪了，欠的總該還，該是樊府付出了。

第五十章：相毆

「鍾愷！」

鍾愷好似一灘爛泥，重且臭。韓王珽將躺在地上的鍾愷拽起，橫眉瞪眼地將其摔至門上，他顯然承受不起成年男子的重量。尤其是一隻喝得爛醉的將軍醉鬼。

「韓王珽少將軍」鍾愷眯眼傻笑，欲握住韓王珽的臂膀，卻被他狠狠摔在地上。「韓少將軍韓王珽」鍾愷捶地而呼，又指著韓王珽撒潑道：「你是懂我的呀，難道你就不恨麼？不恨麼！」

韓王珽睥睨，一道悶氣憋在胸口。自顏柔媞下葬後，鍾愷便整日以酒代茶，喝得爛醉。已過月餘，鍾愷竟還是這般窩囊，毫無重整旗鼓的慾望。他來尋鍾愷好些回了，初時好言勸阻，這傢伙口頭承諾戒酒不飲，第二日卻依舊喝得酩酊大醉。罷了，不同他計較。韓王珽俯身收拾滿地狼藉狼藉，堂堂將軍，倒給下屬為奴為婢。

酒壺、碗碟、字畫望月樓宛如市集，凌亂、惡臭、污穢。

「尋我做甚？待大王卸了我的官職削了爵，我便隨她去了」鍾愷搖搖晃晃地起身，將韓王珽拾起的酒壺踹倒，又仰天大笑：「我本不該苟且護不住妻子的人，該死真真該死！」

酒壺置於門邊，那碎得稀巴爛的碗碟便該待在托盤中，還有這麼些個不錯的字畫，應當

「不！你不懂！如若今日是你」

「閉嘴！」

韓王珽扔下字畫，揮拳揍向鍾愷，他著實耐不住性子了。

殷紅的血絲順著破損的嘴角而下，幽幽地掛於下顎。

鍾愷挨了打，趁著酒勁發作了起來，還了韓王珽一拳。按理而言，韓王珽品階高於鍾愷，門第亦較他高出許多，這一拳必然要還回去——清晨，日出，熾國兩名將軍於府邸扭打成團。

殿外冷風飄雪，殿內卻打得火熱。禮尚往來，你一拳，我一拳，各不相讓。

韓王珽心疼且生氣，他理解顏柔媞一事對鍾愷打擊過大，唯其因此借酒消愁月餘，於顏鍾兩府毫無益處。除了撒酒瘋，鍾愷不議朝政，不輪班巡邏，今日更與樊翼天的手下於熾宮大打出手。劉鼎念其悲傷過度，未計較，選擇眼不見為淨。然而，韓王珽今日是帶著顏柔媞一案的最新進展而來，可不是陪他自怨自艾的。

說到底，韓王珽見不得往日的戰友，平日的兄弟這般渾渾噩噩，不明不白地虛度光陰。

「王八羔子！」韓王珽未想鍾愷酒後力量大增，連吃他兩拳，「白瞎柔娘看上你！懦夫！廢物！」「對！我是廢物！我是王八羔子！我是王八羔子，但你韓王珽也不是甚麼好東西！你也不是甚麼好東西！」鍾愷徹底瘋魔，將韓王珽按在地上狂毆。

他鍾愷是輸了，輸給自己。

粗碩厚拳凌空，擋住日光，若流星般迅速下墜——

懸於將軍的眉間。

鍾愷汗流浹背，酒勁退去，換滿臉拳傷。他癱倒於韓王珽身旁，胸膛起伏，兩人相視而笑。

「你不懂，如若今日是你娶她，興許便不會如此了。」鍾愷凝望橫梁，自嘲道，「你是熾國的常勝將軍，想必人鬼亦會敬你三分是屬下無用，守不住護不全，讓她尊嚴全失我想她同我一樣恨我我夜夜夢見有個男人跨在她的身上，她絕望地看向懋城哭喊哭喊著『鍾愷救我，鍾愷救我，我是你的妻，你為何還不來』王珽，我讓顏鍾兩府蒙羞，如果那日那日我早些出城尋她，抑或決意至洵郡迎親一切便將不同。」

淚水途經鬢髮，滴落在地，凝結成霜。

韓王珽搖頭歎氣，屈膝而坐道：「鍾愷，你可曾想過，若有人刻意為之，只要婚車出了永安，同樣無轉圜之地。」

一語驚醒夢中人。

鍾愷驚恐地爬起，腦中閃過千萬念頭，只覺得膽戰心驚。

顏柔娘雖為熾國人質，卻恪守本分，未有出閣之舉，故獲皇帝劉弘親封「溫陽郡主」。皇后亦不曾食言，確以公主規格為顏柔娘備下嫁禮，並命百位將士與三十名婢女送嫁。鐘山郡流寇橫行，婚車便改道由洵郡入熾，行程時至婚禮前夜亦不曾耽擱。顏柔娘不喜鋪張，故過半將士婢女與婚隊於洵郡各奔東西。按原定路程，婚隊清晨自洵郡啟程，晡時抵達懋城，新人準時於日入行禮。

「鍾愷，一切皆如常，唯獨案發現場。」韓王珽回頭凝視鍾愷，鄭重其事道，「那裡疑點重重。」

鍾愷不解，卻心有不安，那日他眼中僅傷痕累累的顏柔娘，未覺旁的有何異樣。

韓王珽見他發愣，便娓娓道來：「疑點有三。其一，眾人皆道流寇所為，然嫁禮大多完好無損，僅丟失黃金一箱。其二，將士婢女無一生還，皆身受數刀，且刀刀致命。其三，件件稱宮婢穿戴整齊，皆為處子。」

鍾愷腦袋嗡嗡，頓感頭疼欲裂，不禁埋首膝間。

其一，非謀財害命；其二，旨在殺人滅口；其三：只為凌辱顏柔姍。

「你明白麼，興許柔姍絕無踏進懋城的機會。」

鍾愷口中念叨著「不可能」，瘋也似地將案桌掀翻，連砸了好些酒壺。鍾愷的瘋癲在韓王珽的預料之內，他覺著亦是情理之中，前日他方理清整此事時，亦是驚得瑟瑟發抖。歹徒意圖將案發現場偽裝成流寇劫財劫色，可漏洞百出，手段拙劣，可見另有目的。

「你便仔細回想，可是鍾顏兩府，甚或柔姍可曾得罪過人？」

鍾愷一言不發地蹲在地上，他現下思緒極其混亂，已是無法多作回應。原以為一切只是命運使然，經韓王珽分析，只覺得此事並不簡單，背後牽連甚廣，甚至可能是一場陰謀。鍾愷苦思冥想，腦海中閃現一副副面孔，和藹慈祥，面目可憎的。若說懋國境內誰同他關係普通，那必定是樊翼天，唯顏柔姍出事之時，他還在懋鐘邊境。將軍最是忌諱擅離職守，若違背主君命令，當即便可為其安上謀逆的罪名。樊翼天雖與韓鍾交惡，可顏柔姍乃懋后之親眷，他亦自父輩便為懋國大將，並無理由如此損害懋宮的顏面。

「不是樊府還能是誰」白煙自鍾愷口中飄出，他不斷地搖頭，實在是想不出還有何嫌疑人。顏爾為人溫和正直，從不拉幫結派，盡忠職守。同僚皆知其女顏柔姍為懋國的質子，於懋國有功，又得皇帝賞識，身分高不可攀，故向來敬重顏府。「既做過，必留下足蹟，我同你一道尋。」韓王珽將鍾愷拉起，替他整理衣著道：「第一步，整頓心緒，讓柔姍安心，兇手畏懼。」

皆非孩童，話不必說得太細、太多、太滿，自可思考分辨。今日該帶到的消息，也帶到了，不該打的架，也一併打了，餘下便是各自悔過。韓王珽躍上馬，優哉游哉地前行。鍾府位於城郊的交界處，雖諸多不便，卻可得一片好光景。興許是日心情大好，韓王珽覺著沿路的白雪紅梅較往年好得多，便美滋滋地哼著歌謠自娛。

藍天，白地，紅樹，冰河。冬日之美，不過如此。

韓王珽將韁繩甩給呂山，亦不在意他的錯愕，背著手便往睿君閣走去。下人瞠目結舌，連忙傳開了去，人多口雜，消息輾轉傳至尹巧倩耳中，便已全然不同——

「姑娘，不好了！姑娘！」尹巧倩左腳絆右腳，自蘭澤閣門外摔入殿內，拽著鄢恣晞的一角高呼：「少將軍同人鬥毆，輸了人家，一身血污，聽說打得鼻子都歪了！」「甚麼！」鄢恣晞顧不得腳邊的尹巧倩，挺著大肚往睿君閣趕去。

方入冬，雨雪薄弱，路滑道濕。鄢恣晞身子愈發笨重，便是快步亦較往日慢得多，尹巧倩不過三兩步便追至她身旁，連忙扶著她前行。

「你不是同我說去鍾府勸人」鄢宓晞罵罵咧咧地闖進睿君閣內院，顧不得髮簪跌落，「竟是學了市井潑皮浪蕩子」尹巧倩便又是忙著同她披上外衣，又是著急忙慌地低頭尋簪，險些摔跤。

韓王珽寬了衣，正想睡個回籠覺，卻聽見院中傳來鄢宓晞的聲音，便一骨碌起身。他伸長脖子細聽，不似聽錯，聲響越發近了「嘩」，鄢宓晞怒而拉開殿門。

「韓王珽！」

鄢宓晞怒吼，於韓王珽榻上坐下，拽著他的雙耳搖晃。耳朵健在，鼻子也沒有歪，就是額頭、顴骨、嘴角、下顎皆破損，衣袖下，雙臂青黃一片。

「少將軍，少夫人。」呂山適時捧著藥箱入殿。方才韓王珽下馬，他便為其滿臉的傷痕所嚇到，連忙尋來藥箱，未曾想鄢宓晞已殺進睿君閣。

主僕四人，睿君閣頓時陷入無聲。尹巧倩望了望眼冒金星的鄢宓晞，又瞧了瞧滿臉瘀青的韓王珽，噗呲地笑了。呂山見她笑，便也忍不住偷笑。

「滾！」韓王珽拾起地上的衣物，朝呂山砸去。呂山笑著放下藥箱，同尹巧倩一道退下，兩人方將門關上，便笑得前俯後仰。

韓王珽撓撓耳，只得當聽不見門外的嬉鬧聲，小心翼翼地往鄢宓晞身旁挪去。他欲拉著鄢宓晞衣袖賴皮，鄢宓晞卻起身提藥箱。「瞎，便是破了點皮，不礙事」他訕然一笑，意圖以撒嬌糊弄過關，故而攤手道，「你是不知，我亦將鍾愷打得嗷嗷叫我當真是去勸人的，他如今看著精神許多」「是麼，如此說來打架比言說更有用了？」鄢宓晞將濕布糊在韓王珽的臉上，一通胡摸亂擦。韓王珽疼得齜牙，卻不敢吱聲。

洗了臉，上了藥，夫人的怒氣便消了，到底她還是心疼的。屋外風雪漸厚，一陣呼呼，一陣嗚嗚。梅花飄香，沾著雪的潤，越過木門，滿屋的高潔。嗅著梅香，郎替妾寬衣，哄著她躺下歇息。他知道她近來睡得不安穩，他自己今早亦是天未亮便出門，還同人大打出手，既都累了，便睡吧。

側躺著，兩兩相望。

纖細白嫩的手輕撫粗烏眉，眼前這張掛了彩的臉讓人好氣又好笑，像隻無家可歸的花貓，又像隻受了委屈的狼崽子。

「這麼俊的臉，花了可就可惜了。」她說著，又捏了捏他的鼻子，確保鼻子沒有歪。「原來夫人只是

瞧上了為夫的美貌。」他打趣道。

不過人一個，喜歡些華美俊俏的，亦無可厚非。

鄢王晞試探地撫摸他額上的傷，又問：「人勸得如何？」他閉眼點頭，鬧了一大早，確實暈了。「王珽，你當真了解你所認識的每一個人麼？人總是有各自的秘密，有許多見不得人的想法，你所見的，僅僅千面之一。人事往往不若表面所見，一旦深究，辱眼污耳。人心雜亂，不堪揣測」她一人說了許多，他未回話，似已入睡。

她總是很怕他傷了頭部，前些日子方磕傷了右額，今日左額亦擦損。數年前，他傷了頭，便將她忘了，至今日還未想起過往種種。她很是矛盾，她不想有所隱瞞，很想那段不堪的過往同他說，可又憂心他因而厭惡自己。

始終韓聘瑋是死於巫詠人之手。

第五十一章：頸上之人

雪慢慢地下，風緩緩地來。
瓦上積霜，暖陽照耀，層層金盈。青，朱，黃，白，黑，絲絲縷縷，縷縷絲絲。金獸吐香，炭火滋滋，好一個冬。

鄢宓晞今日不縫製衣物，倒騰起五彩絲線來，又以剪子於綠色布匹上裁出一大片圓。尹巧倩坐於一旁打下手，一會兒給她遞去剪子，一會兒給她收走布匹。她正欲感嘆姑娘終於不再繡製小衣物了，卻又見其拈起銀針，慢悠悠地穿線。

「姑娘這又在縫製何物？」尹巧倩於一旁觀望了良久，愣是看不明白鄢宓晞在做甚麼。鄢宓晞莞爾一笑，放下針線，自簡下取出一塊白布圖稿道：「南邊端五夏節風俗，於新生兒足臂或胸膛掛上五彩絲，謂之長命縷，以求來年安康。」尹巧倩懂地點頭，細細摸著布上的圖稿，彩絲串著三角尖尖，竟像是吃食。鄢宓晞瞧出她的心思，便笑道：「我覺著彩絲單薄，便想墜顆布糉子。母親不讓我操勞府中事宜，我便偷懶為孩兒縫製小玩意兒。過些日子我也為父母親，玉珰，你同秋香準備一個。討個彩頭亦好。」

原是糉子，難怪尹巧倩瞧著眼熟。

父母愛子，願為其傾盡所有，給以天下最美好的祝福。父待子如此，子為父，亦待其子如此，生生不息，代代相傳，千秋萬代。

呂山踏進蘭澤閣內院，瞧見偏殿中兩身倩影，便立即低眸上前稟報：「少夫人，鍾將軍來訪，正與少將軍於思香殿品茶。」「這便來！」鄢宓晞樂開懷，連忙擺手讓尹巧倩取來披風。

一人撐傘，一人追隨，一路上留下三行腳印。紅梅飄落，安躺足跡，冷風過，隨之飄散。三人步伐急促，難掩心中的愉快。渾厚響亮的笑聲自思香殿傳出，瓦上的積雪成團落下，似為之震撼。

嘩啦，思香殿門開，一股暖氣自裡而出，化了門邊的飄雪。

「少夫人。」行了禮，鍾愷挺直腰板。

黑袍白衣，祥雲木簪。鍾愷衣著素雅，腰間既掛著劉芊娥的玉佩，亦配有姚盛的佩刀。他清瘦了許多，臉龐瞧著硬朗了許多，便連那雙透亮的眼眸亦愈發沉著。

許久不見，他變了。

「飲酒怎能少了我。」鄢宓晞嘴角掛著欣慰的淺笑，捧著大肚走向韓玉珰。「必然是少不得少夫人。」鍾愷樂不可支地笑著，暗嘆人之善變，往日膽小可憐的人，如今竟被寵得如此驕縱。

鍾愷搖頭晃腦，脖子右側有一處晃著光。鄢宓晞細瞧，原是個墨青「顏」字。鄢宓晞從韓王珽處得知，顏柔然遭人抹脖而亡，右頸處有一道拇指長的刀痕。

她脖上的傷深可見骨，他頸旁的文身清晰可辨，她是他的皎月，亦是他此生無法自贖的罪。

鄢宓晞坐於韓王珽身旁，默默注視著鍾愷，恍惚間神思遠飄，憶起年少初識。彼時皆少年，他開朗愛笑，山林中總是一片歡聲笑語，她覺著他比他還好相處些。三年後再見，他較往日沉穩了許多，礙於鄢府與永安的關係，他總對她敬而遠之。未料而後兩年時移勢易，意外頻生，他被迫一夜成長，成為可獨當一面的將軍。

「你若再這般望著鍾愷，往後我便不讓他來了。」

韓王珽於鄢宓晞耳邊悄聲，他最是見不得她打量男子，尤其鍾愷這種模樣俊俏的。

「沒有」鄢宓晞心虛，急忙低頭，與大肚相視無言。

鍾愷雖聽不清兩夫妻私語些甚麼，卻被眼前的兩人逗樂了，端起美酒細品。

「鍾愷，」韓王珽奪走鄢宓晞的酒，斟了杯茶給她，又關切地望著鍾愷：「半月已過，可有消息了？」「未尋到，那日後已南下，屬下已命文一繼續追查。」鍾愷回。韓王珽點點頭，鬆眉嘆道：「但願早日尋到。」

鍾愷尋得顏柔然遺體時，身上蓋著男人的外袍，其材質似出自江南。那日文一守於城門，負責觀望婚車隊伍行至何處，再遣人向韓府稟報。天色漸晚，婚車依舊未至，卻有一年約五十、穿著內衫的男人神色慌張地闖進城內。守衛見其行蹤怪異，欲搜查其身，那人並未反抗，卻不時回首張望城外。文一心有不安，恐怕城外生變，遣人出城查探，不料卻得到送親隊中無一生還。

翌日，乍作檢驗眾人屍首，文一瞧見顏柔然身旁放置了一件白長袍，憶起袍上紋路與昨日男子所著內衫恰為一套。韓王珽命文一速速查探男子的蹤跡，卻於城門守衛處得知該男子已於清晨離城。文一路追查，於城外得知那男人已南下，便也整裝南去，至今仍未尋得男人的身影。

「母親適才遣人送了隻炙羊肉過蘭澤閣，想必巧倩現下已安頓好了。」鄢宓晞不知那兩人在打何啞謎，亦不願深究，想來總是與朝堂之事相關。

韓王珽望了眼緊閉的門，縫中光線微弱，看來天色確實已晚，便領著眾人往睿君閣偏殿用膳。

呂山抬來四方案，輕掃飄雪。

「鄢府一案，亦有進展。」鍾愷稍作思慮，選擇坦言。鄢宓晞心頭一緊，又若無其事地打點晚膳。「

新春將至，大王命樊翼天整頓軍務，我便將整理牢獄守衛之職攬了過來。我將當日看守鄢大夫的牢頭尋來，追問那幾日可曾有人來獄中探望鄢大夫。那廝同我周旋良久，我使命人將其綁了，棒打二十棍。他招架不住，便皆招了。」鍾愷方坐下，尹巧倩便捧著一盆冒著熱煙炙羊肉入殿。鄢宓晞雖不曾開口，卻臉色蒼白，韓王珽不動聲色地握住她冷若冰霜的手，予以寬慰。鍾愷見鄢宓晞較預料中平穩，便又道：「那廝道，鄢大夫認罪前的兩個時辰，樊翼天曾入獄面見大夫。他獨自一人，未帶人馬，亦不曾對大夫施刑。約莫半個時辰，樊翼天離去，鄢大夫隨即要求簽書認罪。」

銀刀破皮，粉嫩的肉隨即撕裂，喳，成片，透著光。

韓王珽沉著臉割下一片羊肉，以箸夾起，又放入辣椒面中幾番沾染，轉而放在鄢宓晞碗中。鍾愷的話使人食慾全無，鄢宓晞盯著碗中的炙羊肉片，並無享用的心思。韓王珽又給鍾愷切了塊炙肉，鍾愷連忙俯首致謝。

「記下了。」

良久，韓王珽道。他擦拭沾滿油污的手，隨即將髒布甩至案旁。

「快吃吧，冷了便入不了口。」

韓王珽舉杯相邀，不欲現下深究鄢靈鈞認罪一事，難得相聚，便該忘卻塵世煩憂。鄢宓晞亦是淺淺一笑，舉起換了清水的銅爵，靜待鍾愷回應。三人正欲仰頭飲下，門外卻傳來一陣聲響。

「倒好，有美酒竟不留我一份！」

劉芊娥拉開木門，拍掃外衣的雪，連忙搓手而坐。

已是深冬，雪厚及踝，當真苦寒。

事隔兩月，劉芊娥初見鍾愷，雖皆覺著彼此不同往日，卻心有靈犀地閉口不提。時光流逝，若是原地踏步，只怕不可能。興許不想，卻又無法抵抗，被迫地向前推進，人於歷史的洪流中向來渺小至極。鍾愷失了少年銳氣，卻又添幾分將相沉著，劉芊娥不若從前驕縱，轉眼溫婉。既娶與將嫁，多少已同年少裂席絕交。

劉芊娥不知適才眾人所論，便提起近來宮中苦悶，她學著烹煮，卻連御廚狗隻的歡心也討不得，眾人樂得大笑。她一來，睿君閣內便熱乎許多，笑語盈盈，倒真使人忘卻憂愁。且樂著，苦中總得尋點歡。

飲得差不多，人卻醉倒一片。劉芊娥鬧著要尹巧倩尋來瑟，硬要彈奏一番，眾人攔亦攔不住。鄢宓晞獨自醒著，笑看眾生相。

睿君閣的歡聲笑語傳至凌寒樓，兩老飲茶靜聽，相視而笑。人老了，便總喜歡熱鬧些，垂暮實屬蕭瑟。

· 艷羨吵雜。茶熱，煙輕，夢亦美，不知從何起，不知因誰止。

「往日四人，後有五人。」

「如今又是四人。」

「往後呢？」

第五十二章：懋城雄鷹

白雪無聲落下，細白的亮晶晶堆積。屋上，樹梢，淨是一片白茫。旭日東昇，金燦燦的光明刺穿厚重的雲，悄然灑向大地。世間僅白金兩色。任憑暖陽照射，積雪便是不化，好一個鐵石心腸。

粉白的手輕撫劍眉，短厚的睫毛微顫。

韓王珽亦不睜眼，懶洋洋地將頭移至鄢宓晞的膝上，薄唇輕觸圓肚。鄢宓晞喚韓王珽起身，他賴皮不起，說是再睡十個數。鄢宓晞無奈，讓他睡了二十來個數，便又開口勸他起身入宮。他倒是點頭，雙目卻依舊緊閉。

「王珽，你明瞭鍾愷麼？明瞭身邊所識之人麼？」

玉指輕揉凍耳，兩道溫熱的目光高投，緩緩細細地闖入鳳眼中。

「自然是的。」

鄢宓晞搖搖頭，撥弄著韓王珽的鬢髮道：「人心雜亂，單憑在外言行，難以斷定內裡所想。這並非內外不一，而是本性難測，人總會有不為人知的心思。譬如譬如我，我亦有不願面對的過去」韓王珽聽著，緩緩至榻上坐起，一臉肅穆地望著鄢宓晞。眼波流轉，鳳眼微紅，鄢宓晞悄聲問：「若我非鄢氏宓晞，君心可會變改？」韓王珽捧著她的臉，點頭道：「知道了。」

鄢宓晞茫然，欲追問，韓王珽卻已起身更衣，急步往睿君閣外走去。

韓王珽躍上馬背，皮鞭一揮，著急忙慌地奔向嬾宮。遠遠地，他便瞧見了宮門前的樊翼天，遂沉著臉緊跟其後。朝會過後，樊翼天披著外袍便往較場趕去。

「樊將軍！」

韓王珽伸手攔下樊翼天，白雪落在長臂上，化為珠水侵入衣袍。

「樊將軍是鄢大夫最後見過的人。」

樊翼天聞言挑眉，轉而頷首道：「是亦如何？韓少將軍若是想知那逆賊鄢氏因何認罪，恐怕需得問少夫人了。今日新兵入營，我便先去忙了，告辭。」樊翼天倒坦然，唯前言不對後語，教人莫名。「不過」他方走了幾步，又轉身走向韓王珽，「少將軍當真未曾思量過事態發展為何如斯之快？認罪與行刑不過半日之久。」樊翼天見韓王珽楞在原地，嘴角得意地上揚，拍了拍韓王珽的胸口，優哉游哉地離去。

樊翼天所言不假，嬾王，他的君王從未信任過他。

白雪紛紛，好些個時辰了。韓王珧立於金武殿外，任由白茫將其覆蓋，亦算是驟然白了首。那年綠喬飄雪，他立誓要勸服老者為熾宮所用，最終事成。時局安穩，朝政清廉，他為王征戰沙場，待歸來，卻是天翻地覆。上意難測，終是漸行漸遠。

一片白茫茫中，一個身影走向韓王珧。

「少將軍，鍾將軍指有要事相商，請移步宮外牢獄。」

來人一身鎧甲，紅披風隨風而揚，為宮內僅有的色彩。韓王珧輕嘆，便點頭隨其離去。雪大難行，駿馬被迫放慢了步伐，道上寂寥，僅寒風呼呼。韓王珧的耳邊不斷響起今早鄢宓晞的那番話。往日她不大愛說話，只安坐一旁頷首淺笑。後來，她倒是活潑了不少，嘴角常掛著笑。可近來她總於四下無人之時神遊，他若關懷，她便說些讓人摸不著頭腦的話。就如今早這般，他只是賴床晚起，她就問他與鍾愷之事。

「唉」韓王珧鬆眉嘆息。「將軍可是有煩心事？」默默陪了他一路的小將關懷道。韓王珧點點頭，思忖一二，又搖頭笑言：「無礙。往日總不解何為女子易孕中多思，如今倒明白些了！」那小將亦是有妻兒者，對此事甚明瞭，便連忙寬慰韓王珧，讓他多寬慰寬慰夫人。韓王珧不解，直言近來不曾煩擾鄢宓晞，事事依她所言，已是不知如何去除她心頭的憂思。小將擺擺手，忙道：「吾妻懷兒時可不僅多思，有日還哭鬧著要食甜瓜。當時正值冬日，將軍你倒說，屬下該去哪摘甜瓜！」韓王珧樂得仰首大笑，驟然覺著還是自家妻子明理懂事些。

風雪交加，一對將軍騎著兩匹駿馬，在蜿蜒曲折的道上留下兩行馬蹄印。

韓王珧心緒好轉，想著稍後帶盒油餅回府，好讓鄢宓晞解饞，少些胡思亂想。不過鄢宓晞所言亦真，人心叵測，相識愈早者，愈易以多年情誼自居。譬如劉鼎，又或樊翼天。往日他自覺十分明瞭劉鼎，如今約莫只剩三分，至於樊翼天，他似乎從未將其看透。

「少將軍。」鍾愷立於牢前恭候韓王珧，肩上披了層雪。

韓王珧拍了拍鍾愷的肩膀，徑直往牢內走去。鍾愷連忙跟上，於一旁支支吾吾，愣是說不出所以然。「究竟為何事。」韓王珧掩著口鼻四處張望，冷風之下，牢中的腥臭更為刺鼻。鍾愷見其不耐煩，便低聲道：「有牢犯稱元乾殿夜宴那日，有人至永巷帶走李安然。」韓王珧驚愕，目瞪口呆地望向鍾愷，見其眼神堅定，便火急火燎往審問台走去。

一縷白光自天窗直射牢中，白雪落下，掛在一張佈滿污血的臉上。

審問台前跪著一男子，年約五十，其雙手為鐐銬所縛。男子雙眸緊閉，嘴角帶著一絲污血，似已昏厥。

「你，往日於宮中當差？」韓王珧仰望天窗問道。男子雙目未開，有氣無力地點頭，喉間偶有呻吟。

「可是內侍？」韓王珽又問。男子點頭，隨著陣陣咳嗽，殷紅的污血噴灑一地。鍾愷遞給韓王珽一張畫有雄鷹圖騰的畫紙，又朝那男子望去。「你見過這雄鷹記號？」韓王珽三問，隨即將圖紙交還至鍾愷手中。男子依舊闔眼養神，無聲地頷首承認。

韓王珽不再多問，繞至茶灶旁，悶聲烹茶。熱氣氤氳，壺內粗茶翻滾，著急忙慌。韓王珽斟了一杯給鍾愷，又自斟一杯，顧不得滾燙，一飲而盡。

鍾愷知他在想些甚麼，便緩緩道來：「犯了錯的內侍本該老死永巷，終身不得離宮，其後人亦終身為婢。唯近來不少永巷者聚眾鬥毆，偷盜宮中財物，故大王命人送來一批犯了死罪的內侍，下令於五日內絞殺。適才那人於永巷內拉幫結黨，欺壓異者，逼迫婢女與其共寢，因而被判了絞刑。」

薄唇輕抿，茶水蕩漾。韓王珽端起茶杯，輕嗅這股酸臭糜爛之氣。

鍾愷低眸道：「昨夜其對獄卒出言不遜，又不願認錯，故遭嚴刑拷打。他咬牙隱忍，高呼往日曾於春茶亭勞作，服侍過王后。我記得李安然亦曾於春茶亭勞作，便親自審問，果不其然，二人為舊相識。我又追問元乾殿夜宴一事，他聲稱那日午後確有一位內侍持雄鷹玉佩至永巷，並將李安然帶走。至於李某那夜是否至元乾殿服侍，他則表示不知。」

韓王珽倚在牆上把玩起茶杯來，似對鍾愷所言無半點興趣。但鍾愷深知他的脾性，只怕現下他正思慮與樊翼天決一死戰，遂又道：「然當時李安然已犯死罪，不過幾日便將問斬親友卻皆於其伏法前離開懋城。」

「雄鷹」韓王珽不斷搖頭，忽而狂笑，又怒目瞪著腳邊的那壺茶，「好一隻懋城雄鷹！」聲落，盞碎。

大嬾國內，僅樊府以雄鷹自居，無別家。那必然，鄆府此局出自樊府。

果真事事離不了樊翼天，哪怕遠在千里之外，他亦能將手伸進嬾宮。內侍於宮內行動方便，既可順理成章地將鄆靈鈞請離殿，亦能於其更衣時觸及貼身配件。何況是一位即將受死的內侍，只需贈些好處便可驅使其為非作歹，更無需絞盡腦汁思慮如何將其了結。日子到了，他就死了，可永遠地為活人保守秘密。

鍾愷見韓王珽沉默良久，心緒便由擔憂轉至恐懼。他為韓王珽添了杯茶，思慮著如何寬慰。「鍾愷，你可知自鐘山歸來，我想得最多的是甚麼？」韓王珽昂首飲茶，任由這苦澀霉臭的汁水順喉而下。「我一直在想，鐘山一役是何人走漏了消息。我自知樊翼天怨恨韓府，平日亦時常刁難韓府。可他是大嬾的將軍，出身將相，其父亦忠，我千萬不敢想鐘山一役是其將消息透露給禎定可此事除了你我，便只有樊氏與大王知曉，我怎能不多想。」鍾愷瞪大雙眼，他亦不是未曾懷疑過樊翼天，只是與韓王珽抱有同樣的疑竇，因此不曾多言。樊府於大嬾位高權重，若無確鑿證據，斷不能隨意評判，不慎即獲污讟之罪。

「今早宓晞問我，是否明瞭你，是否明瞭所識之人。往日我覺著是，可如今，我卻說不清了。」韓王珽苦笑，將茶杯置於桌上，咬牙切齒地往牢外走去。

他未曾想過樊翼天如斯痛恨韓府，竟試圖以打擊鄴府及漠視熾國之利來扳倒韓府，已然瘋魔。

「少將軍！」

韓王珽方走出大牢，只見呂山臉色慘白地滾下馬。

「少將軍！府裡出事了！」

韓王珽大驚，連忙拽緊呂山的衣領追尾問鄴宓晞是否無恙，如今韓府最為金貴且脆弱的，便是聲懷六甲的少夫人。呂山搖頭，韓王珽緊蹙的眉頭隨即放鬆。呂山調順了氣息，一股腦兒地說：「是老將軍與老夫人！適才一班人馬將韓府包圍，黑壓壓的一片，將老將軍與老夫人請走了！」韓王珽聞言，只覺著頭昏腦脹，立即翻身上馬：「我進宮求見大王，你回韓府守著，莫讓少夫人受驚！」

韓王珽駕著馬直奔熾宮，鍾愷亦連忙上馬追趕。

風雪交加，一對將軍騎著兩匹駿馬，在蜿蜒曲折的道上留下兩行馬蹄印。

來時如何，走時便如何。

第五十三章：相思子

「臣韓王珧，求見大王！」

韓王珧騎馬直奔嬾宮，大氣未喘，又趕至乘風殿。鍾愷亦是心急如焚，緊隨其後，雙雙立於殿外。

乘風殿內琴音裊裊，果茶飄香。這一撥一彈，無不扣人心弦。陳靜姝善瑟，不愛瑤琴，只怕殿中伴駕者非王后。

「臣韓王珧，求見大王！」

韓王珧對著緊閉的木門躬身行禮，他才顧不得殿中是怎的一番風花雪月。

琴音斷，未幾，一位身著杏黃曲裾的女子自乘風殿走出，身後還跟了位抱琴的侍女。近來宮中傳言道劉鼎新納了位善琴的藝伎為妃，想必正是此人，故韓王珧與鍾愷連忙低下頭，佯裝看不見那女子。

女子方退下，韓王珧連忙闖進乘風殿，撲通一身跪在殿前。劉鼎掀起紗幔，自偏殿走來，連忙將跟前的兩位將軍扶起。

三人對座，無言。

「為了老將軍與老夫人而來吧！」劉鼎命人奉上茶水，閉眼聞香道。韓王珧深呼一口氣，疊手朝劉鼎行了個大禮，趴在地上高呼：「大王，可否告知兩老因何入獄。」鍾愷隨韓王珧行了個大禮，亦是跪倒在劉鼎腳邊。熱茶漸冷，劉鼎深感無趣，望著杯中綠水哀嘆。「大王！」韓王珧一再行禮，誠心誠意地伏在一旁道：「若家父家母有罪，臣願代其受罰！」

劉鼎無奈，只得讓兩人起身，又命人取來兩封密函——原是有人故技重施，直言韓忠亮夫婦曾與永安細作通風報信，洩露大嬾的軍事機密。

「大王！」韓王珧怒不可遏，撲在地面吼道：「韓府對大嬾忠貞不二，天地可鑑！樊翼天膽敢挑撥，其心可誅！」鍾愷聞言，亦是趕忙撲通跪拜。「韓樊兩府雖為水火，唯韓家從未因一己之利而污衊樊府，更不曾以罔顧大嬾利益來鞏固自身地位。當日鐘山一役，若非消息走漏，臣又怎會遭盛海藍囚禁！臣著實不解朝中僅四人所知之事，又是如何為禎定將軍探得」韓王珧氣急敗壞，將對樊翼天的怨恨全盤托出，咬牙切齒道，「樊翼天好一張巧嘴，竟能顛倒是非！臣懇請大王明察，雙親今日所受之冤屈，與鄆府當日何異！」

「韓少將軍！」劉鼎將茶杯重重壓在案上，指尖留下白月牙。他顯然心中有愧，「鄆府」二字便使其惱羞成怒，不欲多聽。鍾愷嚇得連連磕頭，直言韓王珧因擔憂父母而亂了心神，非有意胡言，望劉鼎

寬宏大量。台階已推至眼前，劉鼎順勢而下，又掛上笑容道：「本王自然相信韓府一心向著大嫵，唯流言既已遠播，須得及時澄清，否則亦有損韓府聲譽。」韓王珽依舊埋首跪地，劉鼎只得賠笑將他扶起，又信誓旦旦道：「兩老不入獄，於宮中住上兩三日，將近來行蹤一一交代即可。我已與樊將軍言明，若經查無此事，必嚴懲，以儆效尤。」

韓王珽如今方好些，又朝劉鼎一拜，便離宮回府。兩老既於宮中受審，他不便久留嫵宮，加之擔憂鄢恣晞於府中難安，更不願留在宮中。

只怕是冤家路窄，鍾愷與韓王珽方步出宮，便瞧見樊翼天騎馬而來。兩人跳上馬，欲繞道而走，卻被樊翼天攔下。韓王珽愈是陰著臉，樊翼天便愈覺得暢快，故而春風滿面地朝他抱拳。韓王珽未回禮，拽著韁繩往前走。這人，他是一眼亦不願多看。

剛過日入，天便黯淡無光，冬日的白晝總是這般不堪用。

韓王珽披雪走進蘭澤閣，坐於案前發愣的鄢恣晞連忙起身，靜待他細細道來。殿內燈火昏暗，未點炭火，冷若冰窖。他便知道她必擔心得寢食難安，無心照顧自己。他牽著她的手，於案前跪坐，同她說明緣由，並答應過幾日必定便將兩老接回府。

鄢恣晞點頭，不再過問，眉頭卻依舊緊鎖。雖則全國皆知韓忠亮與蕭玟對大嫵絕無二心，然樊翼天慣用此手段，只怕不會輕易放過兩老。「王珽，雙親忠心和善，必不如樊氏所言。唯宮中形勢難測，我擔心擔心兩老的安危。」鄢恣晞將心中的顧慮言明。韓王珽搖搖頭，捧著她的小臉道：「反是宮內較為安全，大王眼下，樊翼天總不能動用私刑。」鄢恣晞這才放心些，卻又因韓王珽的疲態感到心疼。一日未見，他好似清減了不少，不像馳騁疆場的將軍，倒像是離鄉趕考的夫子。

尹巧倩適時端來一碗湯餅，又為殿內添了火燭，與呂山識趣退下。鄢恣晞心巧，料定韓王珽必忙得無暇進食，便早早讓尹巧倩備下一碗湯餅。玉指捧著碗壁，一寸又一寸地向韓王珽靠近，他卻搖頭呼氣，將湯餅推還至她眼前。鄢恣晞忽而有個能勸動韓王珽進食的好法子。她接過湯餅，美滋滋地享用，頗像餓了好半日。未幾，她又將湯餅放回他面前，可憐巴巴道已然吃飽。「還有這麼多呢，再吃幾口？」韓王珽夾起餅餵她，她卻躲得老遠。不得已，韓王珽只能悶頭將湯餅解決。

燭火搖曳，原先冷若霜雪的房屋亦因熱呼呼的湯餅而逐漸溫熱。灰蒙的兩身影拉得纖長，一人用膳，一人捧頭凝望。很是安靜，言語反倒多餘。越靠越近，越靠越近，它們相融。如此，風再大，雪再厚，亦不覺著冷。

韓王珽因著韓忠亮夫婦困於宮中，心中難安，翌日便早早地起了。他枕著手臂，遙望於窗下梳妝的鄢恣晞。她披著白狐皮，腳背一抹葉黃薄紗若隱若現。傅粉，畫眉，施朱她倒靈巧。

「夫人，玉葉堂東家托人送來一支玉簪，名喚『思君見』。說是新入的貨物，望夫人笑納呢！」

門一開，寒氣隨即逼近。尹巧倩握著木盒，連忙轉身將門帶上。玉葉堂從未有贈老顧客新貨的習慣，鄢宓晞與韓王珧自是一臉不解，遂打開木盒一探究竟。盒中確有支玉簪，簪頭嵌了顆如豆大的紅寶石，日光下，透亮無比。韓王珧對木盒內的相思子起了興致，拿了顆放在玉簪旁比對，果真相像。「相思子？」鄢宓晞細細品鑑這支玉簪，左思右想，驟然驚呼：「莫非姚盛是想讓我將這簪子帶給華照？」

韓王珧原亦如此掂量，唯他知劉芊娥與姚盛已於鍾顏大婚那日決裂，定不會如此貿然借簪傳情。韓王珧嘴裡默念著「相思子」與「思君見」，似想到甚麼，顧不得用早飯，便急急忙忙出門。鄢宓晞茫然，與尹巧倩四目相對，一時無言。

時辰尚早，道旁店舖方開了三兩家。韓王珧撐著傘，於街頭漫步，逢人便說母親的香膏用完了，特去玉葉堂給她挑選，待她歸家便可用上。諸君亦給臉，忙稱讚韓少將軍孝順，老夫人有福氣。

「東家，這簪子有新貨，不知香膏可亦有新貨？」

韓王珧大搖大擺入了玉葉堂，口裡尋著香膏，腳卻拐進內院。他對香一竅不通，哪是為了買香膏，不過是尋個由頭見姚盛罷了。姚盛於屋內聽見韓王珧的叫喊聲，立即將頭探出窗外，朝他嘻笑招手。

屋內簡陋，僅四方案一張，茶水一壺，牆角的紅梅倒是不俗。「尋我作甚？」韓王珧接過熱茶，接著打量這陋室。「便是入了新貨，願諸位姑娘夫人賞臉。」姚盛胡謔，不願說真話。韓王珧亦不蹉跎，見其有所隱瞞，起身便要走。姚盛笑嘻嘻地將他攔下，說是聽聞韓忠亮夫婦遭樊翼天算計，擔憂韓府的處境。韓王珧直言無礙，放下茶盞便要走，姚盛又笑言：「昨日我聽由西陲歸來的商販道，近來陔邊境多了不少北下的商販，蠻橫無理，像極了山賊流軍。」韓王珧不解，起身添茶。姚盛淡然一笑，抵了口茶道：「聽口音，說是像嫵懣人。」

韓王珧微怔，放下茶壺，細細地端詳姚盛。四目相對，茶褐般的瞳孔中倒著立冠將軍，幽夜似的眼眸中則映有一頭卷髮的異族人。韓王珧冷冷地望進姚盛的雙眸，很想將他看清、看透。他與他亦是年少相識，可興許他對他根本一無所知。

「不過是謀生，」眼底深似海，韓王珧自覺可笑地搖頭，一再試探：「與你一般，不是麼？」

姚盛嘴角微微上揚，似是而非地點頭。

是亦不是也。

懣城又下起大雪，途人紛紛躲避，只有韓王珧一人撐傘於道上漫步。雪漫過腳踝，化水滲入鞋中，舉步維艱。他是刻意的，藉此使自己保持清醒。愈是刺痛，他便愈是滿足。疼了痛了，便記可銘記。

呂山於韓府前等候良久，見韓王珧心神不寧地於路中行走，連忙上前將起其扶住。鄢宓晞得知韓王珧濕鞋歸來，便命人燒了桶熱水送往睿君閣，盯著他泡腳驅寒。被凍得發紫的腳，在放入熱水的剎那，

又轉為赤紅。那是一雙滿佈厚繭與傷疤，且踏遍萬里山河的腳。拇指外傾，畸形的，大約是受過傷。

鄢宓晞坐在韓王珽的身旁，見他沉思，便望著他那雙腳發愣。他的臉上無悲無喜，瞧不出甚麼，她的臉上亦無憂無愛，看不出甚麼。他們好似江邊的兩座石，各有各的心思，各有各的心事。

「宓晞，今日著實冷，」韓王珽忽地開口，摟著鄢宓晞躺下，將她裹得嚴嚴實實，「便多歇息一會兒。」

鄢宓晞乖巧地閉眼，陪韓王珽歇息。天氣苦寒，她亦不愛動，窩在被中倒也不錯。韓忠亮夫婦困於宮中，韓府清白未辨，她明瞭他為何不去上朝，故不曾勸說。那麼姚盛呢？他又同他說了甚麼？當真只是為了送支簪子？

韓王珽入了夢，夢中又見姚盛，他依舊說著那番話。姚盛言下之意是有群熾國人佯裝由永安而下，似於西陲營商謀生，卻不安分守己，頗有謀劃。他所言是否可信？究竟那群人確為熾國國民，抑或有人偽裝成熾國人？若當真有熾國者意圖於西陲擴張勢力，又該是何人？

韓忠亮夫婦困於宮中三日，韓王珽便想了這些問題三日。兩老歸家之時，日已西下，懋城一片黑暗。韓忠亮顛顛巍巍地扶著蕭玟走下馬車，見兒與兒媳安然無恙，甚感安慰。風狂雪急，韓忠亮連連咳嗽，蕭玟心疼得直拍背。韓王珽牽著鄢宓晞目送兩老走進內院，稀疏的月色下，一雙佝僂的黑影緩緩前移。它們越來越小，越來越黑，最終為夜色吞噬。

三日未見，父母親便老了許多。他們的頭髮花白了，身軀瘦小了，步履亦輕了。

韓忠亮回府翌日，高燒不退，連是燒了十多日。蕭玟亦於離宮後病倒，日日夢魘，患得患失。劉鼎唯恐韓王珽因此離心，便派宮中醫官照料兩老，又賞了不少藥材補品，以慰藉韓府上下。樊翼天亦因污蔑韓府而遭貶斥，降為八校尉，罰俸一年。

然一切不過是君王籠絡下臣的手段，於兩老而言，似有若無——韓忠亮與蕭玟經此折磨，一病不起，雙雙於冬至前後離世。

秋香悲痛欲絕，於韓蕭兩人下葬後，向韓王珽哭訴樊翼天乃殺人兇手。她道初時蕭玟不願透露於熾宮遭遇，只透露樊翼天未對兩老施刑，唯每日天未亮便帶人來訪。及後蕭玟於臥床迷糊之時曾提及，宮中光怪陸離，每夜皆遭怪異聲響打擾，若女子抽泣，又如夜貓悲啼。韓忠亮為護她，不慎由榻上滾落，摔傷了腰骨。而她則因屋外的異象而連日不得安眠，每每閉眼不足半個時辰便會驚醒。

韓王珽怒呀，怨呀，恨呀，他的雙親原是被樊翼天白白折磨致死。他拾起刀便往樊府趕去，與樊翼天由黑夜打至天明，勝負難分。消息傳至劉鼎耳中，劉鼎亦權當不知，亦未曾傳旨阻擾。樊翼天於朝中樹敵頗多，不少權貴趁機落井下石，使樊府不得安寧。劉鼎迫於形勢，又將樊翼天貶至熾巫邊境，未

得傳召，終身不可歸還燕國。

樊翼天離懋之日，雪大如席。韓王珧對月飲酒，霜與淚相融，冷暖自知。鄢宓晞為他披上外衣，他埋首於她肩上，輕輕地，淺淺地，他說——

「兄長必定恨透我了。」

第五十四章：同夢

韓忠亮與蕭玟的離世對韓府打擊甚大，驟然，韓王珧成了一家之主，守著一座逐漸衰敗的韓宅。韓王珧每日按時上朝，又按時歸家，到家便將自己關在思香殿——

鄢宓晞挺著孕肚衝進思香殿，於排排書架中著急尋覓。殿內燈火稀疏，幽暗不明，宛若無垠汪洋。一聲「王珧」，一個晃影。鄢宓晞緩緩前行，對著一排又一排的書架探頭，每每笑容滿面，每每落寞。直至，她踢到了牆角旁的一罈酒。罈子撞上異物，發出清脆的聲響，隨後便骨碌碌地滾向書架，一個接一個，得有五六個。罈倒水灑，思香殿頓時酒香四溢。

鄢宓晞一手扶腰，一手提裙，連忙往殿外走去。韓王珧近來總是飲酒，每每飲得酩酊大醉，前日更因醉栽進池中，幸得家奴及時發現，否則不堪設想。

遠遠地，尹巧倩便瞧見行色匆匆的鄢宓晞，趕忙上前將其攔下。她固然知道韓忠亮夫婦的離世對韓王珧帶來何等打擊，故絕不能讓鄢宓晞與肚中的孩子再有萬一。

主僕二人冒著風雪，於韓府走了一圈又一圈。

韓王珧確實沒有離開過韓府，只是帶著醉意於府中閑逛，所到之處，皆充滿了回憶。他到過練武場，憶起年少父兄比武，他於一旁撫琴的情形。他也到過後院，院中花草茂盛，藏著顏柔姍的身影。石子絆腳，他摔了一跤，半爬半行地來到靜心殿前。隔著飄雪，昏暗無光的大殿乍然明亮無比，韓忠亮與蕭玟並排而坐，他與鄢宓晞挨肩同食，還有鍾愷、顏柔姍、劉芊娥

一片雪花忽入眼，寒，酸，痛。靜心殿內的人事物化為烏有。

韓王珧俯首冷哼，轉身恰見適才靜心殿數人立於身後。看錯了，是鍾愷，鄢宓晞，以及劉芊娥。

鍾愷與劉芊娥瞧出了韓王珧眼底的悵然若失，卻若無其事地上前將他架進靜心殿，說是天寒地凍，今日必得將韓府的美酒喝個一乾二淨。韓王珧奈不住兩人的鬧騰，回首望向立在原地的鄢宓晞。白雪紛紛，佳人一身黃衫朝他淡然微笑。大概是醉了，他竟覺著往日亦曾見過如今這番景象。白雪依舊，佳人依舊，黃衫依舊。

霎時，韓王珧覺著已然與鄢宓晞相愛千萬載。

鍾愷將韓王珧扔在四方桌前，又朝杵在殿外的鄢宓晞招手，如此，四人圍坐，呂山巧倩顧局。佳餚一道接一道上，美酒一杯接一杯下肚。靜心殿內歡聲笑語，諸多悲痛暫拋九霄。劉芊娥嚷嚷要與韓王珧猜拳，贏了灌他一杯，輸了亦灌他一杯。鍾愷亦伺機勸酒，明知他於入座前已喝得差不多，卻還是讓他喝了好幾壺。

殿外黑了一片，三人飲酒二十多罇。韓王珽著實飲不下了，便扶著呂山往茅廁跑去，待歸座，卻無鍾愷劉芊娥身影。

「又是夢」

韓王珽枕著鄢沁晞的雙腿躺下，迷迷糊糊地與她的大肚皮對望。近來他總是做夢，夢見雙親、兄長、顏柔媞、鍾愷、劉芊娥、樊翼天、殷樂湄、劉鼎、陳靜姝夢裡光陸怪離，他們時而笑，時而泣，時而刀劍相向。種種人，種種事，卻皆無鄢沁晞。因為他知道，只要轉身，她定在身後。

溫熱的手輕撫剛受過風雪蹂躪的冷臉，熱的涼，涼的熱。

「不是夢，鍾愷確與華照來過，適才回去了。」

韓王珽一聽那兩人確實來過，便又咯咯笑了。他伸手撫摸妻子的孕肚，對著肚皮裡的孩子哼起了歌。忽地，一陣異動在他掌心滑過，他又笑了。韓忠亮夫婦離世月餘，韓王珽便頹靡了月餘。他怪自己未能護父母周全，怪自己不若兄長聰慧，怪自己未能手刃樊翼天。若無鄢沁晞相伴，這日子他大抵過不下去了。

韓王珽迷迷糊糊睡了過去，他做了很長很長的夢，夢的都是韓府人事。他夢見兒時父親教他刀劍，夢見與兄長比試，夢見母親月下撫琴吟唱——從靜心殿至後院狗洞，由日出至深夜，自初入學堂至成家立業——又回到了思香殿。

韓王珽見外頭好生熱鬧，便帶著呂山走出殿外張望。藍天白雲下，亂竄的珍珠險些撞倒端著鮮桃香茶的尹巧倩與秋香，蕭玟與韓忠亮爭相抱著小孫子，鄢沁晞扯著針線朝韓王珽微笑。

夢很長，情悠遠。這個夢，這般光景，蕭玟往日亦是想過的。畢竟是母子，總能想到一起去。

經鍾愷，劉芊娥一鬧，韓王珽倒是振作了不少。父母之仇，他必然是要報的，唯必須要在樊翼天回熾前鞏固韓府的勢力。韓王珽重整旗鼓，終日埋首於宮中事務，更說服眾臣提拔鍾愷統領熾宮護軍。

鄢沁晞亦未敢鬆懈，整日挺著大肚於案前查看帳簿，又親自清潔凌寒樓與寧德殿。某個午後，她途徑寧德殿，耳聞殿內有人抽泣，便入內查探。循聲行至長廊，恰見秋香正抱著蕭玟的舊衣涕零。鄢沁晞於心不忍，便與韓王珽商議，贈店舖家宅各一，讓秋香返鄉養老。秋香雖不捨，卻又自覺眼下確無精力照顧鄢沁晞，便收拾行囊返鄉。一月後，鄢沁晞收到秋香的信件，信中道：

「總角遇之，不曾分離。歸鄉難安。賣地，山冢置家，相伴不離。」

鄢沁晞又憶起了秋香離開韓府的情形。那日天還未亮，朦朧一片，秋香提著包袱緩緩踏出韓府。她站得筆直，微風吹過，衣袂飄飄。風吹走了她眼尾的皺紋，將她眉間的憂愁皆撫平，又輕輕於嘴角帶起

一絲笑意。她淡雅地長成，又淡雅地老去。

或許一切始於四十多年前某個滿是菊香秋日午後。鄢沁晞想像著。

山中一抹秋香，年年歲歲長，歲歲年年安。

鄢沁晞亦做了一個很長很長的夢，夢裡有巫畷山水，鄢府老小，韓府諸位。她雖不知這一生有多長，但自覺已是絕對燦爛耀眼。

聚了散，散了聚，誰是誰，誰又記得誰。

鄢沁晞夢裡也到過思香殿。韓王珧抱著珍珠逗弄韓忠亮懷中的孩兒，秋香遞上蕭玟剛煮好的茶水，尹巧倩與呂山忙著捕蝶。她坐於一角為孩兒縫製秋衣，驀地回首，恰見鄢靈鈞笑容滿面地朝她走來，身後緊隨著一位身著巫畷衣裙的女子。她放下手中的針線，朝女子跪地行禮道：「明陽公主安。」

鄢沁晞來燻國數載，夢中常回巫畷，今日卻是頭一回夢見明陽公主。公主三十出頭，氣韻端莊大方，眉目間盡是溫婉多情。她對鄢沁晞喜愛非常，每日都要尋她說話，偶爾沉默不語，便撫琴一曲。

這一夜，鄢沁晞懷念那離世多年的明陽公主。

第五十五章：瓜熟蒂落

正月裡，風雪化了，春暖花開，蛇蟻復蘇。懋城這些日雷雨不斷，總是突如其來地於天邊炸響。伴隨著愈發大聲的轟隆聲，一匹快馬於道上狂奔，小民紛紛低頭躲避。豆大的雨點傾盆而下，打濕馬背上英姿勃發的將軍。

烏雲聚合，似有將懋城吞噬之勢，人心惶惶。

韓王珽騎馬闖進懋宮，於長廊前下的馬，顧不得濕透的衫褲，冒雨朝金武殿奔去。

金武殿內氣氛凝重，坐於上位的劉鼎亦是眉頭緊鎖，由著沉悶的雷聲與瓢潑大雨亂了心神。忽地，大殿為壯碩的身影覆蓋。韓王珽身著官服，緩緩進殿，先是朝劉鼎行禮，再是默然入座。劉鼎見韓王珽來到，心中安定不少，便開始主持這場「午會」。劉鼎說了好些話，韓王珽皆無心聆聽，忙著用適才於殿前換上的官服擦拭鬢邊的水珠。

「韓將軍，意下如何？」

劉鼎點名，韓王珽立馬出列。

「臣願領軍出征。」

韓王珽正色道。

金武殿內鴉雀無聲，無有異議。如今朝中武將僅剩韓王珽與鍾愷，此戰不論如何部署，亦無法動搖韓王珽的領將地位。劉鼎摸著唇邊的鬍子，用餘光打量眾人，見無人反對，便欲下令擢升韓王珽。

「大王，臣有異議。」

眾人循聲回望，只見一位年約四十的男子緩緩出列，是數月前新上任的典客，殷氏。見眾人聲色慌張，那男子又言並非反對韓王珽帶隊出征，而是此戰艱辛，恐怕另需將士輔助。劉鼎有所觸動，陷入沉思，男子便又乘勝追擊道，永安必以千萬精力對付，大懋必不可出任何差池。

「鍾將軍追隨韓將軍多年，兩位將軍必定知己知彼。臣提議韓將軍與鍾將軍」

「臣可與樊翼天會合，一同出征。」

百官面面相覷，金武殿再次寂靜無聲。

鍾愷驚恐地望向韓王珽，劉鼎亦是一臉不解。

雷雨停，突如其來的會議在始料不及中結束。劉鼎下令讓韓王珽領懋軍一萬出征，天明前出發，與樊

翼天於迢西駐軍紮營，待驃騎將軍至，與之商討戰略部署。

韓王珽領了命，沉著臉走出金武殿，鍾愷見他神色嚴肅，便連忙跟了上去。鍾愷實在不解為何韓王珽提議與樊翼天一同出征，兩人結怨已久，此戰又艱難，只怕征途危矣。韓王珽瞧出鍾愷的心思，便拍了拍他的胸脯，緩道：「新任典客於三月前上任，殷氏。」

鍾愷錯愕地立在原地，腦中浮現諸多猜想。三月前樊翼天被貶至悠州邊境，這殷氏典客便上任，主掌異族事務。若依他今日堂上之言，該是韓鍾兩將出征，屆時懋城無大將坐鎮，若有個萬一，劉鼎必將樊翼天迎回國。樊翼天若歸來，只怕難以再將其請出懋城。韓王珽此番必為家國仇恨奮力而戰，鄢宓晞又臨盆在即，若樊殷兩氏於懋城興風作浪，只怕得不償失。

韓王珽見鍾愷蹙眉急思，招他招招手，待他來，於他耳邊輕聲道：「他該還命於我了。」

還未待鍾愷回過神，韓王珽便優哉游哉離去。

遠處樓閣上，劉鼎與陳靜姝將一切盡收眼底。眼見韓王珽一臉正色，陳靜姝若有所思，片刻，又言：「大王這是要犧牲樊殷了？」劉鼎搖頭冷哼，摟著陳靜姝走下樓閣。無謂犧牲，為君者，他只需利己利民，何況樊翼天麻木不仁，絕非可信之人。他本想藉韓忠亮夫婦叛國妄言引韓樊兩府相鬥，不料樊翼天竟多番折磨二人，亦不曾想兩老如此膽小，竟白白嚇死了。「唉」劉鼎嘆息，獨自傷感。

又下起了滂沱大雨，聲勢浩大，遠方一片蒼茫，掩人耳目。

韓王珽穿著一身濕漉漉的官服走進睿君閣，正躺在榻上午休的鄢宓晞為開門聲吵醒，一臉茫然地望著白茫茫的殿外。韓王珽換了一身乾爽的衣服，笑咪咪地坐在榻邊，捧著鄢宓晞的臉細細觀看。他要將這張睡眼惺忪，愈發圓潤的臉深深刻在腦中。上回遠征，他便因傷忘了許多事，此番他必要平安歸來，再瞧瞧這張臉是否不同。鄢宓晞察覺出他怪異的神色，便問他可是宮中發生了何事。韓王珽搖搖頭，說是明日天明前要領軍出征。鄢宓晞頷首，未有不捨，想著他身為將軍，平亂救災是難免的事。兩人相視而笑良久，忽而，鄢宓晞忽地憶起還不知韓王珽將要動身何處，便又追問目的地。韓王珽聞言訕笑，握著她的雙手道：「迢西，巫昧。」

——巫昧。

鄢宓晞臉色驟變，由方睡醒的通紅，轉為布白。

「我必踏平巫昧，你知道的，因為兄長，因為數千將士。」

韓王珽以為鄢宓晞擔心他的安危，便又安慰她許多。他告訴她，此次巫昧大舉入侵大霽徹底激怒劉弘，揚言必蕩平巫昧，奪回領地，故派軍數萬北上。熾國鄰近邊境，亦常年受巫昧騷擾，自是要派兵支援。他曾深入巫昧，熟悉地勢，此次協助永安攻破巫昧要點即可，並非應戰主力。

「何時可歸家？」鄢宓晞努力地克制心中的驚恐，過了良久，方問出一句話。

韓王珧一再強顏歡笑，說是桃花開後興許可歸。說罷，他又伸手摸了摸鄢宓晞圓滾滾的肚皮。待他歸，孩子該落地了。

「平安歸來。」鄢宓晞摟住韓王珧的脖子，將那張灰白的臉藏於他的耳後。她不敢想太多，亦不知如何挽留。巫哧，那片她不知可否稱為故鄉的土地，但確實是她生命的起始。他不知道的是，她同他一樣，有著一段不願憶起的巫哧回憶。往日他將她留在巫哧，不過一載，他便已將她忘卻。那麼這次呢？他將她留在燻國，他又會否忘了回家的路？

韓王珧摟著鄢宓晞淺睡，待東面一道白光劃破天際，他便馭馬北征。臨行前，他於鄢宓晞額上輕吻，又安撫了她肚中的孩子，方安心離家。

隊伍漸行漸遠，直到瞧不清韓王珧的背影，鄢宓晞方扶著尹巧倩回府。兩人默然來到思香殿，樹下一男僕朝她們行禮，竟是呂山。韓王珧的踰矩之舉不止擅自留下呂山一樁，他亦不曾告訴她此番鍾愷留守懋城，他自請與樊翼天同行，勢要爭取領軍衝鋒。他要帶著千軍萬馬掃平巫哧，順帶請樊翼天的頭顱客留異鄉。這些他皆不曾同她提起。

鄢宓晞亦有愧對韓王珧之處，她便不同他計較留下呂山護她之事。昨夜至今，她腦海中只有韓王珧那句「我必踏平巫哧」。她當真後悔，竟低估韓王珧對巫哧之恨，應當早些同他坦白。當年燻軍於歸國途中，究竟發生了何事，以至他對巫哧人恨之入骨，又將巫哧的一切忘卻。

不過二十多日，邊境傳來捷報，大霽士氣高漲，已將巫哧大軍驅逐出境。劉弘下令乘勝追擊，繼續逼迫巫哧北退，並挑動弦商耶夏對其發動攻勢。萬事皆如劉弘所願，弦商及耶夏蠢蠢欲動，紛紛派兵南下，欲瓜分巫哧。

桃花盛開，本該是霽軍班師回朝的時節，邊境卻傳來韓王珧墜崖身亡的消息——

「夫人！」

彤煒殿亂作一團，婢女捧著淨水進殿，轉頭又端著染了血的污水走出。劉鼎與靜姝於殿外急得直冒汗，生怕殿內有個不妥，這大王王后亦算是做到頭了。

由太陽西沉至月牙高懸，約莫三個時辰之久，彤煒殿內傳出一陣強而有力的啼哭——

劉鼎與陳靜姝寬心了。

第五十六章：毒婦鄢氏

纖長捲曲的睫毛微顫，一雙無神鳳眼緊盯著屋上的橫樑。

尹巧倩失手打翻熱水，用紅彤彤的雙手將鄢恣晞扶起，又哭喊著讓呂山將醫師帶來。鄢恣晞面無表情地下地，欲斟杯水喝，卻失重摔倒在地。便是這等有氣無力，往日父親沒了，她曾體會過。尹巧倩嚇得花容失色，急忙將鄢恣晞扶至榻上。

醫師來了，已於韓府等候多時，為的便是這一刻。

他問鄢恣晞可還記得昏迷前的事，鄢恣晞回答：「記得，韓王珽死了。」他又問鄢恣晞可還記得產子之事，鄢恣晞又答：「記得，在彤煒偏殿。」

該記得的，她不曾忘。

醫師寫下一副藥方，急急忙忙回嬾宮覆命，這韓府他不敢多住。

呂山遣走蘭澤閣其餘下人，只留自己與尹巧倩伴主。尹巧倩難掩悲痛，伏在鄢恣晞腿上痛哭，呂山亦是帶淚爬至榻旁，以臉貼地，祈求鄢恣晞堅強。夢中哭了千萬次，或許淚已淌盡，鄢恣晞已是哭不出。她神色木訥，輕拍尹巧倩的後背道：「我想看看璵璋。」尹巧倩聞言，連滾帶爬地出了蘭澤殿，未幾，將安睡的韓璵璋抱來。「夫人睡了兩日，傳話的侍女已自盡是個公子」呂山思緒混亂，不知所言。

韓璵璋蹙眉於鄢恣晞懷中熟睡，偶然伸伸懶腰，將皺巴巴的小手塞進嘴裡吸吮。不過兩日，還小得很，鄢恣晞怎麼亦瞧不出韓璵璋像她還是像韓王珽多些。鄢恣晞輕輕地將額頭貼向韓璵璋的額頭，以此感受韓王珽留下的溫度。興許感應到母親支離破碎的情感，小小璵璋悲從中來，忽然哇哇大哭。

尹巧倩琢磨著韓璵璋餓了，亦不願鄢恣晞為孩子多費心神，便將孩子抱給乳母。呂山欲多作安慰，鄢恣晞卻躲進被中，他便只得退下。

蘭澤閣只餘鄢恣晞一人。

熱淚滑落，沾濕衣襟。鄢恣晞止不住地抽泣。她不僅記得韓王珽戰死的消息，還清楚記得是如何得知這個消息。她本不願出府入宮，唯陳靜姝刻意為孩子挑選一批乳母，她不好推卻，便不情不願地入了嬾宮。彤煒殿中並無他人，僅陳靜姝與五位乳母，她逐漸放寬心，向乳母請教照顧稚子事宜。忽而，一侍女神色慌張闖進殿，於陳靜姝耳畔嘀咕了幾句，便又急忙退下。陳靜姝自此強顏歡笑，邀她於彤煒殿住上幾日，好與乳母熟悉熟悉。她自是不願，婉拒了陳靜姝的好意。午膳時，劉鼎貼身內侍至彤煒殿，說是大王邀王后共商國是。陳靜姝離去後，她獨自用膳。其時，一位侍女於進殿，尹巧倩誤以為其為陳靜姝帶來口信，便不曾阻攔。不料那侍女跪在鄢恣晞腳邊痛哭，高呼「韓將軍遇伏，墜崖身亡」。鄢恣晞頓時覺得頭暈目眩，欲拉起那侍女問個清楚，卻在眾人的拉扯中摔傷，腹痛難忍。生產

時，她幾度暈厥，若非尹巧倩一直掐著她的指尖，以心扉之痛換神智清醒，恐怕她與璵璋亦返魂乏術。

她險些就帶著韓璵璋，陪韓王珽於這個春日死去。

桃花開了又謝，哪怕粉荷初綻，韓王珽亦未歸來。他怎麼會歸來呢，他不回來了。

初時，鄢宓晞不願相信韓王珽戰死沙場的消息，整日抱著韓璵璋於睿君閣午休。後來，大概夏初，鍾愷由嬾宮抬來一具面蓋白布、爬滿惡蟲的男屍，請她確認。那屍首被河水泡得發脹，四肢多處擦傷，右手甚至折了，垂於一旁。最為驚人的，還得是他腹部的三個箭孔和胸口一條食指長的刀口。墜崖前，他必定遭受了殘忍的對待，想來在跌進河水前，他或早因失血過多而死去。「面容可要看？」鍾愷問。他知道問也是白問，因為他看過那張面孔，已然面目全非，加之夏日炎炎，現下只怕爬滿屍蟲。「不必了。」鄢宓晞回答。她能夠想像那是一張如何猙獰恐怖的面容，又怎想銘記終身。單憑那畸形的雙足，她已能斷定是何人。「不必了。」她又說。鍾愷帶著屍首離去後，她趴在草叢間吐了整個下午。

翌日，劉鼎命人帶來諭旨，確認韓王珽為國捐軀，並下令將其葬於嬾王陵，以表彰韓氏一族對霽嬾莫大的貢獻。鄢宓晞接了旨，哭了喪，隨後為韓璵璋補辦了滿月宴，舉國震驚。百官紛紛上書譴責鄢宓晞，以「妖婦」稱之，民間亦有人編造歌謠譏諷她，說是「毒婦鄢氏，有兒忘了夫，夫死兒還在」。一夜間，鄢宓晞又成了眾矢之的。

韓璵璋滿月宴當日，官宦為避嫌，大多遣人送來賀禮便算，劉鼎亦是如此。親自到場的，僅劉芊娥鍾愷二人。一切不出鄢宓晞所料。劉芊娥曾出言相勸，韓王珽屍骨未寒，如此大張旗鼓地為兒子補辦滿月宴，只怕遭人非議。鄢宓晞搖搖頭，笑道：「王珽是王珽，璵璋是璵璋。」劉芊娥勸不動，只得以親身到場表示支持。三個人的喜宴，喝得那叫一個痛快，總是笑著笑著就哭了，哭著哭著就睡了。

天下人都說，韓門衰落，全因娶了毒婦鄢氏。

夜深了，鄢宓晞獨自坐於蘭澤殿內，大門敞著，靜聽屋外的蟲鳴。

回想韓王珽不在，孤軍奮戰的半載，鄢宓晞悵然一笑。自他揚言要尋巫味報仇雪恨，她也踏上了以一敵百的朝堂戰場。人人都覺著鄢宓晞是毒婦、瘋婦，她倒但願就此瘋魔。桃花飄零之時，她怎麼也想不到等來了韓王珽戰死沙場以及樊翼天歸來的消息。孤兒寡母，無依無靠，此等煎熬，誰能明瞭？當鍾愷抬來那具男屍時，她便接受永遠失去他的事實，只是，她必須傾出所有護孩兒周全，待他平安長大。喜惡，榮耀，自尊，她皆可拋棄——

「宓晞。」

蘭澤殿前，有張長長的身影，它在呼喚鄢宓晞。

鳳眼順著影子看向門前，又順著雙足往上掃視——瘦削的體型撐著烏青深衣，凹陷的眼窩上掛著一對黑眸子——死去的韓王珽活過來了。

死人是不能復活的。

鄢焱晞深吸一口氣，撲向蘭澤殿前的魅影，朝它的肩膀狠狠咬了一口。

「璵璋現下都能翻身滾爬了，興許再過百來日便能學步了。」

該死的魅影又開口媚惑鄢焱晞，氣得她直捶它的胸口。打著打著，她想起那具千瘡百孔的男屍，便著急忙慌地尋找傷口，見衣物完好無缺，便又痛哭流涕。

韓王珽緊緊地將鄢焱晞抱在懷中，緊緊地。

她問他半年來為何杳無音信，如何墜得崖，那具男屍又怎麼一回事。他不知從何說起，但他的確身受重傷，並因躲避巫味人的襲擊而墜下山崖，至於男屍

「是姚盛救了我，姚盛，姚盛乃西羚王，姚哲。」

「啪啦！」

韓王珽話音方落，背後傳來一聲巨響，他急忙將鄢焱晞護在身後。

「華照？」

劉芊娥手足無措，說是憂及鄢焱晞食慾不振，便熬了些綠豆粥來，不料打碎了。說罷，不等韓王珽解釋，便又急急忙忙地撿起食盒離去。

韓王珽無奈地抱緊鄢焱晞，於她耳邊嘀咕，姚盛以命相救，他尚未報恩，便已闖禍。

第五十七章：死而復生

韓王珽死而復生，震驚朝野。

夏日，荷香漫漫，偶爾有雨下，轉瞬晴朗。

鄢懋晞抱著韓璵璋走進思香殿，又讓尹巧倩端來一碗酸梅湯。韓王珽見妻兒來到，便收起案上的文件，好專心享受難得的天倫之樂。自歸來，他便整日忙著處理當日巫哧一戰事宜，日夜與鍾愷相對。姚盛身份特殊，兩人心有靈犀地保持距離，只得入夜後相見。

「如此清香的酸梅湯，不知在下能否討一碗喝？」

思香殿無人卻有聲。

韓王珽朝尹巧倩頷首，示意她再備上一碗。

如此調皮搗蛋，來者只能是華照公主了。

果不其然，劉芊娥扶著門框，緩緩探出腦袋。她今日來，可是為了見韓璵璋，她最是喜歡白白嫩嫩的小娃娃。「韓哥哥如今可是大嬾，乃至整個大霽的大人物。」劉芊娥自鄢懋晞手中接過韓璵璋，不忘挖苦韓王珽詐屍復活。

的確，此事為大嬾帶來一場腥風血雨。

劉鼎自是希望韓王珽活著，唯於金武殿見到他的那一瞬，亦是嚇得面如死灰。韓王珽望著地，一步一步向前逼進，嚇得兩旁的同僚紛紛後退，劉鼎的貼身內侍更因過度驚恐而倒下。只有兩人雖震驚，卻努力保持鎮靜，一為鍾愷，二為樊翼天。餘光中，諸君的面孔依舊清晰可見。劉鼎驚愕得胡言亂語，問可是韓王珽的鬼魂來訪，韓王珽否認，跪地行禮。丞相把心一橫，起身拍了拍韓王珽的胸膛，驚呼「是人！是人！」劉鼎又問韓王珽許多事，他一一答來，可見並未失憶，亦非他人佯裝。韓王珽脫下上衣，大方袒露胸前的傷口，三箭孔一刀疤，與那具男屍一樣。「我的確中了巫哧人的埋伏，獲村民相救後，恐敵軍需提頭覆命，遂撿了一具巫哧男屍，以此保命。」韓王珽說著，又緩緩回首，對上樊翼天的眼眸。

百多日的忍辱負重，換一朝粉墨登場。

劉芊娥不曾親眼目睹那日金武殿的雞犬不寧，是鍾愷後來繪聲繪色地將韓王珽死而復生的過程告訴她，即使如此，每每憶起，她仍感到振奮鼓舞。鄢懋晞見她今日神清氣爽，便又問她可曾向劉鼎提起姚盛的真實身份。她斂起笑容，說是不曾提起，朝堂之事與她無干。

思香殿霎時陷入沉默，只有韓璵璋一人樂得咯咯笑。

「他你們在巫哧如何度日？」

良久，劉芊娥還是忍不住問起與「他」相關的事。

韓王珽在巫味九死一生的事蹟，鄢宓晞在他歸家當晚便已聽過了，不曾於前提起此事，皆因那是他們最痛苦的回憶。她在大嬾遭人非議，他亦於異鄉冒險逃亡，彼此險些便要抱憾終身了。

巫味之戰，大霽只用二十多日便擊潰巫軍主力，韓王珽帶領的熾軍更俘虜巫軍大將軍，頓時士氣高昂。眾將領了劉弘詔書後，兵分三路，欲將剩餘的巫軍逼至弦商及耶夏邊境，借外力殲滅巫味，以坐收漁利。韓王珽欲偷襲敵方軍營，不料途徑山林時遇伏，身中重傷，血流如注，直墜崖下。待韓王珽回魂，已過三日。韓王珽費力地睜眼觀望，恰見榻旁的男人遞給老婦一塊刻有羚文的銀牌。他雖不諳羚文，卻認得些許羚族圖騰，譬如那塊銀牌背面刻著的四角羊頭便是西羚王獨用的圖騰。然而，他沒有想過手持令牌之人正是姚盛。姚盛見身份已暴露，便不再隱瞞，直言已將一具偽裝成他的巫軍男屍拋入湖中，藉此瞞天過海。

劉芊娥見過那具男屍，確實與韓王珽十分相似，尤其在鎧甲的襯托下。得知真相，她不禁在心中暗罵姚盛，淨使些糊弄人的手段，又不住感嘆他的機智聰慧。說到底，若無他相助，只怕韓王珽此次當真有去無返，獨留鄢宓晞一人悲痛欲絕。

「那何至如今方現身？」劉芊娥再三思索，總覺得韓王珽話只說了一半。

韓王珽淡然一笑，不欲多言，說是要給妻兒作畫一幅，閒雜人等請迴避。言下之意，是要趕客呢。劉芊娥白了他一眼，氣沖沖地離開韓府。韓王珽亦非玩笑，待劉芊娥走後，當真為鄢宓晞及韓璵璋繪畫留念。

劉芊娥生性單純，上回無意讓她知曉姚盛身份已是驚險萬分，若讓劉鼎得知西羚王以商賈身份於大嬾蟄伏多年，想必又將掀起一場混戰。獲救後，韓王珽亦對姚盛有所顧忌，直至其將樊翼天的迢西行蹤相告，方肯用正眼看他。樊翼天行蹤詭異，雖被貶迢西，卻時常藉刺探軍情北上，最遠曾至巫味關口。除此之外，自其被貶，每月皆有幾戶人家外遷，向南西兩方散去。若樊翼天與巫味勾結姚盛問他。

「璵璋，小白郎，瞧瞧你阿父，又愣在那了」鄢宓晞見韓王珽懸著筆許久，便抱著韓璵璋上前，佯作生氣般奪走他手中的畫筆。韓王珽連連賠笑，忍不住逗弄韓璵璋肉嘟嘟的小臉。

若樊翼天與巫味勾結，那便是千刀萬剮亦不足洩恨。

日暮，陽光正好。韓王珽終於畫好那幅圖，劉芊娥也終於在梓峰門前撞見了姚盛。

劉芊娥拔腿就跑，她心中有氣，又夾帶著韓王珽死而復生的感恩，現下自是不知該如何面對眼前這個人。姚盛見她逃跑，便扔下手中香粉，奮力追去。她跑呀跑，他追呀追，直到兩人皆筋疲力盡。

正道上，無馬無人，姚盛一把將跑不動劉芊娥拽至眼前。

女子於力氣上，大多較男子吃虧。

任劉芊娥如何掙扎，亦無法自姚盛手中掙脫，只得不情不願地隨他去了玉葉堂。姚盛帶她來了後院，將一隻銀跳脫套在她的手腕上，劉芊娥本想脫下，卻發覺不是往日那跳脫。「往日的還是留待大婚之時，這是買的。」無需她開口，他便知她在想些甚麼。劉芊娥依舊想脫下跳脫，姚盛隨即換上一副委屈巴巴的模樣，藉救助韓玉珧一事轉移她對跳脫的注意力。劉芊娥頓時沒了脾氣，這當真是三生三世亦還不清的恩情。不過她最是討厭姚盛那副得意忘形的嘴臉，便訕訕問他該如何，是否要她以命相抵。

姚盛仰望屋頂上的一角紅日，見雲華美豔，皎月初升，心境忽而豁然開朗——

他於她的唇上一啄，賴皮道：「實有不得已，王后便原諒本王吧。」

劉芊娥頂著一張紅彤彤的臉，用力踩了姚盛一腳，奪門而出。

他的計謀得逞了，那笨姑娘被他的跳脫套得牢牢的。

第五十八章：非我族類

「屬下適才路過靜心殿，見夫人正餵公子白粥，覺著公子又長大了些。」

「來啦，那小子，雖早生，好在安康。」

韓王珽笑著拿韓瑛璋，遞給鍾愷一杯方泡好的茶，轉頭又研究起眼前堆積如山的公文中。

鍾愷聽了話，喝了茶，若有所思地坐下。提起韓瑛璋早產，他便又想起當日危急的情形，以及那莫名其妙告密的侍女。那日，韓王珽墜崖的消息傳至劉鼎手中，他秘召三公，又遣內侍將此事秘告陳靜姝，最終因不知如何穩住鄢沁晞而召陳靜姝至乘風殿。及至於此，除陳靜姝外，並無他人出入乘風殿，故韓王珽墜崖的消息根本難於短時間內走漏，何況是傳至小小侍女耳中。雖則韓瑛璋不過早產半月，母子平安，可此事總歸是蹊蹺，故鍾愷又暗自查探。樊府自是首要嫌疑，根據熾宮出入記錄，殷樂湄最後一次入宮，是事發前兩日，及後未曾出入宮帷。而殷樂湄再上一次入宮，則是前上一月的事，去的便是彤煒殿。樊翼天被貶，為妻者不但不隨行，更常藉故出入王宮，其野心已是昭然若揭。那段時日，必定發生了甚麼，或與韓瑛璋早產有關，只是目前有更棘手的事要處理，只能擱置一旁。欠下的，總需償還，不過早晚。

鍾愷嘆息。

「喚你來，是有事問你，可不是聽你喝茶感慨。」

韓王珽甩給鍾愷一卷案牘，示意他仔細看看。

又是與樊翼天相關，鍾愷看得直搖頭。被貶回歸後，樊翼天較往日收斂，可背地裡依然壞事做盡。姚盛近來取得西羚消息，報稱早前西遷的熾商積極與羚商合作，並欲進獻熾國奇珍異寶給羚王，請求賜予面見機會。

「若真是如此，他可當真了不得。」

鍾愷語帶戲謔。若樊翼天當真派親信勾結外族，那可真是罪不容誅。

「便等姚盛釣大魚，倒是文一如何？」幾經思量，韓王珽還是問了出口。鍾愷微怔，轉而笑道也差不多收網了，那男人竟跋涉至長沙國。

歷經韓府兩老離世，韓王珽墜崖，鄢沁晞受驚產兒，顏柔姆遇害亦似乎是許久前的事了。入了秋，時間便過得快了，畢竟秋是那麼短暫。

午後，風輕雲薄，韓王珽抱著韓瑛璋於練舞場乘涼，鄢沁晞撫琴作陪。

韓瑛璋雖仍未站得穩，雙腿卻愈發有力，興致高昂時，總是樂呵呵地蹬腳。韓王珽怎的說亦是年輕力壯的將軍，卻最怕兒子在他腿上蹦躑，沒輕沒重的，總能踩到他的筋骨。鄢沁晞問他，往後可要讓小白郎習武為將，他連連搖頭。習武十多載，為將亦近十載，他愈發覺著沒意思。他只願小小瑛璋飽讀詩書，遠離朝堂，平安長大。

日落西山，清風愈發涼爽。呂山向練舞場走來，遞給韓王珽信條，便又退下。是劉鼎的密件，召韓王珽即刻入宮，有要事相商。韓王珽將韓瑾璋交給鄢宓晞，帶著滿腹困惑入宮。韓王珽方踏進乘風殿大門，便撞見樊翼天自正殿走出。

無言相對，夾著風，擦肩而過。

韓王珽入殿，侍女立馬奉上茶水。劉鼎亦不拐彎抹角，直言近來巫哧三公主尚在人間，潛至熾國境內的消息甚囂塵土，要他秘密調查此事。劉鼎之言著實不可思議，可韓王珽轉念一想，當年帶回熾國的俘虜中，三公主確實並未在列，巫耶兩國的聯姻亦因三公主失蹤而宣告破裂。劉鼎遞給韓王珽一張鹿皮，當中詳細記載了巫哧三公主的出生年月、容貌特徵等。

「大王，樊將軍」

「此事本王不曾告知任何人，事關國體，你亦須保密。」

韓王珽欲言又止，本想上稟樊翼天行蹤怪異，卻又恐無憑無據下，或遭劉鼎猜忌。

「若三公主確於熾國境內請大王明示。」

「就地斬殺，提頭來見，袒護者，誅九族。」

韓王珽心頭一驚，只覺得眼前的人氣宇軒昂，宛若威震四海的帝王。

巫哧三公主，獨孤依，乃巫哧王幼女，生性驕橫，目中無人。明陽公主應詔遠嫁巫哧一年，劉鼎曾遣使探望，卻揭發獨孤依苛待公主，終日將其束之高閣，以粗糧養之。劉弘深感獨孤依之舉有損大霽威嚴，再度遣使前往巫哧王宮交涉。後來明陽來信，獨孤依似有收斂，未再刁難她，倒是殃及身邊的侍女。

自此，中原便少有明陽公主的消息，好似她從未來過大霽。

思及此，韓王珽似乎能夠理解劉鼎對獨孤依咬牙切齒的恨。劉芊娥不過是劉鼎同父異母的小妹，他尚待其如親手足，更何況明陽公主是他一母同胞的親阿姊。韓王珽不敢設想，若有人如此欺辱他的親友，想必他只會更恨。

當年一戰後，天地間早無獨孤依的身影，有傳死於戰亂，亦有人說為耶夏人擄走，卻從未有人聽聞她踏足大霽。劉鼎既如此在意，恨不得噬其血肉，那只得證明她不在大霽境內，又或早已身亡。

韓王珽深嘆了一口氣，往熾宮藏書閣走去。

熾宮藏書豐富，且不乏收有記載鄰近族群的典籍。韓王珽自問對巫哧局勢頗為了解，但論及獨孤後宮

· 他的確知之甚少，總歸需要借助書籍確認獨孤依於戰爭前後的蹤跡。

回到韓府，韓王珣即刻投入尋找獨孤依下落的任務中。他先是細閱了劉鼎給他的案卷，又將其抄錄數份，命人朝東西南北四方追尋。除此之外，他亦每日親身至市集查探，遇見適齡的異族女子，便上前多加盤問。

探子派出二十多日，一無所獲，部分地區更鮮有異族女子生活，而燠國境內亦不曾有異樣。

「左肩刺有翼紋」

韓王珣望著睿君閣前的一汪池水自言自語，忽地，有一倩影入畫。諸多回憶湧進他的腦海，他好似知道為何總覺得在何處見過獨孤依。

原來他要尋的人，近在眼前，僅一水相隔。

「或許，你可知獨孤依身在何處？」他問。

月下，一雙盈滿淚水的鳳眼幽幽地望著身處對岸的他。

第五十九章：來時的路

風起雲湧，池面泛起層層漣漪，月碎，人散。樹影斑駁，沙沙聲蓋過蟲鳴，陣陣幽怨自暗中來。

霎時，入了秋。

鄢宓晞含著淚踏上木橋，顛顛巍巍地行至韓王珽身旁。她深知此事總該同他坦白，卻因他對族人的憎恨而不敢開口，即使後來多次欲鼓起勇氣訴說，又因畏懼失去他的愛而一再放棄。她的存在，或許本就是一種錯誤。

「年歲，體型，喜好，皆同你相似」韓王珽一樣一樣地數著，並由鄢宓晞驚恐的神色中得到他不想要的答案。「告訴我，翼狀刺青為何意！為何意！」鄢宓晞的沉默徹底激怒韓王珽，他瘋也似地朝她咆哮，並將前來阻攔的下人驅出院外。

院門已關，睿君閣只餘他們。

韓王珽怒火中燒，將杵在原地的鄢宓晞拽進殿內。他氣急敗壞地質問她肩上為何刺有圖騰，刺於何時，那圖騰為何物，又有何意。鄢宓晞泣不成聲，除了搖頭外，便再也說不出話。

晶瑩的淚珠不斷自鄢宓晞眼眶落下，韓王珽不禁晃神，竟忘了何以至此。

良久，睿君閣恢復往常的平靜。

韓王珽理好思緒，蹲在鄢宓晞面前問道：「你是巫昧三公主，獨孤依，對麼？」鄢宓晞淚眼婆娑地搖頭，堅定地回答：「不是。」

他又問她那為何驚恐，是否認識獨孤依，如今她又身在何處。她說，死了，在迢西。他又問她鄢宓晞在何處，為何她可以李代桃僵，騙過鄢氏一族。她說，也死了，也在迢西。

韓王珽環顧殿內，憶起與此女的種種，不禁失笑。他將她從地上扶起，又溫柔地為她拭去淚水，然後轉身離去。

「我是巫昧人。」

終於，面對他寬廣的背影，她將這句話說了出口。

韓王珽一步步走出睿君閣，拖著丟了七魄的軀殼走向思香殿。他將自己鎖在與她的回憶中，囚於與她成婚，教她詩歌，同她賞雪的時光中。難怪，永安鄢氏之後怎會連〈擊鼓〉也能錯解；難怪，嬾國子民怎會餐餐不離羊肉；難怪，名門之女怎會隨意於身上刺畫圖騰。

如此想來，他們之間倒十分可笑。

鄢宓晞夜半回了蘭澤閣，一夜未眠，眼睜睜地望著屋頂回想這麼些年的喜怒哀樂。翌日，高燒不退，竟病了。午後，呂山來過，不過非替韓王珽探望夫人，而是來問話。他問：「安置何處？」她回：「雲山和青石村。」呂山亦不知問的是甚麼，夫人回的又是甚麼，不過得了答案，便趕忙回思香殿回話。

鄢宓晞病了三日，韓王珽不曾看望過，亦未遣人寬慰。

她大概永遠地失去他了。或許他原就不能屬於她。

韓王珽心中亂得很，獨孤依下落不明，他的妻子亦非他族人。一層層，一團團，所有的苦痛皆扭在他的心頭。他找來鍾愷一道買醉，喝得天昏地暗，連回家的方向也分不清。恰逢秋日，鍾愷最為厭惡的秋日，他便捨命陪醉。他們勾肩搭背，在酒肆中猜拳，於無人的道上高歌。忽地，韓王珽趴在鍾愷耳邊，小心翼翼地問道：「若柔姊乃矜人或者巫畵人，你還會傾心於她麼？」鍾愷想了想，樂呵呵地點頭：「柔姊乃柔姊，我才不管她打從哪來只要是這個人，即可。」

韓王珽對此答案頗為滿意，拽著他走進韓府，要他今夜陪他暢飲至天明。鍾愷似是而非地頷首，將韓王珽扔進睿君閣，獨至雲峰殿就寢。

日光劃破天際，明亮若藤，向四方迅速攀爬。無雲，碧藍天色一覽無遺。樹葉沙沙響，片片枯葉徐徐落下，池水顫慄。秋來了。

屋外傳來韓瑋璋的哭聲，韓王珽從睡夢中驚醒。

他行至門前，正想拉開門，又聽見尹巧倩與呂山逗弄兒子的聲音。他退回屋內，木訥地坐在榻上。他想起昨日鍾愷醉後那番話，又回憶起與鄢宓晞朝夕相對的日子。其實這段時日他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他愛的既不是血緣族群，亦不是「鄢宓晞」這個稱呼，根本就是那個溫婉可人的女子。他的確因她隱瞞身份而有怒氣，可憤怒以外，更多是恐懼，他對劉鼎的恐懼。

「就地斬殺，提頭來見，袒護者，誅九族。」

他又想起來劉鼎的王命，不禁打了個寒顫。

可又如何呢，他對她的愛意是不受生死阻隔的。他明確自己心意。他要保護她，他相信她。主上要的是獨孤依的人頭，她不是獨孤依，那這件事就該過去了。

韓王珽沐浴更衣，帶著錦盒來到蘭澤閣。

方拉開門，一股血腥味湧入韓王珽的鼻中。作為馳騁疆場多年的將軍，他對血的靈敏媲美狼犬。

不妙！

韓王珽闖進殿內，著急忙慌地尋找鄢宓晞的身影——她手持沾血匕首，衣衫不整地倒臥在梳妝台前——左肩鮮血淋漓，巫哧印記已然被剝去。

興許她早就如此做過，畢竟他初見那塊刺青時，上方已佈滿縱橫交錯的疤痕。

韓王珽盤腿坐在榻上，讓鄢宓晞靠著他的胸膛而眠。許久，她在他的懷中醒來。

「來時的路，很是艱辛吧。」

他問，她以淚答之。

來時的路確實很艱辛，還很驚險，即便巫嬾相臨。

五年前，她自巫哧邊境的茶館起程南下，欲至嬾國尋人。她非嬾民，亦無自證身份的文書，只得躲在巫哧商隊的貨物中，以此潛入大霽。至迢西雲山時，她撞見了衣衫襤褸的獨孤依，遭其奪走所有盤纏。她本想放棄南下，卻心有不甘，便冒著風雨前行。至山腰時，她驚見獨孤依倒斃雨中，行囊內無任何金銀錢財，只餘些少衣物，似遭劫匪掠殺。畢竟相識一場，她便為其挖墳下葬，以了今生孽緣。

往後好幾日，她以地為床，繁星為被，靠啃食野草樹皮維生。途中，她遇上一位慷慨贈她糧食的淑女，那位淑女還帶著一對夫婦奴僕，於是四人結伴南下。一路上，他們聊了許多。淑女為永安鄢氏之後，自幼身體欠安，而迢西有名醫，故在母親的陪伴下，淑女久居迢西養病。如今淑女身強體壯，又與郎君訂下婚約，便南下至嬾國成婚。一行四人途徑青石村，欲於此地稍作休息，卻遇上盜匪。危急之時，鄢淑女為她擋了一刀，命喪迢西。她與僕人悲痛不已，將淑女葬於青石村旁的蒼天大樹下。僕人告訴她，鄢淑女的婚事涉及大霽朝政，必須於今年內完婚，而他們唯一的女兒亦於鄢府為奴。她明白了，他們要她佯裝成鄢淑女，以此緩解大霽局勢，並保下他們的女兒。她本不願冒險，可鄢淑女為救她而亡，她的確欠鄢家一條性命。最終，她敵不過兩位奴僕的苦苦哀求以及心中對鄢府的愧疚，便答應冒名頂替鄢氏之女。

如此，巫哧人搖身一變，成為大霽名門淑女。

話已至此，鄢宓晞不知是否還需要說下去。韓王珽搖搖頭，示意不必再說。只要她不是獨孤依，那其他的過去亦不重要了。他只要她這個人，無礙身份，無關姓名。他打開錦盒，為她簪上髮簪，於她眉間留下一吻。

翌日，乘風殿內，韓王珽與劉鼎相對而坐。

「據探子來報，迢西雲山有座無碑墳，死者為年輕女性，其胸骨大多斷裂，疑死於亂刀。墓中僅有的三樣葬品為，束帶、鹿皮外衣、朱釵，皆出自巫哧。而死者手中戴有一枚刻有巫哧字的銀指環，指環上的字意為『公主依』。故，墓主應為巫哧三公主，獨孤依。」

韓王珧自問是忠臣，劉鼎欲知獨孤依的下落，他便給他滿意的答覆。

第六十章：緝拿

道上熱鬧，人來人往，吆喝聲不絕於耳。韓府門前停著一架華貴的馬車，車頂懸著兩串鈴鐺，風一吹，便叮叮噹噹地響了起來。是秋歌吧。

鄢宓晞站在韓門前，望著馬車發愣。似夢一場，原以為難以言說的事，在萬念俱灰下竟可輕易脫口而出。她不但低估了她夫君對巫哖人的憎恨，亦輕看了他對她的愛。過往當真不重要了，人生能有幾回失而復得。哪怕重來千萬次，她亦心甘情願地，不遠萬里地，奔向他千萬次。回家的路雖遠，但只要想到他在家裡等著，那便不遠。

忽地，一雙手將她的雙眸覆蓋。

她扒開手，轉而吻上身後的人。

「你便不怕認錯了人？」韓王珽打趣道。

鄢宓晞搖搖頭，這雙手她可牽了千百回，便是上頭的繭子她亦能分得清孰左孰右。

「喂！一大早的，還走不走了！」劉芊娥從兩人身後冒出，徑直走向馬車。

韓王珽無奈地聳聳肩，牽起鄢宓晞登上馬車。

劉芊娥與姚盛的婚期定於年底，現下已是深秋，該是時候為婚禮作最後的準備了。鄢宓晞前些日左挑右選的，依然不知以何為賀禮好，恰逢新人皆在懋城內，便相約齊至市集置辦新婚用品。當然了，姚盛只能以玉葉堂東家身份「伴遊」。

四人繞著集市走了好幾圈，收穫頗豐，購入陶手玲、羚裙、炙羊肉、蒲陶酒、香膏皆與婚禮無關。逛得累了，劉芊娥便說要喝茶歇息。韓王珽見往前便是玉葉堂，提議至玉葉堂討杯水喝，鄢宓晞連連稱道，說是可以順便看看新上的朱釵。劉芊娥無言，不禁暗忖好一個夫唱婦隨，前些日還吵得不可開交，如今又琴瑟和鳴。

玉葉堂內顧客頗多，姚盛引著眾人至後院小坐。茶水清香，糕點可口。

「若由懋宮行禮出發，恐怕不妥。」鄢宓晞撐著頭思索，她著實擔心姚盛以西羚王身份與劉鼎碰面。「於永安行禮，由陛下見證，再返回羚地。」劉芊娥糾正道。西羚位於大霽西面，若由懋國出發，必經永安，故劉弘下令於永安完婚。經明陽公主遭巫哖苛待一事，劉弘絕不允許和親公主再受委屈，畢竟有損大霽威嚴。

「那豈不是不出兩月，你們便要離開懋國了？」鄢宓晞言畢，感到悵然若失。

殘陽愈發橙紅，宛若憋足氣的孩童。

小廝打斷了四人的話家常。那小廝於姚盛耳旁嘀咕，又遞給他一疊文書。姚盛的深情隨著他的話而變動，時而震驚，時而欣喜。

「恭喜諸位！」

待小廝走後，姚盛裝腔作勢地朝韓王珧三人行禮。

劉芊娥以為姚盛拿婚事打趣，正欲贈他一拳頭，卻被韓王珧攔下。姚盛將那疊文書遞給韓王珧，又眨眼道：「大魚已上鉤，該歸家烹之。」

韓王珧大為震驚，將文書好好藏在懷中，拉著鄢恣晞往韓府趕。

大魚已上鉤，該歸家烹之。

韓府的馬車於大道上奔波，叮叮噹噹，鼓舞人心。是勝利的歌吧。

半道上，呂山下了車，將消息帶給鍾愷。鄢恣晞懵懵懂懂地隨韓王珧回府，見他眉梢淨是笑意，便問他為何而喜。韓王珧笑嘻嘻地將她抱起，說是今夜吃魚可好。

黃葉若雨下，高門前男女相擁，將得來不易的幸福緊緊抱在懷中。

韓王珧與鍾愷相約分頭行事，一人入宮向劉鼎稟告事件，一人帶人於城門埋伏，嚴防大魚離開懋城。此番，定索其命。

天色漸晚，韓王珧恐夜長夢多，故即刻動身入宮。

「大王！先前為尋獨孤依的下落，臣派數名探子於大霽境內追尋可疑的異族女子，此案已結，探子北返。然，身處蜀地的探子於返途中發現該地集結大量爨商，並與羆人來往密切。經查探，該批民眾的確自爨國南下，唯身手了得，系假借行商之名的軍士。多番接觸交手後，探子截獲多份信件文書，內容皆涉及大霽國政。在送往西羆王宮的信件中，臣發現蓋有大爨官印，而此印為樊將軍所有！大王！樊翼天圖謀勾結外族！大王！」

乘風殿內，劉鼎正與陳靜姝用晚膳。韓王珧不顧內侍阻擾，闖進殿內，激怒劉鼎。韓王珧作勢求饒，將午後姚盛截獲的文書以自身名義奉上，又在一旁添油加醋地敘說。劉鼎帶著怒意，迅速地閱覽那堆亂糟糟的文書，卻是越看越氣，暴怒下，將餐桌掀翻。

「臣請大王即刻下令緝捕樊賊！」

「準！封其府邸，搜其居所。樊府者，不可離府。將叛國賊樊氏押至王宮！」

韓王珧得了王令，即刻領兵出宮，匆匆往樊府趕去。鍾愷守於城門良久，耳聞城內兵馬異動，隨即下令關城門，命人調來一隊人馬守住城門。

兩人於樊府碰面，鍾愷抵達時，韓王珧正帶人搜府。

韓王珧將樊府翻了底朝天，於暗閣密室中檢獲不少外族貨幣，卻依舊尋不到樊翼天及殷樂湄的身影。鍾愷抓來侍女，要其交待主上今日的行蹤。迫於刀劍的威勢，侍女唯命是從，一五一十地交待，說是樊翼天日落之時曾出府，並未歸家，而殷樂湄不曾離家。

為免打草驚蛇，鍾愷獨自來到殷樂湄的屋內搜查，讓將士守在院外。屋內無人，閣樓上卻傳來聲響，似有人打翻燭台。閣樓上，一位婦人背對著梯口，正於窗口點燭燒毀手中的木匣子。鍾愷大步上前，從後制住婦人，隨即遭其以火燭襲擊，燙傷左手。鍾愷抓其婦人的手，將其扣住，發現那人正是殷樂湄，便連忙將其四肢銬住。

殷樂湄狼狽地坐於地上哈哈大笑：「抓了我又如何？我甚麼都沒做！樊翼天呢？樊翼天呢！抓不到吧！哈哈，蠢豬！」

鍾愷覺著她吵死了，便隨意找了塊布塞在她嘴裡。木匣燒壞了一半，鎖卻依舊牢固，遂，他起身揮刀砍下鐵鎖。也大概自此刻起，殷樂湄就臉色煞白，不敢造次。

信件雖燒毀了大半，唯底部數封仍完好無缺。鍾愷細細地看，臉色一陣紅一陣白。原來當日為陳靜姝安胎把脈的張御醫為殷樂湄同鄉，早已被樊府收買，謊稱王后胎象穩定，殷樂湄便藉此隔三岔五往彤煒殿送去醃蟹原來樊翼天才是劉弘安插在熾國的眼線，鄢靈鈞不過是幌子，而鄢靈鈞從來不知樊翼天為劉弘同黨原來劉弘早將顏柔媻出嫁路線透露給樊翼天，是殷樂湄唆使樊翼天莫讓顏柔媻稱心如意地走進懋城

也就是說，劉弘借樊翼天之手擾亂大熾局勢，傷熾王之子，害鄢氏一族，以及，凌辱顏柔媻。鍾愷仰天大笑，原來整個大熾皆是笑話。

「爾等不該，不該待柔媻如斯」

鍾愷雙目通紅，失控地撲向殷樂湄，雙手緊緊地握住她的脖子。他要殺了她，殺了所有負他妻子之人。包括狗皇帝劉弘，他亦是遲早要殺的，遲早。

殷樂湄四肢戴著鐐銬，無法動彈，只能笑著等待生命的完結。

「鍾愷！」

韓王珽及時出現，將失了理智的鍾愷推至一旁。他告訴他，莫忘了樊賊，所以在找到樊翼天前，要留著殷樂湄的性命。鍾愷回過神來，拾起刀劍便跑下樓，誓要將樊翼天揪出來，哪怕將懋城開膛破肚。

韓王珽將沒了半條命的殷樂湄自地上拽起，在她的鐐銬上綁了根麻繩，將她拖下樓。他在馬上，牽著麻繩，慢悠悠地走向嬖宮。他騎著馬，她在後追趕，他便是要讓躲在一角的樊翼天看看他妻子淒慘的模樣。

樊翼天出賣大嬖的信件最終到了劉鼎的手中，陳靜姝亦看了。乘風殿內，殷樂湄跪著受了十來巴掌，隨後被關押在偏殿。劉鼎正式擬旨緝捕樊翼天，一夜間，大嬖的英雄將軍變為通敵叛國的通緝犯。

夜來了，樊翼天還未現身。

第六十一章：捕鷹

日初升，東方一片燦爛光明。懋城戶戶大門緊閉，商販不吆喝，民眾大門不出。布告板上的告示搖搖欲墜，枯葉輕刮，滿地堆黃。

鄢宓晞輕聲喚醒尚在睡夢中的韓王珽。

樊翼天於懋城內憑空消失了整整兩日，任鍾愷與韓王珽如何找尋，仍未見蹤影。鍾愷與韓王珽商議，須得挨家挨戶搜尋，而每批人馬於入夜後輪流歇息兩個時辰。因此，韓王珽黎明時方歸家稍作歇息。鄢宓晞自是不捨，可只有待樊翼天被捕，大嬪才能「辭舊迎新」。

鍾愷抓捕殷樂湄一事，鄢宓晞亦有所耳聞，不免想起鄢靈鈞。他雖非她生父，卻待她極好，體貼入微，關懷備至。他當日所受的冤屈，如今得以平反，亦了了她的一樁心願。只不過，她未曾想過大霽皇帝如此陰謀算計，竟犧牲鄢氏一族換大嬪衰亡。帝王將相，何其無情。

「想甚麼呢？」

韓王珽見鄢宓晞心不在焉地給他更衣，便捏了捏她的臉頰。鄢宓晞笑著搖頭，摟著他的脖子，癡癡地望著他。榻上的韓璵璋忽然哭鬧起來，鄢宓晞放開韓王珽，轉而將兒子抱起。

該是與鍾愷換班了，母子兩人送韓王珽出門。韓王珽叮囑鄢宓晞自今日起莫出門，已調派人手守衛鍾韓兩府，並安排呂山伴她左右。如此嚴正以待，鄢宓晞不免感到不安，神色肅穆。

「大王今早下令，日落前於市集絞殺殷樂湄。」

言畢，韓王珽低頭於妻兒額上輕吻。

鄢宓晞大概明白他的意思，樊翼天脾性陰晴不定，為人陰險狡詐，為達目的無所不用其極。殷樂湄不但是他髮妻，亦是近親表妹，若殷樂湄有何不測，他必會奮力一搏。劉鼎欲藉殷樂湄逼迫樊翼天現身，樊翼天自不會善罷甘休。如今兩股勢力比的正是誰更豁得出去，誰更沉得住氣。可若有萬一，遭殃的終究是黎民百姓。

不知樊翼天匿於何處，竟可不見蹤影兩日之久。懋城宛若死城，除軍士外，無人行動，只餘樊翼天的緝拿令漫天飛舞。秋風蕭瑟，孤城無援。

日入，已到殷樂湄行刑時刻，仍未見樊翼天蹤影。

牢頭趕著牢車至集市，開了鎖，將一身素衣，戴著鐐銬的殷樂湄交給鍾愷。集市空無一人，只有守衛

刑場的將士在場，便連廷尉亦無。手腕粗的繩索橫掛於三樓高的木樑，繩索兩端為四位壯漢所持，中間則留有圓狀活結。鍾愷將殷樂湄拽至樑下，為她套上結，朝四位壯漢頷首，隨即後退。四位壯漢吆喝三聲，奮力向後拉扯，殷樂湄隨即被吊在半空。她掙扎了一會兒，便斷了氣，宛若草人般一動不動。

殷樂湄死了，樊翼天依舊無影無蹤。

鍾愷與韓王珧回合，繼續逐家逐戶查探。劉鼎指令已下，一日未尋得樊翼天，便每日於集市中絞殺一位樊氏族人，直到樊翼天現身。若有人匿藏，同罪，誅九族。

皎月初升，懋城依舊一片寂然。

鄢宓晞為韓王珧解下佩刀，端來一碗熱呼呼的湯餅，要他吃得一乾二淨方可離開。他若忙起來，鐵定顧不上吃飯，想必已是餓得頭暈眼花。她亦讓呂山給鍾愷送去一塊胡餅，讓他揣在懷裡，得空了吃上兩口。

「大王口令。」

韓王珧方呼呼吃了兩口湯餅，宮裡便來人宣旨，又趕忙接旨。

「追捕樊賊一事交由鍾將軍負責，另有關乎國體之事急需處理，特令韓將軍即刻入宮。」

得了，這湯餅是吃不完了。

韓王珧回首，朝抱著韓璵璋的鄢宓晞擠出不得已的神情，換鄢宓晞輕輕的一句「去吧」。

韓王珧隨內侍入了嬾宮，鄢宓晞心裡頓感空落落。

鄢宓晞抱著韓璵璋與蘭澤閣等韓王珧歸來，等呀等，時至夜半，仍未等到。尹巧倩寬慰道，定是有其他更重要的事要交由將軍處理，稍後便會回府。鄢宓晞無奈地歎氣，抱著韓璵璋睡下。劉鼎的命令實在怪異，他怎會於如此危及關頭召大將入宮，無疑給敵人喘息的機會。不知為何，韓王珧一刻未離宮，鄢宓晞便放心不下。她輾轉反側，鬧騰了許久方睡下。

她做了個夢，夢見巫畛，夢見與他的初見——便醒了。

已是平旦，還未有韓王珧離宮的消息。

鄢宓晞心中的不安愈發強烈，她喚來尹巧倩，命她抱著韓璵璋於西廂等候。安全起見，她又撥了一批侍女匿於西廂殿內，男奴則守著西廂內院。過後，她讓呂山帶著數位男奴躲在蘭澤閣院中，莫聲張，直至天明。

興許鄢宓晞所感無誤，今夜不同往昔，漫長得很。

懋城外，一男子要求入城，為守衛以封城捕兇為由攔下。不得已，男子出示韓府金牌，要求即刻拜見鍾愷，守衛只得從令。男子見到鍾愷，隨即躬身行禮：「屬下文一，前來覆命。」文一回來了，鍾愷滿眼期待地望著他，渴望他能為他帶來真相。文一奉上一枚刻有飛鷹的銀牌道：「屬下一路南下，於長沙國尋得那男子，那外衣亦確為其物。男子自朔方而來，原想入熾國歇息整頓，不料卻目睹事發過程。彼時日未落，道上卻無人，男子心有不安，遂加快步伐前行，欲趕在日暮前進入懋城。忽而，地動山搖，約莫十個盜匪騎馬自林中衝下，襲擊前方婚隊，男子嚇得急忙躲在坡後。未幾，傳來女子的驚呼聲，男子探頭張望，卻見盜匪輪番凌辱新婦，最終更以刀抹向新婦頸間男子心有不忍，便脫下外衣替新婦遮蓋，欲離去時，恰見新婦身旁有塊銀牌，便將其帶走。男子至懋城後，原想報官，可礙於行程緊迫，亦不願圖惹是非，便急忙南下。」

顏柔媞的死狀再度於鍾愷眼前浮現，他雖不曾忘，過了一年，本已平靜了許多。然而，文一的話無一不刺激著他，若兇手現下在他面前，他必千刀萬剮之。

文一望了眼一手緊握銀牌，一手緊握佩刀的鍾愷，壯膽高呼：「將軍，此銀牌為樊翼天近身侍衛之物，將軍，樊翼天乃殺害夫人的兇手！」

言畢，文一又自懷中掏出數張男子繪製的兇手畫像。

鍾愷憶起兩日前於殷樂湄處搜到的書信，與此事不謀而合，不禁仰頭大笑。深夜，幽暗無光的道旁傳出陣陣男子的笑聲，當真使人毛骨悚然。文一與眾侍衛亦不禁打了個寒顫。

「文一！即刻入列！」

鍾愷拋給文一一把刀，轉身便帶一隊人馬於街頭奔走。

鍾愷的大軍途經韓府，聲勢浩大，隔著院牆，鄢宓晞亦能感受到。蘭澤閣昏暗一片，僅偏殿點有一束燭火。偶然風吹，火光便搖曳多姿。

鄢宓晞坐於梳妝台前發愣，既睡不下，她便等韓王珽回府。她想起數年前與他於巫味分別的情形，忽而淺笑，如今她方明白何為「願合兩姓之好」，當年還以為「兩姓」為熾國獨有的鮮甜果子。她又想起他教她寫「韓」字，四四方方的，她便當繪畫般寫寫畫畫，如何亦寫不端正。他們之間有許多的回憶，儘管如今只有她一人守著。何其有幸，他忘了許多人事，卻不曾忘記愛她。只此，便終身無憾了。

月光下，銅鏡中忽現一張男人的臉。扭曲的鏡像，猙獰的面目。

鄢宓晞迅速轉身確認，確是樊翼天。

「莫聲張，你可知夜半翻牆鑽洞進這韓府有多難麼？」樊翼天詭異地笑著，步步向鄢宓晞逼近。

他向鄢沁晞訴苦，這些日他只能躲在橋下、井中，蕭瑟秋日，當真痛苦。他說他知道她的妻子死了，行刑時不曾目睹，怕被鍾愷抓著，不過適才去看過。他當真心疼，貌美如花的嬌妻竟如禽獸般遭人吊起，午後的烈日更將她曬得乾枯，風吹，她便如枯葉般搖搖晃晃。鄢沁晞以手掩著口鼻，險些嘔吐，她未曾出府，竟不知殷樂涓落得如斯下場。

「你知道麼，我本欲過了今夜便投河自盡，直到我於巷口見到它。」樊翼天自懷中掏出一張畫有女子容貌的緝拿令，見鄢沁晞欲搶來看，又立馬塞回懷中。他若無旁人般於走動，憐愛地撫摸窗下的黃菊，倏忽，他轉身望著鄢沁晞陰笑：「你往何處躲呀，獨孤依！哈哈巫味三公主，獨孤依！」鄢沁晞心中一緊，咬牙道：「我不是獨孤依！」

樊翼天見鄢沁晞惶恐，便愈發地興奮。他摘下一株黃菊，享受其中，緩緩閉眼道：「那又如何？你忘了金玉峰的碧泉麼？」鄢沁晞怔怔地望著他手中的株菊花，她怎敢忘，那日殷樂涓使計，她跌入泉中，肩後的刺青於一眾后妃貴婦眼前暴露。樊翼天將手中的殘花摔至地上，飛撲至鄢沁晞跟前。他緊緊地拽著她的衣領，滔滔不絕道：「你是巫味人！賤奴！你亦該死！你忘了麼，你應該認識的，明陽公主！劉鼎生平最痛恨的，正是巫味人！他對你起疑了，否則怎會將韓王珽拘在宮中！」

藍光乍現，冰冷的利刃刺進溫軟的胸膛——鄢沁晞抽出藏於袖中的匕首，狠狠朝樊翼天刺去，失溫的血珠四濺——「呂山！」

院外黑影四竄，如猛獸般想蘭澤閣撲來。樊翼天仍不死心，奪過匕首，奮力向鄢沁晞刺去。鄢沁晞無路可逃，只得拽出身後的木匣子抵擋，朱釵散落一地。

「你便看看劉鼎會否輕易放過韓王珽還有你那尚在襁褓的孩兒你要死，你是該死的！我非良善，那你呢！獨孤依！哈哈劉鼎不會放過我，那韓府呢？哈哈該死，都該死！你便看看韓王珽天明前能否活著回來」

樊翼天胸口淌滿鮮血，仍不依不饒持刀砍向鄢沁晞，鄢沁晞找準時機，奮力踹向他的腹部。呂山率男奴闖進蘭澤閣，合力將倒地的樊翼天摠住，韓府外的守衛聞聲入內支援。

滾滾黑煙直竄青天，韓府霎時引人注目。

鍾愷驚恐，連忙帶大軍奔向韓府。韓王珽尚在嬪宮，鄢沁晞獨帶稚子守著府邸，若再生是非鍾愷拔刀殺入韓府，方到靜心殿，便看見四肢為鐐銬所縛的樊翼天正跪在濃煙旁。

「啪。」利刃落地。鍾愷至，鄢沁晞便心安了。

鍾愷緩緩走向樊翼天，走向他的殺妻兇手。他曾想過無數次以刀砍向樊翼天的情形，如今他就在跟前，還有三步，他便可如願了。三，二，一，刀起，落入鞘中。在距離樊翼天一步之遙時，他想到了更完美，且更適合他的刑罰。他將他拽起，往韓府外拖去。

樊翼天並不掙扎，只是不斷朝鄢沁晞喊話，諸如「公主」、「韓府要亡」此類。鍾愷不明就里，回望被稱為「公主」的鄢沁晞，可她並不為所動，只靜靜地望著那束黑煙。

鄢沁晞回到蘭澤閣，細賞鏡中濺滿鮮血的臉，耳畔不斷響起樊翼天的話。

劉鼎已得知她的身份，因此將她的夫君拘在熾宮，正如那張緝拿令所示，熾王在尋她。熾王劉鼎，他是那麼恨巫昧，那麼恨她。他要殺了她，而她的夫君與稚子亦要因她而受難。這不是她想要的。她不遠萬里而來，為的就是與良人相愛相伴，待老了，便含飴弄孫。她當真不捨夫兒終身活於她的巫昧身份下，遭千夫所指，甚至因此喪命。韓府如今只餘韓王珧與韓璵璋這一脈，父子倆若再有萬一，必將家破名亡。

她本是賤奴，是世間多餘，是不該苟活至今的。

日出，還未有韓王珧的消息。樊翼天現身了，韓王珧卻不知所終。

懷揣著不安、不捨、愧疚，她躡手躡腳走進西廂，於窗口望了眼安睡的韓璵璋與尹巧倩，便獨自回鄢府了。

她要回鄢府，回家，保護她的家。

第六十二章：當歸

漫漫長夜總有完結之時，白晝會來。

鍾愷押著樊翼天走向乘風殿，此番勢必要讓他痛不欲生。樊翼天自知必死無疑，亦無所畏懼，對劉鼎好生嘲諷，以豬狗形容之。然而，他覺著還不夠刺激，於是他又換了套說辭。

他說：「不虧是溫陽郡主，膚白貌美，那頸間當真溫婉香甜，教人好生」

樊翼天話還未說完，

便被鍾愷揮起的鐵鏈打倒在地。鍾愷捲起手中的鐵鏈，緩緩走向樊翼天，將他拽起，又狠甩了一鞭。他用膝蓋壓在樊翼天的胸口上，對他冷笑道：「寬心，你會死的，不過在死你之前，會有千萬次的生不如死。」說罷，鍾愷掏出藥酒，緩緩地，無關緊要地，一滴不漏地傾倒在樊翼天的傷口上。

樊翼天歇斯底裡的嘶吼驚動了乘風殿內的劉鼎與韓王珣，兩人立於門下觀望。

鍾愷半踢半拖地將扭作一團的樊翼天帶倒乘風殿前，向劉鼎回稟抓捕的過程。聽到鍾愷於韓府逮捕的樊翼天，韓王珣心中不免一緊，生怕那瘋子傷及妻兒。

樊翼天緩過氣來，望了眼與劉鼎並肩而立的韓王珣，又發狂地笑了起來。劉鼎憋了數日的怒氣正愁無處可發，命鍾愷將樊翼天帶至殿內，他要親自審問。樊翼天樂呵呵地拍手，對韓王珣笑道：「韓大將軍，你不會比我好過多少。忠臣？哈哈，劉鼎的一條蠢狗罷了！」

鍾愷踹了樊翼天的小腿一腳，樊翼天便如球滾進乘風殿內。劉鼎向鍾愷討來鐵鏈，隨即入殿閉門。韓王珣拍了拍鍾愷的臂膀，要他振作。兩人聽著乘風殿內的聲聲嘶吼，無言相對，各人想著各人的心事。

直至神色驚恐的劉芊娥與淚如雨下的尹巧倩趕至乘風殿前，懋城的陽光還是一如既往地溫暖和煦。

她們跑呀跑，在院門前絆了一腳，又起身跑呀跑。她們握著書信，跑至韓王珣的跟前，同他說：「蕊晞不見了！」

狂風席捲，悶雷陣陣。懋城驟然變天。

韓王珣手忙腳亂地奪過書信，迅速閱覽。第一封是給劉鼎的呈書，鄢蕊晞冒認獨孤依，指藉鄢氏之女身份於大嫵收集情報，唯韓家無人知曉此事。第二封則是留給韓王珣的絕筆，她說她想念巫昧的山水，想念巫昧的王宮，想念巫昧的茶館，永安恐怕去不到了。

落款，韓玉瑛。

阿玉姑娘鍾愷呢喃，原來她當真是阿玉姑娘。那個又黑又瘦、畏畏縮縮、說不明霽語、看不懂霽字喊他「鍾小將軍」的阿玉姑娘。鄢宓晞何等貌美溫婉，說著一口流利的霽語，還如此熟悉大霽的一切。鄢宓晞怎麼會是阿玉姑娘呢，阿玉姑娘又如何能成為鄢宓晞——她為了能名正言順地站在韓王珽身旁，究竟付出了多少。難怪，他總覺著她似曾相識。

韓玉珽，韓玉珽韓王珽頭疼欲裂，心頭莫名悲痛。許多帶有韓玉珽的記憶若海浪般向他襲來，他感到難以呼吸，抱頭於草間翻滾。

在巫畛的夜市，他與她擁吻；巫畛的王宮內，他為她上藥；巫畛山林間，他撐傘將她帶走；林中營帳，他為她取名；秋日離別，她一襲黃衫

「為何捲曲於榻邊？」

「那便叫『玉珽』吧。」

「願合兩姓之好，於嫵待卿歸。」

他想起來了，她不是獨孤依，她是明陽公主的侍女阿玉，她是鄢宓晞，她是韓王珽的韓玉珽。

乘風殿內一陣狼嗥鬼叫，一陣嬉笑怒罵。樊翼天在笑話，笑話整個嫵國。

韓王珽抱著頭，跌跌撞撞地往乘風殿外跑，鍾愷三人便叫喊著，追隨著。韓王珽騎上馬，不顧一切地在街上狂奔，撞開所有阻礙他歸家的事物。他跑回韓府，衝向蘭澤閣，屋內無人。他又跑至睿君閣，依舊沒有那身熟悉的身影。他將韓府翻了個遍，如同那日於樊府搜查那番，卻依舊尋不到她的蹤影。

他無比心寒，覺著天地玄幻，已然分不清東南西北。

驀地，思香殿傳來韓瑾璋的哭聲。

他闖進思香殿，恰見廊下有一女子抱著韓瑾璋。他驚喜地上前，卻驚覺那不是他要找的人。

劉芊娥安慰頹坐在地上的韓王珽，讓他再想想鄢宓晞常去的地方，現下不過幾個時辰，她定走不遠。韓王珽點點頭，他是該好好想了想，她只是說要回家可是她的家在何處？

她既要離開，又怎會一樣東西亦不曾帶走。她的家，到底在何處。

黑影將韓王珽包裹，他昂首，一張異族面孔映入眼簾。

「我已發動懋城所有矜人協助尋找，我們陪你一齊找。」姚盛緊握韓王珽的臂膀，堅定道：「一齊。」

紅腫的雙眸緩緩自男子的臉上移開，於哭鬧不止的孩子身上停留。

猛然，韓王珽拔腿就跑，眾人阻攔不及。

他策馬前行，一路向北。駿馬嗒嗒，踐著雜草翻山越嶺，最終於山頭停下。

懋城的花海，他與她第二世的伊始。

深秋，已無繁花，只餘高及腰腹的雜草。他穿梭於草叢間，走過他們曾經來過的路，一片枯黃，無邊無際。走下陡坡，越過已無生命的花海，他來到溪前。夕陽遍灑大地，溪水波光粼粼，源源不絕地向前湧去。小溪旁有座大石，往日他們也曾依在石上嬉鬧。他為她編制了花環，與巫畛那頂所差無幾，她興高采烈地戴上了。何其愚蠢，那時他還覺得一切似曾相識，竟不知夢中皆是她。而夢，亦非夢。

韓王珽來到大石前，找到了韓玉珽。

鳳眼緊閉，嘴角帶笑。她身著巫畛黃裙，頭戴花環，安靜地靠在石前。清澈見底的溪水帶著她手腕上的鮮紅涓涓向前，將她帶往北方，帶回了家。

韓王珽在大石前，找到了韓玉珽。

「阿玉，我們回家。」

他背著殘陽，將她輕輕抱起，花環跌入水中，順勢漂流。

清晨，一抹光亮穿透雲層，於東面上空大放異彩。

她等不到他歸家，便出門回了鄆府，在櫃底翻出那件黃衫。那身黃衫極美，是她生平穿過最美的巫畛衣裙，衣襟繡有朵朵白花，腰間垂掛著價值連城的銀飾珠寶。是他贈予的，雖則是情急之下隨手翻來的。她換上衣裙，腰間的銀飾叮玲響，好似鳥鳴。她在院中採了些花，往北面走去，一路走，一路走。上了山，她穿過雜草叢生的無花之海，又來到溪前。她靠著大石編制花環，哼著歌，微笑著。編好了花環，她拿起匕首斬斷與韓府的關係，閉上眼，靜待日出的黑暗將她吞噬。

她想著：

王珽，懋國風光足夠秀美，心有不捨，便不陪你和璿璋去永安了。

第六十三章：小將軍

大雪無聲地落下，悄無聲息地堆積，漸漸地，成了山。白茫茫，雪皚皚。大風呼呼，商旅攥緊衣物，艱難地前行。

熾宮，雖冷，卻熱鬧。

白雪飄進鐵窗，落地化水。濕漉漉，黑黢黢，看不見明日。

「唯有一事我想不明白。」鍾愷憐惜地擦拭手中的匕首，轉身問道：「你既為劉弘賣命，又為何意圖勾結巫昧及西矜？」

空洞無物的眼眸忽地有了精神。

樊翼天四肢為鐵鏈所縛，赤身躺在刑凳上，他望著雪花紛飛的鐵窗思考鍾愷的問題。片刻，他回答：「不為何，只求快活。大熾於我何恩？大霽於我何恩？同我父親無異，他們不過視我為走狗，企圖利用我爭權奪利！我的生母無名無分，妾亦不是，我是那樣的卑賤好在錢財不會辜負我，哈哈先前我勾結巫昧，不過為了謀財。可韓家兩兄弟屢次阻我，我便怨恨，我恨他們多事且愚蠢，於是我便聯合巫昧襲擊他們。後來，我覺得霽熾相鬥頗為有趣，便想看看最終誰能獲勝。再後來，我感到無趣，又想著若異族入局又該如何你知道麼，那日午後，當我得知送往西矜的文書為人所劫，便心有不安。我本想回府收拾衣物離城，卻發現樊府已被重軍包圍，只得藏起來。只差一步，就差一步，我便可逍遙快活，哈哈天要亡我，不過如此」

鍾愷拿了壺酒，將其倒在利刃上，以達清潔之效。霎時，牢中美酒飄香。樊翼天莫名大笑，打斷了鍾愷的思緒，順其目光望去，韓王珽正緩緩走來。韓王珽望著面容滄桑的樊翼天，心中莫名感到暢快。

「噓」樊翼天故作緊張，對著韓王珽壓低聲音道，「那賤奴不是我害的，真的。我知道你一直在追查我的行蹤，所以藉故讓劉鼎安排你去查探獨孤依一事，但那賤奴真不是我害的哈哈，巫昧賤奴，巫昧賤奴亦配嫁入韓府男奴刺陽，女奴刺月，樂湄告訴我她肩上有花時，我便猜到如此但你當真不知麼，竟同賤奴生子，哈哈」

樊翼天若無旁人地說了許多，認下所有罪名，鄢靈鈞、顏柔媞、韓忠亮、蕭玟，都死於其手。自他由殷樂湄處得知鄢沁晞肩上有刺青，便至熾宮借來典籍，仔細比對。由於鄢沁晞曾毀壞圖騰，難以確認身份，他便至集市與巫商攀談，最終確定該圖騰非王室羽翼，應為宮奴月牙。他至牢獄向鄢靈鈞揭穿鄢沁晞的真實身份，不料他竟早已知道鄢沁晞乃冒名頂替，他便同他分析霽熾與韓鄢樊鍾四府的利害關係。最終，出於對鄢沁晞的保護，他認下通敵叛國之罪，以一人換鄢韓兩府性命。

當年韓聘璋與韓王珽於巫昧遇襲，正是他勾結巫昧人所為，所有阻礙他謀利的人事都該死。他原以為韓王珽滾下山崖必死無疑，不料為鍾愷所救，所幸失憶，忘卻於巫昧撞破他與巫人私相授受一事。當

初韓王珽與盛海藍平鍾山之亂後遭盛海藍軟禁一事，亦是他匿名將劉鼎欲侵吞禎定的消息傳遞至禎定國，不過他不曾想禎定國畏懼熾國，不敢對韓王珽下手。故上回北征巫昧，他早已謀劃要韓王珽葬身巫昧。為確保韓王珽墜崖身亡，更不惜耗費大量兵力下崖尋屍，千算萬算，當真未料想他竟可借他人屍還魂。

是今日了，華照公主已遠嫁西陲一月，是行刑受死的好日子。樊翼天笑著合上雙目，靜待死亡的來臨。

鍾愷手持匕首，於樊翼天肩上劃了個半圓，接著又劃了半圓，又以刀刃將皮肉微微掀起。韓王珽亦不閒著，食指輕敲瓷罐，藥粉一瀉而下，紛紛揚揚，好似白雪。

晶瑩的藥粉與血肉相觸，頓時鮮紅。樊翼天咬牙隱忍，齒間傳出陣陣低吟。

為確保受刑者不會於短時間內死去，執行者需分數日施刑，以藥粉吊著受刑者的命。最終，樊翼天脖子以下肌膚皆刻滿半圓，遠看，恰似一條人魚。此乃鍾愷為樊翼天獨創的剝刑，所謂「海上人魚」。在樊翼天即將斷氣前，鍾愷特意問內侍尋來了工具，又對他施以宮刑，並將穢物丟出牢外餵狗。血流成河，鮮紅沾染白雪，腥味遠飄，此生已過。韓王珽命人將樊翼天與殷樂湄的屍首油炸拖至山上，曝屍野外，為鷹狼啃食。此乃韓王珽為樊氏夫婦獨創的葬禮，所謂「歸隱山野」。

大仇終得報，當真痛快。

韓府靜心殿前，將軍兩位。他們不撐傘，任風雪吹拂。

「將軍！西陲的信！」呂山高舉信件，興高采烈地奔向兩人。

日落，韓王珽與鍾愷於靜心殿用了飯，又命尹巧倩開罈好酒，今日勢必要喝個不醉不歸。鍾愷亦不含糊，當真陪他喝到夜半，實在喝不下了，便倒在桌上裝睡。韓王珽覺得沒勁，便又捧著酒閒逛，走著走著，就來到蘭澤閣。

蘭澤閣，一成不變，便是多了一幅將軍撐傘的畫作。

韓王珽望著那幅畫，不禁笑了，那畫是他前些日至鄆府取來的。尤記得初見此畫時，他總覺得怪異，如今卻覺著此畫甚好，畢竟那是他妻子眼中年少的他。是呀，她畫的他撐傘尋她。那日他將她趕出王宮，又適逢大雨興許那時，他便已對她動心，他想將她擁入懷，想保護她，想看她展露笑顏。

可他並沒有做到。

她萬里迢迢，歷經千萬險阻來到他的身邊，他卻沒能將她留在身邊。直至她離去了，他方意識到，自己並不厭棄巫昧人，只是厭倦了戰爭，何況她亦未必是巫昧人。後來他想起了一切，想起他與樊翼天會合，卻被告知兄長遭遇巫昧埋伏而亡，想必當年兄長亦是因察覺樊氏與巫昧勾結，方遭其報復。他還想起於營帳內，他問她為何受人欺辱，她道巫昧人覺著她長得像中原人，因而排擠欺壓，實則她無

父無母，自記事起便於王宮為奴。她的父親，假父親，原來一早便知道她的真實身份，經樊賊提醒，他方憶起其遺言那句「勝似己出」。所幸，在他再次為她傾心前，曾有人真誠地愛護她。

他放下酒，踉蹌來到床前，脫了鞋便上去。他抱著榻上熟睡的兒子呢喃，他說：

阿玉，你知道麼，璵璋已學會了行走，就是總哭，大概是想你了。你若在，他定會行得更快，然後笑嘻嘻地撲進你的懷裡。對了，華照上月出嫁了，一身華服，當真美麗，你真該瞧瞧。今日她來信了，說姚哲待他極好，在西羚一切皆安。阿玉，你是否同柔姆商量好了，要一起回家，這才拋下我和鍾愷。可這算甚麼，我倆大男人於世間獨活做甚。往日柔姆走時，我便覺著心若刀絞，待你離去，我方真切明白鍾愷當日之痛。我尚有璵璋，我必好好教導，讓他成為好男兒。到時，到時便是三個大男人了，還有呂山，那便是四個了，忘了珍珠，五個堂堂男子漢

自她離去後，他近乎每日都是如此睡去。

韓玉珽逝後兩月，劉芊娥自熾宮出嫁，與姚哲於永安行禮設宴。一月前，劉芊娥夫婦抵達西羚，霽羚頒布令法，締結盟約。劉鼎將樊翼天交由鍾愷處置，下令須於華照公主出嫁後至新年到來前施刑，務必使其於斷氣前受盡痛不欲生的折磨。

鍾愷與韓玉珽謹遵指令，無不讓樊翼天痛不欲生。可惜性命不可抵押，譬如樊翼天的死亡並不能換來韓玉珽、顏柔姆、韓忠亮、蕭玟、鄢靈鈞的重生，又譬如永安與熾國，已然到了無法挽回的地步——

平康十六年，劉鼎起兵造反，一路南下，劍指永安。皇帝劉弘無力抵抗，攜后妃子嗣南逃，常樂宮為劉鼎所佔。平康十七年，劉鼎麾下兩名大將，韓玉珽及鍾愷於蜀地生擒劉弘，劉弘宣布讓位，被囚於常樂宮，終為鍾愷所殺。劉鼎在百官擁護下接受皇位，更年號「康寧元年」，改熾國為熾郡。

大風呼呼，小臉紅彤彤，冬日總是這般冷冽。高門前，身著厚衣的小兒追著藤球奔跑，遠看，正是大球追小球。小兒緊盯越滾越遠的球，不慎摔了一跤，雙手盡是泥土。他倒堅韌，竟不哭，拍拍手便又起身追球。

「你阿父呢？」

「思香殿呢！」

小兒撲到男人的懷中，男人讓他玩球去，他便跑開。

男人沿著路，來到靜心殿，繞過院子，來到思香殿。由懋城至永安，人變了，公職換了，家卻不曾變。

「璵璋長得真快，過幾日該高過我了。」

「大白日的你醉了？三歲小兒，能多高？」

坐在案前的男人放下手中的案牘，抬眸，朝門前的男人招手。

男人向他走去，背著日光，頸上的刺字長腳似的，亦向他緩緩走來。男人向他走去，借著日光，他唇上的鬍子亦黑得發亮。恍惚間，他們想起彼此兒時初見的模样。不過十載，他竟這般沉著機敏，他亦如此穩重老練。

他喊他鍾愷，他喚他韓王珧。如今，他們一人掌管永安守衛，一人統領羽林軍，是大霽位高權重的大將軍。

鍾愷從身後拿出一罇酒，笑嘻嘻地坐下。他的來意很明顯，就是尋他喝酒。韓王珧搖頭嘆息，自案下取出兩個酒器。他的表示也很明顯，就是要同他不醉不歸。

今日飲酒，心照不宣。一晃三年，韓瑾璋亦三歲了。該死與不該死的，都留在了懋城的那個冬日。這三年的每個冬季，他們都會相約飲酒，大多是笑著。

烈酒下肚，兩人倒地嬉笑。鍾愷笑韓王珧的大鬍渣過於蒼老，韓王珧笑鍾愷年輕力壯便已華髮叢生。

「又去品秋閣了？」韓王珧問。

「是呀，收了不少她的東西回府。」鍾愷閉眼淺笑。

「後來再想，還是便宜了樊翼天。」韓王珧想著，眼中仍有怒意。

鍾愷點頭稱是：「當年好在阿玉姑娘聰慧，將瑾璋安置在西廂，又手握匕首我到時，那狗賊跪在一旁胡言亂語，一聲一聲『公主』地叫著」

韓王珧微微一怔，又釋懷遙想。他險些忘了，樊翼天臨死前承認是他引導劉鼎查探獨孤依的行蹤，必定是他利用巫味身份威脅韓玉珧自戕。

「不過，他為何稱阿玉姑娘做『公主』呢？」鍾愷至今仍未想明白，又自言自語道，「是那張緝拿令上的女子麼？」

韓玉珧、公主、緝拿令——韓王珧一骨碌從地上爬起，嚇得鍾愷亦連忙起身。

「女子緝拿令？何來女子緝拿令？」

「他身上收著的，後來我又於霖霜門前拾到幾張」

鍾愷努力地回想當年之事，可時隔三年，當真無法悉數記起。當年他審問樊翼天時，從他的衣袖翻出一張緝拿令，那緝拿令已是四分五裂，還沾有污血。他自零碎的字句中得知，大概是尋找巫哖三公主獨孤依的下落，唯並無王印，他便不再理會。

韓王珽激動地搖晃鍾愷，大聲疾呼道：「何時簽發的！寫了些甚麼！寫了些甚麼！」鍾愷定神想了想，蹙眉道：「上有女子畫像，寫著『巫哖三公主』、『獨孤氏』、『翼狀刺青』當日簽發的，並無王印」

韓王珽沉思片刻，驟然大笑，口中不斷呢喃著「竟是如此」。一陣讓人膽戰心驚的狂笑後，他將酒器重摔至地，高呼一聲「劉鼎」，隨即衝出思香殿。

韓王珽策馬至常樂宮前，聽聞帝后正於朱楓殿品茶賞畫，便又往朱楓殿趕去。

劉鼎與陳靜姝見韓王珽來到，興高采烈地讓內侍賜座，要他一同賞畫。韓王珽冷不丁地望著劉鼎，步步向前，一個轉身，抽下懸在牆上的利劍。劉鼎意識到事態不對，邊是警告韓王珽此舉等同逼宮，邊是將陳靜姝護在身後。

一進一退，步步進，步步退。劍出鞘，寒光閃爍，奮力砍下。

「哐當」——劉鼎與陳靜姝的髮冠落地，兩人頓時披頭散髮。

韓王珽劍指腳下的大霽帝后，對二人冷言道：「吾今日之苦，汝他朝必受之。」

此言一出，劉鼎似乎猜到韓王珽為何而怒，卻不由分說，連忙喚人護駕。霎時，羽林軍將朱楓殿層層包圍。韓王珽毫不畏懼，陰著臉走出殿外，揮刀砍下擋在門口的侍衛，污血濺了一臉。他當真怒了，若劉鼎不識趣，他今日便讓這江山易主。

「莫忘了，巫哖也好，永安也罷，是我帶著你們走到如今。」

「擋我道者，亡，傷我分毫者，死。」

「就此別過，願此生不復相見。」

鮮血沿著劍刃滴落，噠，噠，噠，很是沉悶。

韓王珽臉帶污血，手持染血利刃，緩緩走出椒房殿。羽林軍面面相覷，靜默地讓出一條道給他，好似在夾道送別。這是他第一次手刃自己的將士，他們出生入死，以命相托，卻終究走到了這一步。只此一次，他只允許這一次。

行至宮門前，韓王珽回望常樂宮，恰逢飄雪，一片黑壓壓朝他席捲而來。

「阿玉，永安竟下雪了。」

雪中停了兩輛馬車，車旁有人朝他揮手吶喊，他便渾渾噩噩地向他走去。

「王珽，快！上馬！」鍾愷於馬車上，向宮門前發愣的韓王珽伸出手。

兩手相握，以命相托，共赴此生。

韓王珽跳上車，韓瑊璋便急忙撲到他身上，指著他臉上的污血呵呵笑。馬車肆無忌憚地於永安街頭橫衝直撞，車內的人亦隨之搖晃，一切的人事物皆在動盪不安。鍾愷問韓王珽於宮中做了些甚麼，竟引得羽林軍追捕。韓王珽告訴他，他本想砍了劉鼎的腦袋，思及還有瑊璋，便砍了他的帝冠。鍾愷又問他為何如此，他摸了摸韓瑊璋的腦袋，笑道：「給他阿娘報仇。」

當年他一早告知劉鼎，獨孤依已死，劉鼎亦再派人至迤西挖墳確認，自此便未再提及此事。天底下便從未有活人緝拿死人的道理！劉鼎曾給他載有獨孤依容貌特徵的文書，該文書僅文字記載，未有畫像，何故樊翼天撿獲的緝拿令上會有女子畫像？只怕上頭畫的，並非獨孤依，是他的妻子。樊翼天為官多年，怎會不知未蓋王印的緝拿令實為廢紙一張，不過將計就計，欲於死前再給韓府致命一擊。當年全城正值奮力緝捕樊翼天，他妻自盡前夜，劉鼎忽召他入宮，說有要是相商。他雖困惑，但仍去了。怎料至宮中，劉鼎佳餚美酒齊備，又命他與之對弈。劉鼎笑稱他為大嬾出生入死多年，該是培養鍾愷之時，要他於宮中靜待鍾愷佳音。夜深，他憂及妻兒安危，欲離宮，劉鼎便當著他的面加派守衛至韓府。那夜，劉鼎如何亦不讓他離去，他的妻便是因此而死。

劉鼎才是該死的那個，竟以他妻兒為誘餌，引樊翼天現身。

他，他兄長，他父親，韓氏一族，世代以命守護大嬾。他亦自問對劉鼎並無虧欠，何故會落得妻死家敗的下場。他們曾親如手足，信任彼此，為何劉鼎要如此待他。是他愚蠢，自劉鼎求他與韓府聯姻後，他一直遭其利用算計卻不自知。劉鼎為王時，他赤誠相待，劉鼎為帝時，他仍坦誠相待，即便如此，依舊換不得他的片刻真心。

將相，不過天子劍上美玉，裝飾了帝王的夢，守護了君主的國，卻仍須以粉身碎骨表衷心。

「厭了，甚麼『黎民蒼生』，不過上位者偽善的說辭罷了。」

王公貴胄，何其無情。

兩架車駛出永安城門，向北長驅，途經懋城，卻不曾流連，直闖巫昧。巫昧亦有雪，比永安更多，更厚。韓瑊璋將手伸出車窗，接過一把白花花大雪，美滋滋地品嚐起來。

鍾愷抱著韓瑊璋下車，眾人亦隨之而動。

「站好，要點名了！」

「韓瑊璋！」

「到！」

鍾愷時常同韓璵璋玩點名的把戲，韓璵璋亦很樂意，他總覺著這是大將軍才能有的權利，很是威風。

「韓王珧，尹巧倩，呂山，珍珠還有我，鍾愷。齊人了！」

迎著雪，眾人樂得捧腹大笑。

鍾愷尋了間旅館，訂下兩間房，讓逃亡數月的大夥好好歇息。他了解韓王珧的性子，為人敢愛敢恨，願為親近之人赴湯蹈火，亦無懼與敵人決一死戰。當日見他氣勢洶洶地出門，又直呼皇帝名諱，他便知該棄大纛而去。他安排呂山與尹巧倩遣散下人，收拾必要行囊，準備大量現錢，帶著韓璵璋於常樂宮前等候，又獨自回鍾府變賣珠寶器物。

如此，無後顧之憂矣。

「鍾叔叔，這是何字呀？」韓璵璋趴在鍾愷肩上問道，他留意這塊刺青許久了，很是好奇。「是你顏姑姑的名字。」鍾愷將韓璵璋交到韓王珧手中，忙著幫呂山搬運行李。

韓王珧抱著韓璵璋於巫畛的集市閒逛，韓璵璋卻無心觀賞美景，埋頭在韓王珧頸上找尋。他問：「阿父，為何你頸上沒有阿娘的名字？」

對街有間茶館，老伯於門前攬客，屋內人不多，卻是一片歡聲笑語。有一黃裙姑娘自茶館走出，搖著手玲，朝他們微笑，著實溫婉動人。

恍惚間，他想起那年冬日，天色灰白，滿天飛雪。他與呂山於霖霜門前等候父母親乘車而至，隔著人群，對街有一抹梨黃，是位身著胡裙的姑娘。她在看他，他亦在看她。人群熙攘，瞧不清她的臉，大概地看見她嘴角揚起的溫婉。在這無際白茫中，她恰似暖陽，傾城傾國，美豔端莊，溫柔可親。他覺著前生見過她，想多看幾眼，韓府的馬車駛近，他攙扶父母下車。再回首，卻不見姑娘蹤影。

大雪紛飛，商旅撐傘走過，茶館前的黃裙姑娘亦無了蹤跡。

白雪模糊了視線，老伯揉揉眼，看清了對街的父子。他興奮地朝他們揮手，隔著人群大喊：「小將軍，你回來啦！」

他握著兒子的手也同老伯招手。

「回家了。」

「我們的家不在燻國，不在永安麼？」

「阿娘的家在這，我們的家便在這。」

-完-

番外一

短暫地下過一場雨，蒼穹驟然潔淨，雲華透著碧綠。如此溫和柔情的天，還是第一次見。

戰敗了，宮中亂作一團。逃的逃，搶的搶，便連大王亦棄這座富麗堂皇的宮殿而去。婢女賤奴抱著金銀珠寶向宮門跑去，他們撞倒了我，不曾停留，又繼續奪命狂奔。一時間，王宮比市集還吵雜，還混亂，還骯髒。

吵雜的大殿傳來一陣驚呼，又驟然安靜，寂靜如夜。我躲在側門後觀望，只見滿殿的軍士將逃亡的奴僕圍作一團，又以刀劍長矛指著他們，那些奴僕便一聲不吭地跪在那。驀地，一身長影將殿中眾人籠罩。那人抱著鐵胄走進大殿，軍士邊喊「韓小將軍」，邊給他讓出一條道。韓小將軍大步流星，於那群奴僕前止步。

他問：「明陽公主居於何處？」

無人回答。他說的是霽語，而不是巫味話，他們自然聽不懂了，頂多知道「明陽公主」是誰。

他似有不爽，蹙眉再問：「公主生前居於何處？」

依舊無人回答。他怒髮衝冠地從將士手中奪過刀，指著一名男奴，又問了一遍。那男奴嚇得起身磕頭，珠寶玉器隨即嘩啦落了一地，他連忙解釋明陽公主已於兩年前離世。這下，到那韓小將軍聽不明白男奴的話了，覺著男奴有意為難他。

韓小將軍氣急敗壞地將男奴拽起，並迅速揚起手中的刀——我後背受了一掌，被人推進大殿，準確來說，我是滾進殿內的——一把大刀橫在我眼前。

刀柄抵在我的下顎，緩緩上抬，韓小將軍問我：「你知道明陽公主居於何處？」我點點頭，下顎撞上刀柄，我說：「知道。」韓小將軍望著我良久，將頭探向我，又問：「你聽得懂霽語？」

的確，我聽得懂。不知為何，我自幼便聽得懂霽語，但講得並不流利，總是結結巴巴。亦是這個原因，王宮內無人不對我嗤之以鼻，只有明陽公主待我良善。明陽公主教我霽語、霽字、繪畫，她和我說永安山明水秀，勸我必要一睹其風采。

我帶著韓小將軍來到明陽公主的宮殿，從床下拉出一個小木箱，拍拍灰，將它放在桌上。木箱中放滿了明陽公主的遺物，字畫、手帕、繡品、髮飾、衣物林林總總，幾十來樣。小將軍問這些可是我收好的，我點頭稱是。我說宮中除大王外，便只有我略懂霽語，公主亦覺著與我親厚，便求大王讓我陪著她。

小將軍讓我將木箱搬至大殿，我便抱著木箱跟在他身後。迂迴長廊上，他不再說話，走得很急，我抱著木箱，努力地跟上他。畢竟他手握長刀，又是擊敗巫昧的大霧將軍，要殺死我實在太容易。猛然，他握刀轉身。我以為他要打我，嚇得摔倒在地，箱子亦摔至老遠，公主的遺物隨之四散。我連滾帶爬地來到箱子旁，著急忙慌將物品收好，生怕他怪罪。他向我走來，蹲在我的面前，拽起我的手腕。他將我的衣袖往肘處扯去，問道：「何故這麼多的傷？」我從他的手中掙脫，將衣袖放下，回他：「不記得了。」他拋給我一瓶藥，抱著木箱走了。我並非有意欺瞞，而是真的不記得了，傷口那麼多，難道我要逐道為它們命名麼？

天黑了，明月初上。

明陽公主居於「婉慈殿」，那是大王以她名字命名的，公主名諱劉婉婉。公主居正殿，奴僕群居在後院矮樓，我有自己的寢室，就是矮樓上的小閣樓。他們都嫌棄我，討厭我，憎恨我，不願與我同住。如今這婉慈殿內，除了我，已無人居住。婉慈殿還是明陽公主的，我為她守著。但矮樓，小閣樓，膳廚，都是我的了。偶然，我覺得巫昧敗了挺好，它敗了，我便能在此處做一回亭台樓閣的主人。

我走進膳廚，拿出前些日藏在木柴中的羊肉乾，將它收在懷中。我回到小閣樓，躲在窗下享用我的羊肉乾。這是我第二次吃羊肉乾，上一回還是明陽公主恩賜，當真美味，一試難忘。我正吃著，卻聽見有人沿梯而上，便連忙將羊肉乾收在櫃子中。是韓小將軍，他換了一身巫昧藍袍，要我帶他去集市逛一逛。

昏燈三兩盞，商戶兩三家，頹垣敗瓦，滿目瘡痍。我帶著韓小將軍來到巫昧往日最熱鬧的集市，只是因著戰爭，已然不復往昔繁華。他伸長脖子東張西望，好似在尋覓甚麼，又好似在觀察甚麼，我實在不明白，這般蕭條荒蕪有甚麼好看。

身後傳來一群男子的嬉笑攀談，有的說巫昧語，有的說著霽語。韓小將軍怔怔地望著那群男人，尤其那個說霽語的男人。那群男子離我們愈發接近，小將軍連忙轉過身來，眼中又怒又驚。驀地，他摟住我，側頭吻我。他大概是瘋了。我對他拳打腳踢，他仍不放開，情急之下，我咬破他的唇。他終於放開我，卻蹭著我的鼻尖問道：「還望姑娘幫我這個忙。」他竟然在請求我，渴望得到我的幫助。他慢慢地向我靠近，將我貼在牆上，輕輕地吻住我。這個吻，較適才溫柔許多。那群男子從他的身後走過，看見了我們，他們眼中滿是鄙夷，笑話巫昧女子浪蕩下賤，揚言明日亦要至酒館中尋個姑娘作樂。他們走了，韓小將軍放開我，他同我說：「我族男兒並非人人如此無禮。」

我們不再說話，適才過於荒誕。他牽著我，於空無一人的街道走著，又牽著我回了王宮。

我爬上小閣樓，翻來覆去，總是難以入眠。最終，我望著桌上那瓶藥，想著集市的種種睡下了。清晨，我被皮鞭喚醒。那群妖魔鬼怪又來了，我的每一個早晨，都是如此開始的。他們對我又打又罵，我疼得亂竄，只能盡可能以手擋下他們的毆打。他們將我逼至窗下，揚起皮鞭，我抱頭埋在膝間，靜待那一鞭的落下。突然，有人倒地哀嚎，緊接著一陣混亂，他們人踩人地下樓了。

韓小將軍將我從地上拉起，讓我坐在桌前，他扯高我的衣袖，不緊不慢地替我上藥。著實疼，我欲將手收回，他卻緊緊拽著。他問我他們為何打我。我說他們想知道霽軍何時離開，我回不知道。「所以

便打你了？」他怒視我。

日復一日，年復年，自我記事起，他們便是如此待我。有何不妥？難道不是我本該受的麼？為何他生氣了？

韓小將軍又扔給我一盒藥，說是我需要它的時候多著呢。

後來的好幾日，他讓我帶他走遍王宮鄰近的村莊部落。山上，林中，河旁，谷低他邊走邊記錄，寫的霽字，我看不懂，好似在繪製巫畛的山水地勢。

有日，他沒有來小閣樓尋我帶路，我便去大殿找他。

天沉著臉，大白日卻昏暗無比，看來要有一場暴雨。

大殿中奴婢男奴紛紛列隊，隊伍之長，延伸至殿外。韓小將軍坐在大王的桌上，望著階下另一位小將軍點數，我記得，那位小將軍姓鍾。鍾小將軍點完了數，揮揮手，那些奴僕便逐一離去，有的欣喜若狂，有的抽泣不已。

都走了，殿內只餘兩位將軍，以及，躲在門後偷看的我。

「你亦走吧。」韓小將軍拋給我一袋東西。我摸了摸，似乎是銀兩。兩位將軍搭著肩離開大殿，走出王宮。我無父無母，無親無故，無家可歸，便斗膽跟上了他們。我跟在他們身後走了良久，他們去集市，我也去集市，他們去酒肆，我便在外頭等著。來到了山腳，韓小將軍忽然停下腳步，他回頭對我說：「便走吧。」我鼓起勇氣，又向他們走近些，低聲道：「我無處可去……」「我稍後亦要離開此處，你便快些走吧！」韓小將軍生氣了，他必定覺得我麻煩。

我不敢再向前，只得離去。

可我能去哪呢？我沒有家，沒有人喜歡，他們都討厭我，說我是賤種。是呀，好人家的女兒怎會沒入王宮為粗使奴僕，便連普通侍婢亦比不上，只有罪人之後才會刺花為奴。我的父母親到底是誰呢，他們是巫畛人麼？我聽得懂霽語，難道他們是霽人？霽人不遵巫畛律法，自不會受獨孤一族責難了。或許，他們一人為巫人，一人為霽人。

莫名，我來到了平原。一望無際，杳無人煙，只有一顆參天枯樹。隨著一聲雷響，大雨傾盆而下。我無處可逃，只能躲在枯樹下避雨。雨越下越大，風勢亦愈發強勁，我埋首於雙膝中。我想著適才未想明白的問題，想著王宮，想著大霽。明陽公主，韓小將軍，鍾小將軍，這些從不打罵我的人，都是霽人。他們和藹可親，溫文爾雅，是我這十多年僅能感受到的溫暖。如果我也是霽人便好了。

雨還在下，我卻感受不到雨水的飄灑。昂首望去，韓小將軍正撐傘站在我的面前。他說：「過幾日我便當真要離開了。」

我猛地點頭，連忙躲進他的傘下。我們撐傘同行，走了很長的路，爬過陡峭的山坡，最終走下山谷。前方扎滿營帳，是霽軍於此整頓歇息。礙於我的身份，韓小將軍不便領我入營，他讓我在林間觀望，待將士集合訓練時，再悄悄潛進營帳。他指了指山坡旁，掛有紅旗的那個營帳，那是他獨用的帳篷，他示意我躲在那個營帳。我只可於那頂營帳中活動。

午後，鍾小將軍帶著將士於營外平地訓練，我便藉機躲進韓小將軍的軍帳內。韓小將軍見我衣衫未乾，又翻箱倒櫃地給我找來一件黃澄澄的巫味衣裙。那衣裙華麗非常，他說是在巫味王宮搜羅而來，隨即催促我快快換上，我便入屏風後更衣。我穿上黃裙走出屏風，他一聲不吭地盯著我，我以為是髮髻亂了，便趕忙理好額上的碎髮。他將窗關上，讓我於躺椅上歇息，轉而又去處理軍務了。

初時，我睡不著，畢竟換了個環境。許久後，我大概是累透了，便聽著不遠處將士的口號聲睡著了。我做了個夢，夢裡那些人得知我離開王宮，對我惡言相向，並使勁打我、抽我。我害怕極了，便拼命奔跑，不料還是被他們追上。他們高舉利劍，狠狠向我砍來——

我滾下躺椅，韓小將軍接住了我。

韓小將軍指著屏風，讓我在床上歇息。這是他的營帳，那必是他的床。我不敢，欲回躺椅，他卻拖著我進了屏風，將我塞進他的床裡。他又去批閱文書了，我亦再次睡下。那個夢又來了，我仍是在夢到他們欲奪我性命時滾下床。這次韓小將軍沒有接住我，他懸著手站在不遠處。

「為何捲曲於榻邊？」

「懼怕。」

懼怕呀，我懼怕突如其來的攻擊。雖然那些人每日打罵我，可總是出其不意地，我只有側身睡於床邊，才能於短時間內護住頭，或者逃跑。

巫味連日下雨，霽軍正以極其緩慢的速度遠離此地，他們需與其他隊伍於邊境會合。韓小將軍每日帶著隊伍向南移去，我也向南走去。他們在谷中行走，我在坡上追隨。後來他們於淺灘前紮營，我便又趁將士精神鬆散時偷偷溜進軍帳。

「鍾小將軍！」我躲在營帳窗口悄悄呼喚。

鍾小將軍似嚇到了，連忙走進帳內。我為難地告訴他，我餓了。他不讓我叫他「鍾小將軍」，他說他只是校尉。他又說如今不到用膳時間，軍廚不會煮食。我求他幫我尋來木柴、石板及簡單的食材，便不會再麻煩他了。許久，鍾小將軍，鍾校尉真的給我尋來了石板及麵粉。我在韓小將軍的座椅後生火，架著石板，煎了些麵餅。我喚來鍾校尉，請他品嚐，他卻連連後退，說是不必。

「小將軍呢？」

「是韓小將軍，韓小將軍！」

「那有韓大將軍麼？」

鍾校尉被我問得不耐煩了，便鐵著臉告訴我，「小將軍」之稱無禮，須得加上姓氏，譬如「韓」。至於「韓大將軍」，確有其人，正是韓小將軍的兄長，現下應在巫嬾邊界等著大軍集合，而韓大小將軍的父親則尊稱為「韓老將軍」。

大霧禮數真多，又是姓氏又稱謂的，還分大小。罷了，多想無益。我問他韓小將軍身在何處，他說不知，興許在河邊。我便又溜出軍帳去尋韓小將軍。

河邊空無一人，亦不見飛鳥的蹤影。陽光遍灑大地，碎石路中忽閃發亮，沙石嘩啦碰撞蛇！

小蛇往我爬來，我步步後退，千鈞一髮之際，韓小將軍破水而出，以石子將其擊殺。我開心地跑向韓小將軍，欲同他道謝，不料滑了腳，將他一併帶入水中我不懂水，覺著難受極了，連忙手腳並用地緊抱浮木。

「你倒是看看水深多少。」

我睜開眼，發現那浮木竟是韓小將軍，便連忙鬆手。原來，水位不高，剛好及腰。

韓小將軍換上乾爽衣物，帶著濕漉漉的舊衣，以及濕漉漉的我回了軍營。他讓我自他的衣物中找件能穿的，他沒有其他衣裙了。不得已，我只得換上他又寬又長的衣袍。

「平日你便是如此躲過守衛的追查？」

韓小將軍忽地入帳，我嚇了一跳，連忙從座椅後爬出。我遞給他適才烤好的餅，他搖頭拒絕，可這是我特意為他和鍾校尉準備的謝禮，於是我將餅遞到他的嘴邊。他吃了一口，說是鹹了，我也吃了一口，不鹹呀。

「將軍！」帳外傳來找尋韓小將軍的聲音。

驚恐之下，韓小將軍打開屏風，拉著我和他一同躺上床，又以被子將我蓋住。來人稱近來總於林中看見身著黃裙的女子於四周遊蕩，詢問韓小將軍是否需要派人查探。韓小將軍尋了個理由搪塞，不料來人總擔心是巫哖餘部的探子，要求前往查看。兩人一來一往，說了良久，我於被中悶得慌，好不容易尋了道口喘氣，卻又被韓小將軍按回被中。

而後，我便迷迷糊糊睡著了，再醒來時，便看見韓小將軍正看著我。

這是我第一次認真打量韓小將軍。濃密的眉毛，桃花似的眼眸，右眼下還有一顆淺赭的小痣。在巫味有這樣的說法，眼下有痣者，不輕易落淚。

「他們為何欺辱你？」

「因為.....我與他們不同。」

「何處不同？」

「長得不同，我的體型模樣，都與他們不同，尤其這雙烏色眼眸。」

「我覺著你如此便很是俊俏，不必理會.....」

韓小將軍忽然不說話，急忙起身，他好似生氣了。我問他是否自己做錯了甚麼，他回答無，語帶氣惱。他常說我無錯，卻又氣惱我。我總聽不明白大霽男兒的話。

夜深，燭火依然燃燒著。

韓小將軍還未睡，正坐於案前動筆。他寫著寫著便停筆，拿起簡牘於燭下細看，似有不滿，又低頭寫了起來。我瞧著他不似處理公文，便壯膽上前，想看看他在做甚麼。他說他在練字，言畢，將簡牘遞至我眼前。我左看又看，亦看不懂，他說是「爀國」二字。原來他是大霽爀國人，我又問他姓名，他便在簡牘上寫下。

「韓，王，珧。」

這三個霽字，我全然不認識，明陽公主不曾教過我。他和我說，鍾校尉叫「鍾愷」，與他年紀相仿，親如兄弟。他又問我叫甚麼名字，我不知如何作答。

「阿玉，公主改的，她說『玉』字好，溫潤避邪。」

這是我唯一的名稱，也只有明陽公主如此喚我，其他人只叫我雜種賤奴。

他問我父母姓甚名誰，家於何處，可有兄弟姐妹。我搖頭答無。他問的，我皆不知，亦不曾有。他看出我的落寞，便說幫我改個好名字，改個霽人名字。改名總要有姓氏，我只認識「劉」、「韓」及「鍾」三姓。「劉」為大霽國姓，我萬萬不敢用，至於「韓」，「鍾」兩字

「這個。」

「當真？」

「當真。」

我指著簡牘上的「韓」字，要以此字為姓。韓小將軍笑著點頭，說是便將這大燻「韓」字借給我。他又問我要同鍾校尉般一字為名，還是要兩字之名。我想著明陽公主與韓小將軍皆是兩字為名，我便說也要兩字。韓小將軍思索片刻，於另一片簡牘寫下三個字：

「韓·玉·珣。」

他將寫有「韓玉珣」與「韓玉珣」的兩片簡牘拼在一起，乍一看，好似同一個名字。我拿起筆躍躍欲試，他便將簡牘給我，在一旁望著我寫。霽字四方端正，極其複雜，那「韓」字便已將我難倒。我寫得歪歪扭扭，惹得他捧腹大笑。他實在看不下去了，便握著我的手寫了一遍「韓玉珣」，也寫了一遍「韓玉珣」。

終於，我有名字了，大霽的名字，我叫韓玉珣。可我才當了一日的韓玉珣，韓玉珣便要離開巫味了。

天色朦朧，流水潺潺，蟲鳴鳥啼。拆卸營帳的拆卸營帳，搬運物資的搬運物資，霽軍在為啟程歸家而忙碌。竹林中有人吹奏燻曲，將士便隨曲而歌。我走進竹林，循著樂聲找到吹曲之人。是韓小將軍，他在吹奏墳。

他見我來了，便不再吹奏。他向我走來，給了我一袋銀錢，一頂花環，然後同我道別。我接過銀兩離去，如同那日他不讓我跟隨那般。我是巫味的賤奴，能與君相識，已是此生大幸。我不該貪心的，若你不曾教我何為心動——

我戴上花環，轉身奔向他，摟住他的頸，吻上他的唇。

「是我逾越了。」

我不敢看他的眼眸，他待我以禮，尊我為人，可我卻妄想能夠得到更多。我握緊手中的銀兩，決意離去。

驀地，他握住我的手腕，將我往後拽去。靠著樹，他回吻。我從不知，他對我的愛意已是這般熱烈。好似天邊初升的炎日，是這般的耀眼，是如此的熾熱。

「玉珣」

我輕輕喚他，我第一次這樣叫他。

他貼著我的額，半晌，他說：

「巫霽交界有一茶館，是霽人老伯開的，你去那幫手暫住。待我回國處理好公務，便派人接你，百日，只需百日，等我。」

我笑著頷首，帶上那袋銀兩走陡坡。秋葉紛落，我同他招手，隱入林中。遠遠地，我聽見他呼喊：

「願合兩姓之好，於嬾待卿歸。」

僅此一句，便讓我等上一年。

我於茶館等候許久，過了百日又百日，不曾收到他的消息。老伯勸我再等等，興許明日便來人。我又等了好幾日，依舊等不到他的消息。我決意南下，至嬾國尋他。老伯贈我匕首盤纏，說交界之處魚龍混雜，擔憂我遭遇不測。

果然不出老伯所料，巫霽交界盜匪橫行，動盪不安。我竟於迢西遇上了三公主，獨孤依，那個終日欺辱我與明陽公主的惡毒女子。但她在掠奪我的盤纏後斃命，為盜匪所殺。我亦遇上了同前往嬾國的鄢氏淑女，鄢宓晞，她待我極好，卻也因我而死。她為了救我，擋下賊人的刀劍，命喪青石村。

自此，我的人生猶如一匹脫韁野馬，於大嬾橫衝直撞。

在鄢宓晞奴僕的安排下，我成為了鄢宓晞。

剛到鄢府，鄢宓晞之父鄢靈鈞讓我換上一身乾淨的衣裙。我穿不慣霽人的深衣，險些於拜見鄢父時摔倒在地。鄢父又讓我於府中奴僕擇一貼身婢女，我看中那個叫尹巧倩的姑娘。因著她手腕上似曾相識的傷，也因著她是鄢宓晞奴僕之女。

不過兩日，鄢父便發現我乃冒名頂替。

不論霽語抑或霽字，我皆不精通，更莫論琴棋書畫了。我向鄢父道明我的身份，以及鄢宓晞身亡的緣由，他悲傷不已，臥榻兩日。又過了幾日，鄢靈鈞同我說，小女與韓家少將軍有婚約，我若當真要做鄢宓晞，便要與韓家少將軍成婚。我問他，韓家少將軍是哪位，他說公子韓王珽。

我答應了，不假思索地。我自巫哧來，便是要與韓王珽長相廝守，我是來嫁他的。

如此又過了兩載。

我在鄢府學會了霽字，說清了霽語，熟記諸多大霽禮儀。我學會了做鄢宓晞。不僅如此，鄢靈鈞還尋來名師教我繪畫、歌舞、棋藝、烹茶製點。我學會了做大霽嬾國人。

尹巧倩告訴我，今日嬾王邀百官入宮過冬，韓府在列，興許可於霖霜門前碰見韓家人。我開心極了，決意今日要見到韓王珽。尹巧倩提醒我，三年前的霽巫大戰中，韓府的大公子韓驍瑋葬身巫哧，小公子韓王珽亦遭難傷了頭，許多事記不得了。她說：

「興許他早將你忘卻了。」

我知道的，他肯定是忘了我，否則怎會不派人接我。竹林一別後，他究竟遭遇了甚麼，在受傷之時可曾想起我，再見會否記起一切

我換上那身他贈予的黃裙，放下髮髻，披上頭紗。我出門了，來到霖霜門下。雪大如席，這身秋季衣裙略顯單薄，我冷得瑟瑟發抖。等了許久，仍不見韓王珽，我打算離去。幾近同時，對街傳來熟悉的聲音。我踮腳張望，看見韓王珽正與人攀談。

他身著青袍，肩披氅衣，好似冬日裡的幽夜，平靜而沉著。

白雪飛揚，隔著人山人海，我望向心愛的他。

韓王珽，過往的一切你若忘了，我替你記著，你只需再為我傾心即可。大霽，大嫵，我來了，我帶著每一個我，阿玉，韓玉珽，鄢宓晞，都嫁與韓王珽為妻。

番外二

抵達永安時，已是初冬。

又回到了常樂宮的品秋閣，我的牢籠。或許如此形容對它不公，畢竟我於此有享不盡的榮華富貴，亦是錦衣玉食，還有人人艷羨的美名。天底下哪有這樣的牢籠。

永安甚麼都好，常樂宮甚麼都好，品秋閣也甚麼都好，唯一不好的便是，欠缺了他。我心愛的他，鍾愷。

此處是孤獨的。

我走出閣樓，倚欄而坐。今日夜色極美，泛著黃光的玉輪點亮了半邊天，遠方一片藍黑，只有樹影是昏黑的。枝丫筆直，直竄天際，好似要將那明月捅破。月會破麼？破了會有繁星瀉下麼？繁星可為雙手所持麼？我大概是醉了，醉倒在這月明星稀的美景中。品秋閣之所以稱為「品秋」，便是因為此處乃常樂宮中賞秋的絕妙之地。樓台高築，視野開闊，滿園秋季草植。

雖則有美月可賞，我依然不喜秋日。

枯葉橫飛，紅花凋敝，好生蕭瑟。當年我是秋日入的永安，如今再度於秋日與鍾愷別離。但願來日我不再恨秋。

我命侍女拿來好酒，打算今日與這玉輪不醉不歸。片刻，侍女一手舉著燭火，一手抱酒，肘上還掛了件長袍，她笨拙地向我走來。她說已入冬，夜間清涼，郡主小心著涼。她將燭火與美酒放在我的腳邊，替我穿戴好長袍，又款款入內。這侍女機靈得很，總是知道何時該留，何時該走。我忽而想起一事，又將她喊住：「替我拿來那幅雙雁齊飛的繡品。」她回我一聲「唯」，便入屋內替我尋找。未幾，她拿來那幅我自大嫵帶回的雙雁齊飛。

青山綠水，兩雁齊飛。

這幅繡品不但繡工了得，更滿含韓家嫂嫂對我與鍾愷的祝福。我越看越喜歡，尤其那對比翼雙飛的大雁。

我與韓家嫂嫂先前從未見過，數月前返嫵方相識。嫂嫂姓鄢，名喚宓晞。她很是特別，王珽哥哥，華照與鍾愷對她褒貶不一，這使我很想結識她。鄢宓晞之父鄢靈鈞原為陛下近臣，他至嫵國任職不久，我便應召入永安，所以初時我對鄢宓晞並無好感。華照常於信中以「妖婦」、「偽善」稱之，鍾愷則認為其「宛如故人」。韓哥哥亦甚少於信中提起她，偶然言「家有賢妻」、「宓晞溫婉」、「幸得其相伴」，可見她在韓哥哥眼中是頂好的。

韓哥哥並無撒謊，只需稍與鄢沁晞相交，便會因著她的良善嬌憨而喜歡她。剛回熾國之初，她有意疏遠我，亦不願與我相視，似乎不太歡迎我。後來我才明白，她與華照都誤會了，她們誤以為我傾心韓哥哥，其實我心中之人一直是鍾愷。礙於鍾愷的家世，以及我的郡主身份，我們不願過早將彼此的心意公諸於世，生怕招惹是非。

那夜鍾愷抱著淚眼婆娑，喝得不醒人事的鄢沁晞從練武場走出，我當真氣惱，眼見著韓哥哥亦沉了臉。韓哥哥本陪我尋鍾愷，怎料撞見這般亂哄哄的事，我便氣沖沖地回了西廂。我自是知道他與韓家嫂嫂絕無可能，可依舊氣不過。我久居永安，與他分離兩地，時常不知他過得如何。若他日日於熾國慷慨「營救」那些落寞的少婦，我又該當如何為此，我冷落了鍾愷幾日。

後來入熾宮伴駕，我偶遇入宮述職的韓哥哥，便同他閒聊幾句。鍾愷忽到，韓哥哥急急離去。我還惱著鍾愷，便繞至後苑，卻仍被他追上。他將我攔下，同我說：「已好些日了，我們莫要耗費光陰於誤會上。」他說得有理，可不知為何那日我便是想使小性子。鍾愷見我無動於衷，便自身後拿出一副搖鈴。他晃動手臂，搖鈴便叮叮地響了起來。我連忙握著他的手，制止搖鈴發出聲響。我氣鼓鼓地責罵他：「若招來了人該當如何！」他側著頭佯作思考，蹙眉嘖嘴道：「鄰家夫人道，搖鈴最是哄孩童的好玩物，這顏家小淑女怎的更氣惱了」我嘆嗟了聲，著實被他氣笑了。他見我樂開顏，便急忙摟住我。也罷，我已鬧了好些日，再矯情，便當真蹉跎歲月了。我從衣袖中掏出那日韓家嫂嫂教我縫製的雙雁戲水繡品給他看，他雙手摟著我，我便將繡品遞到他眼前。隔著錦綉，我看見他在點頭。

日光，織錦，朦朧的他。

忽地，他俯身吻我。他的吻總是輕輕的，柔情似水，如同他對我的愛意，看似平淺實則深厚。如此的美好時刻，我忘了正身處王宮，忘了我們還未向大王請旨賜婚，忘了我終將回到永安。我緊緊地抱著他，抱著那遙不可及卻又近在眼前的幸福。

「我明白了.....今日宮中佳人多，鍾愷定是看上哪家姑娘了！」

忽有人至，聽這聲音，當是韓家嫂嫂了。我急忙埋首於鍾愷胸前，好生羞人。

噹的一聲，酒罈跌落至地，碌碌向前滾去，又咚地撞上木櫃。

原來昨日我飲著酒便睡著了。原來我只是夢回大熾。

我自榻上起來，坐於鏡前梳妝。院外一陣嘈雜，而後侍女至。她神采飛揚地走向我，眼中盈滿熱淚，她說：「郡主，陛下為郡主與鍾將軍賜婚了！」我激動地放下手中的篋子，滿懷欣喜，不禁與侍女相擁而泣。侍女讓我安坐，她要替我好好打扮一番，再請畫師描畫一幅。她尋來一身水藍曲裾，為我梳了墮馬髻，又以雙蝶銀簪為飾。

午後，畫師至品秋閣為我作畫。我坐於昨夜賞月之處，手持團扇，眉眼帶笑。約莫兩個時辰，畫師將描好的畫作給我過目，我甚是歡喜，命其將畫作裱裝。這畫遲些我要帶回熾國，我要讓鍾愷知道能與他攜手並肩令我有何高興。

畫師走後，陛下便命人前來宣旨，詔令已出，我當真要成為「鍾夫人」了。

遙想年少與鍾愷確認彼此心意之時，鬧了不少笑話。

當年嬾宮選拔侍衛，鍾愷為救即將中劍的我，不但險些失了入選資格，還因此受了傷。後來我便常藉送藥為由，至營中尋他，以報他的救命之恩。那傻子卻整日出言不遜，氣得我打算不再理他。他卻抓著我的手不放，訕笑道：「世人皆言顏家姑娘聰明伶俐，柔姊你怎的便是不明我的心意？」

原他是想我多些來尋他，如此才不願好好換藥。

他大概真是個笨腦袋。

那年我替韓老夫人送糕點至軍營，順道探望韓家兩位兄長，恰見韓大哥哥正火冒三丈地訓斥一名新兵。我便上前詢問韓哥哥，為何向來好說話的大哥哥對新兵如此苛刻。韓哥哥告訴我，那新兵是個傻子，該是受責罰。原是前些日，那新兵於訓練時，誤傷了陛下特派至大嬾協助訓練的大將軍，韓大哥哥讓他向將軍請罪，他便空手而去，與將軍道「前來請罪」。

我聽了，於一旁捧腹大笑。

韓大哥哥訓斥他，他便一動不動地杵在原地，不曾還口，臉無愠色。

直至嬾宮選拔，我原打算離宮歸家，卻見那傻新兵站於擂台上，我便留下觀賽。出乎意料地，他為人處事雖笨拙，武藝卻是不錯，將對手打得氣喘吁吁。

那新兵便是鍾愷，呆頭呆腦的鍾愷。

我便是喜歡他的笨拙，喜歡他的沉默寡言。他不會同我說很多甜言蜜語，亦很少同我分享軍中事務。他歡喜，便將我緊緊摟在懷中，他悲傷，便無言靠著我的肩膀。他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

「柔姊，你何時嫁我為妻？」

如此，我又想起了韓家嫂嫂。

當日韓家嫂嫂一臉正色地問我，是否當真喜歡他，我毫不猶豫地點頭。我以為她猜到那日是我與鍾愷於嬾宮幽會，便急急認下了。她問我，若嫁他需屈人之下，可還願嫁，我回她：「若當真愛一人，何須介意身份之高低，能長相廝守已是莫大的恩德。」不過，我總覺得這問題十分怪異，莫非鍾愷有了更鍾愛的女子，並打算以正妻之禮迎入府？我想了想，這是絕無可能的。他身上所配之物皆出自自我手，還日日至韓府尋我，若有別心，想必分身無瑕。

後來韓哥哥告訴我，嫂嫂誤會了，還命人收拾韓府的雲峰殿。實則，我想入的是鍾府碧月閣。

成婚前夜，我自永安北上，於洵郡落腳。黃昏之時，侍女送來鍾愷的信，一封很長的信。往日他惜字如金，從不多言。

他於信中告知我，他仿著韓家嫂嫂替我收拾的雲峰殿，於鍾府造了一座「碧月閣」。他知我最愛憑欄賞月，便將府中最佳的賞月之處留給了我，以此造就碧月一閣。他在院中架了一座鞦韆，又命人造了石棋桌，如此動靜結合，安逸舒適。他還告訴我，他命人至渤海尋了好些海貝，親手製了一簾貝鈴，並將其掛於牖上。至於內屋，他猜想我已看厭了秋日之景，便備上了芙蓉紅紗幔枕被。如此，不論四季如何變換，我仍可於鍾府內耳聽風鳴，目睹春色。

他說，過了明日，他便與我長伴終身。

我抱著信件入睡，安穩地，歡喜地，期盼地。

日出，侍女將我喚醒。我推開窗，眺望遠方。金燦燦的旭日自東面而起，大地一片明黃，便連光禿的枝丫亦身著華服。今日必定是好個日子。

今既嫁人為婦，便該有成人之姿。

侍女將我的長髮盤起，又將其套在烏色巾幘內。她自木匣中取出一面金芙蓉簪，將其牢牢簪在巾幘前，又以一對金蝶釵於兩側為飾。我原以為髮髻如此便完了，卻見侍女又拿來一簾鑲了紅寶石的金飾。她邊將那簾金飾掛在我的腦後，邊說道：

「離宮前，皇后趁郡主試妝，悄然放至嫁妝內。皇后言，郡主盡心侍奉多年，如同她親生的小女，雖不捨你遠嫁，卻又為你覓得良人而心安。若婚後得空，亦可攜鍾將軍入宮探望，品秋閣是郡主在永安的家。」

皇后，一直是那個知書達禮的國母。

時候不早了，侍女又為我上妝。潔面，付粉，施朱，抿唇，妝面便妥當了。

我換上親手繡製的嫁衣，那件離宮前夜，還在修飾的嫁衣。按傳統，大霽女子婚服當以烏袍紅袖為尊，但我鍾愛紅衣，便捨青取紅。

紅袍黃袖，禁步及膝。

我的紅嫁衣，是欲嫁良人的灼熱。

侍女捧著鏡子往後退，我於鏡中望見了紅衣的自己與鍾愷。我們並肩而立，攜手相伴。

侍女為我戴上紅面紗，又讓我握住彩扇，微微抬高，彩扇擋在我的眼眸前。我望著地，依靠侍女的帶

領走出門，又緩緩步向那坐了近月的紅馬車。我踏上梯子，鑽進馬車。

片刻，喜樂響徹洵郡。

馬車緩緩向北駛去，搖搖晃晃，我出嫁了。我耳聽金飾叮鈴，想像著鍾府碧月閣那簾海貝，想像著親友何其喜氣洋洋，想像著鍾愷身著紅袍待我歸的模樣。

我與他相距不過百里，隔著一座城門。

涼風颼颼，黃葉飄飄，我想，我愛上了秋。

番外三

烈日高懸，蟬鳴震耳欲聾，悶，熱，煩。我很討厭夏日，尤其是永安的夏日。

沿著長廊而行，左拐，繞過前庭，至西闕。

萬紫千紅初綻放，滿園盛夏。彩蝶於叢中飛舞，繞著粉花盤旋，飛鳥低掠，慌忙棄花而去。飛鳥似覺著無趣，振翅高飛，隱於樹中。大樹忽顫，百鳥傾巢而出。

樹下有一妙齡女子，正趴在地上扒拉綠草。我亦頭一回見她這般，往日她很是端莊。

「長公主，請至東宮用午膳。」我躬身對女子說。

她聞言回頭，柳眉纖纖，眼眸澄明，她一笑，那雙桃花眼便化作月牙彎彎。

「韋一，快來幫我找找。」她朝我招手。

我走到她的身畔，蹲下身來。她說來時帶著太子昨日給她的夜鳴蟲，途徑後苑，不慎摔了一跤，蟲子便乘機逃走了。說罷，她舉起空空如也的竹罐。我放下刀，趴在樹下為她找尋那對夜鳴蟲。

粗壯的樹根緊緊鑽著大地，翠綠的小草於一旁作陪。

我輕輕地撥開綠草，臉以近乎貼在泥地之距觀察著，瞧見了，那夜鳴蟲正躲在一株野花下。我屏息作勢，於心中暗數三個數，遂，撲向那朵野花。

「抓到了。」我捧著夜鳴蟲向她走去。她興高采烈地打開竹罐，待我將蟲子放入後，又小心翼翼地將竹罐蓋好。我拾起刀，欲引路，她卻望著我偷笑。她向我走來，踮起腳尖，輕抹我的臉頰，轉而向我展示她的蔥指。她說：「泥土。」

原是我臉上沾了泥，今早下過一場雨，這地還未乾我轉身以袖擦拭臉龐。

她是大霽的昭熙長公主，是弱不禁風，溫柔敦厚的劉慧然。我不喜歡她待我如此，如此溫婉賢淑，我會於心不安。

我將昭熙長公主帶至東宮，向太子殿下行了禮便退下。既結束了當值，我便出宮歸家，我從不在宮中多留。

夜幕低垂，我點燈閱讀。

我雖為將士，卻喜愛詩書，興許是父親的教導所致。父親喜歡《詩》，我卻偏愛《楚辭》。楚辭，楚辭，何其悲壯，何其鼓舞人心。

忽地，燈滅，窗下一身長影。

我持劍上前，以拇指抵著劍柄，做好隨時拔劍的準備。來人依舊背對著我，似於窗前賞月。

「壹心而不豫兮，羌無可保也。」他忽然吟誦道。

這把聲音，我可熟了。我將劍收起，又坐回案前讀我的楚歌，適才我恰好讀到他朗誦的那句。

「韋一呀，為師同你說的，可想清楚了？」他伸著身子，還打了個哈欠。

師傅說的，我不敢忘，可卻做不來。

「莫忘了，這些年究竟為了甚麼。」他擺擺手，翻窗而出。

是呀，壹心而不豫兮，羌無可保也，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禍之道也。師傅之意，望我莫心慈手軟，猶豫不決終將損失更多。他讓我接近長公主劉慧然，利用她博得太子劉真的信任，繼而完成我的夙願。

其實我並非沒有試過。

昭熙長公主乃已故孝惠皇后之所生，早產兒，體格孱弱，服藥若湯。不僅如此，她還有一物不可食用，那便是蝦蟹。每享用些少，便紅疹驟起，御醫更叮囑食用過多或有性命之虞。約莫半年前，我在她的飲食中摻了些河蟹熬製的湯水，紅疹便立即爬滿她的臉。我又於她的衣物中倒了些師傅給的藥粉，使紅疹多日不退，愈發痕癢。宮中御醫診不出緣由，太子震怒，將負責長公主膳食的侍女責打二十大棍。我於此時登場，向殿下奉上解藥，獲得賞識，因而從常樂宮前庭調至東宮任職。

然而，半載已過，我仍未成為太子近臣，倒是昭熙長公主待我極佳。

如何是好，圓夢路漫漫。

這日午後，我結束當值，正打算至西南角樓稍作歇息，卻聽見瓊琚殿傳來爭執聲。

我於瓊琚殿外張望，瞧見坐於樹下乘涼的昭熙長公主將侍女遞來的湯藥推走，侍女卻一再放至她面前。顯然，公主不願吃藥。我摸了摸腰間的木匣子，壯膽走進瓊琚殿。長公主見我來，很是高興，要我同她說宮外的趣事。我端來藥向她表明，她若是將這藥飲下了，我便同她說趣事。她放開我的手，撇著嘴，不甘不願地將藥飲下。我掏出木匣子，待她放下碗，便塞了顆糖進她嘴裡。她似乎很訝異，愣愣地捂著嘴看我。

話說，許久以前，某國有一位新兵，他誤傷了將軍，同僚便建議他向將軍請罪。那位新兵便空手來到將軍府上，他朝將軍一拜，言：「前來請罪。」

昭熙公主聽了我說的故事，笑得前俯後仰。

太子殿下恰巧路過瓊琚殿，見長公主飲了藥還能喜笑顏開，便心生好奇。我見太子殿下下來，不敢多留，便起身行禮離去。

我倚著瓊琚殿的外牆，聽見太子殿下說：「韋氏既能讓慧然開懷，明日我便將他調至瓊琚殿。」

夕陽橙紅，我脫下鐵胄，步履輕盈地往西南角樓走去。

我終究還是聽從了師傅的話。我離昭熙長公主更進一步，離太子殿下更進一步，離願望更進了一步。

後來的許久，昭熙長公主對我愈發信賴，太子殿下亦逐漸將東宮事務交由我處理。我獲太子提拔為羽林校尉，出入宮帷暢通無阻，並安排師傅以樂師身份入宮任職。

我覺著昭熙長公主對我動了心。春季她會送我瓊琚殿第一朵盛放的桃花，夏日會命人為我備下祛暑的綠豆湯，秋季便邀我乘風登高，冬季則贈我暖耳。而我，或許也早已深墜親手為她設下的網罟中。她是如此美好，如此明亮，如此耀眼。如同她的名諱封號，聰慧光明。

但我們沒有將來可言。

春日，或許我亦不喜歡。雷電陣陣，雨也陣陣，四周濕潤潤。

夜半，無需當值的我翻牆進了東宮，冒著微雨來到瓊琚殿。昭熙懼黑，亦怕雷聲的嘈雜，我擔心她睡得不好。往日我亦偶然如此來到她的窗邊，只需望一眼那張熟睡的臉，疲憊盡消。

今夜，榻上空無一人。

我輕步登上樓閣，仍舊無影，倒是門邊薄紗輕飄。我緩緩走向門，卻見昭熙。在聽雨飲酒的昭熙。

她大概未料到我會深夜潛進她的寢殿，正驚愕地望著我。

我在她身旁坐下，陪她聽雨，她遞給我喝得只剩半罈的酒，我昂首飲盡。良久，她對著空無一物的酒罈說，她雖體弱，卻並非平日看起來那般無用，平日皆是裝的。言畢，她笑著高舉酒罈。她說雖自幼與太子一同長大，卻遭王皇后打壓，只能以此策自保。

如此說來，我倒記起了些陳年舊事。

孝惠皇后陳氏嫁與陛下多年，一直無所出，大臣多次上書請求廢黜，幸得陛下維護。迫於形勢，陛下

將王皇后，當年尚為夫人的王氏之子劉真，記於孝惠皇后名下，以此得嫡長子，並將其立為太子。三年後，孝惠皇后誕下嫡長女，封號昭熙，然五年後，其因感染惡疾而薨逝。陛下對王夫人有愧，又因其子已貴為太子，便迎之為后。

當真命運弄人，陳皇后取王皇后之子，陳皇后之女終受王皇后打壓。

雖則太子與昭熙一同長大，親如同父同母，可王皇后一直對陳皇后懷恨在心，便將不滿悉數發洩至昭熙身上。昭熙言，王皇后雖不曾苛待她，卻不時責難，更借著她的病耽誤婚嫁，美其名曰「長公主的駙馬須為大齊最好的男兒」。陛下因奪子之事對王皇后有愧，不敢多加插手後宮之事，任由王皇后欺壓長女。

昭熙長公主二十又二卻仍無婚配，既因體弱難覓佳偶，又因王皇后多番阻擾，漸漸地，世人便以為是公主不願嫁人。

我該如何寬慰她，作為一個愛她，卻不可能娶她為妻的人。若她是平民百姓，若我心中無仇無恨，那該多好。

「此生，我大概不會嫁人了。」

驟然，風吹雨搖，她於我臉上一吻。

「但我喜歡你。」

我望著屋簷下綿綿不斷的雨珠，滴滴答答的，它們在敲打我的心門。

她見我愣在原地，便又笑著說起前年偷偷溜出宮，至城東泛舟一事。她說那日她看見了我與友人同於湖面泛舟，與我對坐的是卷髮異瞳者，那異族人正是如今的宮中樂師。她說她知道很多，譬如當日她早已察覺衣物撒了藥粉，譬如她知道我利用她接近太子，譬如我偶然的夜半立於她窗前。她說她知道，知道我利用她，也知道我傾心她。

「韋一，你究竟是何人？」

她抱膝問我，桃花眼中滿是溫潤，恰似一汪春水。

我是何人，實在複雜，我有太多的身份。但我南下唯一的目的，便是來取她父親，皇帝劉鼎的狗命。

我該如何告訴心愛的她，那來自辛谷來的宮中樂師是教我武藝的師傅；我該如何告訴心愛的她，我的姑姑是西荊王妃；我該如何告訴心愛的她，我的父親及叔伯曾是大齊威震四海的大將軍；我該如何告訴心愛的她，我的母親是被她父親害死的。

吾乃大齊禁軍校尉韋一，吾乃大齊熾國將門之後韓瑛璋，吾乃巫畷王薄奚禱。

我姓韓，也姓薄奚。

-終-